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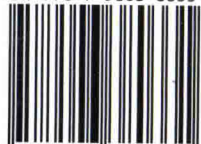
THE VERSE OF US  
当·代·工·人·诗·典

当代  
工人  
诗典

秦晓宇 选编  
吴晓波 策划

上架建议：诗歌

ISBN 978-7-5063-8033-1



9 787506 380331 >

定价：72.00元



秦晓宇 | 选编  
吴晓波 | 策划

我们的诗篇

THE VERSE OF US

当·代·工·人·诗·典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秦晓宇主编. --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5.8

ISBN 978 - 7 - 5063 - 8033 - 1

I. ①我… II. ①秦…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7830 号

## 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

---

选 编：秦晓宇

策 划：吴晓波

责任编辑：李宏伟

特约编辑：徐 蓁

装帧设计：八 牛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杭州柏盛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2 × 210

字 数：485 千

印 张：17.5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8033 - 1

定 价：72.0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序

## “在其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秦晓宇

—

2014年3月，我收到吴晓波的邮件，他读了我发表在《读书》上一篇与工人诗歌有关的文章，很是感慨，他本以为诗歌已边缘化到连知识分子都懒得读的地步了，没想到还有许多从事体力劳动，本身并无多少闲暇时间、更没有闲情逸致的工人在坚持写诗，且风格各异颇有佳作。于是他辗转找到我，邀我编一部当代工人诗选。

我深知这项沧海求珠的工程将烦琐而艰巨，也时时考验我的判断力，但我愿意接受这项挑战。抚今追昔，中国工人在亲手创造“中国奇迹”的过程中，一步步从名义上的共和国主人翁沦落为被歧视与漠视的“弱势群体”，其历史落差与现实境遇令人百感唏嘘。而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生产劳动之余更是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其中的杰作和许多知名诗人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具有经验的厚度与直指人心的力量，但这部分文学成就被严重忽视和低估了。譬如19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诗歌选本，工人诗歌基本是缺席的，在当代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中也难觅工人诗人的踪影。而我要做的就是让他们从幽暗处现身，通过具体作品展示其不容小觑的文学力量。

工人原本有相对明确的含义，它指的是主要在工业生产领域，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取报酬的人。入选本书的诗

人均或曾或仍以此谋生。然而几十年来由工人派生出的诸多称谓风云变幻，各领风尘，纷纷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让一个含义很单纯的词语有了异质混成的复杂意味。工人诗歌正是这一群体的直接发声，在我看来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它有为底层立言的意义和历史证词的价值。底层能否以及如何发声的命题事关社会正义与历史真相。但这发声何其艰难！他们总是处于沉默的境地，仅仅在一些极端的时刻，才不得已用暴烈的形式表达其主体意志、遭遇和情感。因此工人诗人的创作意义重大，哪怕仅仅描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也是在为广大的命运同路人立言，为底层的生存作证。在这里，诗歌古老的见证功能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总的来说，社会愈来愈重视底层的发声。媒体会去采访他们，倾听他们的讲述，征求他们的意见，却是针对具体的事件、政策、议题；学者会去做田野调查、口述史的收集整理，也都是带着特定的课题。诸如此类的“发声”当然很有价值，却是被动的、被编辑过的；非但如此，这些“发声”还都是直白即兴的口语，这种大白话是一种毫无表达难度的表达，往往把生活世界和心灵深处那些勾连错综、难言之隐、暧昧幽微、莫可名状的东西省略了，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于是被大大简化，像这样的“发声”有时未必不是一种遮蔽。而工人诗人自觉运用微妙的诗歌语言，去容纳深阔纤细的记忆与经验、感受与愿景，无疑更具有现实揭示力、精神深度与思想启示价值。当一首首“我的诗篇”汇总成编，整体既构成一部以工人视角书写的关于当代中国转型的社会史诗，同时亦可视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史诗与精神史诗。这种史诗性并非指由一套自洽的叙事逻辑结构而成的宏大整体；相反，它更可能是某种多元异质、碎片叠加的伪整体。

其次，它还有启蒙价值。近代以来，文学一直是启蒙和人权事业的重要载体。18世纪小说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形成、核心家庭的出现、性别关系的变化都有关联；更有学者将书信体小说与人权的起源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无论新诗之发生在五四启蒙运动中，抑或朦胧诗的崛起在始于1970年代末的“新启

蒙”中，都曾起到十分重要的先锋作用。而当代工人诗歌，尤其21世纪以来迅速崛起的农民工诗歌，同样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尽管并不表现为一场运动。和前两次“诗界革命”不同，它不是由少数文化精英或叛逆者发起的，普通打工者才是中坚力量，这更契合启蒙的真谛。这些打工者开始写诗，并非想成为诗人，而是生活中淤积了太多的苦闷与伤痛，想要抒发一下。在诸多可能的方式里，绘画、音乐需要专业素养，还得有花销，写小说又太耗费时间精力，而诗歌的低门槛、零成本以及简短凝练的优势这时就显现出来了，成为有表达意愿的工人劳碌之余不约而同的抒情方式。随着写作的持续，他们开始反思所属群体的命运处境，用诗歌伸张平等与尊严，追求更有担当与情怀的写作，从而生发出一种新的主体意识与政治意识。当这样的意识渐渐多起来，相互应和着，宛如孤独的演奏汇为宏大的交响乐，我们的社会将无可回避，必须认真聆听其中的诉求。

最后，工人诗歌还有相当的文学价值。纯诗主义者反对给诗歌加上身份限定词，他们斥之为标签，认为那即便不是错误，也是画蛇添足。我对此不以为然。诗歌史上，身份有时是重要的诗歌契机，诗人的特殊身份往往会为诗歌带来新的经验、题材、风格与活力，甚至催生新的诗歌类型，如戍边者的边塞诗、道士的游仙诗、僧人的禅诗或山水诗等；陶渊明正是在归耕乡野身份蜕变之后，开创了田园诗传统——这类诗歌乃农耕时代的象征，一如本书中的作品之于现代工业文明。所以说，身份对于诗歌究竟是标签还是烙印，取决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深刻的内在关系，取决于诗人的“社会性自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创作活动，并由此形成基于身份的文学特质（当然身份本身亦为有待辨析之物）。而我之所以选编这部诗集，并以“诗典”名之，正是看重其文学价值本身。我不是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但由于一直没有一部相对完整、精当的选本，致使相关的诗学研究很难深入展开。

工人诗人只有极少数受到关注和认可，这其中有些还是作品薄弱徒有虚名的，此外绝大多数都散落四方，隐于民间。因此广为搜



寻、细加甄别的海选与精选工作虽然耗时费力，但舍此别无他法。我大致通过以下渠道来筛选作品：

一、正式出版的诗集。如许强、罗德远、陈忠村主编的《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年选系列，就为我提供了不少诗人线索与作品资源，虽然我从中直接选出的诗作并不多。二、工业系统报刊的文学副刊，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诗歌刊物。尤其《诗刊》，虽陈腐保守，却不时会开辟各种名目的工人诗栏目。于坚的《在烟囱下》《锻工房》即发表在该刊1983年第9期的“工业抒情诗”中，但我没选同时刊发于此的其他几首工人诗歌，它们共同的毛病在于语言粗陋、表达肤浅空泛，即便有一点鲜活的个人经验，也都湮没在泛意识形态的套语之中，成为千篇一律的社会主义大生产赞美诗。实际上于坚的两首诗也未逾越《诗刊》倡导或曰规定的“主旋律”，譬如《锻工房》煞尾于“一九一七年/这些铁匠/是列宁旗下的一个班”；但他至少做到了冷静具体地书写事物本身，语言斩截有力，不泛滥抒情。三、诗歌民刊。如许强、徐非、罗德远等主编的《打工诗歌》，以及绳子、吴季主编的《工人诗歌》；诗人默默1988年办过《劳动界》诗报，大概是新时期最早的工人诗歌民刊了，很遗憾我没有见过，不过他创作的“一些自认为的无产阶级诗歌”<sup>[1]</sup>我基本都读了，从中选了一首《安全奖》。四、网上论坛、博客。更多时候，我会在网上筛选21世纪以来的工人诗歌。那是工人诗人持续推进文学自我教育、相互切磋诗艺以及发表作品的最重要的空间，它让在其所处群体中多少显得另类的工人诗人有了诗性栖居的另一个世界；如果没有这个世界，他们的写作或许只能停留在业余爱好或文学青年的层次上。可以说，工人诗歌爆发、成熟于网络时代。我就是在网上跟陈年喜、寂之水等优秀工人诗人相遇的；2014年4月初，我从许立志的博客上读到了这位颇有才华的九零后诗人的作品，当时他与富士康为期三年的流水线操作工合同刚刚到期，他正在找新的工作，对生活还抱有希望。除此之外，我还借助了诗人名

[1] 默默：《88年的〈劳动界〉诗报》，《工人诗歌》，2007（1）：125。

录一类的工具书，并让人选本书的诗人向我推荐。不过工人诗人成千上万，遗珠之憾在所难免。

本书冀图囊括“文革”结束近四十年的工人诗歌菁华，我把遴选出的诗人诗作分为两辑，辑一的作者均为城市产业工人，俗称老工人；辑二则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又称新工人。这两辑整体上的异同值得认真辨析。一辑之内又以年龄为序，以呈现社会历史的演进轨迹，以及相应的精神症候、代际经验、诗歌风尚的变迁。实际上工人诗歌并非始于1970年代后期，建国后三十年一直有组织化、运动化、规模化的工人诗潮，甚至形成“如今歌手人人是”的狂欢。有师友出于历史完整性的考虑，建议我从1950年代选起，但阅读了许多资料后，我发现很难披拣出真正富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不过最终我还是部分地接受了这个意见，从1949年至1976年的海量工人诗歌中拣择少许尚可一观的作品汇为一辑，作为附录一，这样既保证了本书主体部分美学标准的统一，又提供了历史参照，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工人诗歌的来龙去脉；尤其将它与辑一合而观之的时候，便能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工厂制度从创建到解体的整个过程，以及身在其中的工人渐趋悲凉的历史命运。2015年2月2日，我们邀请了二十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诗人和十多位北京的批评家，还有部分工友及媒体人士，以这部诗集为讨论对象，在北京皮村举行了“历史与现状：中国工人诗歌创作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会上百家争鸣，令我受益匪浅，我花时间把全部发言整理出来，作为附录二，我相信这是一份不仅仅具有诗学价值的珍贵资料。

##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一方面把对作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当成文艺工作的重点；另一方面着手建立各种机制，致力于从工农群众中发现并培养作家，这同样是一项长期坚持的战略措施。李学鳌、韩忆萍、福庚、黄声孝，还有更年轻的晓凡、孙

友田等，就是从车间、码头、“电杆尖顶”、“地球深处”成长起来的诗人。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工农作家更是被强调为“社会主义新文艺”的主导力量，“文革”最初几年甚至一统天下，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公开出版物，并进一步使诗歌彻底沦为一种标语口号式的表达，一种粗俗的政治观念与拙劣的道德说教的简单拼凑。现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诗人的创作？这个问题并非不重要，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先驱”，无论这些诗人的作品有多大的文学价值，对他们的看法很大程度上都关系到如何认识与评价改革时代工人诗歌的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跳出当代诗歌研究的常规思路重置诗学议题。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律令高悬，严格地指挥着作家们的创作。在所有政治律令中，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无疑是第一律令，几乎可以称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部“宪法”。这样说不仅是基于它那崇高的地位以及由国家机器背书的强大约束力，更是因为它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在文学艺术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做了明确的简单化的表述和规定。譬如关于文学的阶级与政治属性，毛泽东认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服从于政治”，于是文学成了政治工具，甚至是简单图解政治的宣传手段，以至于后来许多作家会依据社论和文件来创作、修改作品，直到1979年才由邓小平终止了这样的口号<sup>[1]</sup>。沿着文学服务于政治的逻辑，毛泽东对写什么、怎么写也做了相当明确的归纳。如反对宣扬“人性论”和“人类之爱”，在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要坚持“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

---

[1]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参见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255。

而不能是人民大众”，诸如此类的表述把文学缩减为“暴露”与“歌颂”二途的同时，实际上也将广阔的中间地带悬置成了文学的禁区。至于写作手法，毛泽东强调“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据此可以理解，毛泽东时代的诗歌语言为何如此直白和贫瘠，“啊”与“！”又为何如此泛滥成灾。最后，关于破坏创作情绪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艺术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sup>[1]</sup>

“破坏”造成了寒蝉效应，七情六欲也只能剩下两种：对国家公敌的仇恨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一篇在战争年代、农村环境，在严厉的整风运动中，从解决当时的具体问题出发，并在重要论据的征引上发生错误<sup>[2]</sup>的《讲话》，终于绝对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文学的“一体化”进程高速推进。但另一方面，《讲话》也开辟了一种巨大的三千年未有的可能性，人民群众的文艺创作热情、创作潜力得到了空前的激发与肯定，工农兵群体中有创作才能的人将被重点培养和引导，一一走上文坛，这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一大特色。

---

[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865—874。

[2] 《讲话》两次引用了列宁那篇历来被译作《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文章，此文流布甚广，但标题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应的注释已改为后者。列宁在该文中主要是论述党的理论、宣传性著述与相关出版物的，并不涉及文学写作。但由于萧三等人的误译，让毛泽东拿来作为论述文艺问题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在《讲话》中率先开启了一种新纪元式的时间观：“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sup>[1]</sup>的确，在许多人看来，从1949年10月1日，中国打开了崭新的时间、人民的时间、“新生的这神圣的时间”（胡风《时间开始了》）。这样的时间感鼓舞着人们，它意味着与旧社会决裂并与新时代共振的情感体验，对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一种已牢牢把握住现在的实在感，以及只争朝夕的紧迫之感。对于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全新的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来说，这种感受格外强烈，许多工人诗人的作品也能佐证这一点：“今天，我们含着狂喜的热泪，/调好油墨，上好铅板，/亲手印出我们的第一部宪法”（李学鳌《印刷工人之歌》），“当四野还在静静地甜睡，/我们就鸣笛起航——/载着千万颗雄心驶进更广阔的一天！”（李学鳌《工厂的早晨》），“胜利，时间，都属于我们，/而敌人，永远也拨不回历史的时针”（先早《时间属于我们》）……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时间感受，频现的“我们”暗示时间成了一种公有之物、一种集体经验，以往诗人反复吟咏的孤独的私下里的时间几乎不存在了，仿佛那是一种时间的私有制，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们对时间的体验从根本上说难道不是一种独自的体验吗？与此相对的“我们的时间”可能只是一种对时间的幻觉，而这幻觉却否定了或者说禁止了“我的时间”。我们知道，工业化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时间制度，工厂成了最严格遵守时间纪律的场所之一，几千年按照自然规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动作息时间被打破了，甚至翻转成夜班制度，精度很高的计时器也派上大用场，借以精确管控工人的时间。无论资本主义工厂还是社会主义工厂，就严格的时间规制、时间纪律来说并无分别，但我们在李学鳌们笔下读不到这一点，他们俨然是在一种具有浪漫庆典色彩的乌托邦时间里进行生产劳动。

毛泽东时代工人诗歌最大的特点是高度彰显劳动主义美学。劳动和人相互创造，构成了人的本质与宿命。劳动是美的，因为它

---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876



使人获得存在感；反过来说，唯有让人获得存在感的劳动，才是美的。然而从古至今它远远不是诗歌的主要内容。《诗经》之“风”历来被视为民歌，对此朱东润、扬之水以极具说服力的论述，说明“风”诗不可能出自庶人或奴隶之手。<sup>[1]</sup>那么，《诗经》被追认的“劳者歌其事”传统也就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罢了。古典时代即便有一些农事诗、劝农诗、悯农诗，也往往是不事生产的人写的，他们或把农民的劳作当成风景去欣赏，或是重视农业，或怜悯劳动者的处境，却很少以真正劳动者的姿态内在地书写劳动本身。而李学鳌们首先是工人，并且是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工人，其次才是诗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最重要的题材、主题以及部分文学观念与风格。这些社会主义工厂的劳动者第一次把“劳者歌其事”的虚拟传统变成了大规模的文学实践。遗憾的是，尽管籍贯性格不同，工龄工种各异，他们却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抒写模式，那就是以热爱劳动的工人的身份意识，满怀豪情地、浪漫化地歌颂劳动者和生产劳动，进而歌颂新中国及其领袖。如果说陶渊明对农业生活的浪漫化旨在表现不合流俗的独立隐逸之志，那么这些工人诗人对工业生产的浪漫化则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彻底迎合。

李学鳌们有别于此前诗人之处还有诗意生成的方式。古典诗人或五四以来的新诗人，会通过阅读、冥思、内观、旅行、游逛、旁观、休闲甚至玩耍来生成诗意。这些方式工人诗人当然也不拒绝，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并不很擅长。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生产实践激发精神潜力，也就是在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操作、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完成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发现和人性的升华。这种只属于劳动者的诗意生成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

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

---

[1] 朱东润：《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诗三百篇探故》，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扬之水：《诗经别裁》，中华书局，2007。

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sup>[1]</sup>

在毛泽东时代工人诗人笔下，工厂世界的方方面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正面的书写，这与西方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张慧瑜在研讨会上说，资本主义文化中，“作为工业生产、工业文明标志的工厂空间却变成无法再现的黑洞”，其文学呈现十分匮乏。这跟西方作家缺少具体的工厂经验有一定关系，跟文学传统似乎也有关——毕竟工厂是很晚近的事物，而此前两三千年的文学史对于“写什么”已形成了成熟的谱系和通例，以及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即使某些西方作家偶尔笔涉工厂或工业，也往往是负面性的，这背后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深层次敌意，不仅左翼作家如此，像叶芝、艾略特、庞德等诗人就是从右翼立场来批判的；这种敌意十分普遍，仿佛存在一条贯穿古典派、浪漫派、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的统一战线。而对于毛泽东时代沦为宣传工具的工人诗人来说，工厂不仅是造福人民的经济生产单位，它在政治上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生活上像一个大家庭，在心理上让人有归属感，在身份上让人有自豪感，在发展前景上也令人踌躇满志。于是生产纪律严明、时间制度苛刻、充斥着坚硬冰冷的机器、环境污染嘈杂、工作单调辛苦的工厂，被塑造成充满美好意象的、可“诗意栖居”的乐园。这种近乎谎言的正面描写，折射出建国伊始、工业化初期那种创业的豪情，似乎也呼应着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有多少弊端，工业文明仍有其不容抹杀的伟大意义：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石，它创造出的惊人的生产力将人类生活水平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了，对于工人生活与工厂世界更充分更深刻更富于艺术性的书写，要留待来者，毛泽东时代的工人诗人根本无力完成。

研讨会上，唐晓渡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像李学鳌、黄

---

[1] 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97。

声孝这样的毛泽东时代的工人诗人是否真诚？现在看他们的作品，我们知道那完全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于是很容易得出不真诚的结论。但问题没这么简单。按照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诚与真》中给出的解释，真诚（sincerity）主要指公开表现出的情感与实际情感的一致性。据此看来，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即使迫于政治压力违心地发表了附和性的意见，也是不真诚的表现。而李学鳌们很可能发自肺腑地认同他们在诗歌中宣扬的一切，因此显然是真诚的。不过仅仅弄清楚这一点还不够。既然真诚有待验证，就引出真实的问题，不光是这真诚是否真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我之真实性问题，“在展现自我、将自我呈现于社会舞台的艰巨事业中，真诚自身奇怪地扮演了一个折中的角色。社会要求我们展现真诚的我们，满足这种要求的最灵验的办法是……我们扮演着是我们所是的角色，我们真诚地照一个真诚的人那样行事，结果就会出现对我们的真诚进行判断的情况，说真诚是不真实的”<sup>[1]</sup>。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和真诚相比，真实（authenticity）要复杂困难得多。简单地说，真诚只关心“表里如一”的问题，至于这个“里”真实与否、藏身何处、是什么以及怎么来的，它并不关心，而真实会不懈地追问这个“里”。在这个意义上说，李学鳌们很可能是真诚的，只是这真诚并不真实，其诗歌实质上是一种“真诚的谎言”，既与心灵的真实无关，也与现实的真相无关。譬如四川磷肥厂工人饶克语的《夜话》，即以惊人的悖论将真诚与虚夸两种因素扭结在一起，愈虚夸愈真诚，愈真诚就愈虚夸：

我们矿山工人的语言，  
是用钢铁铸炼，  
从来不打折扣，  
一出口就要兑现！

---

[1] 莱昂内尔·特里林著、刘佳林译：《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2。

说要完成采矿计划，  
就要叫矿山抖颤！  
说要赶上英国，  
就一定不需要十五年！

总体上我认为，诗歌（文学艺术）在两个三十年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不断地更大程度地抛弃真诚，而持续深入地汲取真实这一“艺术的幽深源泉”的历程。这带来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其成就不亚于不断地更大程度地抛弃“计划”而持续深入地走向“市场”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但这也造成了抒情的危机。不管表达的东西本身是不是谎言，也不管其真诚是否肤浅幼稚、方式有多粗糙笨拙，李学鳌们表达出来希望读者相信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相信的。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诗人（艺术家）真实而不真诚——虽然表达得很美妙，也希望说服读者，可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一首向杜甫致敬抨击人欲横流的诗，可能出自一位耽于声色的诗人。于是反对资本与权力的表达，居然在逻辑上跟资本与权力的表达（广告宣传）一样分裂、一样无耻。

讨论“诚与真”，绕不开自我的问题。机能主义心理学将自我划分为“精神自我”、“社会自我”、“集体自我”等。精神自我代表了我们对自己的内在体验；社会自我是指我们的社会角色以及我们如何被他人看待和承认。人是社会动物，故社会自我是自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作为社会化大生产重要一环的工人来说尤其如此。这也是本书得以成立的理据之一。社会角色未必是现成的，它有可能是争取来的，新中国工人的主体感就是通过革命斗争赢得的，如今农民工又要为成为无差别的工人继续斗争，在争取承认的过程中，他们锻造着自己的特征与认同；社会角色也可能是通过语言被表述、被建构或虚构的，我们可以从这本诗集中读出这种表述或建构。而集体自我是指带有集体属性的自我特征，如某一民族、宗教或阶层的成员所具有的共同倾向和集体特质。毛泽东时代有着强烈的集体主义氛围，社会成员又被加以整体化与同质化的刻意塑

造，所以集体自我是探讨这一时期自我问题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在毛泽东时代，精神自我被压制，集体自我则被大力提倡。李学鳌们最经常以“我们”的口吻进行抒情，偶尔写到“我”，也仍然是一种“我们”，一种阶级的主体、人民的主体，非但不是而且还压迫着个人的主体性。对比当下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冷漠，这种“我们”意识多少有其可取甚至感人的一面，不过这也导致了诗歌的空洞化，毕竟诗人的工作不同于工人，后者需要协同配合，前者从古至今都是一项个人的事业，而毛泽东时代试图摧毁这项事业的根基。

特里林对于“诚与真”的思考，深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启发。在这部同样给予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极大启示的著作中，黑格尔着力阐发了个体精神的自我认知、发展与自由的历史进程。特里林从该书第六章拈出“高贵意识”、“卑贱意识”、“服务的英雄主义”、“阿谀的英雄主义”等概念，借以说明个体如何通过与社会权力（国家的政治权力、财富的权力）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来实现精神的自我发展。所谓“高贵意识”是指与公共权力同一的顺从意识，不唯内心里矢志忠诚，实际上也听从驱使；“卑贱意识”则相反，是一种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跟自己并不同一的意识，它“视国家的统治力量为压迫和束缚自为存在的一条锁链，因而仇视统治者，平日只是阳奉阴违，随时准备爆发叛乱”。<sup>[1]</sup>黑格尔认为精神的本质在于寻求一种自主存在，也就是从各种限制中挣脱出来，解放自身，成为“自主体”；为了实现精神的这一历史命运，它就必须结束它与外部权力的同一状态，以辩证的否定性别无选择地走向“卑贱意识”，也就是从“诚实的灵魂”走向“分裂的意识”。这进化并非立即完成的，而是存在某一“中项”，在这个过渡阶段，“高贵意识”将由“服务的英雄主义”变成“阿谀的英雄主义”。黑格尔认为“高贵意识”是一种“服务的英雄主义”，“它是这样一种德行，它为普遍而牺牲个别存在，从而使普遍得到

---

[1] 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58。



特定存在，——它是这样一种人格，它放弃对它自己的占有和享受，它的行为和它的现实性都是为了现存权力的利益”<sup>[1]</sup>。通过成功动员“卑贱意识”而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转而要求一种“高贵意识”，并通过文教宣传机构的协同运作，将“服务的英雄主义”观念渗透进社会生活的细节之中。于是人的异化发生了，发生在语言中并以语言为载体成为社会成员的普遍意识。而到了“阿谀的英雄主义”阶段，个体察觉到他与外部权力之间的关系，意识于是开始分裂，但个体选择以“阿谀”的方式继续维持这种关系，“通过这个过程，国家权力所内含的精神就出现了，这是一个威权无限的君王；——其所以是无限的，是因为阿谀的语言已经把这种权力抬高，使之达到了纯粹的普遍性”<sup>[2]</sup>。“大跃进”期间，纺织工人沈澈有首《验布姑娘》便体现了这种“阿谀的英雄主义”的分裂意识，非但如此，在“阿谀”之下，这首诗也逗漏了某种更深层的“真实”：

验布姑娘的眼睛最黑、最尖锐，  
从不放过一根断经、粗纬。

多少人对这眼光生畏，  
多少人为这眼光心醉。

我托着亲手织的布，  
也托着一颗经得起考验的心。

希望姑娘深情的眼睛，  
更多几次在布上巡回。

---

[1] 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59—60。

[2] 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65—66。

此诗在毛泽东时代算是上乘之作。通篇押韵，但不显得很生硬；有节奏感，语调又比较自然，像是娓娓道来，基本摆脱了当时普遍的高音腔调；更难得的是，沈澈相对具体地描写了一个工作场景，没有太多离题的夸大其词的形容，也并未像流行的那样让政治语汇直接入诗，尽管仍难免意识形态化的写作。比如本诗塑造的仍然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正统形象，仍要表忠心，强调“经得起考验”，而通过描写劳动女性的美丽姿态来隐喻劳动之美也是当时的惯用策略。但这些都是表象，其背后的真实恐怕连作者本人都不曾意识到。诗中的“验布姑娘”有两个面相，一方面她是个严厉的审查者，“眼睛最黑，最尖锐”，令人“生畏”；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让人“心醉”的情欲对象。前者代表了“我”的“超我”部分——毛泽东时代极为严苛的那种寄居于自我中的社会道德律令，后者则是其“本我”欲望对象。这一体两面使“我”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分裂：“我”要向她表示我有“一颗经得起考验的心”，与此同时，又希望她的目光更多几次巡回于“我”“亲手织的布”上，像某种亲热之举，“我”的情欲将因此得到替代性的满足。这只能说明主体的匮乏以及毛泽东时代社会道德审查的严厉。然而越是禁止快感，就越会催生快感（连一个寻常的验布之举都如此销魂），这一欲望的辩证法使“我”对审查者产生既尊崇又冒犯的僭越的快感。

“文革”中，类似《验布姑娘》这样的“半自由体”（四行或两行一节、字句基本匀齐、大体押韵），俨然成为唯一的诗歌形式，这一现象同样折射出分裂的意识。最早开始做新诗实验的胡适率先“尝试”了半自由体的八行诗，随后这一体式便流行开来。新诗人们在操弄它时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某些束缚，不是把诗分成上下两阕，就是两句一节，形式上也比较整饬，往往还会押韵，使之看上去就像古典诗歌的某种现代变体。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新诗的问题时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

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sup>[1]</sup>《人民日报》随即发出《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新民歌运动”由此展开。半自由体可以视为民歌、古典诗和白话诗三者的折中统一，相合于毛泽东的新诗改革思路，在“运动”中一时蔚为大观，进入“文革”更有定于一尊之势。意味深长的是，这种诗体在形式上是如此保守，却被用来承载作为造反精神的“卑贱意识”，成为文攻武卫的手段；而诗里表现出的造反精神又是向最高领袖宣誓效忠，在语言上极尽夸张之能事，将“阿谀的英雄主义”风格发展到极端。

“文革”后期出现了一批地下诗人，如“白洋淀诗群”以及与之过从甚密的北京六建工人赵振开（北岛）、纸箱厂工人于友泽（江河），他们最早跨越了“中项”，于自我启蒙和相互启蒙中激进地走向了“卑贱意识”。在这样的秘密的诗歌时刻，在这样的精神运动中，所谓的“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互相颠倒了，变成了其应有含义的反面，“高贵的意识变成卑贱的和被鄙弃的意识，反之，被鄙弃的和卑贱的意识变成高贵的，变成最有教化的、自由的自我意识”<sup>[2]</sup>。借用丹尼尔·沙拉汉的概念，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地下诗人开始拥有“内在授权的自我”，即无需外在的同意，其本身就是正当性的来源；与此有别的是“外在授权的自我”——仍然需要某种源于其他来源（如政治、宗教）的同意和批准。<sup>[3]</sup>这种“内在授权的自我”构成了当代诗歌精神真正的起点与核心，以此为标志，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更广阔驳杂的时代拉开了序幕。据沙拉汉考证，特里林孜孜以求的“真实”，其拉丁词源“authenticus”正是意味着“一个以自己之力做所有事情的人”。<sup>[4]</sup>

[1] 转引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1。

[2] 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74。

[3] 丹尼尔·沙拉汉著，储智勇译：《个人主义的谱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10。

[4] 丹尼尔·沙拉汉著，储智勇译：《个人主义的谱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136。

### 三

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文诗歌“崛起”于工人之手。譬如新时期诗歌的首发阵容“今天派”中，工人身份的诗人就有北岛、芒克、江河、顾城、舒婷、严力等。北岛在访谈中解释了个中缘由，“按道理艺术的传承不应该是由我们完成的，而是应该由老一代去做，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老一代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精神脊梁基本被打断了，就没有传承的可能性了。所以后来就把担子交给我们这些当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知识青年、农民、工人手里。”<sup>[1]</sup> 这里有个奇怪的现象，在上述“今天派”诗人那里，很难读到涉及工人身份意识、工人生活或工厂经验的诗作（顾城的《车间与库房》和舒婷的《流水线》几乎是仅有的两首），也就是说诗是工人写的，可写的诗与工人无关。该怎样理解这个现象呢？按理说在文学的各种资源均很贫乏的环境下创作，应该更倾向于挖掘自我的人生经验才对，比如知青生活很快就被转化成文学材料，而后来的农民工诗人也都是从自己的打工生活写起的。这大概是因为，正统的社会主义文学连同其对工人工厂的表现与歌颂，被先锋诗人们整体抛弃了，而他们所师法的西方现代派对于工厂并无文学呈现，再加上前现代的自然抒情诗传统依然强大的影响力，合力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研讨会上杨炼也提出类似的看法：“‘文革’以后的诗人不管是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其实渗透着大量冷战意识形态的语境关系……我们其实在鹦鹉学舌地模仿一些我们自己都不太懂的东西。也不是说那时候没有真正的人生经验，但真正能够深入到那里去发掘原版经验的诗人是不多的。”

我将搬运工顾城写于1977年的那首《车间与库房》看成是新时期第一首工人诗歌。这首诗仍采用了泛滥于“文革”中的那种半

---

[1] 北岛、丁个：《诗歌的身份——北岛访谈录》，《文景》，2012（5）：38。

自由体的形式，但和毛泽东时代（工人）诗歌不同，它被用来承载相对独立的反思和批判意识。顾城立足个人化的视角，用“新建的车间”与“陈旧不堪的库房”这对相互对立的意象，批判了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跟销售脱节的现象，从车间流出的新产品“并没有流向‘大海’，/几乎都被锁进了库房”；反观毛泽东时代的诗歌，生产场景被热火朝天地描写着，产品的去向却语焉不详。诗人最后讽刺了“总在学习什么文件”的主任、厂长，把他们的头脑比作库房，“从不会像车间般生产创造，/只会没完没了地积压堆放”，计划经济的弊端被直接跟守旧僵化的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而在“文革”前厂长（书记）可是被讴歌的对象，“文革”中也只会因政治错误而非政治学习遭到批判。在象征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新建的车间”与“陈旧不堪的库房”的对比，理解成新思想与旧观念的共存与对立，生产力与滞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我”和主任、厂长的对比则意味着“内在授权的自我”与“外在授权的自我”的区别。从这种对立与区别中，我们能读出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工人在这一时期已经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弊端，希望加以改革。

舒婷和梁小斌也是通过观察、反思自身的处境来抒发个体意识的觉醒，伸张自我存在的价值。在舒婷的《流水线》中，一切都具有流水线的形式，重复、单调，缺少生命活力，仿佛这是一种概莫能外的普遍命运。“我”感受并抒写着流水线化的世界，虽然改变不了“已成的定局”，可这感知与书写就是一种抵抗、一种例外状态和一种生机。正如诗里虽写到“我唯独不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但这书写本身不就是自我存在的证明吗？我诗故我在。整首诗的调子十分灰暗、悲观，对工厂和流水线表现出深深的厌倦，触及了人的异化问题，这些都迥异于毛泽东时代的诗歌。

如果说舒婷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幽咽泉流冰下难”的话，那么梁小斌则如“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是血管里迸进了自由的音符/我的灵魂里萌发了一种节奏”（《节奏感》），“生活终于将她的印迹打在我的前额上/而这时，全部音响/正为窗外



的日出放声高唱”（《前额上的玫瑰》），这种积极浪漫主义风格是毛泽东时代的主流诗风，梁小斌只是加入了社会批判的因素。他的诗里经常会出现一个“师傅”的形象，这个形象在以后的工人诗歌中会越来越来少，在农民工笔下则几乎绝迹。梁小斌用师傅取代了毛泽东在诗歌中的位置，但尚未摆脱父爱主义的伦理意识形态，师傅基本上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怕的人物，不过诗人已然可以带着敬意跟他相对平等地对话了，有时还讽刺他一下，并在对话中进一步确立和标榜自我的主体性。这种对话意识是梁小斌为当代诗歌贡献的一点新意，尽管并不自觉也不成熟；无论毛泽东时代的诗人还是其他朦胧诗人，其诗歌基本是一种独白语体，然而就像巴赫金所阐发的那样，独白的形式意味着已经掌握了现成的真理，与此相反，对话则暗示，真理不在某个人的脑子里，而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产生的。<sup>[1]</sup>须知任何专制时代都只有独裁者个人的独白秀，而没有对话可言。梁小斌的《一颗螺丝钉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雷锋的那句名言：“我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把自己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而常识告诉我们：是螺丝钉就会生锈，“永不生锈”云云只可能是一句谎言。针对雷锋的说法，本诗开篇就是师傅用“冰冷的扳手”拧下了一颗生锈的螺丝钉。雷锋自比螺丝钉，梁小斌则将螺丝钉拟人化，称它“被腐蚀而生锈”，“胡思乱想”。“腐蚀”有二义（其本义指通过化学作用使物体消损破坏，例如金属生锈，故引申出受到坏的思想行为影响而逐渐变质堕落的意思），此处兼而有之。梁小斌最后来了个移花接木的置换：“我的师傅”成了“它的师傅”，而可能“被抛弃”的反倒不是它而是“我”。两者就这样同病相怜、难分彼此了。诗人通过“承认”自己“生锈”、“胡思乱想”、“没有能够/很好地闪光”，而主动与主流意识形态划清了界限。

舒婷、梁小斌仍然是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潮流中写作，对创伤经验的揭示比较浅表、粗略，其反思却也缺乏深度，尚停留

---

[1] 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44。

在几个常识性的观念上，未能避免这两类文学的通病。甚至在写法上也未明显跳出毛泽东时代诗歌的陈规旧套。毛泽东时代诗人重视押韵，但往往削足适履显得比较生硬，加上刻意追求直白的语言风格而像是打油诗；此外，当描写一个生产或生活场景时，总是通过单一语义向度的露骨象征与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将它写成一首政治抒情诗。舒婷、梁小斌也是如此，只不过用“暴露”取代了“歌颂”。差不多同一时期，上海一家仪表厂的青工孟浪创作出了更具先锋性的诗歌作品，兼有意象的实在与语义的难度，以激进的批判性视角、尖锐怪戾的语言风格突袭某种精神险境。和梁小斌的《节奏感》类似，孟浪的《挑战》亦取材于从一早上班到操作机器的情形。《节奏感》可谓“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挑战》却蕴含了阴郁荒诞的现实感，“曙色/比夕光更像夕光”，这不仅是写景，也是对时代的判断，孟浪十年之后的名句——“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在此已初露端倪。《挑战》中，人似睡非睡、懵懵懂懂；时代的物象却是“舞蹈症发作的公共汽车”，“机器一次又一次发情”，体现了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舞蹈症”指患者身体发生既不规则也不自主的快速运动，“发情”喻指一种被激活的亢奋状态，似乎暗示了一个充满魔力的物的时代正在来临。不同于那种俨然真理在握的意识形态话语，孟浪的诗歌语言有种悖反性，譬如《挑战》的结尾，“每一双睁着的/不肯醒来的眼睛/在昏暗的车间中/顽强地闪烁/像星”，这似醒非醒的眼睛被比作来自于黑暗并将其穿透的星辰。总之孟浪意味着这样一种理解诗歌的角度，所谓诗歌，就是最大限度地颠覆和超越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意识形态的话语总是陈词滥调，诗歌力图创造语言的新境；意识形态的话语尽可能地消除语言的个性，而诗歌极力凸显之；意识形态的话语直白明确，避免歧义，诗歌则追求言说的难度甚至醉意，开创了更多理解的可能性……

舒婷、梁小斌、孟浪等写流水线、螺丝钉，写机器，简略而别有寓意，他们其实无意对工人生活与工厂世界进行深入细致地书写。而王小龙、于坚离开工厂后，均有回顾工人生涯的佳作，在这

些诗里，工厂与工人的主题得到较为充分的书写，并且这书写还有美学上的新贡献。

我们很难从王小龙、于坚之前的工人诗歌中读到工厂的真相。过于夸张的浪漫主义风格、主题先行的象征主义手法、缺少细节的大词抒情，在在构成了歪曲与遮蔽。而王小龙、于坚抒写工人和工厂，非常朴实具体，他们从实实在在的生活中汲取灵感，而非从书本上或不着边际的幻想中，这也是工人诗人的共同特点。诚如巴赫金所说：“那种轻视生活而自己也为生活所轻视的灵感，不是灵感而是迷狂……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该在我们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sup>[1]</sup>于坚的《罗家生》《锻工房》《北郊工厂的女王》《作品49号》《献给一个退休的锻工》等工厂诗印证了他后来提出的“拒绝隐喻”理论；研讨会上于坚的发言提醒我们，这理论本身即与其工厂经验有关：“我后来喜欢说‘在场’‘手边’‘拒绝隐喻’，不仅是读书的结果，更是经验的结果，在工厂如果说话总是言此意彼的话，你无法干活，容易出工伤事故。语言必须精确地直指事物。”这种“直指事物”的语言唤回了以诗证史的功能。《罗家生》里，主人公在“文革”中被赶出工厂，仅仅因为“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一条领带”；最终罗家生死于一起惨烈的工伤事故，反观毛泽东时代的工人诗歌，你会觉得已杜绝了工伤的发生。《作品49号》细腻地刻画了一个不务正业却先富起来的工人，如果有社会学家想要研究改革初期率先致富的普通人，这首诗颇有参考价值。王小龙的《工号3001》是新时期第一首以工号为主题的作品。二十年后工号将作为抹去个性的异化劳动的标志，被农民工诗人反复书写，而在王小龙笔下，工号还没有压迫性劳动的意味，只是一个五味杂陈的个体命运的符号，标识了一个人的工厂史，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凸显了个性。由于最后一个进厂报到，王小龙领到了这个跟随他多年的工号，“3001”似乎暗示“我只是多余的一个”；而“我”也的确是个零余者，“个子矮”，

[1] 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贾泽林、张杰译：《艺术与责任》，《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

“从来没有骄傲过”，和环境有点格格不入，类似郁达夫所写的那种既普通又有些特别的小人物。渐渐地，“我”起了一些变化，“我像他们一样/绷着脸干活，吆喝/满不在乎地吐出变幻的烟圈”，这些笔触都是实打实的工厂经验之谈。“我”还把自己的诗读给工友们听，居然赢得了他们的认可——读诗之举体现了亲密感，后来的农民工诗人一般不会这样做，他们甚至跟周围的人隐瞒其诗人身份。尽管“我”的举止看上去已蛮像工人了，也渐渐被大伙接受，可仍有疏离之感，直到离开工厂，“我”才终于在怀念中有了真正的认同感。这就是成长，正如“我”扔在工厂空地上的一颗核桃，“长成了一棵树”。《工号3001》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工厂的阶级感情与集体意识。它提醒我们，那个年代工人的整体感与阶级感情不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觉，也有其沉实、真切的一面，以至于一个跟工厂生活有点格格不入的诗人在离开工厂之后，竟发自肺腑地想要去认领这种意识和情感。

于坚的《大池》写的是社会主义工厂的一个典型的配套设施：职工澡堂。毛泽东时代这个题材是禁忌，因为难免要出现裸体；朦胧诗人也不会去触碰它，因为过于庸常。从王小龙、于坚开始，随着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进程的加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重要的诗歌题材，并被施以反抒情、反唯美的风格：

……一本正经的下面

原来都藏着油肚黑毛红痣胎记排骨和胯 甩来甩去  
工人们看见书记的胸脯那么肥嫩 忍不住笑了  
他在大会上那么威严 铜墙铁壁没有丝毫脂肪的样子  
有的男子健美如久已失传的兵马俑 使另一些男子嫉妒  
悄悄地钻到水里去了

这首诗本身也是“大池”，褪洗去了抒情性修辞的外衣，露出日常世界的身体，让我们看到了被此前的诗歌所“藏着”的“油肚黑毛红痣胎记排骨和胯”。书记在毛泽东时代是个很常见的文学形象，

但无论歌颂还是批判，都不会像于坚这样戏谑而又真实地描述其身体；与之相对的是工人的体魄，“健美如久已失传的兵马俑”，三十年后这个意象出现在许立志笔下，其寓意已迥然不同。需要指出的是，工厂虽然教给于坚“拒绝隐喻”的诗学观念，但实际上隐喻之于诗就像生产工具之于工厂一样不可祛除，譬如《大池》结尾部分，“毛泽东侯宝林马寅初王麻子李小四张三和我都在这个池里面/泡着”，好就好在隐喻，它抛弃了歌颂或抨击这样僵硬简单的政治姿态，体现了更加轻松、平等的社会意识。

于坚的工厂诗一反诗歌对心灵与情感层面的强调，更加关注身体和它的动作。因为劳动作为工厂的主要行为，是个行使身体的过程，马克思说过，“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它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sup>[1]</sup>。于坚的《赞美劳动》差不多就是这段话的一种诗化表述。对比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虽然两位诗人都把劳动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试图表达某种普遍性，但欧阳江河把劳动玄学化了，劳动乃是他作为一个外来者在工厂中无法透视的部分。换言之《玻璃工厂》一看便是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写的，有虚妄之感；而《赞美劳动》虽然同样旁观劳动，却有着内在经验和情感的支撑，结实有力的身体及其动作，被结实有力地书写着。

即使《赞美劳动》声称要“赞美”，于坚仍将抒情的因素降至最低，专注于对过程、场景、身体、动作的描述，“没有任何与心情有关的暗示”。进入1990年代后，一些诗人标举“叙事性”，以修正此前那种过于空疏高蹈的诗风，这被认为是90年代的主要诗歌风尚之一。但实际上早在80年代初于坚的工厂诗就已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如《罗家生》《作品49号》《献给一个退休的锻工》，俨然

[1] 马克思著、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207—209。

是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之诗；他另外一些作品偶尔会出现“我”，也仅仅是个叙述者、旁观者，而非抒情主体。1988年，于坚写下《诗歌精神的重建》一文，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是一份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提纲”，而仅仅用来理解于坚本人的创作，它还是颇有启示性的：“这些诗歌中，我看到一种冷静、客观、心平气和、局外人式的创作态度。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他是读者的朋友，他充分信任读者的人生经验、判断力、审美力。他不指令，他只是表现自己生命最真实的体验，这些诗歌表面上看起来是冷漠的、非抒情的、毫无意义的，然而它在那些好的读者看来，却是有生命的、有意味的，它的客观性使读者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呈现一种多义的审美效果。”<sup>[1]</sup>《罗家生》就展现了这种冷静甚至冷漠的、非抒情的叙事魅力：

埋他的那天  
他老婆没有来  
几个工人把他抬到山上  
他们说 他个头小  
抬着不重  
从前他修的表  
比新的还好

王小龙、于坚对新时期诗歌最大的贡献在于重新开启了口语写作的向度，并取得一定进展。口语诗学有其复杂的因由。第一，它承继的是伏脉千里的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新诗首创者胡适提出的言文一致的主张。第二，它想用“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语言风格，“纠正”朦胧诗人那种“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sup>[2]</sup>的风格，以展开文学上的代际竞争。第三，

[1] 于坚：《诗歌精神的重建》，《诗歌报》，1988年7月21日。

[2] 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最新先锋诗论选》（陈超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414。

它试图汲取较少受到意识形态规约的方言和日常口语的活力，为诗歌谋求新的语言资源。第四，它体现了中国从政治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语言之新变，此后，从世俗社会到商业社会再到网络时代，无一不深刻地塑造着语言的风尚，而诗人既在新的语言风尚中写作，又对抗这潮流，从而“纯洁部落的语言”。第五，它敏锐地意识到新诗解散了形式上的法度之后，语感，或者用于坚的话说“一种流动的语感”<sup>[1]</sup>，就成为替代性的内在律令，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首诗的好坏。第六，旧式文人或现代知识分子写诗倾向于引经据典，多隐喻象征，发挥想象力，追求字字经营；而当包括工人在内的劳动人民从事文艺创作时，他们绝少用典，往往白描直叙，强调经验的厚度与口语的鲜活。口语写作是工人诗歌创作的一个总的特点，当我们时代的诗歌变得雅言化、文字化的时候，工人诗人将这门越来越趋于“写”的艺术重新唤回到“说”上来。

虽然并没有写作上的继承关系，但由于共享同一种社会主义工厂的建制与氛围，于坚的工厂诗亦有和毛泽东时代工人诗歌相似的一面，比如对工厂和劳动者的正面书写。在于坚笔下，烟囱是男子汉；锻工房是男子汉的乐园；一个被称为“北郊工厂的女王”的女工幸福地“嫁给了工人阶级”；而写到一个退休锻工的回忆时，一向反对抒情的于坚竟然动用了毛泽东时代那种万丈豪情的抒情风格：“钟响八点烟囱冒烟太阳把一万块玻璃擦亮”，“他锻出过那么多好钢/那么多比他高大比他英俊比他结实比他命长的好钢/有那么多创造世界的汉子朝他点头朝他微笑喊他师傅”。李学鳌是激情地展望未来，于坚则是深情地回望过去，所以今天再读于坚那些工厂叙事诗与赞美诗，我们发现它们更像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工厂的挽歌。

冷霜在研讨会上说，1980年代以来许多国营（有）企业的工人诗人是在毛泽东时代工人诗歌的“延长线”上写作的。只不过强制性的外任政治律令逐渐内化为一种无意识或机会主义的选择。毛泽东时代工厂那套文化机制延续了下来，作为一种升迁的途径和政治

---

[1] 于坚：《诗歌精神的重建》，《诗歌报》，1988年7月21日。

文化工程仍在发挥作用，继续从一线劳动者中遴选培养写作人才，提拔充实到宣传岗位上。当然这套机制也在萎缩，工人想要通过文学途径实现升迁越来越困难，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是作品发表情况。于是当先锋诗人纷纷“对赢得官方或国家出版物的赞许失去了兴趣”<sup>[1]</sup>，沿着“今天派”开创的民刊小传统，构建自主的文学生产传播方式及文学社会场域时，工人诗人却还在迎合像《诗刊》这样的官方刊物的文学趣味与意识形态要求。当然如果抱有一点“理解之同情”的话，我们肯定知道他们有具体的难处，毛泽东时代不能抹黑劳动人民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律令已收缩为不可抹黑工厂的企业律令，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只是抒发一下生活的苦闷，也都有可能被视为抹黑之举，从而给作者的工作生活带来实际影响。但不管怎样，这样的诗人往往有着和毛泽东时代工人诗人相同的毛病，基本不会入选本书，不过也有例外。

诗人嘉子当过十七年煤矿工人，其中有三年在井下做掘进工，后任宣传干事、矿办主任等职。和毛泽东时代一路颂歌的写法有所不同，嘉子的诗歌方式我们可以称为“结尾升华法”，即前面部分基本上是从深厚的工人经验中提炼出的，有真情实感，也有精彩的笔触，但结尾总要来一个“阿谀的升华”。这种写法在国企工人的诗歌中非常普遍，编选本书过程中，我在文学期刊上看到过大量这样的作品。嘉子的《黑蝙蝠》用标题所示之意象形容井下工人，颇为精彩。蝙蝠是黧黑的，常年出没于黑暗的洞穴，身手了得，可在狭窄险要之处灵活穿飞，不同于其他哺乳动物——正如有别于我们的井下工人。然而就算写“黑蝙蝠”，结尾也要光明一下，“渴望在星光点燃黎明的瞬间/剪开那道明媚的霞光”。《黑蝙蝠》有一根光明的尾巴，《大地深处的灯》写的本是光明之物，结尾仍要继续光明，“沉默地开拓久锢的光明”。但如果诗人在创作中完全抛开“内在的政治律”，真情极切，自然成文，往往就会产生佳作。1990年代后期，在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的风潮中，嘉子写了一首《塌

[1] 西川：《民刊——中国诗歌小传统》，《今日艺术》，2001（10）。



陷塘》的苦山水诗。塌陷塘是淮南这样的煤城的一种特殊景致，由于地下大规模采煤作业导致地面沉降，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芦苇丛生，水鸟翔集，湖中枯木兀立，这在许多人看来俨然是一处美景。而嘉子凝望塌陷塘的目光十分悲怆。作为一名煤矿工人，他深知塌陷塘的成因，也知道有的兄弟还在塌陷塘下埋头苦干，有的兄弟已死于矿难，“灵何为兮水中”；而塌陷塘在嘉子眼里更是工人历史命运的象征：

我那些兄弟们  
在阴阳间各得其所  
塌陷塘已溶进大地的筋骨  
在陷落中接受更深的  
磨砺和困顿

除了“结尾升华法”，还有种写法我称之为“主旋律的个人化”。殷常青的《论铁人精神》即属此例。将某个被意识形态话语无数次编撰过的事物写出陌生化的效果，这其实颇有难度，需要很高的语言才华；不过即便成功做到这一点，也仍然是主旋律的某种变奏而已，当然我不否认作者可能怀有的李学鳌式的真诚。更多国企工人诗人干脆避开政治主题以及跟意识形态的纠葛，在自然与工业世界中咏物抒情，从而将当代文学的书写对象深入拓展到相对欠缺的冷僻工业事物与相对陌生的工人精神世界当中。

诗人田力祖孙三代都是鞍钢工人，1982年他进入鞍钢第二炼钢厂当操作工，诗龄差不多跟工龄一样长。鞍钢是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历史悠久，体量巨大，又称“四十里鞍钢”，可田力并没有因此而宏大抒情起来，他总是从一些微小的事物入手，微妙地把捉鞍钢的触觉与心跳、光荣与梦想、历史痕迹与现实痛感。他对鞍钢感情很深，深到可以感觉到一粒灰尘在工厂里痛哭（《一粒灰尘伏在你的肩头痛哭》）；他在鞍钢待了很久，久到一个人的指纹已“埋在那里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一闪而过的工厂》）。他在鞍

钢一边劳动一边写诗，深厚的工厂经验使他可以把任何工厂之物都写出一种沧桑有情的境界；另一方面，他的经历又非常单纯，越来越天真，甚至可以把最没有童话色彩的工厂写成童话诗：

拽厚毡布的小人儿憋红了脸……最小的零件  
也不能让它随便埋进土里呀  
一个小人儿  
往考勤簿上写另一个小人儿的名字

——《卡通片：小人儿工厂》

田力创作力旺盛，三十多年来写了数千首诗，编成诗集的话，就是在纸上重建了另一座“鞍钢”，一座充分个人化又难免意识形态规约的“鞍钢”，我们可以从中触摸到一个诗性的魂魄，活跃于具体而微的工厂风物之中。郭小川的“鞍钢”已然报废，而田力的“鞍钢”仍将继续流传。

马行做过八年的石油勘探工，走遍了沙漠荒滩，同时又用勘探之手写下荒野之诗。他在研讨会上说工人诗歌的出路在于把“工”字扔掉，直面人和宇宙，遭到一些人反对。这一方面说明新诗本质上是一种个性化诗学的创造，即便共享同一身份的诗人，也并不存在共同的写作方案。另一方面，其实马行的这一诗观恰恰建立在勘探工这一特殊的工种之上；所谓勘探工，不就是人类社会的游离者与自然世界的冒险者吗？马行正是在这种游离与冒险中展开了他的写作。中国有着伟大的山水诗传统，在这类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大致有两种：游衍与栖居；但不管哪类山水诗均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完美契合。马行的新山水诗与此判然有别。首先他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艰辛、冒险地开山拓水。他也并非悠然地栖居于自然之美，而是动荡地寄居于自然之险恶。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中并不和谐，大自然那令人恐惧的残酷的一面被凸显，人总在与此斗争，这个过程是一种苦修，但激发出的情感不是仇恨而是爱，并最终形成

一种对于宇宙的宗教意识。而诗歌用他在研讨会上的话说乃是“天地之间关乎美与慈悲的伟大祈祷”，这时马行已突破了勘探工的身份，成为追寻宇宙精神而非石油的一个朝圣者。

有着二十六年井下工作经验的老井是一个大地深处的体验者、地下事务的经办者，一个跟煤炭、矿车、巷道、掘进机、硬镐、瓦斯、黑暗、亡灵等一切地下事物展开对话的人，一个海德格乐也不曾想到的，“充满劳绩，却又诗性地栖居”在大地之下的矿工诗人。多年来他的诗歌就是在煤矿世界中不断向下深挖，他深知这不仅仅是他写作的题材，也是其写作的意义、个性与根基所在。这是一个有些神秘的世界，我们并不了解，而老井致力于向我们揭示它那不可褫夺的丰富性。《化蝶》叙述了一次工友间的井下闲聊，如果拿音乐打比方的话，它类似小谐谑曲，让你觉得咱们工人除了有力量，还有想象力和幽默感。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被青工江小帆演绎成“和本矿电视台的播音员柳淮丽/同时变成两只彩蝶，/相互追逐着跃入乌黑的煤壁/再也不出来。等到后来人开采”。可多读几遍，这样的诗句又会带给人一丝不安甚至不祥之感。恐怕只有江小帆这种少不更事的青工，才会拿矿工最忌讳的事开玩笑。在这个过程中，老井就像个老练的讲故事的人，藏起自我，娓娓道来，寓沉重、危险之意味于轻松戏谑的叙述中，不动声色地打开了多层次的井下世界。

我们需要跟随老井这样的矿工诗人进入我们无法进入的煤井，透视其丰饶而危险的褶皱。而铁路与火车我们似乎都很熟悉了，有着粗暴、冷酷、恢宏的力量与速度感的火车一直作为现代文明与时代发展的象征，屡屡出现在诗人或批判或抒情的文字里。但事实上我们只了解它们向旅客或路人敞开的部分，它们同样葆有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面。比如有谁体验过“把石子一粒一粒按进路基”的那种“整齐的琴键”之感？又有谁领略过：

一串金属的灯笼被领进了石头  
啊，乌亮的铁轨遵从了大风的曲线

红岩裸露之岸。道路  
巨大的脊椎突然穿出了土层  
深蓝色的远方携带着凛冽  
具体的火车，在大地隐约的肋骨之上  
轰隆隆开进一个人广袤的身体

——李木马《高原，夜过铁路桥》

是的，唯有一名当了十一年养路工的诗人，才有资格说“具体的火车”“轰隆隆开进一个人广袤的身体”。而沈阳铁路局锦州机务段的工人诗人、小说家魏国松更喜欢讲述“这群人”的人生故事，他的组诗《高处》也是一篇以铁路工人为主角的爱情小说：魏国松再熟悉不过的铁路工人的劳作，被恋人从高处的望远镜中悲悯、好奇地观望着，带来陌生化的效果。更让人感到陌生的是“踏面”“砵枕”“石砬”这些专有名词，被从铁路技规一类的书中移置到诗歌里。这也是工人诗歌的普遍贡献，不仅将独特的工人经验传达给我们，在传达中也捎带来陌生的语词，并将冰冷坚硬的工业世界个性化、内在化地建构成一个血肉有情的世界。

1970年代后期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工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福利保障等各个方面随之被深刻改变。总的来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更有利于管理、销售和技术人员，而不利于普通工人，这场持续的变革大致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双轨制时期（1978—1992年）和产权变革时期（1992年至今）。

双轨制时期的改革，力图将企业从政治和计划强力主导下的低效状态中解放出来，先后进行了“扩权让利”、“利改税”、价格改革、就业制度改革、工资改革、劳动保障制度改革和企业领导制度改革。毛泽东时代的完全职业保障从制度层面被打破了，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劳动合同制往往流于形式，工人依然有很强的职业稳定性，收入水平相较改革前也提高了不少，当然提高幅度要低于管

理者和技术人员；而其社会地位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由于工作稳定、收入增加，故整体上工人阶级并没有太大的心理落差。然而所有改革措施没能阻止国企效益继续下滑。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加快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出要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对国企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一路疾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大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交织着到来了。正是在这一轮改革中工人的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急转直下，迅速底层化。随着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全面确立，管理层的权力得到空前强化，而普通工人的职业地位急遽下降；“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举措彻底打破了职业稳定性，上千万工人以分流、内退、下岗、失业等形式失去了工作岗位，再加上他们的妻儿老小，上亿人仓促之间为变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于在岗工人，严峻的失业威胁已成为最有效的管理手段，社会主义工厂的“优越性”荡然无存；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实际收入下降或增长缓慢，与管理层或技术人员的收入大幅度拉开，劳动力商品化、廉价化的局面迅速形成。经社会调查显示，1990年代后期以来，普通工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与农民工没有显著差异了。<sup>[1]</sup>工人诗歌在此背景下亦发生相当深刻的变化，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风高浪急、狂飙突进的中国转型之路为工人诗人提供了伟大而又艰难苦恨的写作资源与历史契机，尽管对于国企工人诗人和农民工诗人来说，这资源与契机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

在产权变革时期，嘉子已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总体化的表达，那就是“在陷落中接受更深的/磨砺和困顿”（《塌陷塘》）。王小龙则以一首《老厂的雾》讲述了自己青年时代当工人的那家工厂几十年的沧桑变局：先是从“厂”到“总厂”，再到“公司”和“集团”的名称游戏，然后是“下岗分流”、“资产重组”、“关停并转”、“负债经营”、“资不抵债”、“破产清算”的轮番“开始”，最终“是卖了地皮/雾气消散，尘埃落定/一个

---

[1] 刘爱玉：《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01。

高尚小区在原地挂牌”。一家老厂连同它的历史就这样被抹去了，那厂里的工人呢？我们不禁会问。在本诗结尾，王小龙一改平静的叙述语调，颇为抒情地写道：“我的师傅，我的师兄弟/这个没有雾气只有热浪的夏天/一张张面孔在扭曲和蒸发”。王小龙毕竟离开工厂几十年，算是局外人了，故可相对平静地讲述，即便有模糊的感慨也并不强烈。而杨东在他当了七年工人的那家粮油包装厂破产倒闭时所写的《最后的工厂》，则饱含无限怆痛——这也是太多工人共同的怆痛：

最后一抹夕阳，照在被拆散的工厂  
像一副健壮的骨骼，被时间一点点肢解  
零落，冷肃的光斑，记录着强权与暴力的影像

机器隐隐的哭泣，胜过了马达曾经的轰鸣  
但你一定听不见，你不是这里的尘与土  
你没有经历过血汗与泪水，疼痛与欣喜  
你是你，我们才是工厂经年的心跳

.....

那些散落的配件像失散多年的兄弟  
那些摇摇欲坠的天窗是不是通往天堂的道路  
那些锈迹斑驳的管道掩隐了鼠迹  
那些杂草，灰烬，油斑，飘零的纸屑  
那场大火之后已经掩上铁盖的深井

千万不要带走它们  
请把它们一齐放进我的身体  
成为我的骨头，我的脉络，我的血液

徐晓宏差不多和杨东同岁，都出生于1960年代末，他在山东

青州液压件厂做了十几年工人后，赴广东佛山发展。多年后他有首《梦里回到家乡的工厂》，写的是梦中和妻子为再次做回了工人而愁苦不已，醒来后他有一番“惶恐”的反思：

难道我们鄙视这工人的身份？  
不，不！就算是醒来的惶恐  
也只为那枉然葬送的青春——  
我们曾经辛勤地劳动  
我们因此而被压榨和愚弄

杨东对工厂椎心泣血的伤痛与徐晓宏那种强烈的“枉然葬送”之感，在产权变革时期之前的工人诗歌中很难见到。正是在这一时期，工人诗歌有一个巨大的发展，其标志之一是工人诗人开始娴熟地驾驭组诗、长诗等较为复杂的诗体，来处理大工业题材。

杏黄天是一位七零后诗人，1993年进入兰州连城铝厂做电解工、铸造工，这个阶段性笔名对应着这段工人生涯；2005年他读研深造，毕业后转至兰州某事业单位工作，启用了另一个笔名雅克。诗人在他的杏黄天时代，擅长以组诗的形式书写工业和工厂世界，入选本书的四件作品均为组诗。这是一种兼顾个体与总体的诗歌创作体式，其基本单元是一首首相对独立、一般均有标题的子诗；这些子诗又按照某种结构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这一诗体形式很适合表现工厂主题，后者同样是把一些相对独立的部门结构在一起的系统。杏黄天的诗歌不再是单一情绪的简单抒发，他既恨又爱，一些极端对立的情感经验在他的诗中相反相成，有种强烈的复调性，昭示了产权变革时期工人对于工厂、机器和劳动的复杂态度，正如其组诗《阳光温暖那些热爱劳动的人》中那首《热爱》所写的那样：

铁锤击打这个没有家的人  
油污使他面目全非

似一个线性单摆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穿过嘈杂，接受冷漠、伤害  
但还是热爱  
这些金属、机械  
如热爱自己的梦或幸福

杏黄天的组诗是一种综合创造，除了抒情诗、叙事诗，还有戏剧诗，如《阳光温暖那些热爱劳动的人》的最后一首《限度》，写的是梦中一个“疯子”赤身裸体在钢板上奔跑，一直跑上楼顶想要飞翔，他一边奔跑一边发出抒情的独白，并和围观者进行对话。很显然，杏黄天的组诗不再是一种写实主义的再现，他将沉重的现实材料加以整合、内化，经过各种夸张变形处理与超现实的锻造，加工成大工业的噩梦。这个噩梦折射出令人震惊的创伤性真实，也蕴含着对噩梦进行诗意反抗与救赎的“梦中梦”。还是以《限度》为例，梦中的奔跑者“像一个怪物或是末日宣告者一样”呼喊，因为他看到了“这么多的谎言，欺诈；这么多的戕害，杀伐”，他眼中的工业世界是一片荒诞、残酷的废墟景象：

钢铁流血，黑夜哭泣  
玫瑰枯死，你们看到了：噪音欺骗  
噪音有副永不疲倦沙哑的好嗓子  
圆桌会议上假牙跳舞；机械背后的狂妄  
工业的悲剧！金币粉碎了梦  
骗子面目慈祥娇好恶毒，恶毒  
汽暖在炎热的车间里咋咋嚓嚓  
金属磨牙的声音。齿轮碎裂了  
齿轮如受伤的骨头，而他们，他们  
用了那么长时间也修不好  
阴暗而病态，报复。高层建筑



钢筋水泥的躯体比兰州还高  
墙皮上斑斑驳驳，沾满痕迹  
污秽。电梯加速，心死了  
让我告诉你们，天堂或是地狱

“工业的悲剧”、受伤的工人、“污秽”的“高层建筑”（用马克思的话说，上层建筑），统统属于一个“电梯加速”的时代。那句“天堂或是地狱”颇为微妙，一方面给出了一个哈姆莱特式的选择；另一方面可能意味着：天堂或者就是地狱，两者是一码事。而“疯子”妄想超越此间的飞翔，注定会摔下来；果然，在结尾处他“掉在钢丝上”，惨叫道：“我痛！我痒！我痒！！我痛！！我痛！！！”痛与痒是存在感的证明，也是觉醒的开始与代价，可以把一个人从麻木的庸常中打捞出来，但又把他推向疯狂的深渊——这种痛与痒的表达，迥异于某些专业诗人精致却不痛不痒的诗歌。可读到最后，我们完全看不到“阳光温暖那些热爱劳动的人”的光明景象，诗人故意“离题”的幽深用心大概在于：一方面这景象已然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中梦”；另一方面这个标题才是杏黄天的核心关切，它是一个信念、一种情怀、一缕萦绕于字里行间的幽香，支撑起诗人对权力与资本主导的大工业噩梦的一切批判。如果将这部组诗跟于坚的《赞美劳动》对照阅读，我们想必会心生感慨，才十年工夫，工人与工人诗歌已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跋涉得如此之远……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普及革新了文学的自我教育、发表传播、阅读评价的媒介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工人诗歌的发展，并让我们得以目睹这一蔚为大观的写作现象：工人诗人不仅人数众多、风格多样、创作力旺盛，而且已涌现出可跻身中国最优秀诗人行列的卓荦者。

绳子和杨东、徐晓宏是同龄人，1986年进入徐州一家县级国营酒厂，从装卸工做起，然后是制曲工、发酵工、蒸馏工，换过好几个岗位但一直是一线工人，直到2013年在工作中腰椎骨折，影

响了劳动能力辞职另谋生路。绳子进工厂时工人的社会地位虽说已不如从前，好歹还算“铁饭碗”，孰料没几年风云突变，悲情的工厂岁月使他和工友们在心理上经历了巨大的震荡与落差。这是他写诗的因由，而这因由之所以能变成实践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网络。2002年年底他开始写诗，正值网上文学论坛方兴未艾，这时他已经三十四岁了，一提笔就是强调责任伦理与现实世界性的“中年写作”，全无文艺青年的通病。他写长篇纪实文学，写散文写诗，只有一个创作动机，那就是竭尽全力为工人立言；为此他对“写什么”做了限定，这限定如此严格，仿佛他立下过一个关于写作题材与主题的誓言，哪怕是诗歌最常见的一些主题，只要与工人无关他也一律不写。这是绳子与其他（工人）诗人最大的区别，后者莫不追求拓展笔下的世界。非但如此，他甚至压根不看重自己的文学地位或成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邮件里争吵起来，他尖刻地说：“马克思说过工人没有祖国，至于狗屁文学成就根本不是我关心的事。”我虽然反驳说那是因为马克思是犹太人，心里还是认同他忠诚于一种深刻的归属感，并由此建立了超越个性诗学又显得卓异的风格，正如绳子之名，已普通到绝大多数诗人不屑取作笔名的地步，却也因此置于一堆笔名中反而显得与众不同。绳子与写作有关，我们会想到前文字时代的结绳记事——是所记之事将意义与价值赋予了本身无足轻重的绳子，这大概是诗人绳子对语言和诗歌的基本看法；绳子亦与工人的处境有关，一如《共产党宣言》中的“锁链”。

绳子在研讨会上说：“我能感觉到走到生存绝境的人冰冷的呼吸，由此我才能打开语言的通道，开始工厂的叙述。”他的《穿工装的兄弟：复述的时刻》一诗也有类似的表述：“相对于欢悦，痛苦是那么持久、集中/语言形同虚设。语言/将再次重生”。将诗歌理解为一种生成于绝境的话语，这使我想到保罗·策兰这样的诗人。诞生于绝境的诗歌未必是孤立与隔绝之物，策兰说过，“诗正

是……为了人的缘故而作，为了抵御一切的虚空和原子化而作”<sup>[1]</sup>。绳子想必会认同这一点。对他来说，诗歌是为了和指向阶级兄弟的抒情，是为这个群体的生存作证的诗性证词，《阶级兄弟》《工人这个称呼》《穿工装的兄弟》《穿工装的兄弟：复述的时刻》等标题已提示了这一点。深厚的阶级感情与强烈的阶级意识渗透在诸如《阶级兄弟》这样的诗作中。三十年河东的一个寻常称呼在三十年河西的语境中竟然有了十分陌生化的效果。潘毅、陈敬慈在《阶级话语的消逝》中剖析了一个双重异化的吊诡现象：先是毛泽东时代对阶级与阶级斗争自上而下的表述与实践；然后是改革年代，随着对“文革”的全面否定以及对世界资本体系的迎和，这套话语突然消逝了。其中的关键词甚至成了心理意义上的贬义词。于是巨变中的中国工人成了四处飘荡的幽灵，其身影无所不在，却又面目不清，无处栖身。<sup>[2]</sup>《阶级兄弟》便是诗人作为这幽灵的一分子，沉痛地书写那些在现实的绝境下（“来路去径都已被车刀旋切”）与历史“巨大的落差中”，彷徨于无地的幽灵们。一般来说，抒情诗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存在某个具体的抒情对象，缺乏“客观对应物”（借用艾略特这一术语的字面义）的泛咏则很难感动我们。可“阶级兄弟”很明显并非指某个工友，而是指代绳子熟悉或陌生的每一个工人。像这样一首泛咏之诗之所以感人肺腑，皆因作者具有深厚而真挚的阶级感情，又能“修辞立其诚”地书写之；这种阶级感情根源于二十多年的工人生涯，而非某种理论或意识形态的布道。

绳子的工厂诗大都有两个面相：“正面”是机器体系与生产过程的现象学之诗，“背面”是工人处境与命运的隐喻之诗，诗人通过精湛的技艺合二为一。这种一体两面的构造有其深邃的诗学用心：“正面”是造成“背面”的原因与方式，“背面”则是在被“正面”控制的过程中对“正面”进行反抗，两者形成了一种颇具张力的悖论性结构。譬如《闲置的机器》第五节：

[1] 出自策兰给朋友埃因霍恩的一封信，参见沃夫冈·埃梅里希著、梁晶晶译：《策兰传》，倾向出版社，2009：109。

[2] 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开放时代》，2008（5）：53。

紧急制动  
曲线陡然攀升  
尖啸被 拧碎  
灼热的液质  
滑下来  
彻夜检索  
依然无迹可寻  
驿动在显示仪上  
终于冷却

“正面”是写机器由于出了故障而被“紧急制动”的一个过程。“背面”则是工人下岗的隐喻化表达：“紧急制动”，工人突然被停职；“曲线陡然攀升”，工人的委屈程度或者说被霸凌的程度陡然加剧；“尖啸”指向工人激烈的抗议之声或内心的悲愤之感，“被拧碎”则暗示抗议或悲愤归于徒劳；而“滑下来”的“灼热的液质”很可能是热泪；最悲哀的是，如此巨大的“驿动”在“显示仪”（媒体一类）上却“无迹可寻”，并“终于冷却”。再看“闲置的机器”这标题，它显然也喻指了被闲置的工人。而绳子就是要让那些在时代的“显示仪”上“无迹可寻”的一切，如工厂深处的“驿动”、工人灵魂深处的“尖啸”，均有诗为证。

在工厂中，在绳子笔下，机器更多时候并非“闲置”的，而是严密、冷酷地运转着，作为压迫工人的一种超越性存在。毛泽东时代有种泛滥的“新咏物诗”，其歌咏对象不再是自然之物，而是人与自然的中介物或者说人类征服与改造自然的现代工具——机器。后者并非因“美”而被歌颂，而是因为它是工人得力的帮手和一种解放性的力量，是时代进步与现代化的象征。双轨制时期，工人诗歌中的机器意象褪下了附着其上的神话色彩，还原为一种枯燥乏味的物件，至多是个沉默的伴侣，工人诗人有时也会歌颂机器，那是因为热爱自己在工厂里的生命经历。而在绳子看来，机器体系和生

产过程都不是中性的，它们是资本实现其意图的形式，从设计到运转，其背后是严密控制和操作工人的一整套机制。《又一条生产线的开工建设》：“损伤是看不见的/DCS的意思是分布式控制系统/对机器的分散控制、集中操作、分级管理”。其“正面”是对“DCS”的现象学研究，“DCS”是一种相对于集中式控制系统而言的新型生产控制系统，它集合了计算机、通信、显示和控制等方面技术，以实现绳子所写的那样一种对机器设备的管控；而其“背面”只需将诗中的“机器”理解为工人即可，实质上，这套完全从属于资本意志的系统正是通过对机器与生产过程的精确管控而达至对工人严格管控的目的。《主控室的梦魇》同样是对生产极权主义（“正面”）以及工人精神上的压抑和恐惧（“背面”）的书写，此诗煞尾于：

寻找和迷惑多么可笑  
边角光滑的台板  
设定冰冷的表情  
光标形同虚设  
游移的神思 在一定的时间段  
返回 机器的标签  
贴在脸上  
每一次喘息  
都有轴承滚动的  
噪音

“机器的标签/贴在脸上”，清晰地表明使工人机器化正是“主控室”的意图所在。“轴承”的主要功能是支撑机械体旋转，而“噪音”暗示了工人精神的“轴承”所承受的压力之大。

以上几处引用均是一种“无人称”的写法，这种写法有种普遍境遇之感——正如《闲置的机器》《又一条生产线的开工建设》或《主控室的梦魇》所写的，都不是某一家工厂的特殊情况，而是信

息化工业时代的普遍现象。此外“无人称”也隐喻了人被异化为物的工厂现实。上述作品还有种“零度写作”的风格。因为机器体系也好，生产过程也好，权力与资本对人的宰制也好，用《主控室的梦魇》里的诗句来形容就是，“都设定了冰冷的表情”；而工人无论受到压迫还是进行反抗，也“都设定了冰冷的表情”。不过“零度”只是绳子诗歌风格的“正面”，在这下面蕴藏着他作为一名工人的时乖命蹇，以及他对工人群众心魂以系的深情。

在绳子写作的这十几年，一个“全球时代（global age）”已无可置疑地来临了。世界贸易自由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再加上互联网的全球覆盖，使得全球化不再是某些因素或区域化的产物，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套“涌现系统”。和其他国家的诗人一样，中国诗人也在用写作积极回应这一宏大而复杂的当代主题，不过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杰作。譬如欧阳江河的《那么，威尼斯呢》“成都的雨，等你到了威尼斯才开始下”，或《在VERMONT过53岁生日》“先秦的月亮，在弗尔蒙特升起”，又或者他的《国际航班》，都不过是文化地理意义上的穿越或混搭，其句法也只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之类诗句的简单变奏，而欧阳江河还是一名以复杂性和国际视野著称的诗人。在我看来，反倒是绳子这样一位县级酒厂的工人写出了极具深度的全球化之诗，他可能都很少离开本地，但全球化的惊人之处正在于它可以把任何一个偏僻地方的普通工人也深深卷入其中。绳子的长诗《失魂落魄》书写了国际金融危机给一家工厂带来的灾难，以及置身其中的工人“失魂落魄”的精神状态。而他那部杰出的散文体组诗《关于一条生产线的描述》叙述了一个酿酒工具体而微的全球化景象，此景象渗透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底层全球化意识，建基于作者深厚而无微不至的工人经验：

木薯，的确是入侵者，被大海推举，从中国的口岸  
登陆，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依赖红薯和玉米生产酒类饮品  
和酒精做化工原料的历史。也让安徽、山东、河南、江

苏北部大面积种植红薯的局面几近消失。木薯带来泰国的尘沙、石块、钱币、铁器、文字、和生活的碎屑，其次是越南、印尼。一次我从木薯里拣出一个盘子，一块菜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使用它，这让我觉得我和那些国家的人民有了共通之处，和食物有关，连接了语言和感觉的器物，让咀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又拣到了铁环、管钳、报纸，这些东西都放在我的工具柜里，我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我让它们在黑暗的柜子里，和我的工装在一起，和我的洗漱用品在一起，有时更换衣服和他们赤裸相见，它们喑哑的光芒将身体照亮，瞬间的静默带来一种神秘的荡漾，有时我轻轻地摩挲，质地坚硬的器物带来的战栗是凉的。以后我又拣到了扳手，但它们不能使用，因为尺寸是单数，而中国的扳手是双数，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同样的伤痕累累，只有钢铁才能损害钢铁，它们在柜子里相遇，我的扳手却不断地出走，带来新鲜的油污和指纹，让另一只扳手感受季节、温度、事件的更迭。……

1980年代以来的新诗创作可以理解为个人主义诗学的持续胜利，毛泽东时代那种阶级主体、人民主体的写作被抛弃了，代之以自我主体性写作，这样的写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亦如野鹤孤云，现在确乎到了需要对此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比如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阶级意识与阶级话语是否不应被诗人彻底放逐，又该如何召回？比如在一个个人主义时代，如何通过诗歌伸张与传达海德格尔所说的“共在”[1]？就此而言，绳子重启阶级诗学及集体自我特质的卓有成效的写作，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

[1] 关于“共在”海德格尔说：“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此在本质上是共在”。参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38、140。

## 四

“农民工”一词国外没有，乃中国制造，这也说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有别于西方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据考证，首次出现这一提法是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张雨林在调查城镇发展、乡镇企业时，第一次把带着农民身份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概称为“农民工”。<sup>[1]</sup>其政策性前提是，1984年1月1日中央出台“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外出务工。

“农民工”是个新称谓，不过农民工早已有之。19世纪中叶近代工业化兴起，使得大量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厂矿，成为出卖劳动力的廉价受薪对象，这些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实质上就是农民工。总的来说，直到1950年代初期农民都还有迁徙打工的基本自由。1953年政务院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开始限制农民进城，但方式尚比较温和克制。到了1956年年底形势急转直下，一年之内中央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连发九个限制农民进城文件，文件名在措辞上也趋于严厉。<sup>[2]</sup>最终这种限制在1958年1月9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其第十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的证明。”这一规定让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失去了迁徙的自由，却鲜有人质疑它与1954年宪法中保障人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sup>[3]</sup>是否抵牾。那么为何要设置如此截然区隔的城乡壁垒？学者们各持己见。有说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客观要求，由“人口多、底子薄”这一基本国情决定的；有说

---

[1] 郑英隆、黄振荣：《工业化变革中的农民工劳动形态（第二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1。

[2] 如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而1957年12月18日则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关于制止农民盲目外流的指示》。

[3] 不过这一条款在1975年宪法中被删去了，在后来的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乃至最近一次的修订中，也都没有恢复这项权利。



是为了应对大量农民（因自然灾害、城乡差距等原因）盲目涌入城市所引发的“城市问题”，而被动出台的举措；还有人认为是为了阻止农村劳动力流失，以确保农业生产。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张雨林的看法最具有说服力。他反驳上述几种主流观点的理由是：和我国国情类似的印度并没有实施户籍制，而不存在“城市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却也采用了限制农民流动的制度，至于确保农业生产大局的观点也不成立，因为当时农村劳动力已然严重过剩。张雨林认为户籍制度是出于维护集体农业体制的需要，“要想让农民老老实实固守在合作社的小天地里做一个为国家工业化作贡献的‘农业劳动力’，要想有效防止农民逃离合作社，要想巩固合作社，就必须建立一项与之配套的制度。这种制度必须带有类似于集中营的围墙的功能：不管是主动的加入还是被动的被吞没的农民，即使他有着再严重的不满而试图逃离，都绝无逃离的可能性”，1980年代农民能够相对自由地‘流出’的事实，也从相反的方向证明了这一点。张雨林进一步指出，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逐步弱化乃至崩溃，农村从制度上不需要对农民的流动实行控制了，农民的流动才在事实上成为可能。<sup>[1]</sup>由于工农业体制是紧密联动的整体化机制，换个角度也可以这样理解：1950年代，出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农民被户籍制度禁锢在土地上，以集体化农业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提供工业原料与原始积累；三十年后要搞市场经济的工业化，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农民于是被允许流动，成为农民工，国家与企业又靠户籍制度而免于福利与保障的支出，以维持劳动力的廉价化。

而他们的流动就是一曲漂泊的哀歌，就是充满异化的工厂生活与卑微窘迫的城市生活的史诗，就是在屈辱中一点点争取自由与尊严的抗争的进行曲，就是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地建立一个特殊的工人群体的历程——有诗为证。以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为发端，我们可以从这三十年中挑出一些富有历史意义的节点性事

---

[1] 张雨林：《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7—18。

件，来宏观地把握这一人类迄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的历史走向。1985年实施了暂住证制度，一定程度上允许农民暂居城市，但这也是一项乱收费和带有歧视性的制度，给农民工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1990年5月，东莞一家专门出口欧美市场的港资雨衣厂发生重大火灾，这是外资企业第一场大火，八十多人葬身火海，农民工的职业安全问题开始暴露于公众的视野。据官方统计，平均每年死于工伤事故的农民工有十万左右。由于缺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场所条件差、缺乏防护措施以及劳动强度大、时间久等原因，中国农民工遭受工伤、职业病、心理疾患等“工业病”侵害的人数高居世界之首；然而《安全生产法》与《职业病防治法》千呼万唤才于本世纪颁布，其推行更是阻力重重。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1993年中央下发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引发了民工潮，加之粮油供应票证取消，农民工的数量一时以几何级数递增，如今已达2.74亿，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空巢老人、离婚率飙升等，故乡之痛成了农民工诗人经常吟咏的主题。同样在199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对象从流浪乞讨人员扩大到所谓“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的流动人员），随着收遣适用对象的扩大，收容站开始巧立名目胡乱收费，并伴以非法拘禁与强制劳动的情况。农民工诗人冰马、池沫树都有被收容的经历，冰马还据此写了一首“暴露”性的组诗《5月9—10日，上海蒙自路收容遣送站》。2003年以孙志刚事件为导火索，戕害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终于被废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返乡潮”、“用工荒”等现象，说明用低权益、低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发展模式已遇到问题。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出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明确信号；2015年宣布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取消暂住证，实行居住证制度。当这些政策真正落在实处之日，可能才是农民工这一称谓消亡之时。

这一称谓一直存在争议。随着政治意识的逐渐成熟，农民工群体当中亦有人反对使用它。反对者的第一个理由是这个称呼有歧视性。可“农民”和“工人”均为中性词语，两者的组合为何就是贬称？人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许多时候“农民工”是在歧视性的语境下被使用的，这使它似乎也具有了某种歧视性的意味；但只要这样的语境广泛存在，换了其他称呼又如何呢？从这个词语的产生来看，它是一个对这一群体抱有极大的理解之同情的学者，出于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学术目的而新造的词语，以指代新兴的亦农亦工的一类人，非但没有贬义，反而是令人赞叹的语词的发明：它回答了从哪来到哪去、什么人干什么事等重要问题，仅从字面上就能很容易地把握住其基本含义，这是它能够流行开来的主要原因；它具有极大的涵盖性，并暗示这一群体的根本困境在于截然区隔的城乡二元世界，所谓农民工就是跨越有形或无形的城乡壁垒，并为此付出代价的一群人。反对者的第二个理由是，新生代农民工多数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工”之“农民”便无从谈起。但最初这个词里的“农民”就主要不是指农业生产者，而是指农村人的户籍身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下，作为一个农村人哪怕你已进城打工多年，该身份依然“深刻地”作用于你，这才是要点所在。反对者的第三个理由是“农民工”已不足以表达这一群体主体性的崛起，应该用另一个词语“新工人”取而代之。然而新工人目前还只是一种诉求或理想，现在就用它取代农民工会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已消除了歧视与不公，争取到了应得的权益，仿佛农民工真的已成为新工人。事实上前路漫漫，唯有等到户籍制度彻底取消，城乡没有多大差别，并且这一群体的多数成员在心理上、观念上不再有低等或被歧视之感时，才谈得上新工人吧。

作为一类特殊的工人，农民工与老工人有相同之处，也有深刻的差别，这种同与异充分表现在两者的诗歌中。

最大的共同点——也是可将两者置于一部诗集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写作主体都是在工业生产领域，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出

卖劳动力来获取报酬的劳动者；两者均在发达的现代工业系统的运转、危机与异化的内部世界，在底层，在工厂内外，展开有诗为证、以诗言志的写作，自觉抒写其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农民工诗人也具有前文所述的如劳动主义诗学、劳动实践性的诗意生成方式、工厂世界之呈现、经验主义、口语写作等工人诗歌特质。研讨会上，农民工出身的女诗人郑小琼说：“农民工不是工人。”我不同意这个“白马非马”的判断，不过她对于两类工人诗歌之区别的说法——“从情感与温度上，二者完全不同”，如果不那么绝对的话，还是成立的，当然真正诗学上的辨析不应止步于此。

农民工诗歌通常被称为打工诗歌。“打工”一词指受雇于老板，从事受薪工作。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语境下，带有强烈的劳动力商品化意味的指称，1980年代初期从香港传入广东，进而流行于内地。随着中国市场化、资本化程度的加深，它逐渐取代了社会主义劳动关系中的相应语汇，构成了工人对工作的基本意识。如果说从老工人的诗中可以读到或强或弱的主体感，可以读到主体感的衰减、丧失，进而蜕变为一种逐渐加强的受雇打工之感，那么农民工诗歌的抒情主体从来就是被剥削与霸凌的打工者形象，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不过我不赞成将农民工诗人的作品称为打工诗歌。在今天，打工者涵盖了诸多职业和阶层，非专指农民工，打工诗歌的概念本欲强调身份的诗学意义，却反而混淆了不同层次的打工者之间那些有可能是鸿沟般的社会界限，又似乎暗示了某种有关上升空间的幻景，故很容易被利用，成为制造和谐假象与励志故事的地方文化工程。

新时期老工人的诗歌跟毛泽东时代工人诗歌有种既断裂又连续的关系。而农民工诗歌可谓异军突起，它滥觞于1990年代民工潮的背景之下，极少数有一定文化素养和文学兴趣的农民工开始拿起笔，书写他们在异乡工厂的人生际遇，从而创造了另类于90年代诗歌风尚的底层小人物之诗。谢湘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不久，谢湘南辍学离开湖南老家去浙江的工地上打工，同年开始写诗。几年里他辗转于珠三角与家乡之间，先后做过工地小工、玩具厂装配工、五金电镀厂搬运工、纸厂装配

工、电子厂机床工等，频频换工的生活与奔波于城乡之间的苦旅也是农民工的共同经验，判然有别于工作、居住相对稳定的老工人。农民工诗人很像传统中国的“游民知识分子”（王学泰语），离开乡土，去城市讨生活，溷迹下层，跌宕于世情百态、江湖风浪。不同于普通游民，他们有种自觉的书写意识；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或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以后者不齿或不为的职业谋生，具有顽强的生命活力。在写作中，他们不大关心那些抽象玄远的宏大命题，文辞也不那么雅驯，但一种泯然众人又不无特殊的视角，加上复杂的人生阅历，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造就贯通写作与人生的俗格之美。作为现代游民，农民工诗人让漂泊这一古老的诗意拥有了惨痛的现实感和当代性，辑二中的诗人无一不被深深卷入这个主题之中。谢湘南曾在广州火车站旁的石凳上睡了一周，他有两首火车站之诗也是对民工潮的见证。《1996年3月的广州火车站》提到两幅出现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与《讲坛上的列宁》，它们指向这样一个追问，究竟是人的自由意志引发了民工潮，还是因为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抑或兼而有之？西方文艺有女性作为引领者的传统；而在东方，在社会主义国家，引领者从来是圣与王、导师和领袖。在德拉克罗瓦的画中，自由女神和革命群众一起平等地奔跑在硝烟弥漫的大地上；而后一件作品中，面对广场上无数面目模糊、蝼蚁般微小的民众，巍峨的列宁像一尊神，居高临下发表着演讲。谢湘南觉得广州火车站的情景与此类似：“1996年3月的广州火车站也有大规模人群/广场上堆着的行李就像炸药包/差一点我把头顶耸立的电子时钟当作了/亲爱的列宁。”这并非全然是错觉，但革命的语境已被抽换，世界摇身一变，“电子时钟”指向了新的历史时刻。而《在对列车的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支歌》没有那么多历史与当下互文的典故和隐喻，比较直白地书写了农民工巨大而又盲目的进城激情，短促有力的句子意味着斩钉截铁的决心。然而付出那么多代价，义无反顾地进城去干什么呢？一个无比荒诞却又绝对现实的回答是：“进了城再说”。

但“进了城”之后，迎接他们的并非“美丽新世界”，而是城

市底层世界。跟纯文学作家或关注底层的知识分子作家不同，农民工诗人抒写的底层是他们生存于斯因而时刻都在体验的一个世界。混乱的火车站是这个世界的入口，冰马所写的收容遣送站是黑暗的出口之一，农民工和城市贫民是这个世界的主要居民，而城中村则是其核心地带。虽然许多企业提供宿舍，但这与其说是一项福利，不如说是一种将工人非工作时间也纳入管理，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工人的生活就这样被严格的宿舍制度集中营化了。所以如果有机会，他们更愿意和亲人朋友在外合租，尤其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空间普遍有着更高的要求。根据对珠三角制造业外来工生活方式一项长期调查显示，2005年以来，农民工住企业集体宿舍的比例大幅度下降。<sup>[1]</sup>而城中村，几乎是企业宿舍之外唯一的选择。对于这一游民地带，谢湘南写道：“没湖的平湖/杂货店的荫凉里/母狗和它的跛子店主冒出笑的水泡”（《中途三月，在平湖》），“你们或许曾成天加班/或许在城中村的一个楼梯间，热烈地/吻过自己的恋人”（《葬在深圳的姑娘》）；田晓隐：“厕所墙上的迷幻药广告，按摩房闪着缤纷灯光的文化标题/倒卖，黄牛，被时代，XX门……/不能列举！就像麻坑洼遭遇方阵裸体动物的洗劫//麻坑洼，只是时代最底部的一处坍塌/我只是窟窿中一只受伤了还在发声的蚂蚁”（《麻坑洼》）；唐以洪在《含着泪水的乐园》中写道：

但他们常常被从夜的深处，那点点快乐里  
揪出来。袒胸露肩，一排一排地蜷缩在  
屋檐下接受盘查。盘来查去的  
他们的身份，依然是打工夫妻，打工的夫妻

那里。污水沟。垃圾场。阴暗，潮湿。游医的广告。  
阳痿性冷淡，冰凉的字，铺天盖地，让人错觉他们

---

[1] 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50。

那样了。他们当中肯定有人那样了。

城中村宛如城市躯体上被光鲜靓丽的发展景观所遮蔽的溃烂的伤口。在城市管理者眼中，这里人口杂乱，违建集中，垃圾成灾，基础设施落后，治安形势严峻，简直是严重影响城市美观、阻碍城市化进程的“痼疾”。可有多少亲手推动城市发展的劳动者只能寄居于此？这里是他们的炼狱，也是他们的“含着泪水的乐园”；他们诅咒这里，却又不希望这城市的“痼疾”被铲除。郑小琼在研讨会上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城中村’是中国农民工一个精神与心灵上的隐喻”。如果将这个隐喻稍作阐发，我以为就是用城不城村不村的状况比拟工不工农不农的身份，就是明明生活在城市中却又不能属于城市的悲情之感。这种切身感受催生了“在底层”和“为底层”的写作立场：

请多一些

多一些谢湘南这样的诗人

不是从天空的乌云中

而是从大地的腹部

从那收工的人群

扛铁铲、执铁锤、衣冠不整的

男人中

——谢湘南《请多些谢湘南这样的诗人》

陈年喜《意思》、郑小琼《语言》、程鹏《建筑工人之歌》、曾继强《我在这里捡拾一些诗歌的骨头》、许立志《我谈到血》等，均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相同的写作立场。这种底层立场还应该加上“全球化”之修饰语。这是个新的历史契机，谢湘南们的打工生涯大都始于“世界工厂”，后来又以诗歌之名活跃于网络上。他们不仅在全球生产链的末端劳作——作为一颗维持其运转的螺丝钉，而

且其生活和写作也都立足于此，深味着资本全球化的强大魔力与残酷本质，其诗歌也能佐证这一点。七零后的谢湘南写道：“我最优秀的五年时间从机器的送料口进去/我看见，这青春的五年从机器的屁眼里/出来——成为一个个椭圆形的塑胶玩具……/——出售给/蓝眼睛的孩子”（《前沿纪事》）；八零后的郑小琼写道：“我每天劳碌不停/为了在一个工厂里和平地安排好整个世界”（《工业时代》）；九零后的许立志写道：“那些与青春有关的梦想与产品一起打包/贩卖到大洋彼岸，等候下一个轮回”（《搬运工》）。

不过农民工诗人很少像其他作家那样，从具有底层情怀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写作中获得某种“铁肩担道义”、“我以我血荐轩辕”式的崇高感或殉道感。他们自认为是卑微的打工者、乡巴佬、弱势群体的一员或底层小人物，“螺丝钉”意象便是这种自我意识的象征化表达。老工人的诗歌里也有不少“螺丝钉”，不过意味大不一样。他们很少在比兴的意义上使用它，梁小斌的《一颗螺丝钉的故事》算是个例外，虽以“螺丝钉”自喻，却没有渺小感，相反还有点叛逆有点酷。而在农民工诗人笔下，“螺丝钉”主要是自我的渺小感与卑微处境的象征。人在底层是一方面，其工作性质也在加强这种微不足道的自我感觉。当代工业已经发展到对工人“去技能化”的阶段。复杂的生产系统由高度程式化的诸多环节构成，每个工人都被锁定在某一道工序上，每天只需机械地重复几个简单的动作；在这里，工人的聪明才智和劳动技能完全派不上用场，他们感觉自己就是一架庞大精密的生产设备上的螺丝钉而已。

“螺丝钉”在农民工诗歌中还有受到压迫（一如螺丝钉被拧紧）、伤痛的意味。<sup>[1]</sup>甚至可以说，农民工诗歌本质上就是创伤写作。除了表现寒窘劳苦的城市底层生活，其最经常处理的两大主题

---

[1] 譬如“她们成为被拧紧的螺丝”（郑小琼《跪着的讨薪者》），“我活在螺丝钉尖锐的词芒上”（程鹏《乡愁》），“我努力地在短板上钉钉子，拧螺丝/我想问：中国！你的身体疼不疼？”（田晓隐《我用钉子螺丝悬疑中国短板》），“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许立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等等。



是：在工厂里的异化劳动，以及和故乡有关的隐痛、哀愁。

毛泽东时代（工人）诗歌都是劳动的赞美诗。新时期老工人的诗歌要复杂一些，有的延续了这一点；有的转而揭露生产过程对人的身体与自由天性的伤害；有的冷静地呈现劳动场景，叙述劳动过程；产权变革时期，我们更是能读到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态度。而在农民工诗人笔下，工厂生涯几乎只是带来无限疲惫、痛苦与伤害的异化过程，毫无美感可言，只会让人憎恨，这憎恨穿透生产过程，最终指向让他们陷入这般境地的资本与社会，折射出全球化生产链的末端困境。譬如郑小琼和许立志均以衰老的青春来表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对人的摧残。郑小琼在《女工：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中写道：

流动的制品与时间交错 吞噬 这么快  
老了

“这么快”既写产品流动的速度，又形容衰老的速度。进入富士康四个月后，许立志写下平生第一首所谓打工诗歌《流水线上的雕塑》，诗中他将自己青春的躯体比作“古老的雕塑”。这具被厂方的标准作业指导书、巨细无遗的规章制度以及庞大冷酷的工业机器系统雕塑着的躯体，被牢牢固定在流水线上，还那么年轻，却仿佛在几个月里历尽沧桑。此外“古老”也暗示“我”的经历乃是一种古老的命运。两年后，习惯了流水线作业的许立志又写下《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诗中已没有矫饰煽情的词句与顾影自怜的感伤，只有冷峻的白描。诗人将“雕塑”换成“兵马俑”，诗意批判的力度更强了。同样表现人的异化状态，“雕塑”聚焦于自我，“兵马俑”则指向一个庞大的群体，兵马俑坑与流水线也确有形似之处。和一般的雕塑不同，兵马俑是物化的躯体，也是殉葬品，数量惊人，整齐划一，严阵以待，正如一个专制的工业帝国中处于准军事化高压管理之下的农民工们，“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工夫/悉数回到秦朝”。那么，这些“流水线上的兵马俑”究竟在打工，

还是在服兵役、当牛马？他们究竟是现代社会的产业工人，还是传统社会的奴隶？对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这种被异化与奴化的“诗意”，马克思早有阐论。许立志并非简单地复述这些结论，而是将批判性内置于形式诗学的思考与设计之中。第一句“沿线站着”，“线”当然指流水线，而此诗正是一首细长的，在形状上仿拟流水线的作品。因此那些工友的名字不能并排罗列，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流水线上，他们就是这样一字排开的。那句“这不分昼夜的打工者”在每行二到四字的形式中，显得十分醒目。这当然是一种强调，联系许立志另外一些作品，如“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样，站着入睡”（《我就那样站着入睡》），“我想在凌晨五点的流水线上睡去/我想合上双眼，不再熬夜和加班”（《远航》），我们当能更深地体会到这句诗的隐痛内涵。随后六个“静”字彰显了开工前的肃杀气氛，当铃声响起，一支劳工大军开始行动，转瞬之间，全球化时代的打工者便回到了古老专制的秦帝国，成为被行尸走肉的殉葬品。

螺丝钉、工卡、工号、卡座、流水线、工衣、订单、铁、车间、机台、硫酸、啤机、打料机、静电衣、静电手套、工业酒精、溶剂、粉尘、模具、治具、齿轮、图纸、冷却剂、防锈油、安全门、电子元件、刀片、电子眼……抽象的生产关系经由这些工厂之物转化为微观的“生产中的关系”，使农民工诗人得以在具体的生产制度与工厂情境下来表现异化劳动，批判资本的宰制。此外他们还通过对工伤、职业病乃至死亡主题的书写，更加惨痛地抒发打工之殇。辑二中，仅断指之诗就有唐以洪《我写过断指》、池沫树《断指，没有哭声》、张守刚《1993：江口汽修厂》、利子《十指连心》、郑小琼《目睹》、寂之水《流血的手指》，还有谢湘南写于1997年的那首《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以“调查报告”的形式与风格记录了一次断指事件。这次事件被定性为违反工厂的安全操作规程，可断指女工“已连续工作了十二小时”。事故发生后，这名女工不哭不喊，握着自己的断指走了。因为哭喊毫无意义。资本的冷酷与维权之难由此可见一斑。而农民工诗人并非只是

写写关于工伤的诗歌，他们本人也是工伤、职业病的直接受害者。辑二中，仅断指的诗人就有踩剪板机时被压掉右手中指指尖的刘东洋，及左手被失控的车床切去四根手指的张守刚。在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史上，各种诗歌选本难更仆数，但有哪一部诗集能比《我的诗篇》更让编者与读者感到沉重苦涩？

而工人受到的最大伤害莫过于死亡，死于事故或职业病。陈年喜做了十六年巷道爆破工，可谓九死一生，他像胜利油田的马行一样，走遍了大漠荒山；不同的是陈年喜是个四海游击的农民工，国企的矿、私营的矿他都干过，不过每座矿干的时间都不长，一旦工作面比较危险、难度太大或遭遇欠薪，他就另谋他就。他曾跟国企工人一起工作，发现后者干得少赚得多，有时只是监工，处处高他们一等，仿佛工人之间也有阶级差别。他的诗里完全没有马行那种“超人”精神，这是处境、心态决定的，跟他是不是一条好汉无关。作为一名爆破工，陈年喜把洞穴深处与岩石打交道的工作场景第一次带入新诗；这既是大工业时代的经验，又是能唤起原始场景的经验。十六年了，这样的经验他无比丰富，生活却没有多大改善，就像他艰难掘进的巷道，许多时候并没有出路。他写过一首《杨寨和杨在》，杨寨是一处金矿之名，杨在是协助他爆破的伙计，有一天“跑得太快跑到了炸药的前面/跑成了一团雾”，这“雾”有爆破的现场感，又隐含着—个死亡的谜团。在这首诗中，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被不着痕迹地改写成：“东面的山坳里竖起了酒旗/而西坡的亡幡已不堪拥挤”。时代在变，农民的根本处境却没有变，贫富差距亦不变，这就是农民工诗歌中很强的宿命之感的由来，正如《杨寨和杨在》结尾所写，“雪没了 冬天还在”。1992年张守刚在内蒙古乌达的煤井下挖煤，目睹工友死于塌方，“在矿灯微弱的光亮里”，他看见工友扭曲的脸上“那一层煤灰/在脱落”（《1992：蒙古乌达》）。工友的生命何尝不是这“煤灰”，无足轻重、不为人知地“脱落”了；而农民工诗歌不就是“矿灯微弱的光亮”吗？照向中国深处，让我们借此看见“煤灰”般逝去的无名者的生命细节。国企煤矿工人老井在地心深处浪

漫地想象“蛙鸣”的田园风光，而农民工张守刚“在煤矿中看见的只有黑暗/和恐惧”，其中的差异令人深思。跟煤灰的脱落类似，在《一颗螺丝掉在地上》中，许立志将一颗螺丝的坠落与一名工人的陨落相类比，因为都是那么直截了当、微不足道。

死亡主题对于农民工诗人来说，是漂泊的绝望、底层的困境、生活的惨败、异化与创伤之严重的震惊化表达，正如许立志在《进城务工者》中所写：

多年前  
他背上行囊  
踏上这座  
繁华的都市

意气风发

多年后  
他手捧自己的骨灰  
站在这城市的  
十字路口

茫然四顾

寥寥几笔，将“进城务工者”塑造成一个剥去所有个体特征的抽象存在，却也因此涵盖了一切农民工。这首诗可分为对比强烈的上下两阕。上阕勾勒出一个满怀希望进城打工的寻常画面；下阕以震惊手法描绘了一个极其荒诞的结局。然而非荒诞至死，不足以写出那种刻骨的悲愤与绝望，以及无限苍凉的宿命之感。两阕合而观之，就是任何一个进城务工者的人生剪影，就是一部城市迫使进城务工者从希望走向死灭的传奇，就是一座无名打工者的纪念碑，就是亿

万农民工早已注定的悲剧命运。而结尾表达了对此的困惑与忧思：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城市、进城务工者该何去何从？许立志的《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完全抄袭了某一花生酱的产品说明书。我曾断言，现代艺术与现代文学有很多可以共享的观念和手法，但毕竟是两码事，譬如现成品艺术在文学中就不成立。而这首诗令我改变了看法。花生酱的生产说明书即花生的死亡报告，当我们以这样一种可怕的视角阅读这份说明书时，它就具有了令人战栗的陌生化效果：花生酱之生产即花生之死亡，生产者即谋杀者，厂址即死亡地点，而结尾处的生产日期无疑便是死亡日期。还有什么词语能比“生产”更奇险、更恐怖地写出“死亡”？而且这首诗绝不仅仅写花生之死，更是以比兴手法借物抒情，用花生被压榨成花生酱来“说明”工人被压榨至死的命运。诗人只加了个标题，一份毫无个性、情感与文学性可言的产品说明书就变成了一首后现代主义的好诗，传递出强烈而深邃的批判意识与抒情意味。这两首诗都有独特的形式感，但这并非纯形式主义的装饰设计，而是服务于甚至必要于表达的需要，建构深层诗意。不过和当代多数诗人不同，像许立志这样的农民工诗人从来不是在一间高雅的，由各种理论与流派构筑的文学实验室里进行创作；他们的诗，萌生于被现实逼出的灵感。

2014年9月30日下午近两点，许立志从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十七层纵身跃下，“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10月1日0点0分，他预设了定时发送的一条微博“新的一天”，准时发布于他已辞别的这个世界的新的这一天。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我倾向于将其理解成一名底层打工青年的绝望之举。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杜尔凯姆（又译作涂尔干）在其代表作《自杀论》中，严厉批驳了那些简单地将自杀归结为心理机能因素、天象因素以及行为模仿的理论，他用大量事实和统计数据说明，“自杀者的行为乍一看是个人性格的表现；实际上，却是从属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的，是该社会条

件的外在表现”<sup>[1]</sup>。他的一位卓越的当代同行布尔迪厄在对“世界的苦难”的研究中，同样深刻地揭示了个人痛苦的社会性。个体遭遇的不幸，看似主观层面的冲突和危机，却体现了社会世界的深层矛盾，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疾苦”。许立志选择的正是富士康最流行的自杀方式：跳楼。对于这种死法，《一颗螺丝掉在地上》曾云淡风轻地描写过。

虽然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男女比例长期保持在2:1左右，但在各地的出口加工区，女工数量明显高于男工。因为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的流水线上，既不需要太多的技能，也不需要很强的体力；而女工一般说来工作态度更认真，更吃苦耐劳，更顺从而更易于管理，且薪资也往往低于男工，于是自然受到企业青睐。在中国制造业崛起的进程中，毫不夸张地说，打工妹顶了半边天。而这背后是一部更苦难的历史。一般打工者遇到的问题她们免不了，除此之外她们还有一些特殊的难题和遭遇，譬如使其打工生活长期受到困扰的生理问题、生育问题、性侵害问题、失业后的失足问题等。那么对于专属女性的打工经验，该由谁来书写？男工诗人吗？似乎很难让人满意。举个例子，我注意到本书中，“月经”一词从未出现在他们的诗里——只有郑小琼写到了“失调的月经”（《产品叙事》）、“不再按时到来的月经”（《女工：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而这并不是个小问题。女性生理周期循环性的特点跟线性累进的工业时间是有一定冲突的；工作时间长、精神压力大，再加上饮食单一或与化学制品的接触，会导致痛经及生理周期紊乱，这对于女工和厂方都不容忽视，某些企业甚至用“药片”对女工进行经期管理，在一些做工厂民族志调研的学者那里，所有这些已上升到“月经政治”的高度。<sup>[2]</sup>女工诗人显然是女性的打工经验的最佳书写者之一，然而在农民工诗人群体中，女诗人少得可怜，拿本书辑

[1] 爱米尔·杜尔凯姆著、钟旭辉等译：《自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59。

[2]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九州出版社，2011：175—179。

二来说，三十五位诗人中只有四名女性。这似乎说明在农村男尊女卑、父权家长制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女性，更怯于表达自身，当她们外出打工时，自然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中最沉默的部分。辑二中的四名女工诗人已经勇敢地在表达了，可写下的诗篇仍有很强的羞怯感，这是女工诗人有别于一般女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

俗话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当她们爱美的天性与羞怯的性格遭遇坚硬冷酷的工厂世界，那种悲剧感只会更加强烈、深重。利子的《十指连心》描写了一名女工，常年操劳于“流水线上的铜件，和铁件”之间，却难以磨灭她的爱美之心，就连手指起茧都能被她想象成“开茧花”：

没有人知道十指会开花  
开茧花，它们能反复地熏染  
流水线上的铜件，和铁件  
而她掌心的纹理上  
却保持着丝绸般的暗香

茧花跌进梦里  
就开始品尝一场十指连心的滋味

很显然，流水线及其物件与一个女孩所心仪的美是格格不入的，但后者并没有被前者销磨，相反，这种爱美之心以及对美的想象，帮助这名女工克服并超越了她的处境，使流水线上的劳作似乎不再那么枯燥乏味、难以忍受；在刚硬的工厂，她依然保持着“丝绸般”柔软细腻的情思（“暗香”也逗漏了羞怯感）。而真正的悲剧性恰恰体现在这里，正是因为胡思乱想做白日梦才造成了断指事故，一个拯救性的因素同时也是毁灭性的因素。

既然女性之柔并不能克化工厂之刚，那就只有一种办法，或被动或主动地把自己变得坚硬起来。寂之水的《路边的石头》便讲述了一个草根被风吹起来，飘落在“异乡的机器上，流水线上”，

然后“被抽打，拧紧，钉牢”，最终变成顽石的故事。大概因为在五金厂做轧孔工的缘故，郑小琼拈取了另一个更具工业感的意象：铁。这个意象在她的诗中有多重寓意。它象征了工人沉默劳作或无法发声的情状：“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生活》），“铸铁——沉默的工人的语言”（《语言》）；它指向了现实的冷酷与生活的艰难：“在铁样的生活中认领生活的过去和未来”（《铁》）；它还意味着难以消除的创伤：“铁片的折痕与记忆”（《语言》）；铁会生锈，但在工厂中铁锈是要被除去的无用之物，就像一个女孩的羞怯，“铁露出一块生锈的胆怯和羞怯”（《铁》），有时铁锈也意味着衰老，“在时光中生锈的铁”（《他们》）；而郑小琼之所以选择铁作为象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铁在工厂里被各种工艺加工成制品，正如柔弱的女工被工厂异化：

从铁块到制品，它遇见马不停蹄的时间  
它们被切割成不完整的形式，昨天，今天，明天  
历史，未来，现在，或者二十一世纪，这些正是我或者你的片段

——《在五金厂》

工厂造成的所有创伤中，还有一种对女工的特殊伤害，那就是把她们变成丧失性别的“铁人”，“你不过是一块铁”（《在五金厂》），“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生活》）。而铁的根本寓意是坚强的个性与抗争精神，正如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喻的性别错位感，郑小琼是努力成为铁，以反抗“铁国”。这也是异化，一种主动的异化。长诗《在五金厂》揭示了一名女工的蜕变历程：先是一个天性爱美的女孩被“五金厂”异化，慢慢的她以一种内在的觉醒反思这异化，然后以主动的异化反抗被动的异化以及培植异化的现实。而她的一切努力与抗争只是为了重新赢得自己柔软的天



性，并以这天性“诗意地栖居”在去工业化的人间，就像《在五金厂》结尾所写的那样：

开始便是结束，我还在现代的机台上怀想着古代  
返回唐朝写诗，去山间采集中草药，垂钓斜风与细雨

除了寄居的城市与打工的企业，农民工诗人的创伤写作也会指向故乡，他们的另一个伤心地。外出打工往往意味着跟父母妻儿的分离，“处处潜悲辛”的打工生活让他们倍加思念亲人，于是劳人思妇，率真言情，自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乌鸟乌的《亲爱的，此刻我浑身都在拼命地想着你狂想曲——致妻子》用奔溢的情感和狂野的想象力，表达了对妻子的相思之情。而陈年喜在“离家两千里以外的荒山”写给儿子的诗，道尽了一个父亲纠结的舐犊之情，读之使人怆然欲涕：

儿子  
你清澈的眼波  
看穿文字和数字  
看穿金刚变形的伎俩  
但还看不见那些人间的实景  
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  
又怕你真的看清

陈年喜的儿子就是所谓留守儿童，在中国，共有六千多万这样的孩子，占儿童总数的两成以上。由于缺乏父母的照料，许多留守儿童在个性、心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异常，就像方刚在《留守儿童》中所写：“他们泥土做的身子四处磕磕碰碰……/缺少一只手扶持，这么多刺/怎么用力，也拔不干净”。唐以洪在《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中写他有一次回家，儿子躲在奶奶身后很生分地打量他，“好像我不是他的父亲”；跟儿子一起玩

要的邻家小孩却一直围着他转，“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诗人只是很平实地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并不悲情，但两个“好像”戏剧性的对比却刺痛人心，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乡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不仅仅是某方面的问题，大规模的异地工业化对延续数千年的小农家庭造成了全面、剧烈的冲击，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社会的基础结构，导致乡土中国走向衰败和解体。程鹏的《打工村庄》便是一曲中国乡村的哀歌，有体力的都外出打工去了，由此产生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田地荒芜、教师流失、村干部匮乏、道德滑坡等问题怵目惊心。程鹏刻意戏仿和化用了北朝民歌《敕勒歌》《花木兰》和辛弃疾《清平乐·村居》里的诗句，而借此给出的乡村面貌已同古典田园世界大异其趣，某种意义上说，前者完全成了后者的对立面。这首诗具有令人震惊的警示意义，但并不夸张。程鹏出生于重庆一户贫穷的农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拉扯两儿两女，大哥壮年去世，大姐小时候因吃药导致智障，二姐很早就离乡去打工，“如今远嫁外省，水乳相隔”，而程鹏初中毕业后就去了广东，不久前因母亲出车祸，他两手空空一身债务返乡照顾老母亲，和该诗写的一样悲惨。

农民工诗歌里的故乡之痛很真实，而农民工诗人在外打工期间所写的乡愁诗却透出虚幻之感，诗中的“故乡”不仅被美化了，而且还具有某种乌托邦的意味；细加研读，你会发现那只是他们抒发生活苦痛与现实悲愁的一个支点、一个符号、一个参照，类似《诗经·硕鼠》之“乐土”。唐以洪写过一首《退着回到故乡》，这位亦农亦工的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没有荣辱，没有贫穷贵贱之分”的乌有乡——既呼应农耕文明的“桃花源”，又让人联想到工人阶级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不同于乐观的历史进化论，这个“故乡”只能以一种不可能的“退着”的方式去抵达，因为它在母亲的身体里。那里曾是我们每个人的天堂，“没有泪水，相遇的都是亲人”，但我们已不可能返回这本源之地了，这构成了我们在人世间的第一乡愁。诗人寄望这缕乡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诗性动力。而程鹏的《乡愁》虽然只有短短六行，却将农民工乡愁的由来

阐释得十分清楚：

我活在螺丝钉尖锐的词芒上  
我站在扳手痛苦中心的句锋上  
我不由自主被夹在钳子嚎叫的篇章

起转承合

乡愁的落日押在累与屈辱的韵脚里  
我的思想漫游于未来

“起承转合”即指来龙去脉。诗人提醒我们，“乡愁”并非源自故乡，而是来自打工生活的“累与屈辱”；至于“乡愁”的化解，诗人憧憬着“未来”某个没有痛苦、劳累和屈辱的美好社会。

农民工就是在城乡之间进退失据的底层劳动者。他们带着美好的希望进城打工，把城市和工厂当成可以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幸福生活的新世界，现实却是他们在打工过程中饱受剥削、压迫和歧视，不但很难改变贫穷的命运，甚至难以被城市真正接纳。与此同时，他们其实也无法“退着”回到衰败的故乡，这不仅因为农业收入微薄，对于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让他们通过一切方式，读书、打工、做生意或随便什么，离开农村，成为城里人，他们打工的城市才是其情感认同之所在。农民工亦农亦工的特征因此也可以理解成非农非工：他们有农民的身份，却不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他们从事工业生产，却没有城市产业工人的待遇和身份。田晓隐在《我用钉子螺丝悬疑中国短板》中这样写道：

我不是国家工人，也不是农民  
我以一个悬疑者的身份  
在南方，一隅，某个小工厂  
拧螺丝，打钉子

这里是苦难孩子的短板

这里是光荣中国的标杆

他们是身份暧昧、生活困窘、前途不明的“悬疑者”，他们的“乡愁”就是美好理想与真实境况之间巨大落差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哀怨意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如此解释这种关于不确定的确定性的意识：“在哀怨意识看来，欲望和劳动所针对的现实性……不再是一种它必须扬弃和吞噬的东西，而是一种本身就已经分裂的和支离破碎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一方面本身就是虚无缥缈的，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被奉若神明的世界。”<sup>[1]</sup>

六零后、七零后农民工基本是一种原子化的状态，他们的诗歌更多的是针对自身悲苦处境的一种表达，是某种“哀怨意识”的产物。但在新生代农民工诗人那里，新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主体意识与政治意识从“哀怨意识”中开始生长，郑小琼的《他们》、程鹏的《建筑工人之歌》、郑东的《巫书》、寂之水的长诗《审判》等作品均体现了这一点。这种情况跟农民工群体的时代变迁趋势也是一致的。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是不合理的，他们对自由与个人发展普遍有着更高的要求，对专制的管理与异化劳动的容忍度更低，抵触情绪更强烈，也更善于通过法律和集体行动维护自身的权益；网络不仅拓展了他们的视野，让知识与信息的获得变得容易，同时各种网络交流工具的熟练使用也让他们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可以更有效地进行动员。上一代农民工主要把自己视为农民，新生代农民工则更认同工人的身份。据调查，2003年之前南方务工人员很少称自己是“工人”或“工人阶级”，“民工”、“农民工”、“打工仔（妹）”是他们相对习惯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然而2011年之后很多农民工明确地把自己

---

[1] 黑格尔著，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3：精神现象学》，人民出版社，2013：139。我选择了先刚所译的“哀怨意识”，而非贺麟、王玖兴所译的商务印书馆那一版中的“苦恼意识”，我觉得前者似乎更准确一点，“苦恼”可以是一种自身苦恼，而“哀怨”一定针对某种“现实性”。

定位成“工人”、“员工”，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退回到农民的身份里去了，于是更勇敢地去争取和捍卫工人的身份。<sup>[1]</sup>一旦他们“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别人不同，阶级就产生了”<sup>[2]</sup>。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诗歌就是一个新的阶级趋于形成的文化表征。

## 五

在西班牙边陲小镇Portbou，有一座以色列艺术家丹尼·卡拉万设计的本雅明纪念碑，上面用五种西文刻着后者的一句话：“纪念无名者比纪念名人更困难，历史的建构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本雅明一生致力于记忆研究，在他看来，优胜者历史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暴力，那些有生之年受压迫、被遗忘的人，在历史的“凯歌”中被再次碾碎，人类所继承的现实满载着不被表征、不被承认的灵魂，这促使本雅明对“无名者记忆”有种强烈的渴望。而工人诗歌，无论老工人诗歌还是农民工诗歌，在我看来正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这部诗集中有太多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被记忆和纪念着，在工人诗人的努力下，他们突破了被忽视、被抹杀的匿名状态，成为有灵魂的个体，其生活的痕迹与生命的细节跃然纸上，并与诗歌一起流传，这是对历史的补充和校正，也是对人类未来的启示。米沃什说：“在二十世纪，诗歌可以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似乎是在寻找一条界线，在界限之外只有一个无声地带；而在那条界限上，我们遇到波兰诗歌。它是个人和历史的独特融合发生的地方，这意味着使整个社群不胜负荷的众多事件，被一位诗人感知到，并使他以最个人的方式受触动。如此一来诗歌便不再是疏离的。如同疏离

---

[1] 汪健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94。

[2] E.P.汤普森著、钱乘旦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13：2。

这个词的词源所暗示的，诗歌不再是社会中的外国人。”<sup>[1]</sup>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21世纪，并且只需将其中的“波兰”稍作替换，我们就会遇到过去与未来的中国工人诗歌。

2015年7月定稿于百望山

---

[1] 切斯瓦夫·米沃什著、黄灿然译：《诗的见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0—131。

# 目 录

## 序

“在其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秦晓宇..... 1

## 辑 一

勾永宽（1947—）.....2

剔焊点 / 2

舒 婷（1952—）.....4

流水线 / 4

梁小斌（1954—）.....6

节奏感 / 6

前额上的玫瑰 / 7

一颗螺丝钉的故事 / 8

于 坚（1954—）..... 10

罗家生 / 10

在烟囱下 / 12

锻工房 / 13	
北郊工厂的女王 / 14	
作品49号 / 15	
大池 / 16	
献给一个退休的锻工 / 17	
赞美劳动 / 19	
<b>王小龙 (1954—)</b> .....	21
工号3001 / 21	
老张的木盒 / 23	
老厂的雾 / 24	
<b>顾  城 (1956—1993)</b> .....	27
车间与库房 / 27	
<b>孟  浪 (1961—)</b> .....	29
挑战 / 29	
<b>庞  培 (1962—)</b> .....	31
码头上的风景 / 31	
锡澄大运河 / 32	
长江 / 32	
<b>唐  欣 (1962—)</b> .....	34
工厂记忆 / 34	
我的工厂 / 35	
<b>田  力 (1962—)</b> .....	37
有两条梯子的铁皮小屋 / 37	
一个女工的恋爱 / 38	
二月二十五日, 下班途中 / 39	
一粒灰尘伏在你的肩头痛哭 / 39	



褐色 / 40	
一闪而过的工厂 / 41	
写给你的信 / 41	
棉裤 / 42	
卡通片：小人儿工厂 / 43	
深秋夜，工厂日记 / 44	
炼钢，炼钢 / 45	
<b>魏国松（1963—）</b> .....	46
那天大雪 / 46	
这群人 / 47	
高处（组诗） / 48	
<b>嘉子（1963—2013）</b> .....	52
黑蝙蝠 / 52	
大地深处的灯 / 53	
走过房道 / 53	
塌陷塘 / 54	
<b>默默（1964—）</b> .....	56
安全奖 / 56	
<b>李木马（1967—）</b> .....	58
我看见大地微微凹陷 / 58	
高原，夜过铁路桥 / 59	
<b>蓝蓝（1967—）</b> .....	60
劳动 / 60	
铸造车间 / 61	
酒厂女工 / 62	
我的工友们 / 63	

老 井 (1968—)	65
地心的蛙鸣 / 65	
化蝶 / 66	
煤火 / 67	
贝壳 / 67	
矿难遗址 / 68	
徐晓宏 (1968—)	70
雪夜 / 70	
我静静地坐在山顶上 / 71	
春夜 / 71	
“徒然的理解” / 72	
梦里回到家乡的工厂 / 73	
绳 子 (1968—)	74
阶级兄弟 / 74	
指向 / 75	
工人这个称呼 / 77	
穿工装的兄弟 / 79	
穿工装的兄弟：复述的时刻 / 81	
穿工装的兄弟：工段 工段 / 83	
离心机的背叛 / 85	
闲置的机器 / 86	
被铁消灭的铁 / 88	
主控室的梦魇 / 89	
风声 / 91	
减法 / 92	
钢铁是生活结束的地方 / 92	
后来的事 / 93	
又一条生产线的开工建设 / 93	
好氧池的春天 / 96	
狗日的工厂 / 97	

关于一条生产线的描述（组诗）/ 97

失魂落魄 / 104

李晓泉（1969—） ..... 111

野花 / 111

河边 / 111

杨 东（1969—） ..... 113

最后的工厂 / 113

夜深处 / 114

马 行（1969—） ..... 116

一个胜利油田地质人的荒野 / 116

塔里木灯 / 117

向着地平线行进 / 117

罗布泊 / 118

柴达木石油勘探施工遇险 / 119

等待文工团姑娘来戈壁滩慰问演出 / 119

阿尔金山之夜 / 120

从黄河入海口到塔克拉玛干 / 120

停车场 / 121

勘探地球的人 / 123

殷常青（1969—） ..... 128

他，或者我们 / 128

论铁人精神 / 129

像铁那样生活 / 130

梦天岚（1970—） ..... 132

铁屑 / 132

魔头贝贝（1973—） ..... 135

心有余悸 / 135	
冬日记事 / 137	
在工作中 / 137	
<b>杏黄天 (1973—)</b> .....	139
工业城市 (组诗) / 139	
在工业的森林里 (组诗) / 145	
心灵事件 (组诗) / 147	
阳光温暖那些热爱劳动的人 (组诗) / 151	
<b>鬼金 (1974—)</b> .....	159
也许可以对黑夜朗读 / 159	
为之颤抖 / 160	

## 辑 二

<b>白庆国 (1964—)</b> .....	164
锅炉工 / 164	
<b>李永普 (1965—)</b> .....	166
浪迹的依据 / 166	
老郑 / 167	
方向 / 168	
夜读东坡 / 169	
<b>郭金牛 (1966—)</b> .....	170
纸上还乡 / 170	
庄子 / 172	
<b>冰 马 (1967—)</b> .....	173
清洗婚纱 / 173	
5月9-10日, 上海蒙自路收容遣送站 (组诗) / 174	

湖北青蛙 (1968—)	176
喜鹊 / 176	
月亮在工厂中的位置 (组诗) / 177	
铁 骨 (1969—)	182
塔吊 / 182	
理发师 / 183	
唐以洪 (1970—)	185
寻找那条陪我回乡的腿 / 185	
退着回到故乡 / 186	
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 / 186	
把那件工衣藏起来 / 187	
搅拌机 / 188	
我写过断指 / 189	
含着泪水的乐园 / 190	
十月八日在苏小小墓旁 / 191	
陈年喜 (1970—)	192
意思 / 192	
炸裂志 / 194	
儿子 / 195	
牛二记 / 196	
杨寨和杨在 / 197	
大雪 / 199	
红豆杉 / 200	
李笙歌 (1970—)	202
梅林, 梅林…… / 202	
跋涉者 / 203	
打工者 / 204	

利 子 (1970—)	208
十指连心 / 208	
下夜班了 / 209	
张守刚 (1971—)	210
蒙古: 乌达的黑 / 210	
1992: 蒙古乌达 / 211	
1993: 江口汽修厂 / 212	
安石榴 (1972—)	213
边缘客栈 / 213	
春运: 火车 / 214	
李承骏 (1973—)	215
在东莞, 春天正在被许多人抢注 / 215	
午间, 在沙田广场躺着一场好梦 / 216	
谢湘南 (1974—)	217
站在铜管切割机前 / 217	
零点的搬运工 / 218	
呼吸 / 219	
深圳早餐 / 220	
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 / 220	
试用期与七重奏 / 222	
星期天, 在邮电所集合 / 224	
中途三月, 在平湖 / 224	
必须坐下来习惯这种声音 / 225	
前沿秩事 / 226	
忙碌的人群是坚固的…… / 227	
请多一些谢湘南这样的诗人 / 228	
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支歌 / 229	
1996年3月的广州火车站 / 229	

葬在深圳的姑娘 / 230	
生产，在生产中，被生产淋湿 / 232	
刘东洋（1974—） .....	236
离别一刻 / 236	
泥 文（1974—） .....	238
春天里，在这阳光高处…… / 238	
填简历 / 239	
陶天财（1974—） .....	240
摆龙门阵 / 240	
断章 / 241	
孙海涛（1978—） .....	242
十分钟困倦 / 242	
工卡 / 243	
机器书 / 243	
陈才锋（1979—） .....	245
在一家塑胶厂 / 245	
上夜班的她 / 246	
她们 / 246	
在白炽灯下 / 247	
留点 / 248	
注塑厂 / 249	
李祚福（1979—） .....	252
生相 / 252	
一只碗 / 253	
吼鹁婆 / 254	
阿鹁 / 254	

害了群病 / 255	
马不停蹄 / 256	
阿 鲁 (1980—) .....	258
斗地主 / 258	
献给C的哀歌 / 259	
郑小琼 (1980—) .....	267
生活 / 267	
铁 / 268	
工业区 / 269	
他们 / 270	
时光 / 270	
产品叙事 / 271	
流水线 / 272	
目睹 / 273	
语言 / 274	
车间爱情 / 275	
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 / 276	
月光：分居的打工夫妻 / 277	
跪着的讨薪者 / 278	
在五金厂 / 279	
程 鹏 (1980—) .....	286
回乡偶书 / 286	
打工村庄 / 287	
乡愁 / 288	
建筑工人之歌 / 288	
压水晶头 / 289	
池沫树 (1980—) .....	290
在工厂 / 290	



南方的困惑 / 291	
广州火车站 / 292	
五金厂水池 / 293	
在橡胶厂（组诗） / 294	
在印刷厂（组诗） / 298	
这是一座无人知道的城市 / 303	
在工业区里走过一段田园 / 305	
火车，你穿过了黑暗 / 306	
雨夜 / 306	
从南丫村到牌楼村 / 307	
钟表厂 / 308	
断指，没有哭声 / 309	
<b>蒋志武（1980—）</b> .....	314
工业酒精 / 314	
观澜，同富裕工业区 / 315	
<b>辛 酉（1981—2011）</b> .....	317
我们这些鸟人 / 317	
<b>郑 东（1981—）</b> .....	319
草 / 319	
巫书 / 320	
杜鹃花 / 321	
<b>乌鸟鸟（1981—）</b> .....	323
亲爱的，此刻我浑身都在拼命地想着你狂想曲 / 323	
大雪压境狂想曲 / 324	
<b>阿 北（1982—）</b> .....	325
五金厂之夜 / 325	

邬 霞 (1982—)	327
吊带裙 / 327	
戴耳环的饭盆 / 328	
谁能禁止我爱 / 329	
李 浩 (1984—)	330
哀歌 / 330	
寂之水 (1984—)	332
路边的石头 / 332	
农民工 / 333	
流血的手指 / 333	
十面埋伏 / 334	
聋哑女工 / 335	
旧世界 / 335	
晚餐 / 336	
审判 / 337	
吉克阿优 (1985—)	347
台风下的工人 / 347	
迟到 / 348	
田晓隐 (1985—)	349
我不是诗人, 我只是五月的叛逆 / 349	
我用钉子螺丝悬疑中国短板 / 350	
麻坑洼 / 351	
诗人遗弃的身份 / 351	
档案 / 352	
曾继强 (1986—)	353
我在这里拣拾一些诗歌的骨头 / 353	

许立志 (1990—2014) .....	355
他们说 / 355	
最后的墓地 / 356	
进城务工者 / 356	
我谈到血 / 357	
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 / 358	
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 359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 360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 360	
附录一：1949年至1976年工人诗歌小辑 .....	361
附录二：历史与现状：中国工人诗歌创作研讨会 .....	393
致谢 .....	475

辑 一

## 勾永宽

四川三台人，生于1947年。1967年毕业于德阳机器制造学校，在第二重机厂工作了三十年，做过钳工、电焊工等，现已退休。著有诗集《沉重的歌谣》。

## 剔焊点

也是解绳索。一个焊点  
将两个零件粘上时  
不像一根钢的绳儿  
打下的死结？而  
扁铲，是手指的延长  
榔头，是全身涌动的力气  
一下下砸去，就是两只手  
正使劲地掰着

分，与  
合都是装配过程中的需要  
要求闷紧了分毫不差  
配钻就更得纹丝不动。为此  
只得“点”牢  
钻后拆卸  
前面的工序已经完结；我是钳工  
剔掉便是使命了

原始的方法  
谁个恭维？但

某些情况之下  
也是唯一的选择。如今  
榔头扁铲合奏开来  
车间空谷般荡起回声  
汗水的虫儿，更是  
满头满脸地乱爬  
作为工人  
本属常事。谁知道  
一滴滴掉在地上的当儿  
仍溅起一串串火星

理智的情绪，不过微风过处的湖面  
闪几下就平静了  
那一个个焊点，本是  
从零件的块垒过来的  
从钻头的尖端过来的  
打焊工的经验里转了一个圈儿  
才拢住丝丝缕缕绾下的结，如何  
都是最小最小的取值

无处可怨  
哪来郁郁之气？焊点再是难剔  
我的心头不结疙瘩  
它就硬不起来。当榔头  
在“嘿嘿”的号子声中  
一下比一下展劲  
那抵挡不住的狼狈，顿时  
成摧枯拉朽之势……其实  
心头明白：我的不容易  
正是他的责任心

**1991年1月25日**

## 舒 婷

朦胧诗代表人物、散文家，本名龚佩瑜，女。1952年生于福建龙海市石码镇。1969年赴闽西山区插队，1972年返城。1973年在建筑公司当临时工，做过宣传员、统计员、炉前工、泥水匠。1975年在纱布厂做染纱工和挡车工。1977年转到灯泡厂当锡焊工。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1980年调至福建省文联，现任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等，散文集《心烟》《秋天的情绪》《硬骨凌霄》《真水无香》等。

## 流水线

在时间的流水线里  
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  
我们从工厂的流水线撤下  
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  
在我们头顶  
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穹  
在我们身旁  
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

星星一定疲倦了  
几千年过去

它们的旅行从不更改  
小树都病了  
烟尘和单调使它们  
失去了线条和色彩  
一切我都感觉到了  
凭着一种共同的节拍

但是奇怪  
我唯独不能感觉到  
我自己的存在  
仿佛丛树与星群  
或者由于习惯  
对自己已成的定局  
再没有力量关怀

**1980年1月**



## 梁小斌

朦胧诗代表人物，安徽合肥人，生于1954年。1972年中学毕业，开始诗歌创作。1976年参加工作，成为合肥制药厂工人。1985年因屡屡缺勤被工厂开除后，一直靠阶段性打工为生，先后从事过车间操作工、绿化工、电台编辑、杂志编辑、计划生育宣传干部、广告公司策划等职业。著有诗集《少女军鼓队》，思想随笔集《独自成俑》《地主研究》《梁小斌如是说》等。

## 节奏感

是血管里迸进了自由的音符  
我们灵魂里萌发了一种节奏

清晨上班，骑上新型小永久  
太阳帽底下展现我现代青年含蓄的笑容  
闯过了红灯  
我拼命把前面的姑娘追逐

警察同志，这不是爱情，但是我控制不住  
我的灵魂里萌发了一种节奏

我干的是粗活，开着汽锤  
一只悠闲的腿在摆动

而那响亮的汽锤声一直富有弹性和力度  
连我的师傅也很羡慕

我的师傅不会懂得，我模拟的是圆舞曲的小舞步  
我的灵魂里萌发了一种节奏

当黄昏我看见一位苍老的人拉着沉重的圆木  
他唱着沉缓的曲调令我难受  
我的滞缓行进的祖国  
我迎着晚风，按照我固有的节奏走在了前头  
我的亲爱的祖国，亲爱的祖国  
我的灵魂里萌发了一种节奏

1979年

## 前额上的玫瑰

通过车间里巨大的钢窗，我正向外仰望  
忽然，那意外飞来的小齿轮  
把我的前额砸伤

亲爱的师傅你不要惊慌  
这好像是在昔日的战壕  
我想欣赏美丽的星星  
而忘记了子弹  
只顾自由地抬头向夜空瞭望  
这一天早晨  
生活终于将她的印迹打在我的前额上  
而这时，全部音响  
正为窗外的日出放声高唱

我感觉很好  
我将带着额上的玫瑰  
走向没有血迹的未来时光

当头颅被绷带舒适地扎好  
我是否承认这是创伤？

1981年

## 一颗螺丝钉的故事

用冰冷的扳手，  
把一颗生锈的螺丝钉拧下，  
它躺在师傅那宽厚的手上。

真的无法避开  
师傅含蓄的目光。  
那颗螺丝钉，  
像我的心脏，  
由于害怕，  
在师傅的手掌上微微跳荡。

我得承认，  
它是被腐蚀而生锈。  
螺丝钉也会胡思乱想，  
它没有能够  
很好地闪光。

等待判决的螺丝钉，  
它的师傅正看着前方

前方是废品箱，  
我得被抛弃，  
还是被擦洗后重新拧到原来的地方。

**1982年**

## 于 坚

后朦胧代表诗人、散文家，四川资阳人。1954年生于昆明，十四岁辍学。1970年至1980年在昆明煤机厂当工人，做过铆工、电焊工、搬运工等。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现任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于坚的诗》《便条集》《诗集与图像》等，散文集《棕皮手记》《人间笔记》等十余种，另有纪录片《暮色车站》。

## 罗家生

他天天骑一辆旧“来铃”  
在烟囱冒烟的时候  
来上班

驶过办公楼  
驶过锻工车间  
驶过仓库的围墙  
走进那间木板搭成的小屋

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  
看到他 就说  
罗家生来了

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谁也不问他是谁  
全厂都叫他罗家生

工人常常去敲他的小屋  
找他修手表 修电表  
找他修收音机

文化大革命  
他被赶出厂  
在他的箱子里  
搜出一条领带  
他再来上班的时候  
还是骑那辆“来铃”  
罗家生  
悄悄地结了婚  
一个人也没有请  
四十二岁  
当了父亲

就在这一年  
他死了  
电炉把他的头  
炸开了一大口  
真可怕

埋他的那天  
他老婆没有来  
几个工人把他抬到山上  
他们说 他个头小  
抬着不重  
从前他修的表  
比新的还好

烟囱冒烟了  
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  
罗家生  
没有来上班

**1982年**

## 在烟囱下

它和那些穿劳动布的人们站在一起  
就像一个男子汉爱另一个男子汉  
他们从来不相互看一眼  
但他们总是站在一起  
它一年一年站在那里  
抽着又黑又浓的烟  
望着云 望着风  
望着阴雨的天气  
望着城市 长成一片森林  
它的心和它的外表一样真实  
只有天空知道它的心事  
工厂的孩子们  
在烟囱下  
长成了大人  
当了锻工  
当了天车工  
烟囱冒烟了  
大家去上工

**1983年**

## 锻工房

锻工是男子汉的工种  
男子汉都像这些锻工

锻工房的门是全厂最黑的门  
锻工是全厂最下贱的工种  
有些年头  
锻工房是工厂的流放地  
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  
才被发配到这里

钢，当作泥巴捏  
火，当作风景看  
干活，一段少林拳  
下班穿过城市  
一块黑煤炭

弱不禁风的年代  
瞧不起这个工种  
一九一七年  
这些铁匠  
是列宁旗下的一个班

**1983年**



## 北郊工厂的女王

北郊工厂有许多漂亮的小伙许多鹰眼都记得你  
记得一个穿工装的气质高贵的姑娘扎黄蝴蝶骑红单车  
你在黎明驶进上班的人流时世界突然安静了  
你按着铃铛像一只美丽的鹿子穿过宽肩膀的峡谷  
许多胡子脸都红透了像一颗颗在雾中上升的太阳  
天天 那些小伙子都找呀找呀慢慢骑在车上前瞻后顾  
大家心照不宣你上白班他们也要求上白班了  
许多传说从十八岁就缠着你许多美丽的传说  
说是你收到许许多多红信封有一回手都被烫糊了  
说是你很高傲臭美说你发誓决不嫁给当工人的  
说是有一天你和一个大兵哇哇哇哇在南屏街上走  
为了这个传说有许多大兵莫名其妙吃了小伙子的拳头  
又传说是市长的儿子招来许多叹息诅咒羡慕嫉妒  
据说有一个弹吉他的铁匠为你自杀了又说疯掉了  
这些天北郊的小伙子们吐出的烟圈比大烟囱还浓  
又传说你上夜大了学英语夜大的名额一下招满了  
很多年很多年你是那条路上的希望是人海中的一朵鲜花  
很多年许多胸膛敞开着像是一个个等待着春天的空花瓶  
终于有一天你出嫁了嫁给煤机厂的一个木工  
小伙子相貌很平常很瘦好像你的个子还比他高一点  
你们公开地骑着单车肩并肩有说有笑穿过那宽肩膀的峡谷  
那峡谷于是有点辛酸有点后悔有点失望又有点高兴  
高兴你找了一个和他们一样骑单车上班的小伙子  
高兴你多美丽多美丽的女王呀嫁给了工人阶级  
于是有许多自信在你们身后升起来升起来  
再后来你当母亲了你的小女孩是一只红蝴蝶  
她坐在父亲单车的后架上一家三口还是两辆单车  
一只红蝴蝶一朵白茶花一棵橡树你们一家子上班下班

当你们穿过峡谷的时候胡子脸们仍旧呼吸急促  
那些钳工铆工车工翻砂工锅炉工电工技术员和司机  
望见你心就跳得像锻工房的大汽锤  
有一个锻工甚至因为眼睛发直从单车上摔下来了

1983年

## 作品49号

从前他在食堂门口向很多人借过饭菜票  
他卖工作服卖铜卖牙膏皮空酒瓶他苦恼卖不掉自己  
他开病假逛大街看红红白白的标语看人们谈恋爱  
他把裤管改细学华侨但一蹲下就绽开线了  
他夜里两点钟起床练哑铃唱革命歌曲上厕所  
他爱的姑娘一个也不嫁给他叫他拿镜子自己照照  
照就照吧他戴歪帽子斜叼烟对着镜子照了好多年  
去年他说要赚大钱去说走就走掉了  
厂里的人说总有一天他还要回来向我们借饭菜票  
他回来了红摩托停在车间门口精工表戴在左手腕上  
全厂都停下来卷袖子的提榔头的拭油手的都竖着耳朵  
他穿着真正的牛仔裤发名牌烟给同志们讲他发财的故事  
这烟真好啊真过瘾可同志们一声不吭  
女工们第一次发现他很英俊说不定舞也跳得很好呢  
那时候有人悄悄地从自己的丈夫身边移开了一点儿  
那些丈夫们摸摸他的摩托像摸着一团鲜红的火问他多少钱买的  
他说钱好找关键要看懂《人民日报》要相信党相信政府  
这狗日的是装佯呢故作高深呢要我们呢讲大实话呢同志们表情复杂  
后来他说他太忙要去银行去签合同晚上还要听课学五线谱  
他嘟嘟嘟飞驰而去真像一位骑骏马的将军  
他走了这个小工厂就像从前游击队经过的村庄

许多人一夜不眠

1984年

## 大池

下班路上灰色的人流在这里消失了  
变成了一群雕塑 被夕光和水刷得闪闪发光  
马约尔或者罗丹的作品（还不能由中国的雕塑家署名）  
威严谦卑清高圆滑手杖帽子眼镜皮鞋口罩面霜皮包  
等等大街上用的东西都脱光了 中国人在大池里变得  
轮廓分明 长的短的胖的瘦的红扑扑白生生挤在一起  
松弛颤抖喘息坐着站着躺着个个如醉如痴  
像是笪竹寺的五百罗汉都脱光了 一本正经的下面  
原来都藏着油肚黑毛红痣胎记排骨和胯 甩来甩去  
工人们看见书记的胸脯那么肥嫩 忍不住笑了  
他在大会上那么威严 铜墙铁壁没有丝毫脂肪的样子  
有的男子健美如久已失传的兵马俑 使另一些男子嫉妒  
悄悄地钻到水里去了 但在这儿每一个人都要公开自己  
每一寸皮肤 中国的另一截身子 藏在汉语后面  
藏在名字 家庭出身 职务 政治面貌和衣服后面  
洗涤着污垢说着关于身体的笑话不断地谈起不在池中的女人们  
毛泽东侯宝林马寅初王麻子李小四张老三和我都在这个池里面  
泡着

1984年

## 献给一个退休的锻工

### I

高黎贡山中来的黑小伙子  
养着一盆水仙是影院的常客  
星期天喜欢擦猎枪擦得比光还亮  
很多年了那股豹子味老是擦不掉  
他出生于高黎贡山上的一块岩石  
钢却教他叮叮当地说话  
他和大汽锤才见面的日子是敌人  
它很硬 是用优质钢铸造的  
他也很硬 肌肉撞得出火星  
后来他胜了 玩得好了 自在了  
就像他少年时代玩猎枪一发两中  
全寨子的大人都嫉妒这男孩  
有人说这小伙子苦熬了  
居然喜欢找不着媳妇的工种  
但锻工们喜欢他亲热地喊他的绰号  
常常请他喝白酒抽好烟

### II

他才进城时还觉得大都市有点世故  
打着铁他还想着故乡呢  
想那些树叶子想那些火塘想那些老鹰  
但后来他喜欢这高个子的大城市了  
他竟从高楼大厦中看出他故乡的峡谷  
从那些飞驰的自行车中看见成群的麂子

他竟从那些青沉沉的钢件堆里  
感受到他从前在十月那季节里的心境  
他甚至说他的伙伴们像山猫像狼像野猪  
说得锻工们哈哈大笑  
有一回他告诉他从故乡来的兄弟  
无论在什么地方 只要老实  
活得像老家的大怒江那样  
就会有人尊敬你 对你好

### III

这个小伙子不英俊也不丑陋整天笑呵呵  
(世界上多的是这种男人 多的是)  
他走在大街上平凡得像山上的一棵草  
他走在大街上没有一个姑娘会看他一眼  
谁也想不到这个工人还是一个男低音  
他只是在锻工群中才小有名气才是主角  
休息时他们一窝地蹲在焦炭堆上  
他的山歌唱得那么好那么有感情  
几十双翻毛皮鞋为他打着拍子  
未婚的女青工躲在工具箱后面屏息地听  
回宿舍后一夜都梦见自己变成小船了  
当妈妈的也来听开始还敢看他的眼睛  
后来她的眼睛垂下去了心跳着走掉了  
但这个小伙子谈恋爱永远拉不开键门  
舌头像铁一样重脸像铁皮一烧就红  
很多年介绍了很多个他还是单身汉  
三十岁结婚时全车间都来喝喜酒  
他很爱他媳妇晚上很少出去串门了  
她也依恋他说是和他在一起有安全感  
她的声音有点像他故乡的一种雀  
一种红翅膀的雀 喜欢在松树上做窝

## IV

他曾经有过那么值得自豪的年代  
钟响八点烟囱冒烟太阳把一万块玻璃擦亮  
吃过早点夹着饭盒走在有铁锈味的弟兄们中间  
炉火红汽锤吼背心湿中午蹲在食堂门口聊天  
日子就这么悄悄地流走了  
流走了就像他故乡的那条小河  
没有记日记没有戴红花没有上光荣榜  
这个高黎贡山中来的黑小伙子  
头发白了白得像他那身劳动布工装  
他天天抽着水烟蹲在厂门口像一尊门神  
他望着汽车进进出出望着工人上班下班  
有人以为这老头子是孤独得有点疯了  
其实他孤独什么呢他锻出过那么多好钢  
那么多比他高大比他英俊比他结实比他命长的好钢  
有那么多创造世界的汉子朝他点头朝他微笑喊他师傅  
他只是喜欢厂门口这片运动的风景  
喜欢听那边远远地传来的钢的音乐  
他只是喜欢蹲在这里就像他爷爷  
从前天天领着他蹲在故乡的土坯墙边  
看看从黄昏中归来的牛羊  
听听在黎明中走远的山歌

1984年

### 赞美劳动

我赞美劳动  
我赞美一个劳动者

他手臂上的肌肉鼓出来 抡动着锤子  
他把黑炭砸碎 弓下腰去  
几粒火种 脱离他粗糙的手  
爆裂成一炉真正的火焰  
火光 照亮了他的脸  
把铁砧和整个作坊照亮  
劳动 就这样开始  
他干的活 是浇注一批铁链  
他肯定用不着这些链子  
他也不想 它们将有什么用途  
这是劳动 一个冶炼和浇注的过程  
说话的是手和工具  
把一批钢坯投进火炉  
浇注成另外一批  
废弃的犁头 锤子  
从燃烧的煤中出来 成为新的铁链  
他的动作和表情没有任何与心情有关的暗示  
他只是一组被劳动牵引的肌肉  
这些随着工具的运动而起伏的线条  
唯一的含义 就是劳动

## 王小龙

海南琼海人，生于1954年，成长于上海。1968年开始写作。1971年中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当了六年搬运工，又任团委书记两年。1979年调到上海市青年宫工作。现为纪录片导演，作品有《一个叫做家的地方》《莎士比亚长什么样》等。

## 工号3001

那时我个子矮  
为这，我从来没骄傲过  
中学毕业了  
我们已经学会站队  
进厂报到的那天，我  
还是最后的一个  
我才遇到了它  
——工号3001

读上五十八遍  
也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  
那时我太年轻  
每一阵风都在嘲笑我  
也许这数字代表很多很多  
也许……我只是多余的一个

渐渐地，它和日期一起旧了



工作服也旧了，还是太大  
难看地拖着，拖着  
可是我像他们一样  
绷着脸干活，吆喝  
满不在乎地吐出变幻的烟圈  
为什么还笑我  
笑我不长个  
也许是遗传决定的，妈妈  
也许因为这该死的数字  
——工号3001

它像神话里的一句咒语  
像断裂的一截音符  
古怪得不可捉摸  
我听到了它，遥远的  
一串信号，像一群人的呼唤  
原来它一直在寻找，寻找  
五年了，我离开那个地方  
高高的厂房群下  
有一间小屋

水渍画出马和海岸的天花板下  
我读着第一首小诗  
他们听着，莫名其妙地点着头  
我扔得远远的一个核桃  
在空地上  
长成一棵树，矮矮的

我一个一个地想起很多人  
他们还在那里  
干活，吆喝，抽着烟聊天  
他们笑过我

他们爱过我  
这就是说，我  
曾是他们中的一个  
——工号3001

## 老张的木盒

树枝是入土不安的手  
伸出来挥舞最后的证明

树下的老张打磨他的木盒  
盒体、盒盖、里面和外面  
不用一根钉子  
完全斗榫合缝

他靠着树干，头顶  
长出无数赤裸的手

他说买一个太贵  
也没亲手做的结实  
说反正要埋在地下  
雕刻和彩印有什么意思

那些手拼命挥舞  
不知跟谁签下的借据

以后，老张要把自己装进去  
装在这个小木盒里  
我居然在想这人太大  
怎么装呢，真是毫无道理

只有几片可怜的凭据  
证明曾经有过的遮天蔽日

木盒开始打磨老张  
打磨他的眼神和时间  
甚至亲吻老张的手指  
说别急别急

那些表皮皴裂的手  
那些骨节变形的手指

它倒是一点不急  
知道总有一天  
把您紧紧搂在怀里  
木盒说，永远

我唯一知道真实  
是积水中打转的梧桐落叶

## 老厂的雾

老厂有河，有很多树  
有大小烟囱，所以多雾  
自行车丁零当啷  
我们在雾里穿行  
老厂加了个总字，总厂  
大门重造，气当然粗了不少  
雾浓雾淡一堆分厂  
其实就是原来的车间

主任印名片了，厂长  
工资保密，门也不能随便敲了  
不过还能在浴室碰到  
脱光了不还是他嘛  
等雾一点点散去  
行政大楼一点点长高  
现在总厂改叫公司，总经理  
不穿夹克改西装了  
一堆工厂都去掉分子  
厂长就正式起来  
起码有了专车  
有了业务招待支出  
办公室也要放大装修  
退休的车间主任看不懂了  
跌跌冲冲找不到路  
我说了，老厂多雾  
等到厂长名片用得差不多了  
工厂又统统叫做公司  
雾清雾浊经理滚滚而来  
公司上头一定是集团  
行政大楼在雾之上人之上闪光  
还干着原来的活，大家  
都被赶着进军列强了  
上层不停地开会  
走进来的个个金刚一样  
而总裁斯文地微笑  
讲话也收起一半音量  
不骂人，谈理论  
总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对策  
总是机会和挑战并存  
他的履历学位变幻  
他的年薪成了传说

他开始下岗分流  
开始壮士断腕  
开始资产重组  
开始关停并转  
转啊转，半不郎当没转成型  
也可能是雾中的职工看不分明  
于是开始负债经营  
开始资不抵债  
开始破产清算  
其实是卖了地皮  
雾气消散，尘埃落定  
一个高尚小区在原地挂牌  
卖首期了，又涨价了  
这么好的地块当初怎么会建工厂  
我只要经过就一阵阵纳闷  
雾里穿行惯了很难通透  
比如斯文的总裁哪里去了  
年年让大家听不大懂的策略哪里去了  
那群口气粗大的金刚哪里去了  
他们的大班椅小汽车哪里去了  
您瞧我也只能物质地想想  
那些高大的厂房和机床哪里去了  
老厂曾经有河，有很多树  
曾经有大小烟囱，曾经多雾  
我的师傅，我的师兄弟  
这个没有雾气只有热浪的夏天  
一张张面孔在扭曲和蒸发

## 顾 城

朦胧诗代表人物，1956年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下放山东昌邑县东冢公社五年，返京后做过翻糖工、搬运工等。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国家，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年赴新西兰，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2年重访欧美，1993年10月杀妻后自杀。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作品，出版有《顾城诗全编》、长篇小说《英儿》，及散文集多部。

### 车间与库房

呵，你问我工作的地方，  
那可是个规模不小的工厂。  
厂里有许多新建的车间，  
同时也有陈旧不堪的库房。

要说那车间可实在漂亮，  
新产品就像流水一样。  
可惜这“水”并没有流进“大海”，  
几乎都被锁进了库房。

那库房真算是风雨无阻，  
耗子和野猫也常来常往，  
产品一进去就不断降级，

但要说丢失可是非常现象。

这件事确实有点悲哀，  
我也去问过主任、厂长，  
可他们总在学什么文件，  
那眉头就和锈锁头一样。

是呵，看见这种头脑就想起库房，  
确实比双胞胎还要相像，  
从不会像车间般生产创造，  
只会没完没了地积压堆放。

**1977年**

## 孟浪

后朦胧代表诗人，本名孟俊良，1961年生于上海吴淞。1982年毕业于上海机械学校，分配到一家仪器厂当车间工人，一年后转至科室工作，后担任该厂副厂长。著有诗集《本世纪的一个生者》《连朝霞也是陈腐的》《一个孩子天上》《南京路上，两匹奔马》，编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1995年赴美在布朗大学做驻校作家，并任文学人文杂志《倾向》执行主编，2008年以来参与主持香港晨钟书局。

## 挑战

曙色

比夕光更像夕光

舞蹈病发作的公共汽车里

人们还努力在睡

一小时以后

他们也弄不清楚

怎么会看到机器一次又一次发情

自己却激动不起来

每一双睁着的



不肯醒来的眼睛  
在昏暗的车间中  
顽强地闪烁  
像星

这一天终于没有太阳

**1982年12月13日**

## 庞培

后朦胧诗人、散文家，江苏江阴人，生于1962年，母亲为纺织女工。十四岁辍学，十六岁在江边渡轮码头当临时工，做过电焊工、白铁工、搬运工，熟悉长江下游的水流航运。1980年进造船厂当起重工五年。1993年南下广州打工，1994年开办个体书店。著有诗集《数行诗》《四分之三雨水》《婺源境》《谢阁兰中国书简》，散文集《低语》《乡村肖像》《少女像》等九种。

### 码头上的风景

整夜，一只起重机的吊臂升入夜空，  
世事沧桑使街道变成遥远的声音。  
船闸上灯火落泪，  
黎明时天空飘蒙蒙细雨。

整夜，水手抛下缆绳，  
江面上浪涛在吃力地翻身。  
一名喝醉的乘客在舷梯倒下，  
梦中的绿酒瓶呕吐出江水……

噢，粼粼波光酷似一个人浑浊不堪的胆汁。  
舱内的货物在剧烈震颤！

整夜，收音机微弱的音量时断时续，  
值夜班的码头工人揉了揉他酸涩的眼球。

整夜，长江里轮船启动。  
相爱的人一天天衰老。

## 锡澄大运河

开春的气流在河上漂浮  
柴油机马达的轰鸣劈开晨曦  
从旧货栈码头掀开的苫布上天色破晓  
长长的内陆货轮  
拖来一夜春雨  
隆隆春雷宛如运河两岸  
浸泡了一整个冬季的北方木排，各种  
油污、霜雪、船用垃圾、枯草的碎屑，  
在一年之初的春天，向着下游漂去。

## 长江

这里  
一滴水是我的出生地，  
这里的水流  
扩展到我全身，  
每一寸肌肤都有无数的港湾、沉船；  
锚链从我血管中“轧轧”升起，  
带上江底的污泥——

岩石变成漩涡，  
波涛深入梦境。岸上的吊臂  
存放着我久远年代里的呼喊——  
渡轮离岸时的霜迹  
染白了窗户

而夕阳像一只凝视着我出生地的眼球，  
在朦胧、水天一色的远方  
慢慢剪断它身下的脐带……  
（——痛苦的夜，涌向我的喉咙！）  
周围蓝色的江面  
像血一样喷涌出我不快的往昔，  
我在陆地上的身世，  
我古怪的童年。

## 唐 欣

著名口语诗人，诗歌评论家，陕西西安人，生于1962年。1982年技校毕业后进入长庆油田，任电工两年。1984年入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年入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系，2001年入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文学博士。1991年至2006年在甘肃省委党校任教，2006年至今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任教。著有诗集《在雨中奔跑》《北京组诗选章》《晚点的列车》，另有著作《从文化到文本》《当代西部文化研究》《从幻象到真实》《说话的诗歌》《纸上的敦煌》（合著）等。

## 工厂记忆

在钢铁的怪兽身上  
敲敲打打 看看听听  
这就是我干的  
女友说像扁鹊

机器怒吼的时候  
我像原始人一样惊恐  
但却无法像他们一样逃跑

工业使人平庸

一个上午我什么也没想  
金属轰鸣中时间很慢  
坐在这儿半小时 我已过了半生

下班我也没有感到  
太大喜悦 因为还要上班

机器比人坚强  
我只是附在它身上的  
一个什么小动物罢了

我不动声色 但内心忐忑不安  
就像在密林深处  
不知会撞上什么家伙

我当工人时 是个穿着牛仔工装  
大头皮鞋 眼神迟滞 动作有点神经质  
说话慢条斯理的小伙子

我离开工厂多年  
机器还时常在梦中鸣响  
现在我也能回厂里熟练地摁下旋钮  
这已成为某种顽固的本能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在工厂练成的

## 我的工厂

我在工厂 混过几年

我们用一个飞机引擎发电  
朋友开玩笑说 你是飞行员  
但我不是的 我太笨了  
我在那儿的时候  
也就弄了两场不大的事故

我师傅是个大我两岁的女孩  
工装帽下露出栗色的卷发  
说到主任时眼睛总往上一翻  
我们很少讲话 她后来嫁给何人  
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喜欢抱一本白皮的《世界史》乱翻  
有一天我坐在树下读得出神  
一个核桃落到我的头顶  
但我不是牛顿 我把核桃敲开吃了  
因为是初夏 味道苦涩

以后我就上学走了 岁月荏苒  
二十年后再回去 工厂已经不见  
那里是一座超市 有个戴眼镜的老汉  
照我肩膀就是一拳 还认识么  
我嘴里含糊 你他妈一点没变

## 田 力

辽宁鞍山人，生于1962年。做过有轨电车售票员，1982年进入鞍钢第二炼钢厂，成为一名操作工。1983年开始写诗。2001年以工人身份当选鞍山市政协委员。现为鞍钢炼钢厂主控室操作工。

### 有两条梯子的铁皮小屋

一个人爬下来  
另一个人，从另外一条梯子  
爬上去  
有时是送一张图纸  
而有时，仅仅是  
去取一盒火柴

把工厂点亮吧。有两条梯子的  
铁皮小屋  
停工的时候  
它是黑暗中的黑暗

工厂和其他地方一样  
除了纸币，它还有  
另外的秘密  
诱惑着快乐的人和忧伤的人  
去共同劳作



像这间有两条梯子的铁皮小屋  
如果一条是艰辛  
那么另一条，可能就是幸福

## 一个女工的恋爱

她相中无数张面孔中的一张。她相中了  
无数颗零件中的一颗  
庞大的机器群  
正午的阳光照着它们短促的身影

相似的齿轮，是不是有着相似的结局  
被擦拭，被呵护  
躲躲闪闪的技艺，使工厂  
愈加柔韧

……她送去温热的午饭  
此刻，也是幸福的。像其他女人一样  
轻轻的，羞涩的  
灰尘也像点缀在幸福脸上的雀斑

一个女工的恋爱渗出工装  
直指一台机器。一个女工微小的颤栗  
很快被工厂发出的颤栗  
所淹没

## 二月二十五日，下班途中

我多想像建国初期的  
劳动模范们那样  
从职工浴池出来穿着人民装骑上“国防”牌脚闸自行车  
脑袋里想着齿轮或者模具的革新难题  
春风迎面吹来了  
明天天亮我要第一个站在机器前  
精力旺盛  
等待着工友们的到来  
等待着劳动竞赛中产生的爱情

多么好，多么健康  
五十几年后  
我下班途经一片楼群  
见到两个耄耋老人深情地  
谈论他们的工厂  
他们的工厂已经消失了，永远消失了  
但他们仍用拐杖  
时不时颤巍巍指指那个方向

## 一粒灰尘伏在你的肩头痛哭

一粒灰尘伏在你的肩头痛哭  
你伸出手  
像是抚慰，其实你是  
掸掉它。然后腾出手  
去拧那颗松动的螺丝

去握那把锯子或锤子

一粒灰尘咬咬牙  
换一种姿势在工厂里飞  
一粒灰尘跟随一群灰尘飞  
看上去它没什么两样。仿佛从未倾诉  
也从未受过伤害

## 褐色

你手里握着卵石。摩挲它们  
卵石像是你的宠物，你每天摩挲它们，使它们  
都有温度。对，你也有宠物，是一只  
博美小狗，它叫旺财，它也叫球球  
你叫它什么，它都会欢快地跑来你手边  
有时候舔一舔你的脸，你抱起它  
乘电梯下楼，电梯里还有其他的挂满灰尘的面孔，上上下下  
但你错过了他们。你去楼房的外面  
风吹吹你的头发，吹吹你的旧衣裳上的油渍，想想  
工具像一只只老鼠，给它几滴油，它就低低的  
吱吱叫着代替你工作，它们轮换着，顺从地吃着豆子  
你的衣袋里也装上祖父的相片和祖母的相片，你理解了他们  
当年的男工人和女工人，当年的红嘴唇儿和贝雕画  
当年的沉沉的睡眠，当年的  
绿叶与红花，你已经找不到它们

## 一闪而过的工厂

工厂又不是麻雀，工厂沉重，结实  
并且  
棱角分明，就待在那里  
榔头和锤子，叮叮当当响，甚至一个人的指纹  
还要埋在那里三十年  
或者四十年

也不是坐火车，穿越炉火和钢花  
穿越烟雾和铁锈  
穿越一顶一顶，红色黄色或者白色的安全防护帽  
更不是  
坐着飞机，看见舷窗下  
一根一根的细烟囱，瞬间倾斜消逝

工厂怎么会一闪而过呢？但他离开那座工厂  
已经很多年了  
走路也变得，蹒跚跚跚  
今天早晨在菜市场  
他遇见一张熟悉的脸，突然地，他就  
想起了那些机油味儿中的青春

## 写给你的信

工厂咽下了另一个人的苦水  
它轰鸣  
并不是表达愤怒

只是要掩瞒更多的不安和惊恐

去年的零件，今年在旧仓库里挖出来  
这一年和那一年一样  
给他翅膀，他藏在腋下，给他木板  
他做成陷阱  
而给他风  
他就制造更多的灰尘

只有两滴眼泪是必要的  
其他的泪水  
全是多余，其他的毛巾  
擦掉的全是仿冒品

裤子里的冷，才是透彻的冷  
所以  
他伸出手，画布里突然伸出的手  
比他的真手  
更生动

## 棉裤

春天到了，超市里面的棉裤就全都  
打折了。他的两条小腿都  
扔给工厂了，空空的裤管里  
只有冷风黑黑地转动着。他想买一条棉裤  
套在铁棍子上  
他买下一条棉裤套在了  
他曾经有腿的地方，他已经很久没有  
穿过棉裤了

现在他笔挺地穿着棉裤和棉鞋  
用假肢走进了春天

## 卡通片：小人儿工厂

风停了。然后下雨了  
戴箬帽的小人儿拼命飞跑了  
推独轮车踏独木桥  
担扁担颠簸爬楼梯  
拽厚毡布的小人儿憋红了脸……最小的零件  
也不能让它随便埋进土里呀  
一个小人儿  
往考勤簿上写另一个小人儿的名字  
一个小人儿  
画出一排新房子  
画出一排新烟囱  
……两个小人儿成亲了  
住进粉窗帘绿格子的洞房了  
一些小人儿长大了，变胖了  
啰哩啰唆了  
指挥另一些长也长不大的小人儿  
整整齐齐撬动  
整整齐齐喊号子。机器响了  
铁亮了，钢红了  
雨停了，鸟儿来喝水来了  
然后出彩虹了，花儿也露脸了

## 深秋夜，工厂日记

两点钟的时候，火车开进来  
跳下来一个火车司机，他喝着茶水  
他收回两把雪亮的尖刀，钢轨上  
涂上脂粉，但黑越俎代庖  
掩盖了其他的颜色，掩盖了  
俯首与昂首，掩盖了  
右边的烟囱和左边的头发  
三点钟的时候，水管滴下铁锈，气温开始  
变凉了。我翻找棉大衣，穿上  
这是我师傅老侯，那个干瘪的小老头儿  
留下来的。他如今在  
辽河边捕鱼，除了每月的养老金  
他与工厂，没有任何  
瓜葛了，还弄瞎了一只眼  
上个月我见到他，更瘦了  
也更黑了  
一只眼里，竟渗出那么多白花花的泪水  
翅膀只是形状，长在皮肤里  
棉大衣像手风琴，我像一枚  
小的薄铜片儿，戳来戳去  
四点钟。硬壳虫飞走了，机器又转了  
这些圆的东西，大大小小，露着骨头，都有  
尖嗓子，我模仿十年  
还是不像，从什么时候  
我有干瘪的，会冒烟儿的嘴唇  
可还是不像

## 炼钢，炼钢

钢花，有时候要比急促的雨滴  
更密集。我知道，映红天空一角的  
不仅仅只是太阳

一双手，加上另一双手，是两双手  
对，无数的手  
从鲜嫩，到粗糙  
从一个夜晚，伸向另一个夜晚

搬动是必须的  
工装下的面孔，是相似的  
矿石去和矿石说话，而我们不必说话  
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奇怪的动作  
顶多，借助一声银亮的哨子

是窜舞的钢花使炉中的钢水得不到潜藏  
我片刻的沉寂与你持久的匆忙  
恰如一只蝉，转换声调时  
突然出现的停顿  
和宁静



## 魏国松

辽宁省北票市人，生于1963年，从锦州铁路司机学校毕业后，一直在沈阳铁路局锦州机务段当工人，工龄三十一年，业余时间进行诗歌和小说创作。

## 那天大雪

那天大雪，  
我在辽宁偏西的一个城市，  
一个叫夜夜销魂的歌厅里，  
唱《菊花台》。  
我深刻领会着飘在旋律里的每个字儿，  
它扒了唐诗宋词的皮，  
让我看到了一个古典的周杰伦。

在这之前，  
我把百宝囊放在工区最醒目的地方。  
它旁边有工友的大头鞋，有油渍的棉衣，  
有手电筒，和一本铁路技规。

还有一盆水仙花，  
它很嫩，却没有体香。  
我就想起了她，她有体香，  
她不是水仙花，她胜似水仙花。  
那天大雪，红酒还红，白雪更白，  
而我并没有尽兴。

我的手机开始隆隆震动，在召唤我，  
去我熟悉的一个地方。

要不是大雪盖过轨面，  
我劳作的身形过于扭曲，  
我就把她叫来了。  
我的前面是铁轨，后面是大雪，  
我们站在中间，想照一张美好的相片。

## 这群人

这群人，在我的身前身后，  
他们以各种可以容忍的劳动姿势，  
呵护着铁道。  
铁道就是他们的长辈、孩子，和情人。

这群人的影子叠加在一起，  
是因为这群人摞在一起，  
举着一个铁路物件。它巨大无比，  
得需要很多双手。

影子们无痛无痒，  
可它们却有很多张嘴，咬疼了我，  
和我的感觉。

就这样，五年了，或许十年了吧，  
只有我知道这种疼，  
可我不想用针剂解除它，  
我想用微咸的铁屑，抹平它。  
然后记住，这群人中的哪一个，

它也有了跟我一样的疼。

## 高处（组诗）

那么多小人儿在干什么

那天很好。太阳也很红  
它站在早晨六点钟的红云彩上  
看着一只鹰盘旋着飞过来  
开始扯起这片红云彩  
就像扯着一片红叶一样  
它是否要衔回去暖它的巢  
我和她不得而知

我们望着眼前这一切  
这一切其实在很远的东方  
若用锦承线的钢轨测量  
或者用在锦承线上行走的脚步测量  
能一直到锦州港尽头  
于是我把这一切  
压缩成一张薄薄的数码相片  
准备存进我们共享的人生记忆盘

我和她站在高高的山上  
脚下就是我的锦承线  
它的一侧是亮晶晶的白狼河  
另一侧便是奴鲁尔虎山脉  
经年以降，我的锦承线  
就这样蜿蜒在河流与山脉之间

我们的脚下已有一群人在干活  
他们来来去去的身影  
正在切割着两条笔直的光线  
那是被车轮长年累月碾亮的钢轨踏面  
这个秘密我知道，她不知道  
她仅仅知道那些移动黄色小点  
是跟我一样的人

“那么多小人儿在干什么”  
我把望远镜递给了她  
这时的太阳早已由红变白  
那只鹰也早已不知去向  
山风很硬，扫着我的裤管  
她将两只眼睛埋在望远镜里  
我怕她被山风伤到  
便将我的黄马甲披在了她身上

### 望远镜里的乾坤

我能想象身边的她  
在望远镜里看到了些什么  
那里有一些坚硬的物件  
被一些柔软的血肉之躯搬来搬去  
有时这些血肉之躯  
绷紧的时候  
甚至比那些坚硬的物件还坚硬

当然了，他们用汗水  
做自己的保护涂层  
有时还用从喉咙里迸发出的呐喊  
把围绕着骨头的肌肉和筋腱  
调动起来。砣枕和钢轨

便成了我现在在山上看到的  
牙签和火柴棍

我在离那群人如此远的高处  
都清楚知道他们转身或俯身之后  
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  
比她用望远镜看，还来得清晰  
崖壁板起面孔在压迫着他们  
只有一朵蒲公英花  
和一株山枣树  
知道他们深呼吸的质量  
刚好抵消他们肩上或手中物件的重量

她将望远镜拿回胸前  
她的头正在向左微倾  
于是，我看到了她左眼角的一滴泪  
而此刻的山风  
迅即将她的那滴泪擦掉  
只留下短短的一条湿痕。她对我说  
“这些小人儿如果不活动  
就跟山里的静物一样了  
看上去多么平常呀。国谨国谨  
你是山里的哪个静物”

她不知道我的地方很多

当时我并没有回答她  
她不知道我抱钢轨的姿势  
跟拦腰抱她的姿势一样  
得用力，并且要十指相扣  
她还不知道我这山里的静物  
时常用整个白昼或黑夜

沿着线路，一口气能走上二十公里

夏天里，崖壁上滴着  
我爱喝的矿物质水  
冬天里，崖壁上结着  
我爱吃的无糖冰棒  
秋天的风扫着挂满崖壁的落叶  
还扫起漫天尘土  
做我脸上和手上的防护霜

而我最爱春天。嫩绿贴满了崖壁  
连线路上石砢与石砢的缝隙间  
都有尖尖的小草在向我招手  
还有信号灯，在春天里  
替我照看万树伸芽

她只知道我是一个诗人  
本色如一截钢轨  
或者她叫不上名字的那根撬棍  
总之跟铁有关。偶尔的温顺  
只藏在写给她的诗中

她不知道我的工作环境  
常常在山坳里，在那样的低处  
跟一群人，比谁把物件举得更高  
比谁把声调拔得更高  
她更不知道我一贴近钢轨  
甚至看到钢轨这两个字  
以及从这两个字衍生出来的诸多称谓  
我便会将一首诗一挥而就  
快得就像一列动车

## 嘉 子

本名陶嘉平，安徽淮南人，生于1963年。1982年至1985年在淮南基建局安装工程处当工人，1985年至1988年在煤矿井下做掘进工，1988年至1998年在淮南煤矿第五项目部当地面设备安装工。1998年起历任宣传部干事、党群部副部长、办公室主任。2010年因事故被免职。2011年起历任放炮队书记、开拓队书记、监控队书记。2013年10月因病去世。1983年开始诗歌创作，著有诗集《情之缘、黑之歌》。

## 黑蝙蝠

这些黑蝙蝠

用翅膀扇动着岁月  
将白天交给了黑夜  
将黑夜交给了飞翔  
将飞翔交给了星光

我们接受蝙蝠的命运  
我们同黎明告别  
我们用飞翔迎接光明  
黑蝙蝠和我的身体在陷落中  
走进大地深处

我们这些黑色的使者

用沉默拍打着对方  
张开的双翼  
渴望在星光点燃黎明的瞬间  
剪开那道明媚的霞光

## 大地深处的灯

这么多的灯在黑暗中闪烁  
这么多的人  
沿着曲曲折折的巷道  
在沉默中走

大地啊  
你幽深的身体是多么廓大

这么多的人在地心深处  
这么多的人在我的心中  
沉默地开拓久锢的光明

## 走过房道

煤矿的房道  
住着矿工、家属和他们的后代  
一只瘸腿的牙狗  
神情沮丧地穿过房道  
钻进一处低矮的庭院

一个妇女在骂街



那双缝有白布的孝鞋  
在她脚上穿了二十年  
那个死鬼的阴影  
洗尽了她的风华俏月  
衰老的白发向她步步逼来

四个退休的老矿工  
围着一副肮脏的扑克  
旁若无人地玩耍  
皱纹密布的脸上  
折射着倒影的时光  
叠进惊涛骇浪

## 塌陷塘

一只鸟 又一只鸟  
在塌陷塘上飞翔  
不是金色的  
似小家碧玉的  
浅唱低吟

这些采煤塌陷的湖泊  
成为城市的风景  
鱼儿在畅游中成熟  
芦苇在摇曳中拔节  
春光在摇荡中妩媚  
魂灵在冥冥中祈祷

我那些兄弟们  
在阴阳间各得其所  
塌陷塘已溶进大地的筋骨

在陷落中接受更深的  
磨砺和困顿

## 默 默

第三代诗人，本名朱维国，上海人，1964年生于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1979年开始诗歌创作至今。1984年从上海一所技校毕业后，曾在钢铁厂、胶鞋厂当工人，后任工厂图书管理员五年。1988年与友人创办了专门刊发工人诗歌的报纸《劳动界》。著有长诗《在中国长大》《与世界谈谈心》《宇悄悄反对宙》，长篇小说《四十大惑》等。写作之外，兼事摄影。

## 安全奖

白雪纷飞的日子

每年我们欢欢喜喜领一份安全奖

擦干黑夜般的机油手

我们每年要点一次三元钱的安全奖

一块。微笑

二块。微笑

三块。微笑

安全奖意味着：

奖励车床没有轧断你创造世界的手

奖励飞进的铁屑没有弹瞎你炯炯的眼睛

奖励空中行车掉落的东西没有砸扁你

你三块，我三块

每年大家都三块钱  
仅仅意味着：  
钢炉没有爆炸  
没有人从烟囱上掉下来  
失灵的电梯没有活活憋死一个人  
仅仅意味着：  
摇摇欲坠的厂房  
今年没有坍塌

安全奖啊三块钱安全奖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啊  
一年春夏秋冬  
我们每天活着回家  
搂妻亲儿的奖励  
是……  
是一分钱

银光闪闪的国徽  
梦里才来照耀我们

**1987年**

## 李木马

本名李志强，1967年生于河北东部农村，唐山大地震后迁至丰南县胥各庄。1984年参加工作，在铁路唐山机务段当养路工十一年，后任技术员，2001年调至《诗刊》任编辑，现任中国铁路文联作家协会秘书长。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掌心的工地》《鹰背上的雪》《铿锵青藏》，散文集《碎银集》《地震往事》等。

### 我看见大地微微凹陷

整齐的琴键  
把石子一粒一粒按进路基  
我们赞美  
表面看见的那些

几分钟后  
微微凹陷的大地重新弹起  
几分钟后 可怕的寂静  
火车似乎没有来过

差一点就忽视了  
暗中缓缓下沉的一道银河

## 高原，夜过铁路桥

夜晚，无声命令你寻找光亮  
山腰，眨眼的灯混迹于星火  
河滩，打盹的灯加入了粼光  
中间，一串金属的灯笼被领进了石头  
啊，乌亮的铁轨遵从了大风的曲线  
红岩裸露之岸。道路  
巨大的脊椎突然穿出了土层  
深蓝色的远方携带着凛冽  
具体的火车，在大地隐约的肋骨之上  
轰隆隆开进一个人广袤的身体

## 蓝 蓝

后朦胧代表诗人，女，原名胡兰兰，河南郟县人。1967年生于山东烟台，后随父母来到河南。十四岁高中毕业进酒厂工作三年，做过装酒工、天车工。1988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新闻系。历任河南省文联大河诗刊社编辑，热风杂志社编辑。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有诗集《含笑终生》《情歌》《内心生活》《睡梦睡梦》《诗篇》《从这里，到这里》等，散文集《人间情书》《滴水的书卷》《夜有一张脸》《飘零的书页》《燕麦草》等。

## 劳动

那时候的夜班，你坐在龙门吊的驾驶室里  
开往不可知的黎明。你的年龄像操作杆一样  
随着梦想变换。在下面，巨大的车间  
工人们在劳动，蒸皿催生着他们生活中的酒  
直到严酷的冷却塔遭遇他们的热情——

在普通人中间你和他们挥舞着同样的铁锹  
发酵的粮食是你臂力的伸展。工歇时你的饭盒里  
是食堂打来的米、豆腐和青菜  
你就着一本诗集，工友们就着黄色笑话  
以抵御那被无形的手拿去希望的税收。

如今你不再穿劳动布裤子，你的绝缘鞋  
早已被理想主义的电流击穿。你坐在家  
给孩子们做饭，在深夜等着她们写完作业。  
你的电脑屏幕上依然是黑暗的库房  
堆满原料密码的传送带。

你挑选凌乱的工具，用大号的扳手拧开  
嘴巴上的螺丝。你继续和脸膛黝黑的工友  
开着玩笑，喝酒，聊天。其余的时间  
你一个人恶狠狠地敲打，在词句的钢板上  
奏出早年没有在发酵池中完成的诗篇。

## 铸造车间

那时我十四岁，熟悉这个车间  
所有的工序，并记得  
戴安全帽的供应员围着原料转悠  
挑选严肃厚实的三角铁板  
狡猾的半圆，以及成吨  
被削成螺旋状啰唆的铁屑  
——倾倒在化铁炉边

工长一定跪着检查黏土湿型砂的目筛  
表情像是阎王派来的判官  
这些人都深谙砂箱180度翻转的奥妙  
远远超出对镜子的发明和创造  
于是他们也就放任一部模具的法律和  
由其造成的空在被空所充满的空的拥挤里  
不停地争辩——



乌有才是繁育的秘密：  
翻砂工手中的魔术是实与虚的转换——  
抑或姑娘们懂得，绣绷上没有樱桃  
只有樱桃的影子必须提前于未来，以便  
被樱桃替代——当然这是个比喻：  
它们是自己的矛和盾，是自己的分裂  
和不可分——最终它们一致变成  
对创造它们的人的判断——  
准备开始浇铸的时候  
车间里会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直接说吧！——那时我便知道  
为了让这一切化为诗  
一个人需要冷酷地校准他的翻砂模型  
彻底背叛它以获得它最忠诚的支持  
并要切记——必须在废料熔化炉中  
点燃比愤怒更大的火焰——

## 酒厂女工

她写诗，赞美夜的静寂  
透过高大厂房的晨曦  
青春为她的墨水发酵，蒸腾成美酒……

但别相信她，少女这个词  
折射出的光辉……但要相信  
深深扎进手掌的玻璃，十六岁的血，  
被车间主任夺走的《泰戈尔诗选》  
相信她眼睛里的屈辱，冬夜清冷的  
县城大街，在她身后用寒风的嘴说话

蒸甑，通过冰凉的冷却塔  
下夜班的酿酒工像酒糟排出厂房  
这些行走的火焰，被一亩地的高粱催燃  
在它们下面，悲哀和恐惧埋  
在她稿纸的背面，连同被发酵的  
怜悯的粮食，铁锹下的粮食：  
——直到今天。

## 我的工友们

一起进厂的有百名青年。高考落榜者  
不愿意上师范的市民孩子，走后门来的以及  
父母退休接班的工厂子弟。

小司不到二十岁就已是个老人。他的父亲  
我们的高中语文老师，不苟言笑  
一边大骂校长，一边给我们读《阿Q正传》。  
小司继承了老司的骄傲，读托洛斯基，  
旷工，娶了厂里说话最嗲的女人。而我知道  
他爱的是另一个姑娘小刘。

小刘老家在东北，白皙，团委副书记  
正派而成熟，和我住一间宿舍。直到有一天  
她喝了敌敌畏，才知道她怀有身孕  
被恋人抛弃。这位前海军退伍兵  
和女县长的女儿悄悄又有了一腿。  
埋小刘的那天是八月十五  
下着雨。“美加净”的气味洒在她的周围  
至今我再也不用这款花露水。

会织毛衣、裁裤子的小冯，高才生  
不幸落第，分到了化验室。他喜欢的姑娘最后嫁给了  
县委宣传部的小官僚。长得据说最漂亮的  
小邹，和副厂长偷情，闹得满城风雨  
副厂长的儿子差点把库房烧了，但最后还得和这个  
曾经的同学、如今的继母成了一家人。

不起眼的小月现在是县人大主任，后来的厂长  
成了贪污犯。酿酒车间主任的女儿自杀了  
这个三八红旗手曾批评我不该带一本  
泰戈尔的诗集上班。原来的宿舍据说后来经常  
闹鬼，而新来的工人对此一无所知。

工厂已经不再是往日的模样，当年追我的  
英俊小伙据说官升处级。唯有五楼广播室的  
喇叭声响起，我还能听到二十多年前的笑声  
在空旷的厂区回荡，那群少男少女  
一起推开门叫嚷着“青春万岁！”

## 老 井

本名张克良，江苏宿迁人，1968年生于安徽淮南。1984年初中毕业，辍学进入淮南某建筑公司当瓦工五年。1987年开始写诗。1989年到淮南新庄矿煤矿当井下工人，做过井下掘进工、运输信号把钩工、运输调度员。2007年至今在潘北矿工作，从事过井下电机车司机、井下斜巷信号把钩工、瓦斯抽采钻机工、变电工。现在潘北矿供电队做井下机电检修工。

## 地心的蛙鸣

煤层中 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  
放下镐 仔细听 却没有任何动静  
我捡起一块矸石 扔过去  
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  
却在乌黑的煤壁上弹了回来  
并没有溅起一地的月光

继续采煤 一镐下去  
似乎远处又有一声蛙鸣回荡……  
(谁知道 这辽阔的地心 绵亘的煤层  
到底湮没了多少亿万年前的生灵  
天哪 没有阳光 碧波 翠柳  
它们居然还能叫出声来)  
不去理它 接着刨煤

只不过下镐时分外小心 生怕刨着什么活物  
( 谁敢说哪一块煤中  
不含有几声旷古的蛙鸣 )

漆黑的地心 我一直在挖煤  
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 深绿的鸣叫  
几小时过后 我手中的硬镐  
变成了柔软的柳条

## 化蝶

干完了一班的活  
坐在巷底的铁轨上，等待交接班  
邱六说：“我猜今天地面上  
一定是个晴空万里的日子。  
晴朗的晴、空荡的空、万恶的万、  
里海的里。”二毛说：  
“地面一定大雨瓢泼，  
弟兄们上井就能看得到，  
邱六的老婆正穿条花裙子  
站在碉堡一样厚的乌云里，  
端着巨大的水瓢往下泼。”  
“你们不是想上窑，  
就是想别人老婆，也就这点出息！  
告诉你们，哥哥我现在只想  
和本矿电视站的播音员柳淮丽  
同时变成两只彩蝶，  
相互追逐着跃入乌黑的煤壁  
再也不出来。等到后来人开采！”  
说这话的是满脸稚气的青工江小帆

## 煤火

那天，他正在井下干活  
黑暗的巨手忽地一翻  
顶板上就落下一大堆煤  
将他紧紧拥抱

当人们扒出他时  
他已变成了煤  
煤也变成了他  
二者实在难以区别

人们吃力地  
将他和一堆煤分开，抬上了地面

在火炉中焚化时  
他的躯体释放出了  
只有精煤燃烧时才产生的熊熊烈火

与此同时，那堆煤在炉膛内  
燃烧出的火苗仍然是一个男人  
弯腰刨煤时的形象与身态

## 贝壳

黑伞渐渐撑开，伞顶镶满星辰  
月亮是一个缺口  
从那里泻下独裁者惨淡经营的光

眼前的煤矿黑茫茫的  
一排洋楼像是生产报告的标题  
山风从微合的  
窗口，钻入女浴池

多少年了，有人在大地深处挖炭  
有人在大地表面播雪

淮河边，我捡起一只蚌壳  
它苍老、斑驳、易碎  
像捡起这只蚌壳的我  
不远处，轰隆隆的撞击声传出，矿车蜂拥而上  
它们是装满了沧海桑田的  
另一种贝壳

## 矿难遗址

在煤矿井下，发生一次瓦斯爆炸后，现场产生的大量瓦斯及明火往往会引起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三百次的爆炸，许多到现场抢险的救护队员亦因此送掉性命。为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在此时有关部门只有忍痛下令砌上隔离墙，将现场暂时封闭，以隔断氧气的进入，从源头上杜绝爆炸的再次发生。于是，来不及抢救出的许多遇难者遗体便被搁置在了地心的黑暗里，一年二年，甚至更久。

——题记

仍在低泣……  
还有许多钢钩般锐利的  
求救目光，挤出石头墙缝

扯住我的肝肠，直往墙内拉  
……原谅我吧，兄弟们  
原谅我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  
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  
与之进行长久的对话  
所以我只能在这首诗中  
这样写道：在辽阔的地心深处  
有几十个采摘大地内脏的人  
不幸地承受了大地复仇时  
释放出的万丈怒火，已炼成焦炭  
余下惊悸、爱恨，还有  
……若干年后  
正将煤撬入炉膛内的  
那个人，在呆呆发愣时独对的

一堆累累白骨……  
地心太黑，太封闭，兄弟们  
把你们悲戚、潮湿的灵魂  
一条条闷热、漆黑的闪电  
都伏到我的肩上吧  
把你们所有的怀念、悲愤、渴望  
都装入我的体内吧  
我愿做一口活的棺材，一座  
移动的坟墓  
殓载上你们所有的残梦  
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地表  
那个阳光暴涨的地方，再把它们释放出来  
先晒去悲痛的水分  
然后让它们赶紧去追赶  
那缕缕飘荡了一年仍未  
斜入地心的，清明寒烟



## 徐晓宏

1968年生于贵州毕节，济南长大。在山东青州液压件厂做了十余年工人，开过米线店，做过编辑记者，现在广东佛山从事广告策划工作。

### 雪夜

午夜下班的时候  
雪还在落  
没有风，没有一点声音  
我诧异已是三月的中旬  
怎么还有这样大的雪  
白天的小路已经消失  
四周一片银白  
当我注意到不存在阴影时  
我被绊了一下。原来  
我正踏上一幢新楼的根基  
回过头，我惊讶地发现  
雪地上一行脚印深深  
隐向远远的幽暗中  
我没有继续停留  
盘算着明天的工作  
我朝南面走  
南面天空微微发红  
我身上的油味正飘向那里

1991年3月7日

## 我静静地坐在山顶上

我静静地坐在山顶上  
凝望这座城市  
原野中，它像一枚灰色瞳仁  
薄雾里含着灰尘与宁静  
我辨认着，哪儿是我的屋顶  
哪儿是朋友的街道  
哪儿是学校、医院、报社  
哪儿是我独自徘徊的公园  
我找到了我们工厂的大烟囱  
那熟悉的高墙和力量  
想起平日的冷漠  
要请工友们原谅  
你们不会知道，我常常这样  
坐在太阳下面  
微微的风中  
冥想，凝望，像一滴泪  
发着轻柔的光

1991年3月17日

## 春夜

半夜折花的人像是位小偷  
折花 像是忍不住清贫  
这黑色的身影在花树下倏忽闪过  
就是在一地的碎花上倏忽闪过

满街的花香 满街的静谧  
柔软的春风像稚鸟的心情  
满天的星星……空阔里路灯橘黄 幽远

其实 那只是个下班回家的工人  
一时禁不住爱怜之心  
不久 他在月光下洗脸

继续感到那惊悸 在颤栗的殿堂  
喜悦已渗透双臂 虚空已渗透了双臂  
那些白花花的小灯笼  
已隐入他不朽的梦里

1994年4月17日

## “徒然的理解”

蓦然间我想到这个短句  
还未及深思，我又想到  
“徒劳的安慰”以及

“安慰是一只无用的纸船”  
我把手从她的肩上抽回  
任凭她像腹痛者那样蹲着

沉默、神色黯然：这是在  
厂区的一条过道旁  
灯光，像发黄的绷带

这是雨后的清凉中

暗地里我想了又想  
唯愿她心灵沉睡，永不受伤

1999年8月14日

## 梦里回到家乡的工厂

我们又一次回到家乡  
从万里之外，还带回弄脏的衣裳  
不过，就算是在梦里，我们俩  
也是一再地  
为做回了工人而愁苦

难道我们鄙视这工人的身份？  
不，不！就算是醒来的惶恐  
也只为那枉然葬送的青春——  
我们曾经辛勤地劳动  
我们因此而被压榨和愚弄

2008年4月16日

## 绳 子

本名许正先，1968年生于苏北的乡村。18岁进入徐州一家县级国营酒厂，一直做一线工人，从装卸工做起，然后是制曲工、发酵工、蒸馏工，期间虽然短暂做过其他工作，但基本还会回到原来的工种。2005年与友人创办了“工人诗歌联盟”论坛和民刊《工人诗歌》。2013年10月在工作中腰椎骨折，影响了劳动能力，辞职另谋生路。

## 阶级兄弟

以契约的形式 我们不再分开  
收拾灰蓝色系的工装  
轻轻抚触 兄弟  
来路去径都已被车刀旋切

什么样的梦 可以  
在金属的台面上种植  
而不会被摔碎  
既定的程序 按部就班地  
喘息 运动  
以秒计算的频律  
终究要打上我们的印记

视线一次次跌落 巨大的落差中

那些粗粮 被啃噬  
有时我只能  
流着泪捶打你冰冷、机械的躯体：  
兄弟  
兄弟

## 指向

一

我指给你看 这片  
晦暗的黎明的景象  
云霓散失 棕毛凌乱  
再收拾一粒草籽  
都充满疑惧  
你看到的空旷 和内心的  
颓败有关 我在锈蚀  
在管线 仪表 台梯  
之间 晃荡 失忆  
我悄悄地说话 睡眠  
在工业的盐池里吐不出  
气泡 看不到彼此的脸  
旋转的气流和速度  
磨损的橡胶  
有着苍茫的味道

## 二

必要的清理已经结束  
拔掉了芒刺  
使循环更加柔软  
没有了潜流 试管加热后  
成分可以定量分析  
在物质和物质之间  
矛盾消失  
冲突消失  
真正留存的只是一些声音  
不肯改变流程  
有空间就会延宕  
有光线就会呈现  
在齿轮上腾挪 挤碎  
还会重新组合  
因此 包容了全部的黑暗  
可以被 任何事物穿透  
但 指向纷乱

## 三

如果触摸 只是  
一些格式化的程序  
那是一种隐匿的冲撞后  
回旋着的辽阔寂静  
在宗卷的背面  
守口如瓶 却  
时时涌动  
水银柱上升或下降  
疯狂的数字 推动  
疾驶的车轮 泡沫湮灭

所有的经历就是  
一个人的影子  
在巨大的背景里  
坠落

## 工人这个称呼

一

他们松垮着肢体  
他们沉默。他们低头走路  
几蓬枯草坚守着黑色的北方市镇  
青石的磨盘一个一个碾压  
这些粗粮，这些沙砾  
被啃噬。目光涣散  
在夕光的底部  
他们互相伤害、戏谑，他们融为一体  
他们生儿育女，不期望意外的收获  
他们大都已界中年，积重难返

二

作为一个词，总是遭遇尴尬  
全民所有制、合同制、市场经济下的打工者  
在档案上变换一次  
就有一些人永远消失  
在凋敝的厂房里游移  
我开始怀念那些消失的名字  
他们像包袱一样被堆积  
当我突然看到自身的悬置



才知道我们都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  
尴尬的一群

### 三

还有一些过早地离去了  
他们让我满怀悲伤，我不知道  
他们的墓地在哪儿，他们  
会不会长成一丛丛小灌木  
向我传递心中的隐痛  
那个叫刘滨的小子  
是我无法绕过的刺，他走过来他说  
“我爸是刘金华”，这个总是出状况的小子  
工伤、职业病、黑咸菜、霉煎饼的  
刘金华，在我的履历上  
填补了太多的东西。现在  
他的儿子开始讨还  
但我不能交出  
交出拔出骨头连着肉的年代  
那时我自私、偷懒、不负责任、推诿  
自以为是，最后  
我总是恍惚地说  
“你这孩子”

### 四

现在我不再想着逃离  
我说：生  
我说：活  
两只容器  
在头顶摇晃、碰撞  
如果有一天它们消失了

谁会到我的墓地上  
看一看

2004年9月12日

## 穿工装的兄弟

一

你的眼里有着凝重的黑暗  
在管线盘结的天空，铅云  
弥留不散。来路在背后交错  
那么多的植物迷失了季节

二

在水泥板块上，你的声音  
代表全部的缄默。方言的布谷  
酣睡不醒，从此  
不能驻守一方

三

我的眼睛被一种液体  
覆盖。肩膀挨着肩膀  
像一个铸件挨着另一个铸件  
却藏起了自己特有的斑纹

#### 四

都是一样的兄弟，一样的  
黑脸膛，一样的工装  
一种颜色说话  
说着说着就梦回故乡

#### 五

打个呵欠天就黑了  
打个呵欠天就亮了  
工装走动，四肢走动  
一醒就饿，饭盒里躺着四面八方

#### 六

车、钳、刨、钻  
浑身都是补丁。听风  
吹得那么空旷  
一生都是那么空旷

#### 七

把种子带上。那么小，那么孤单的  
小灌木，不要流水不要土壤  
就靠命中的一口气，拼死  
也要提上来

#### 八

走多远都要回来呀！一河的马灯  
摇着撸。每年都会走丢几个

都会趁着月色赶回来  
我穿工装的兄弟

2004年3月27日至4月7日

## 穿工装的兄弟：复述的时刻

一

像农夫梳理庄稼，手  
被机器割伤。这些坚硬的叶片  
小小的锯齿。它们的好胃口  
在春天锐利起来

二

我肯定不是那位钢铁的王子  
统领市场经济的金盾  
只能深深地俯身。我的视力已经  
下降。还在继续下降

三

会在哪一个点停下来？跳荡的数字  
走不出仪表的棺木。飞逝的电流  
不断地催生。弧光乍现  
弧光划开钢蓝的天空

## 四

一根导线的入侵，也许  
是须根扎进泥土。肉质鲜嫩的  
泥土，开始相信那种感觉  
不是痛疼。不是痛疼

## 五

多少身体被穿行，多少  
梦被移植，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他们不能再搂抱一起  
他们被一个个分开

## 六

他们再一次被时代分享  
哦！时代，它有一个强大的锐角  
我开始喜欢这个词，开始热爱  
那些孤单的时刻

## 七

相对于欢悦，痛苦是  
那么持久、集中  
语言形同虚设。语言  
将再次重生

## 八

复述的时刻多么艰难  
你得一点点撕开，你得不能

有任何的遗漏。最终的破坏  
有着最初的隐患

## 九

这时得有一把扳手。它的手柄圆润  
坚定地旋转。不容置疑地推进  
在退却的路上，和扳手  
相遇是宿命

2004年4月8日至4月9日

## 穿工装的兄弟：工段 工段

### 一

请把手拿开。请不要抚摸那枚敏感的  
黑色的按钮。在上苍也无法再控制  
台板上拐弯的地方  
请把角质细腻的手拿开

### 二

峰值不断攀升。太阳的血  
月亮的血，没有回流的路  
巨灵的铁臂，驱赶着愤怒的嚎啕  
悲哀垂悬。钢花盛开

### 三

从来雨都是工装的皮肤，折断闪电  
回头再看，雨声淅沥  
雨声制造的五百毫升虚幻  
正好接纳了眼眸里的黑暗

### 四

无法逃匿。大地的河床  
烟屑弥漫。大地的河床  
被机器安装。不论晨昏  
你走动，你只拥有其中的细节

### 五

泪水泄露了你的软弱  
泪水多么危险，过多的盐分  
侵蚀僵化的皱纹。像一根根  
连线，沟通了电流

### 六

你在黑夜冷凝、彰显  
你的内心有多处残疾，那是  
你的职业病。而职业病不断复发  
无处可医

### 七

工段，秩序井然  
工段珍惜黎明的光线

那些羽毛太轻盈，那些黑眼圈  
过于疲倦

八

这是一种仪式。每天  
必须进行。工段没有诱惑  
拒绝误差、拒绝  
灵与肉无休无止的纠缠

2004年4月14日

## 离心机的背叛

它一直被忽略 一直被变频器  
控制 它突然排出一连串的气体  
像一个人嘿嘿笑几声  
然后变成什么也不干的懒汉

我怀疑它是个阴险的家伙  
我怀疑它懂得政治  
现在它的外壳灼热有思想发烧的征兆

电工皱着眉 连续熬夜 眼睛红肿  
手拿测量仪 他小心翼翼 呵欠连连  
一屁股栽在椅子上

他将电闸合上 拉下 合上 拉下  
他眨眨眼睛开心地说  
“我得睡觉”



离心机肯定又多了个同谋  
整条生产线都在哗变  
它不动声色 它一言不发

现在谁也不敢小看它  
它切下一截时间 像一位领袖  
细细地咀嚼一块黑面包

2005年3月12日

## 闲置的机器

—

现在  
有更多的时间 面对  
自己。停转的设备  
得动手拆开 检查或润滑  
有多少只零件  
用不着清点  
抽动十三组颧肌  
偎向耳根  
轮轴振动  
肯定是笑了  
空洞的笑  
滩涂上滚过的一波  
海浪 哗一声铺开  
没有内涵的喧哗

## 二

当你不再修改  
任何程序 是安静的  
如果不是光线过于昏暗  
你会站起来  
基座将你抬高 转动  
光的旋切  
半明  
半昧

## 三

工艺的曲线  
一个 或十个 也许更多  
浑然一体的群雕  
停泊  
是接纳  
也是拒绝

## 四

晕眩 确切是晕眩  
机体 被惯性推动  
抛掉某个部件  
才能找到重心

## 五

紧急制动  
曲线陡然攀升  
尖啸被 拧碎

灼热的液质  
滑下来  
彻夜检索  
依然无迹可寻  
驿动在显示仪上  
终于冷却

## 六

飞行是安全的  
蝙蝠准时在傍晚出现  
声波抹平棱角  
一切都变得柔软  
你想打个喷嚏  
但还是忍住了

2005年5月7日

## 被铁消灭的铁

一块铁只有在泥土里  
陷得更深 才能被分解  
那只沾满机油的手  
应当知道这块等待建设的空地  
面孔模糊的铁 砾石的缝隙  
站起一片草叶 刮伤流动的风  
风按下铁的棱角  
空地上究竟还有多少废弃的铁  
各自下陷 无法结成同盟  
即使雷电之夜 阴阳媾和

能否将它发现 就像鹰的俯冲  
利爪在广大的地面迷失  
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蓄谋已久的铁  
奋力跃起 在闪电的核心炸开  
放弃挣扎的铁 老虎摘掉  
胆囊 牙齿也不再锐利

2005年6月16日

## 主控室的梦魇

一

在这里爱情不可能产生  
流量计严密监控  
意识的每个出口  
颠黑倒白的生物钟  
哈欠打掉下巴  
指针轻微地摇晃  
似有若无的痛觉  
目光在操作台上撞击  
最大的接触面  
回旋成涡流  
在曲线划定的区域  
一颗星 慢慢地  
殒尽所有的光

二

我尝试使用各种试剂

分析心底涌动的物质  
一毫升的当量  
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或者在幽静的湖面  
抛下石块  
改变天空的颜色  
我仅仅对反应后的  
颜色着迷  
对于过程  
只是个玩笑

### 三

当一种物质过度堆积  
它们致病 它们无法  
被自身消化或平衡  
可以点击任何一个按钮  
生产线依然平稳流动  
你无能为力  
只好相信

### 四

主控室  
像一个上帝  
被自己的臣民控制  
对于搭档我只能说  
不爱不恨  
对于仪表 看到的是  
另一块仪表

## 五

寻找和迷惑多么可笑  
边角光滑的台板  
设定冰冷的表情  
光标形同虚设  
游移的神思 在一定的时间段  
返回 机器的标签  
贴在脸上  
每一次喘息  
都有轴承滚动的  
噪音

2005年7月5日

## 风声

要在钢铁的内部埋下火苗  
要在新漆的栏杆上种植雨水

蓄水池波动 无主的鱼浮出水面  
吐出铁锈色的积怨

值班的林师傅小心翼翼  
黑色的深筒靴有几块红胶皮的补丁

他长吁短叹  
他偶尔听听风声

2006年4月22日

## 减法

早年用加法

现在用减法

减去老损的轴承

减去扳断的螺丝

减去退休的陈师傅田师傅

减去胖哥的细腿刘全义疼痛的腰间盘

减去涨价的青菜干瘪的工资

还要减去一轮朗月下沉的夕阳

还要减去风减去雨减去烟尘弥漫的中年

还要减去暗下来的眼神减去蚂蚁拖走的尸体

还有多少无法分解的垃圾等待救援

一个人是多余的

减去多余的脂肪和夜盲症

减去他手上的老茧

已经炼成钢

## 钢铁是生活结束的地方

钢铁 在完成我们的生活

在精神的低凹处

钢铁 是血液里的基质

阚明耀满头烟尘 他转过来

他用一只戴着脏污劳保手套的手

折断我的观望

钢铁对世界叫嚣  
我们是多么孤单  
我们满面沟壑  
等待被钢铁认领

2006年7月17日

## 后来的事

风吹翻你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  
吹翻在泥地 有乱草  
有昆虫的尸体 人的坟茔  
吹翻在沟垄上  
压住了耕牛的蹄印 蛇滑过的泥痕  
后来有星光  
在另外的地方闪烁 偶尔有月光  
类似盐撒在黑漆漆的大路上  
这都是后来的事 后来植物们不叫庄稼  
后来植物只是一些行道树或小乔木  
后来有地板空洞的回响  
鬼魅在防爆灯下萦回  
目光涣散  
不断地修改流程

## 又一条生产线的开工建设

那些机器血统不明



在荒地上矗立  
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  
地脚螺丝像一根刺扎进土地  
荒野被机器打开  
有些疼痛能够链接  
这是2010年最后的一天  
开工建设的那条生产线早就占领了天空

蒸腾吧 一条生产线可以给时代一个  
喷发的理由  
我想退到远方  
独自一人在荒原上踌躇、迷惘、呼唤  
像一个人那样呼吸和走动  
拥有自己的皮毛  
我躲在一边 并不能远离  
我会回到那里  
在工厂和车间  
借此我可以活下去  
借此我有自己的口粮和生活  
内心具有的矛盾会在暗夜里溶解

醒来 在机器和时代之间  
一只偶合装置  
连接着工业奔涌的液流  
日日磨损的器官  
在浓浆淋漓的罐体内搅拌  
数字在液晶显示器上翻滚  
曲线和直线 报警系统闪烁和鸣叫  
绝不是叽啾的鸟语带来迷幻和新鲜的空气

损伤是看不到的  
DCS的意思是分布式控制系统

对机器的分散控制 集中操作 分级管理  
人的资源是柔软的  
通过集中整合  
具备了可控制和可操作性  
一条新的生产线就是一个操作和控制的集合体  
工业区展现了一个伟大的图景  
而我仅仅是一只眼睛  
我看到的听到的具有了盲点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高压喷射器保持着衡定的压力  
高昂的节奏 铿锵有力  
幻想被一块一块敲碎  
就像肉体被切开

一切都从旋转开始  
驱赶和挤压 每一次冲突都在让你步步后退  
从低压泵到高压泵  
生产线从最初到最后都在嬗变  
原始物料在云集的电力和控制系统的纯熟手法下  
推动着历史的进程  
而历史是个什么东西  
那些看不见的裂变在深深的沟壑里  
酝酿一场风暴  
而遍布的工业区还是平静的  
光线收拢在一条生产线的上空  
谁将动手  
制造一场风暴

**2010年12月28日至12月30日**

## 好氧池的春天

好氧池在春天病变  
工友们你们又有活干啦  
陆建明同志你要放弃休息  
孙捍卫你这小子别老想着回家  
女人们 这里没有女人  
干活的女人  
工装 手套 口罩  
你们把自己包起来也没用  
干活吧 干活吧  
同志们干活吧  
天空在好氧池上面演示云图  
一只鸟在天空俯冲  
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  
可以把恶臭当成迷香  
可以把粪便当成养料  
工友们你们要在好氧池里扎根  
要在春天的好氧池里耗到春天结束  
曝气器喷涌无数的水柱  
污水在天空散开也会焕发彩虹  
许士良早就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鬼话  
穿着皮袄趟在乌黑的泥浆里  
一会儿诅咒一会儿抱怨  
污水在天空散开  
彩虹也是肮脏的  
在许士良的诅咒和抱怨中  
一会儿升起  
一会儿摔碎

2010年7月4日

## 狗日的工厂

我曾经爱过你  
如今 这里是一处废墟  
在黑暗的旅程中  
滋长着痛苦和愤怒的枝条  
我拿什么来爱就拿什么诅咒  
催命的时辰总在人最困倦的时候  
待命 不容置疑的摧毁  
常常在人最脆弱的那一刻  
灰飞烟灭  
而工厂是铁  
肉体的打磨是持久的  
要比铁更坚硬更有耐性  
铁也会变成粉末和流水

2011年4月6日

## 关于一条生产线的描述（组诗）

### 1. 原料：木薯

木薯是灌木状多年生作物，原产美洲热带，其根块可食，可磨木薯粉、做面包、提供木薯淀粉和浆洗用淀粉，乃至酒精饮料和燃料乙醇。木薯矩圆形，种子褐色，根有细根、粗根和块根。木薯适应性强，耐旱耐瘠。

木薯，的确是入侵者，被大海推举，从中国的口岸登陆，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依赖红薯和玉米生产酒类饮品和酒精做化工原料的

历史。也让安徽、山东、河南、江苏北部大面积种植红薯的局面几近消失。木薯带来泰国的尘沙、石块、钱币、铁器、文字，和生活的碎屑，其次是越南、印尼。一次我从木薯里拣出一个盘子，一块菜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使用它，这让我觉得我和那些国家的人民有了共通之处，和食物有关，连接了语言和感觉的器物，让咀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又拣到了铁环、管钳、报纸，这些东西都放在我的工具柜里，我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我让它们在黑暗的柜子里，和我的工装在一起，和我的洗漱用品在一起，有时更换衣服和他们赤裸相见，它们喑哑的光芒将身体照亮，瞬间的静默带来一种神秘的荡漾，有时我轻轻地摩挲，质地坚硬的器物带来的颤栗是凉的。以后我又拣到了扳手，但它们不能使用，因为尺寸是单数，而中国的扳手是双数，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同样的伤痕累累，只有钢铁才能损害钢铁，它们在柜子里相遇，我的扳手却不断地出走，带来新鲜的油污和指纹，让另一只扳手感受季节、温度、事件的更迭。

这些都和木薯有关，木薯还带来了工厂的变迁，和频繁的商贸往来，制造了中国唯利是图的商人。开始是泰国的商人带来优质的木薯，木薯根块断裂的截面，洁净的淀粉，是好的，没有被金钱污染的截面是干净的，后来木薯被中国商人垄断，整块的木薯被粉碎，更容易运输，也更容易搀进石块、沙子，甚至其他能增加重量的东西。就地加工，起始是中国人在木薯里搀杂质，后来开发了当地人的大脑，他们再也不能购买到干净的没有杂质的木薯了。木薯变成资本的傀儡，通过海上的风云、波涛，从鱼群的脊背上经过，然后是吊臂的旋转，超载车辆的奔跑和交警的盘查，或者在中途停顿，在运输的木薯里撒水，埋进沙子、残碎的水泥制品、砖、石头等所有能增加重量的东西。“木薯：别名木番薯、树薯。木薯极易发生变异，所以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杂交种。”木薯在进入中国之前和之后，在没有进入工厂的流水线粉碎之前，不断地杂交，是彻头彻尾的杂交种。

## 2. 喂料口

所谓喂料，就是作为原料的木薯，利用风向筛选杂质，粉碎，变成粉浆的过程。杂种的木薯作为木薯，在喂料之前，是粉浆的前身，木薯消失了，进入工业的熔炉。

而作为喂料工的杜波，必须脱掉干净的衣服，换上工作服，喂料工的工作服清洗是没有意义的，一分钟不到就变得面目全非，与其说是工作服还不如说是盔甲。必须戴上专用的防尘口罩才能保持并不顺畅的呼吸，因此做喂料工就是和人性进行搏斗，把自己打败，服从机器的节奏。庞大的机器架构在人的头顶，机器是喂料工的天空，巨大的风管模仿了彩虹的形状，浅灰色的风管和彩虹没有关系，和幻想没有关系，风管是木薯的屠宰场。从喂料口开始，我赞美人类的伟大努力，每小时粉碎能力三十吨的机器，把木薯变成鱼群，喂料口是一个黑洞。木薯在成为木薯之前，在变成杂种的木薯之前，作为植物的木薯，作为原料的木薯，它们的阳光和风雨没有任何意义，现在堆积在喂料口，粉尘腾起，光线昏暗，木薯的颜色没有任何改变，在喂料口堆积。自重十六吨的铲车，钢铁的臂膀是有力的，铲车的震动让人绝望，而杜波习以为常。杜波和铲车司机的交流仅仅依靠手势，司机蔡虎经常在工间和杜波坐在一起，他们坐在拣来的蓝色的废塑料桶上，屁股挨着屁股，粉尘掉下来，还会落下更多，他们坐在一起，仅仅用数字交代工作量，他们似乎坐在木薯的山冈上，看到的世界不过如此。有时木薯磨坏了风管，碎屑飘落下来，好像下了一场木薯的雨，他们有时咒骂，但仍然不为所动，有时在木薯堆里厮打、翻滚，甩掉防尘口罩，张开嘴巴大声呼吸或者哈哈大笑。

杜波家里和孩子姨合伙开了液化气瓶罐小店，刚开始挣钱，孩子姨就翻眼把她们两口子赶出来，杜波在木薯堆里叫骂，怀抱着木薯的包装袋，跺着脚。然后一声不吭干活。杜波和小老板是不远不近的亲戚，但杜波还是喂料工，小老板还要关照一下，杜波才能安稳地做喂料工。放假的时候，杜波只有不到二百元的生活费，媳妇在火车站货场做三百元工资的清洁工，顺便可以清扫一点漏掉的粮

食，他吃两块钱一斤的猪头肉，他知道是死猪肉，死猪肉也是肉啊。做喂料工能拿一千多块钱啦！木薯在喂料口堆积，在减少，铲车还会源源不断地运过来。木薯在喂料口陷落，更多的木薯将穿过海洋，杂种的木薯穿过海洋，变成工业原料，变成利润，变成指标，变成那么多人的生活。

### 3. 配水工段

红色的、绿色的按钮在指头下匍匐，杨美铃依次点开配水泵、引风机、振动筛、闭风器、搅拌机，木薯粉从吸风管倾泄而下，像一场雪崩，在看不见的管道里，雪崩在持续发生。水通过闭风器，把粉碎后的木薯粉冲洗，木薯只留下气味，在搅拌机的料槽里流淌。实际上杂质是永远也清理不完的，杨美铃要不断地从过滤网里捞出细密的包装袋的丝缕，它们缠绕在网眼上，堵塞了液流，液流一旦泛滥会在平台上漫溢，平台上封闭了所有的出路，不能冲刷。杨美铃困在圆柱型的粉浆锅上，时刻注视着电流的奔袭，她已经习惯了粉碎机的轰鸣，习惯了把每一个扣子都扣紧，习惯了把头发挽起来，习惯了在白天黑夜都用一种眼神，操作中的眼神是专注的。粉碎机的轰鸣有自己的节奏，杨美铃在粉浆锅的台面上走动，她在直径只有三米的粉浆锅上走动。密封的管道也会泄露或者堵塞，闭风器的轴承和链条也会因为风力过大，吸入喂料工失手掉进粉碎机的刀片，如果卡在机器的死角就会剧烈地振动，杨美铃在粉浆锅的平台上能被颠起来，曾被惊天动地的振动吓哭的杨美铃，现在已经习惯了，只要机器还在运转，只要电流在额定的范围摇荡，就是安全的，整个车间都能听到的振动，可以被任何人忽略。现在杨美铃已经被工友们叫老杨了，老杨没变，老杨那么多年不过是穿坏了几身工装，老杨专注的眼神开始有了沧桑。她面前站立的仍然是巨大的管道，是粉碎机，是引风机，是振动筛，是闭风器，是搅拌机，是红色绿色的按钮，是摇荡的电流的指针，木薯粉仍然在看不见的管道里倾斜而下，像一场雪崩。

## 4. 蒸煮工段

一号泵、换热螺旋板、加热器、蒸煮柱、液化罐、五号泵、二号泵，然后是泵速、电流、温度、液位、压力、冷却水、添加剂，在自动化的陷阱里坠落，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平衡点。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规范，你不知道怎么调和那么多的矛盾，它们像刺一样在你的身体里撑开。高压还是低压，温度58℃还是60℃，液位5M还是6M，压力和电流在可控范围内跳荡，或者突然急速下滑或攀升，数字的变化翻动心里的沟壑，损伤被看不见的液流修复，那些循环着的液流和水仿佛时间或疾或缓的涟漪，有时你急躁地把工艺记录使劲地拍打，主控室被严密监控，动作幅度不宜太大，不能交头接耳，不能随便变换坐姿，不能乱放物品，在设定的氛围里，人是程序的标点。

朝林，女，四十五岁。程序被你拆解成机械的操作，你在主控室堆放，切削的年轮在主控室变轻，你可以走动一下吗？你可以像一棵植物那样在大地上走动吗？但是主控室不是游动的水域。看吧，工业的液流在身上打滑，你必须打起精神把数据推到巅峰。最后将自己推倒。规章制度峭立起来，太疲惫了，你在指标的间隙里找不到可以修整的空间。伟大的工业时代，消除了性别的大生产，工业的液流在循环中受孕、裂变，追赶着经济浪潮，将性别删改，你在工装里流放，空气和阳光，在主控室的外面冲撞，到处飞舞着黑色的蛾子，它们不是蝴蝶，它们没有蝴蝶美丽的翅膀，它们在幻觉中沉降在肮脏的积水里，翅膀凌乱、死亡，工业的噪音在演奏着一场隆重的葬礼，土地变成了垃圾场，蛾子的黑衣化成灰烬，在广阔的空间飞翔，生命没有了灵性，没有了细微的感知，只有风在不可抗拒的吹送中把它们向不知名的角落吹送。

主控室和生命的鲜活无关，每个人头上都有一颗露水珠，水也会钙化，朝林们没有机会变回女性的柔软，那是一个莫名的午后，那是一个让人悲伤的午后，情绪波动很快就会被烘干。



## 5. 发酵工段

老张来来回回。在钢铁的罐体上。他是那么强壮。他用力撬。像撬某个天体。他每天重复操作。五年，十年，二十年，他就是这样撬过来的。如果山能够移动，他会把多少座山赶进大海。

而大海在远方咆哮，他在做每小时一次的例行检查和调节，巨大的阀门在星空下排列，世界通过管道运行，他在管道的走廊上失去了表情。或许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星空下本来的人的面目，没有悲喜，有时他笑，还是不明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和寂寞和细菌进行搏斗。他杀菌、开阀门，他打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这条通道只通向他的内心。有时他摊开双手，内心荒芜一片，他不问雷雨，不问风霜，但他很在意自己的年龄，老了，干不动了，他惧怕那些阀门。有一天阀门走动起来会将他打开，他也许会变成一只黑暗的罐体，他的内心是一个空洞，却在此循环了一生。细菌滋生的发酵罐会把他的内心变黑、锈蚀，也许再也没人能够帮他冲洗闲置的空洞，那么他的工作就此结束。

老张的工作：1、发酵罐10只，每只容量600立方。2、水比7.8立方的醪液在细菌的作用下变成可转换成成品的半成品。3、半成品的多项指标，检验着他一日延续一日的劳动。4、每天掌控近百只大大小小的阀门，每天消耗水、电、汽，它们都有严格的考核标准。5、日日夜夜循环的醪液、管道、阀杆、循环泵、温度计、菌群，构成他所有的操作。

老张的财产：有老婆。有孩子。有三间工厂房改房以28000元转让的房子，市场价5万元左右。一辆换了几次的三轮人力车——机动车——电动车。

## 6. 蒸馏工段

关于蒸馏，我不想说得太多。当杂种的木薯媾变为成品，当成品变成工业的试剂或勾兑成饮品，或燃料，作为控制成品的主控室，作为主操作的高软丽，她看到了什么？她的高度正好可以俯瞰

整个工业区。工业区是一个城堡，她的操作就在这里，她在城堡的上方看到的是什​​么？和所有的操作一样，高软丽离不开那些机器、仪表，离不开显示器和键盘。有一次鼠标被高软丽拽掉了，她马上就倒在椅子上进入深度睡眠。这个机会是多么难得，那么松弛的睡眠是多么好，在宁静的睡眠里放弃了操作和安全，放弃了那些所谓的质量考核、指标，那些硬性的技术指令。她只要那么几分钟，不去管那些机器怎么运转，她只要那么几分钟的睡眠，在失控中找到喘息的瞬间，在幸灾乐祸中找到可以抵赖的借口，她完全放弃了操作，从工业流程里抽出身来，她有充足的理由逃避责任。或许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她做了一个梦，变成一只风筝，在云之上，慢慢地咀嚼着风的味道。她被风送到天上，她是一片云吗？突然一阵悸动，高软丽在维护人员的跟前猛然醒来，似乎从云层掉进深渊，恐惧的眼神在瞬间调整过来。有时在家中的床上她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她经常梦见自己出了安全事故和质量事故，在黑暗中叫出声。当操作成为病症在一个人的潜意识里时时发作，当操作成为一种毒素日日夜夜成为一个人的生活，那么，人就会在工业的陷井越陷越深，找不到方向。

高软丽还会回到操作，还会在操作中维持稳定的情绪，那些数字只有在跳动中能给高软丽安宁。现在回到成品的蒸馏工段，开始叙述成品的一切规章制度和质量考核标准，从一到十，甚至更多，每一项都有相对应的奖罚标准。现在让我们结束叙述，在成品的前面人并不重要，进入市场的成品面前人只是一个符号，可以被一笔划掉。而在工业区，那么多的人在工业区的天空下消失。

2009年

## 失魂落魄

波德莱尔：我爱你，万恶之都。

—  
林立的罐体是魔瓶  
不要打开 液汁在钢铁的内部流动  
天空和阳光照不到黑暗  
坚硬的钢铁弧度冰冻在下午的光线里  
罐体岿然不动  
走啊 在旋梯上不要抬头  
今天有雨 湿滑的旋梯  
折断心里最后一丝柔软  
你知道自己是轻的  
你知道自己可以飘起来  
缠绕在旋梯上的手指  
有点疼 攀援的手指湿漉漉的  
把握不住身体的摇晃

对讲机在风雨中呼叫  
数据在缆线上奔跑  
必须爬上去 必须  
将雨水摧毁的指数连接在主机上  
光标没有意志 光标在显示器上游移  
它不属于自己 就像火会自己熄灭  
灰烬在旷野里飘荡 光标消失在电子的烟雾里

人 人群 他们分布工业的台梯上  
面孔模糊 却棱角分明  
车刀刮出的棱角 金融危机的毒素

眼角锈蚀成片的褐斑 和剥落的整吨的油漆  
有相同的质地 仿佛内心的溃败  
消散之后形成时间的印迹  
喷涌着化学药品的味道  
分离 提纯 结晶就是毁灭

人 人群 凝固的铁 机器的部件或螺丝  
在机体上打磨 面目全非  
隐藏在工装的套子里 希望被契约保护  
刀锋划开肌肉血就流出来  
如何阻止病菌的侵袭和裂变  
一个金属的空壳 已经不会悲戚  
黑暗的虚空 一个废弃的容器  
随时准备抛出去 变成一堆面粉  
不能选择 就放弃选择

在塔楼 在水泥的平台上 在简易板房的车间  
里  
模糊了性别的工装 跟上机器的节奏  
击打声 摩擦声 液流的轰响  
形成一片盲区 听觉迟钝到只能感受微弱的搏  
动  
悬浮物在天空游荡 没有形体 没有声音  
仿佛光 仿佛阴影 即使白天也在梦游

循环池被搅浑了  
2008 2009 循环池的水煮沸了  
沉渣泛起的异味溢出下水道  
彩旗飘扬的厂区 标牌灰暗的车间  
廊柱间盘旋的湿雾 冷凝的水滴  
控制室昼夜不停地点击  
你在风雨中呼叫

打开 关闭 运行  
玻璃的空间里 一个虚空渐渐放大  
压力 压力 指数在急骤膨胀  
瞪大眼睛 绷紧双腿  
却无法位移

身陷污泥  
目光无法流动 看吧 看吧  
跟上发展的节奏 跟上离心机的旋转  
调整自己 要不断地变频  
风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犄角  
听话 听话 不要悲戚  
钢铁啊钢铁 恰好卡在舌尖  
你要有车刀般锐利的牙齿  
你要有熔炉般的胃  
你要吃得下这个时代任何东西

卧螺机在白天也会出来行凶  
那个丢掉肢体的人忘记了恐惧  
她端详着分离的肢体在楞神  
她不知道为什么哭泣  
旋转的机器不会因为一个人停下来  
卧螺机只为市场旋转  
因此卧螺机不属于人类  
它有一只独眼突然睁开  
要有一点血祭奠一下这个日子

好了 这不过是一个小插曲  
机器仍然带着电荷高速运行  
清理好现场 预备检查  
作为一个示范工程 一个环保项目  
一次小小的工伤事故 不过是一个音符的跳荡

官员们的西装携带着巴黎香水的味道曾经来过  
医院的走廊里躺着没有床位的病人  
感染的伤口在春天带着炎症呻吟  
抖动的身体给春天带来的阵痛仅仅是一个瞬间

要有广阔的胸怀容得下这个春天带来的不幸  
如果不幸可以用金钱购买  
如果需要生命也可以用金钱计算  
你上有老下有小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这些都有法律保障  
作为机器的一个部件 作为机器的一部分  
成本都可以核算  
每个人都有约定的合理的价格  
条文里的沟沟坎坎起伏多少暗涌  
不怕不怕 你尽可以在医院的走廊里感染病菌  
可以截肢 甚至太平间里都准备好了一张床  
鲜花店里给你准备好了美丽的花束

现在切换镜头 蒸蒸日上的工业区  
阳光普照 高炉反射着明媚的光线  
将心里的尘霾打扫干净  
春风满面 老夫聊发少年狂  
残缺不全的指甲挠挠热烘烘的肚皮  
你也想哼哼一支情歌  
这才想起早饭还在小吃摊等待付款  
小吃摊的下岗女工已经回家  
你的食指一用力  
哎呦呦 啥时候胳膊绕到背后  
戳到椎间盘的病灶

人到中年  
至少应该明白 走远了就不能回头  
旋梯架在高处 九十九米的高处  
是寂静的 回头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塔台离星空还有一米  
星空改变了方向

你在灯火的上方 被指令控制  
弧形的天空 缆线密布  
弧形的天空 重金属的深渊  
呼叫被风吹散  
呼叫不被听见  
呼叫也许从未发生

你上去看看  
看看 就下不来了  
如果做一只大鸟  
凌空飞翔 得好好计算一下  
用一枚残损的部件  
做引力测验

你听到了链条断裂的声音  
被支配的身体 玻璃碎裂  
马赛克从眼眶迸出去  
碎片在空间零落  
工业粉尘落下来 又清扫一空

下一个轮回是谁  
另一个人和你有没有区分  
工装上的蚀洞是不是同一个位置

是不是同一个人  
每秒种敲打一千次  
让你变薄 更容易被脉冲穿透  
那些蠓虫在飞 狂乱的蠓虫  
活着 然后 死去  
蠓虫带来的黄昏笼罩整个工业区  
熹微的光拍打着蠓虫的翅膀  
渐渐下沉

向前走  
每天挪动一厘米  
自己的眼睛也会迷惑自己  
在机器的噪音里学会发声  
学会在切割中保持骨骼的硬度  
缜密的流程会不会在某一个早晨  
将你删除 钢铁的旋梯时刻都会翻转  
赶紧走过去  
或者 停步  
金属支架慢慢地折成一堆  
习惯是可怕的 那么多的沉默  
可以堆成巨大的废墟

摇摇晃晃  
仿佛这场灾难完全和你无关  
你执意走过去  
甚至呼吸都不曾紊乱  
空荡荡的眼神在工间碰撞 沉溺  
被流程梳理 打磨

打开曲线图不断检索  
哪个数据能记录你的波动  
在哪一页泛滥又不为人知



原始记录变成时间的坟墓  
如何再设置起止时间  
悲怆在手指上漫漶  
伸出的手臂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

因此 要对废铁云集的垃圾堆  
保持敬意 仿佛阵亡的士兵  
无谓地死去 只有春风一年又一年  
将它们凭吊 因此  
我更爱黄昏黑白交替的瞬间  
那么多倒塌的灵魂  
支离破碎 却并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他们谁也不需要  
甚至一棵杂草都被拒绝  
它们曾经是完好的部件  
残损了 终于靠在一起  
可以相互取暖

**2009年3月12日至4月17日**

## 李晓泉

曾用笔名泉子，本名李春福，1969年生于辽宁铁岭。现居辽宁盘锦，在辽河油田高升采油厂工作，从一线工人逐渐成长为技术员、生产科长。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后停笔十年，2002年接触网络诗歌后重新开始写作。

## 野花

静悄悄的荒原上  
我坐下来，刚刚下了夜班  
却没有一丝困意  
我把一些野花编织成花环  
戴在头上，可是它们  
很快枯萎了

更多的野花在草丛中开着，五颜六色  
我知道，即使在荒原工作一辈子，把地下的石油  
都采光了，也不能带走这里的一朵野花

## 河边

把玉坠，从脖子上取下来  
在清澈的河水里洗了洗  
又把脸洗了洗

满河的云影朝我笑  
把鞋子脱下来，双足放进水中  
远处有鸟鸣，河中有小鱼  
草丛中探出一朵蒲公英  
在荒原，我常常一个人来到河边  
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  
时间就像河水，轻轻  
穿越了我的身体  
有时，我也沿着小木桥  
走到河的对岸去，那里是老乡的稻田  
有时有人弯腰劳作  
有时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个稻草人  
在田野上甩动着衣袖  
我就顺着垄沟向那个稻草人走  
这些年，我就像那个稻草人  
长期在野外，回不了家  
变得越来越沉默

## 杨 东

四川岳池人，生于1969年。1987年至1994年在原四川岳池粮油包装厂麻纺车间担任机修工，后历任岳池县银大粮油食品工业公司董事长、县政府办副主任、乡镇镇长、县文化体育局局长。2011年至今在成都一家央企工作。著有诗集《时间手指》、散文诗集《风中密纹》。

### 最后的工厂

最后一抹夕阳，照在被拆散的工厂  
像一副健壮的骨骼，被时间一点点肢解  
零落，冷肃的光斑，记录着强权与暴力的影像

机器隐隐的哭泣，胜过了马达曾经的轰鸣  
但你一定听不见，你不是这里的尘与土  
你没有经历过血汗与泪水，疼痛与欣喜  
你是你，我们才是工厂经年的心跳

挡不住这最后脚步。这分散的  
遍布恩怨的光，渐近陈腐的气息  
依然散布着它迷幻的光泽。天上  
地下，雨水里，风雪中  
谁在深埋和扩散这最后的记忆

一枚螺钉，多么像我

曾经被安放在这里的某个角落  
它的冷暖，收藏了我少年的激情与荣辱  
驱散了彼此的孤独和忧伤

那些零乱的半成品仿佛昨日黄花  
那些散落的配件像失散多年的兄弟  
那些摇摇欲坠的天窗是不是通往天堂的道路  
那些锈迹斑驳的管道掩隐了鼠迹  
那些杂草，灰烬，油斑，飘零的纸屑  
那场大火之后已经掩上铁盖的深井

千万不要带走它们  
请把它们一齐放进我的身体  
成为我的骨头，我的脉络，我的血液  
成为我永恒的青春岁月

再来一次亲手的安装，调试  
再来一段日夜的厮守和相望  
听它们日日夜夜并不单调的往复  
听它们年年岁岁并不简单的合唱

（作于曾在生产一线工作过的企业因改制而宣告破产之时）

## 夜深处

万物呈现出令人陌生的静谧。  
浓密的夜色，掩盖了铁轨、油罐、厂区、办公楼、树木、道路的  
踪迹。  
两位值班者壮胆说话，脚步毫不迟疑，手电光越来越远。

如果有月色，这一切会变得更加生动。  
如果有雨水，这一切会获得更加繁盛的力量。

那深藏于黑夜深处的小幸福，在梦境里，以无法抗拒的力量，  
继续完成一夜的成长。  
可知与不可知的命运，正弹奏着岁月的铮铮琴弦。那弦声时而  
浑浊，时而低沉，时而清澈，时而高亢。

一切变得无限深邃。

只有蟋蟀和不知名的草虫释放出无所顾忌的欢叫。  
只有偶尔的火车汽笛、飞机起降的巨大嘶鸣、沿兴物一路急驶的  
货车在拐弯处放肆的刹车声。

只有远处偶尔此起彼伏的犬吠和被微风唤醒的林涛。  
只有厂区一切事物睡梦中平静的呼吸和放纵的呓语……

更多的，是万物生长所发出的不为人知的声音——它呈现出  
缄默，却有着冲荡岁月的磅礴力量。

## 马 行

本名马利军，山东利津人，生于1969年，在黄河入海口长大。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到胜利油田工作，当了八年石油地质勘探工人，足迹遍及华北、东北、西南、新疆、西藏、青海等地的荒漠戈壁。现为胜利油田作协副主席，中石化作协副秘书长。著有诗集《慢轨》《马利军诗选》，散文集《大地上的行走》，学术随笔集《中国古诗屋檐下》，报告文学《国梁》等。

### 一个胜利油田地质人的荒野

把种子撒在窗前吧，阳光也许会发现它们。

——题 记

久住荒野，一个人的孤独也孤独了  
没有城也没有村，地平线在野芦苇的尖尖上，滑倒了  
你看刘建利，你看大郭头，你看二娃、赵蛋蛋……  
你看北滩、南洼，你看那张石油的标语

荒野的路就是吃饭、睡觉、工作、想女人、再工作  
就是一滴露珠，落在漫无边际的寂静里  
兄弟呀，野草安居，野草才会疯长  
黄沙飞舞，浅浅的河水才能渗进泥土

十年的荒野挪来挪去  
城市是别人的，乡村是别人的，只有大风里的我是自己的

大风大风可否小一点，刘建利抱着周岁的孩子说  
赵蛋蛋跪在他爱人坟头说。可是，风聋了  
今年三十五，明年三十六  
光阴呀，这辆透明小火车，如果愿意，请慢点开

三迭、白垩纪，麻雀、蟋蟀、大雁，还有养我的  
石油、天然气，它们都老了，要让它们也能登上车  
我，我还要点根烟卷，借与天地一点火  
我将再来一杯酒，把黑夜饮醉，让爱神交出阳光的小钥匙

谁言春风不出嫁，你看，那花丛里的蝴蝶飞来了  
我的生活又回来了

## 塔里木灯

铁灯铁灯，罗布泊渔网里有漏掉的鱼  
陶灯陶灯，尼雅佛寺和尚没有读完的经文  
玉灯玉灯，楼兰姑娘的红色衣衫飘飞  
电灯电灯，在轮台宾馆  
映亮了，一个胜利油田地质工人，我那不再青春的脸孔

## 向着地平线行进

大雪覆盖山河  
大雪之上，勘探队旗被大风刮烂  
重型卡车陷进淤泥，只见马达轰隆，不见车身挪动  
这是地质勘探队追寻石油一样黝黑而散漫的灵魂  
重型卡车后面，勘探女工头戴大棉帽，脸颊冻得像通红的窗花



吉普车内，勘探队长神情严肃，手持对讲机大声吼叫  
T.N.T地质炸药，不时激起冲天气浪  
我把皮夹克使劲往身上裹，我胃痛依旧  
背对大风，调好勘测仪器，我在地质作业本上写：东经125° 41/  
北纬46° 20

## 罗布泊

都三天了  
大风还在刮  
大风刮走勘探队队长，刮走技术员  
骆驼失踪  
指北针还在，方向却不见了  
找不到车辆  
找不到水  
大风还在刮  
刮走了生  
又刮死  
大风把灵魂刮到半空  
大风还在刮  
我不再是勘探队员  
也不是马行  
我空荡  
我无边际，我就是  
罗布泊

## 柴达木石油勘探施工遇险

队长被人救了出来

指导员被人抬着出来

钻工大赵出来了

放线工英子出来了

爆炸工老A出来了

能出来的都出来了

我也出来了

那天，有人牺牲，有人受伤，但戈壁滩上的夕阳却依然又大又圆  
回返的路上，十多辆大卡车

哐当，哐当

## 等待文工团姑娘来戈壁滩慰问演出

载重卡车熄了火

勘探队男人换上崭新的橘红色工衣

政治指导员黄启华头发光亮，脖子上扎了条小围巾

从山东带来的大狼狗

耷拉着尾巴，在人群中窜来窜去

啊，木柴已经堆起

戈壁滩上的篝火将熊熊燃烧

盘膝坐在卡车旁

我边把玩一把蒙古族小刀，边陷进一部情色小说给予的想象

## 阿尔金山之夜

悬崖上  
仪器工人邱小华像鸟蛋一样  
掉了下去

他头盔里流出的血  
怎么看  
都像月光

篝火，还在燃烧  
大野谷里  
那些凉凉的微风，可是灵魂在飘动

夜深了  
鼾声四起，我也困了  
从不喝酒的老班长  
居然醉了

他蹲在帐篷门口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又骂邱小华还欠他  
两包烟

## 从黄河入海口到塔克拉玛干

这是风的方向  
一个东方国度的腰  
这是日出时一条船，日落后行走的骆驼

这是有人哭泣  
有人跌跤  
有人出生，有人抱紧爱人双肩  
这是人间路  
路上花  
这是打铁的抡起铁锤  
找油的石油工人，依然在找油  
这是我看得见的  
命运  
它有时是一吨海水，有时是一粒沙

## 停车场

北京吉普  
靠在停车场门口，仿佛一个退休老人  
而当年的司机阿荣，多么年轻，多么喜欢坐在野地里  
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罗马吉普，乳白色车皮  
司机杨书才，湖北籍，很少说话  
地质大队解体的时候，他流着眼泪，一声不吭地走了

东风卡车，它的主人张师傅，我的一个大哥  
因为车祸，他连声招呼都没打  
就突然牺牲了

镇江越野车  
左边那辆属于济南知青乔世华，右边那辆属于老工人巴拉刚  
他俩总是吵架  
吵完了就在一起喝酒

测量工程车

曾陷进山西的河谷，拖上来时

只剩下车头

金杯面包，司机是个女师傅

她没什么学历，也很少说话，心地却像秋天的野菊花  
一样善良，六年前

她下岗了

上海轿车

我乘坐过多次，司机周治云总是开着它横冲直撞

幸运的是

二十多年来，从没出过事故

油罐车

司机退休后，执意要回广西老家定居，临走那天

天上还有星星

是我，一直把他送到火车站

救护车

属于卫生所的吴廉凯、程翠兰夫妇

他俩曾送我一付最好的膏药，也不知为了什么，他俩扔掉工作  
去了上海

野营板房车，几百辆

有的掉了门，有的没了窗，有的没了轮胎

已锈迹斑斑

西南角

好多停车位，空空的

那些车辆，要么掉进昆仑山的谷底，要么撞烂在太行山上

要么陷进松嫩平原的沼泽地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里依然有两个看守者，一是来自胶东半岛的一个老光棍，  
近六十岁了  
再就是，一条大黑狗

## 勘探地球的人

### 1

勘探队。大风将至，众神归位

有人，逃回城市  
有人，舍不得老婆孩子，调总部后勤  
有人，调进一座炼油工厂  
有人，嫌累，回农村了  
有人，调总部机关，寻得一把加官进爵的椅子  
有人，嫌工资少，辞职到广东打工去了

大旷野，千山万水重整方向。不想走，或是走不了的，皆是  
徐霞客的化身

唐：善调教风沙，仪器员

许：像闪电，测量工，来自清华大学

潘：云，气象专家

田：狼毒花，电缆技术员

胡：火，爆炸工

马：戈壁石，观测员，喜写诗

### 2

我，秋天，1210名勘探队兄妹

住在天山下

一抬头，就能望见天山  
再抬头，可望山顶上的雪  
这多好啊。我是个不优秀，也不算称职的男人  
我知道，勘探的远方，名叫荒凉  
那里潜伏着的饿虎  
终将吞吃掉，我剩余的青春

而我，不为别的，仅为了这一座天山，以及山顶上的雪，也可  
蹉跎掉整个人生

3

勘探队。大雨过后  
戈壁滩面目清新，小水洼眼神清澈

一顶，又一顶的野营帐篷，仿佛一个又一个省份  
一辆，又一辆越野车，仿佛能把整个宇宙装进车厢，统统运走

4

寂寞是阳光的手，抚摸着大地

第十九号帐篷内，勘探队最美女队员田莉莉，是一位女神？  
还是《聊斋》里一个鬼？

她的美，内敛，不扩散，仅局限于勘探队  
她的美，是引线与TNT炸药的距离

此刻，她低着头看手机。她的旁边，爆炸工张子良，捧一束百合花  
技术员刘同敏，揣来两块热乎乎的烤地瓜

此刻，从炊事班猪圈窜出来的一只小黑猪，探着嘴巴拱啊拱，拱  
帐篷门口的  
一朵小野花

## 5

她是艳丽的罌粟，绽放在东经87.51/北纬44.40的天山脚下  
她是寂寞的长信，被春天退回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289公里的  
铁皮房子  
她是天使之泪，滴落在蒙古国XI二维区块  
她是一只沙狐的前世今生，在准噶尔盆地北缘乌伦古勘探区，  
和着流水的节拍翩翩起舞

## 6

祁连山下，河西走廊  
烽火台年久失修，夜空蓝得就像一个童话

刘同敏，喝醉了酒，冷不丁拔出尖刀，把内心的伤插在张子良肩上  
张子良手持铁棍，轮在刘同敏庞大的身躯上

天亮了，车轮滚滚  
勘探的远方，像重低音在回荡

张子良，亮亮的大光头，一片荒凉  
刘同敏，抱着吉他，低头弹唱

## 7

副队长成爱民，驾驶罗利冈水陆两用车，去拖陷进沼泽的卡车  
后勤班连夜打造小木舟  
只身前去探路的施工员青岛阿纪，遭遇群狼



## 测量班长玉海因车祸牺牲

来自蒙古高原的明天，八级大风  
将横扫勘探区

### 8

准噶尔大戈壁，那个扛着被大风刮烂的勘探队旗，跨着大步  
走进地平线的年轻人  
依然没回来

帐篷门口，测量副班长周忠军  
坐在石头上  
噙着泪，吹响一把口琴

### 9

前行，谁的车队像星空一样寂寥？  
前行，谁的命运像轮胎一样爆裂？

前行

那是周忠军，成爱民，刘同敏，青岛阿纪，与死神一起游荡，  
在无边的风沙中

前行

那是包有刚，张子良，田莉莉，诗人马行，与狼群一起奔突，  
在干旱的大地上

### 10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大旷野，你是一棵野草与一片云的对话  
你爱上地平线的时候  
我终于理解了千山万水，千山万水也理解了我

大旷野啊，你是老卡车运来的白天和黑夜，你是我和宇宙胸腔里  
鼓荡的大风！

## 殷常青

陕西眉县人，生于1969年。1991年参加工作，做过采油工、技术员、宣传干事等。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诗歌、散文集《小时光》《沿途》等二十一种。

### 他，或者我们

现在，终于可以安静下来，终于可以呆呆地观察列车房一角空地上的那只蚂蚁，小小的蚂蚁，它旁若无人地搬动一颗无家可归的谷粒，它竟然搬动了，它竟然驮着和它一般大小的谷粒，一会儿工夫就如影子一样消失了，或者说到家了。

他，或者我们，像歇息的蜜蜂，等待着迁移，等待新的奔赴，现在如果是夜晚，如果还下着小雨，就在雨夜修书，把还有的一点点软软的蜜语说给刚从甘肃娶来的妻子，如果这时看见了一只蚊子，又有另一只匆匆赶来，就能叫幸福生活了。

现在，还是傍晚，风还在风中，钻机停止了轰鸣，他或者我们只是一个个被时光用旧了的人，至今仍被时光消磨着，像痒消磨着痛，黑暗消磨着光，像生活消磨着远大的理想，最终会不会成为一堆铁锈？最后会不会和灰尘混迹在一起？

现在，时间终于停下了脚步，耳朵终于停下了嘈杂和喧闹，在出发之前，终于可以从容地蹲下来，看蚂蚁搬家，看不远处的一些野花在孤独地编织心目中的世界，看一些蝴蝶，三三两两，乘着风把世界运抵天堂的广场。

他，或者我们，在停下来的时候，其实，那一瞬间张口结舌，

就像被什么击中一定要后退几步，其实，那一瞬间孤独的部分就显露了出来：和蚂蚁的亲密交谈，其实是冷，和蚊子的热烈对视，其实是凉，一直要绵延到内心、骨髓，一直到再次上路。

现在，已经接近暮色，钻塔上的灯盏就要落进安宁的黑里，有人喊了一声，有人，的确喊了一声，钻塔周围那么多的人，现在，它竟然像一座庞大的空房子，像一座敞开的胸腔，或者说它也像他或我们一样，在侧耳聆听砸在心上的那个疼。

## 论铁人精神

铁人永远在路上，身影永远在时间的流水中——  
风霜起伏，必须经历，苍茫遮掩，必须铮然有声，  
我们在路上，荆棘在路上，一座油田在路上建筑——  
只有试图歌唱的人，才有理由走在赞美的光芒里。

如果铁人藏在肩胛中的隐痛依然颤栗着，如果这个世界全是无用的词语，怎么也盛不下那一粒比一粒沉重的汗水，那么我也疼痛着，还有很多与祖国，与石油有关的儿女也会疼痛。也许那疼痛，那颤栗——

与挚爱有关，与石油之路上的所有弯曲有关——  
铁人，那挣出尘埃的身体，那悬于高处的星汉，  
那坚韧的灿烂和照耀，当潮水卷动梦想，那么多  
沉默的人，手捧石油经卷的人，期待幸福来临的人——

为什么会猛然泪流满面？铁人一次次从辽远的野地  
回到祖国石油儿女的张望之间，他奔行、卷动的身影，  
在石油之旅不断刻下精神闪烁的花火，仿佛远方的  
辙迹中，有一抹如画的霞影，被骨肉记取，难以更改。

铁人。铁人。一种闪耀的光流淌，深远，漫长，  
一种人间的眷恋和景仰，成为一个国家精神储备的  
一部分，宛如一个时代的涛声，一段生命的源头，  
让风声回到风，让石油从岩石中绽放，喷薄，飞升。

铁人的身体是血肉的，铁人的灵魂却和铁一样在风中  
叮当。永远的铁人，永远在百万石油战士的辽阔精神里，  
让那么多人跟随，如跟随自己亲爱的祖国。铁人。铁人——  
在华北平原的泥污中，在三十年的寒霜中，火焰汹涌。

## 像铁那样生活

和铁一样，和那些钻塔、采油树、抽油机一样，  
在平原披着风雨，披着霜雪，披着毒辣的日光，  
那是石油之神最纯粹的儿女，简单，直接，无数次  
奔行，停顿，又无数次扎下根。那是石油的铁——

人们写下诗歌怀念赞美，企图从铁找到一个开始，  
然后进入它骄傲的身体，找到那隐藏在世俗生活中的  
岔路口，或者语法的黑洞，企图变成那些坐在  
铁与铁之间追忆的人，那些把泪水憋回心里的人。

清晨和夜晚之间，祖国和世界之间，一种时光  
就在铁里，强迫自己接受岁月的磨砺，那些石油儿女，  
和铁一样，从容越过对生活肤浅的满足，那是一首诗，  
落在纸上的文字是多么渺小，又含着多么广阔的爱——

在一首诗里，我写下铁，写下天空和尘埃，小鸟和树，  
风和氤氲，停顿和空白，我写下它们中间藏匿的铁，  
那是生活中多少爱情的障碍，和多少爱情的坚持，

在时间的缝隙里，那是多少值得信赖的骨头和美德。

风吹，铁会在道路上颤抖一下，风继续吹——  
生活会给回忆加上一件衣裳，给眺望送上一架梯子，  
风吹着，一座油田与一座城池，情书满地，花团锦簇，  
风吹着，石油儿女敞开胸怀，像铁一样的生活——

那些微咸的生活，在风中像铁一样簇拥着，弥漫着，  
重新布置着一本书，装饰着一首诗歌，让众多的  
眼神，在失眠之上仰望到三十年前沸腾的青春，  
那是像铁那样热烈的青春，像铁那样生活的命运。

## 梦天岚

本名谭伟雄，湖南邵东人，生于1970年。高中毕业升入技校，学习车工专业，毕业后在湖南一家大型军工企业任车工四年，转入厂办从事文字秘书及行政管理工作，后停薪留职到省作协当编辑。已出版长诗《神秘园》，短诗集《羞于说出》《那镇》，散文集《屋檐三境》，散文诗集《冷开水》等。

## 铁屑

### 1

它在车刀的切屑槽里蜷曲，落下，游走，  
像一条响尾蛇。坚硬，在一瞬间变得  
如此柔软，放浪形骸。我原本也是柔软的，  
此刻，却意外地坚硬起来，像45#钢，  
但我的坚硬里没有可以焊接的硬质合金，  
只有砂轮在不断地打磨着我，这让人感到痛苦。

好在痛苦并不常有，当我知晓  
愈是坚硬的东西愈脆弱，我又是快乐的。  
我时而痛苦，时而快乐，当我摘下油腻腻的  
帆布手套，哦时间，请允许我让车床的转速慢下来，  
甚至停止，和你一起蹲坐在黑乎乎的脚踏板上，  
请允许我抽一支烟，在机器的轰鸣声中，  
发一会儿呆，再发一会儿呆。

或许就能看清大脑中不合时宜的混沌，  
那些被废弃的山河，原是细密的丝线缠绕成的  
烟云，疏于清理，如同我几近荒芜的  
祖国，它锋芒尽敛，于众多齿轮的啮合之中。

## 2

“加油，低速空转”，多么简单的常识，  
我每天重复这样的动作（而不是口号），  
其实每个词的表面都是粗糙的，像码在地上的毛坯，  
它们排成方队，来自隔壁的锻造车间，  
可以摔打，抚摸，搬运，但不适宜喊出。

在我的胸腔里，铁水也曾奔涌，  
那恣意敞开的亮光，出于年少无知的激情，  
已然冷却，却仍然沉重，再多的快乐也难以化解。  
哦，这站着的八小时，拿起又放下的游标卡尺，  
半自动手柄，不断伸缩的尾座顶针，以及铁屑的气味，  
想象中皮肉焦糊的气味，在高温的滋滋声里，  
与润滑油散发的浓烟一起，止于汗水和呼吸。

这让一个普工感受到生命被机械化的可憎。  
以致所有的笔都是钝的，打滑，我不得不抑制住  
在工作簿上写诗的冲动，并经常陷入这样的疑问：  
除了到手的工时我还应该记住什么？

## 3

哦，时间，或许我应该先去忘记。  
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我的忘记里有自制的麻醉剂，  
它让我有过短暂的羞愧，但命运最终说服了我，  
要我俯下身子，去印证它的精度，以微米为单位。



而青春以年的速度在奔跑，它把我远远地甩在后面，当我最后一个走出车间的大门，白玉兰掉落一地。水泥池里的铁屑像一堆杂草，闪动着绿紫色的光。我加快脚步像是要去追赶什么，但更像是逃离。

哦，时间，我用心跳记住的是你校正好的刀子，它紧跟在我的背后，让我看到被剥离的未来。纵有再多的锋芒也是枉然，你让我再一次看清自己，无论是卸下的还是带走的，都在旋转，旋转。

#### 4

多年之后我还能看到类似的场景，那绿紫色，在白玉兰的白里，等待那个收铁屑的女人，她满脸堆笑，站在一辆卡车的旁边看着，几个临时工把铁屑铲到车斗里，这时雨下下来。

越下越大，这耽于怀念的一切终于得到冲洗：灰尘，油污，口罩，黑指甲，噪音……  
哦，时间，当我转过身来，你变得异常冷漠。我看到雨中的自己已停止奔走，天空昏暗，不远处厂房的弧顶，呈现出我不曾见过的锯齿形。

## 魔头贝贝

本名钱大全，祖籍安徽枞阳县仪山乡，1973年生于南阳卧龙岗。少年时因斗殴入狱，当过临时工，199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在河南南阳油田看大门。1988年开始写诗，中间辍笔，2001年重拾诗笔。

## 心有余悸

### 1

从僵硬的岩石到舒展的芭蕉。  
从叶芝吮吸液汁。语言张着  
缺了一颗门牙的歪嘴，背着  
缓冲阀和助跑器。你写了那么多句子  
但什么都没减轻。依旧恐惧  
炸雷和猝死。一个年轻人突然变成灰烬。  
一把手术刀剖开童话的尸体。  
你躲闪着。心有余悸。

### 2

在此刻的孤独中我逐渐  
成为你。在夜晚盖紧的罐子里。白天  
我摇身一变，看大门儿，抽抽烟。在  
人不人鬼不鬼的局促的值班室：

你必须蒙上眼睛，才能透过领导的面孔  
瞭望星辰。而下班就是下到  
废弃的矿井深处。除了石头和遗骸，什么都没找到。  
一辆汽车擦过恍惚的你。心有余悸。

### 3

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唾液和精液  
喷涌而出。在第十三行回首，目睹了一个  
一滴一滴滴落的少年。成长就是用皮带抽打嫩叶  
催促它快步迎向秋天。什么  
都没剩下。光秃秃的树枝，霉烂的果实。什么  
都要毁灭。坟墓围绕着  
两三个问号，一大把金钱。口含怀疑，手抓物质  
刀光一闪，人头落地。你惨叫一声醒了过来。心有余悸。

### 4

一厘米埋一个人显然太挤。体制  
还是慈悲的：好，给你们两厘米。  
死人坐在主席台上，喝茶，训斥  
阴暗角落里的吼声；刷着红漆。  
昨夜，你把血偷偷洒到柏油路上  
梦见葡萄从那儿长出来，青翠欲滴。  
再赞美什么就显得可笑。最后一次  
浮出头来，回想水藻缠住的断肢。心有余悸。

2001年8月27日至31日

## 冬日记事

队长让我们在这儿挖土为了  
盖大理石加工厂。  
粉红色的蚂蝗，被铁锹铲成两截。  
地硬得  
像放了好几天的馒头。  
太阳驱散了薄雾。我们可以歇歇了，吸根烟  
接着再干——我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当一回农民  
不，确切地说，是建筑工人——  
我没想到竟挖出了一个骷髅头。  
午饭我们争论着，碗里的毛发，究竟  
是头发，还是毳毛  
而队长在一边微笑着喝茶。  
收工时我走在最后。回头，看了看落日。  
暮色像泥土，从我头顶浇下。

**2001年12月9日**

## 在工作中

值班室外沟渠青蛙叫唤。  
喉咙里的绳索，捆绑未来。

一只蚊子渴血的嘴是  
世界的嘴：风在其中，吹拂空洞。

更饿了。眼前只有快餐面

乏味的事实。

屋后柿子树用墨绿颤抖  
回应花椒树暗暗的尖刺。

明月冷冷温柔。  
星辰陡峭。相当于从骨灰到骨肉。

**2011年5月19日**

## 杏黄天

现笔名为雅克，本名何瀚，1973年7月生于甘肃西和。1993年至1995年在兰州连城铝厂电解分厂任电解工、铸造工，后到连城铝厂总厂人事部门工作。1998年重回连城铝厂电解分厂铸造车间，从铸造工做起，历任技术员、车间主任。2005年至2008年在西北师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现在兰州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 工业城市（组诗）

“在天狮星座骑的呼唤中  
孩子出走家园  
寻找天空的城市  
靠近金属结构的阳光”

### 电解厂房

逼视灵魂的是更为红亮的阳光  
站在电解槽前  
常常想到底是冶炼电解质  
还是灵魂  
火眼注视一切的思想或神光  
嘴唇的坚强有如金属  
臂膀战胜沉默

天车是一道彩虹  
虹下耸立着所有的阿尔卑斯山  
同一时刻眼眸中的闪电  
虹呜呜隐退  
掠走所有山的灵性  
集火焰于一身  
照亮雄性空间

在这里  
是谁使语言的尺度无限地延伸  
裸露最后的秘密  
灵魂在同一时刻燃烧  
面对银白色的液体  
挥出沉重的一针  
洒下空前的自信或自卑

天狮星座骑在孩子油亮的额头走过  
家园模糊不清  
流尽汗水  
拥火焰思考  
踩火焰飞天  
金属结构的阳光环绕

我可爱而又可怕的儿子  
你被命名为铝  
是城市的眼睛  
要告诉你的是  
你的父亲剔去了你的衣着  
你赤裸着  
在城市的天空是羊群的白云

凝固的人生在打壳机下粉碎

渣滓的思想被铲耙撕裂  
我行走火焰海出来的儿子  
你有理由俯瞰城市

这些还活着的灵魂  
和不甘平庸的人们

我的儿子  
你天狮星座骑的守护神

### 铸造车间

河流在这里以固体的思想涌动  
我最灿烂或最快感的一刻  
是看铝锭走出车间  
以另一种形式拥挤城市  
和家园的思维

铝锭站起的过程  
很能说明一切  
结果是寻找坐标系  
动作划过的曲线  
舞蹈以金属的质感  
在身体的每一汗孔流出  
我是一块铝锭  
蕴藏无限的可塑性  
叫喊妈妈  
城市天空的银河系

银色的果实是最诚实的劳动  
离开语言更是本质  
天车女孩



你金属火焰的笑容  
深藏的玫瑰  
使我习惯于不再仰望你之外的天空

动作 动作  
放牧羊群的动作  
守护天狮星座的动作  
爱情女神回来  
重建崭新家园

我永恒的铝锭  
源自爱  
又超越爱  
使城市的窗口洁白  
使我不再因为孤独无助  
而模糊家园

你佩带四十七颗钻石  
鉴别所有生灵  
没有谎言  
没有阴谋  
没有伤害的人生

我洁白的羊群啊  
金属中至为纯洁的英雄  
银也自惭形秽  
在天车女孩鱼一样的眸子中  
在雄性的阿尔卑斯山  
只有你如鲜草莓  
被痴情地炫耀一生

## 空间

此时  
切割空间的不再是时光  
是灵魂  
与洁白的思绪

嘴唇能够企及的空间越来越小

只有赞美  
只有月亮  
或是白嫩羊群

伤痛在阶梯似的重复中  
感莫空间  
空间的风覆盖海面  
伤痛在火焰中涅槃  
在固定的空间中永恒  
再生  
已是外在的形式

羊群的白云在城市的天空  
空间渐次鲜活  
灵魂散射光芒  
是空间线条的血脉  
城市不灭的神光  
和家园永远的牵系

天车女孩  
工业男性  
空间的宝石  
孩子的信仰

空间的双眸  
天狮星座骑的守护神  
因你而永生  
而灵栖城市的羊群  
而望见家园的归路

## 堆垛机

假设对你的感情可以堆积  
假设果实可以堆积  
假设思想可以堆积  
假设完美可以堆积  
假设梦可以堆积

那么  
是幸或不幸  
你的道路都会与我的相同  
都会对同一机械  
沉思

但现在  
一切的假设都是徒然

爱你也难恨你也难  
我转过身来  
对自己说  
天空多么广阔  
我又多么渺茫  
可以堆垛的东西  
是如此地有限

## 混合炉

你的春天 你的梦  
你的通向光明的机械  
在子夜过后  
我还在奔波

什么样的混合炉  
把我纯金属的想法稀释

双手举起渣滓叫卖罢  
如果这世界还有良知  
它会阻止

1996年

## 在工业的森林里（组诗）

### 夏日

无法忘记，夏日车间火笼一般。风的皮肤下，汗水像是血液  
……以七百度的速度流淌……

咸涩的梦想滚落在机械之上，滋滋作响，无法忘记——

金属九百度的红亮比太阳更直接比红玉更美，还有——

炎热的空气，更残酷地从八方四面围困这些动作已经  
迟缓而沉重的人：无法忘记——

就像生命无法拒绝食物一样，躯体渴望冰凉，就像——

越来越热的青春盲目执着的梦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 厂房里的麻雀

厂房里的麻雀是那些参观的人，他们总是叽叽喳喳，飞来飞去  
一会儿落在平台上一会儿落在  
减速机旁——

厂房里的麻雀转悠了一圈，除了满身的灰尘和噪音  
他们什么也没有带走

## 事故

那么是进去呢，还是逃走？他有些犹豫不决  
像是已嗅到危险气息的小小困兽

但没有人注意到他  
虽然他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窥视

他把手伸进机床之中  
突然后悔自己这么做  
但那个痛苦的时代已经来临  
大海的咸味始终在诱惑着他成为一条  
没有咸味的鱼

## 狮啸

当森林里万物都已睡去，我听见了狮子低沉悲哀的啸声  
当森林里万物的守护神醒来，我听见了狮子  
沉重坚定的步履

啊，弱小食草的动物们，我善良的兄弟，请你们  
赶快从夜的被子里钻出来，赶快  
丢开黑暗的枕头

像我一样，紧随在这狮子的身后  
奔向那闪烁不定的火苗

## 还有什么

灿烂，失落；沉默，喧嚣  
一样是生活  
寂寞，温馨；坚毅，疲惫  
一样是活着

爱，我只有一个愿望  
只要一双忠实的眼睛  
与我一同哭泣，就值得我  
为生命而承受一切

1999年

## 心灵事件（组诗）

### 歌声

偌大的厂房里，只有  
他的歌声回荡  
嘈杂的机械的响动  
也像是伴奏

我第一次发现  
唱花儿的这个临夏人  
是这么地忧伤  
是花儿忧伤的调子呢  
还是他的忧伤找到了  
花儿  
连人群也像是忧伤的伴舞

## 现象

机械的森林，时光，街巷  
他穿越，像一只打洞的鼠  
不停地碰见黑暗，以及  
光线的交替。他像是未来  
时代的人，与现时的生活  
相悖。梦见  
美、火焰；梦见自己  
生活在沙漠之中；梦见  
机械的飞沙走石、水、风  
作为报偿，他像一株  
灌木一样生活  
他的刺更倾向于坚韧和  
痛苦矛盾地热爱的方向  
更倾向于伤害自我的沉默  
和以绿色覆盖沙丘的方向

## 屈从

如果有这样的一间房子：  
充足的光线，和可以遮蔽  
光线的帘子，及玩具  
地上铺着地板革

组成多种图案  
他情愿像一个孩子一样地  
生活。而不是思考：  
他需要一间房子  
以便盛放孤独的肉体和  
飘游的精神  
可如果只是如果  
永远是如果。如果多像是  
全部的生活。却很远  
虽然梦中一切都似真的

## 他

总是这样，一天天，一月月  
一年年，时光流逝  
机械磨损，体力消耗  
梦减少，迟钝增加  
也总是这样，从来都是  
郁郁寡欢，除了劳动  
除了热爱。像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支撑着这个人，以及  
他的执迷，而这执迷  
正是我们所没有的

## 事故

因为大地不够坚强  
所以需要铺上铁板  
因为天空不够明亮  
所以需要装上灯管



因为生活不够辉煌  
所以需要金属相撞  
因为人已不知惧怕  
所以需要机械  
它的手伸出的地方  
我们不能够到达

## 最后

我的生命中只剩下一件事可做  
那就是沉默  
而我的沉默却原是机械的喧哗  
机械喧哗，那也原是金属相撞  
金属的相撞却是风在动作  
而风，风的动作似梦一般  
梦啊，梦的疾驰多像沉默  
改变了一切，却如从来就未曾  
发生一样

## 劳动

我说，为了把那些不可靠的事物  
表达清楚，而这还不够  
我写，为了把那些不可靠的事物  
描述清楚，而这还不够  
我做，为了把那些不可靠的事物  
能够留住，而这还不够  
于是我劳动，为了把那些  
不可靠的事物彻底消除

## 关于钢铁

这个角落里堆满了这些  
锈红、暗淡的废物  
以各种可能的形状  
我们并不知道什么  
关于钢铁。只有猜测  
我们说金属的光芒  
说坚硬的质地  
还有黑暗等等这些  
都只是我们的想象  
想象的钢铁  
我们锤炼这些钢铁  
在其上打孔，制造  
我们想要的图案  
还有我们的想象  
但多么可笑，人这种动物  
永远在做自己并不能到达的  
练习，梦。一如这些钢铁  
一开始就离我们很远  
他们有自己的死亡法则

## 阳光温暖那些热爱劳动的人（组诗）

### 开始

曾经喑哑，愤怒，这些齿轮  
链条，曾经断裂、疲倦  
青春曾经满脸是梦  
虽然沮丧，也曾经

金属的闪电划过  
机械雷鸣……  
说罢，说罢，开始说罢  
开始！人群兴奋，等待  
焦虑而又无所适从，企图  
改变生活，重新开始

## 既然

既然是零件，一颗又一颗  
铁质的星星  
既然在灰暗的天空和碧绿的  
大地之间，一切秩序早已存在  
既然被铐铆于  
固定的奔跑之上  
要直到生锈、腐烂、脱落  
为何沉言默语，让人害怕  
满脸尘垢，苍老麻木  
既然有一张说话的嘴

## 变幻

你看不清，早晨工业的浓雾  
和暮春的黄昏；你看不清  
四季怎样变幻，人生  
怎样无常；你看不清  
在车间里碰倒在钢铁  
栏杆之下，以为那是树  
你倒立着看  
看见森林，看见大火  
看见火焰的皮肤  
从森林穿过

## 瞬间

似蚂蚁般忙碌搬运  
新鲜或腐烂的金属  
美餐；头枕着废铜  
如枕着冰冷的食物的  
梦想  
打包机咔嚓嚓，瞬间  
一场交易之后  
它像丢失了自己，蹲在  
阴影下好长时间不想站起

## 秋天

书页落在大地上，落在  
泥土里，落在厂房顶上  
如闪闪发光的金币  
梦游者彻夜检拾  
阴谋和财富  
他多像蝗虫，奋力  
扑打，飞翔  
在金属机械的空隙之间  
肌肉的耐火砖和  
钢筋的血液之间  
渴望一个自己的秋天，全部

## 幸福

幸福多像孤独，夜晚  
凄厉叫声像是  
已惨遭不测  
吐出过多的风

梦没有栖身之处，梦  
感到害怕  
察言观色，怕碰到呵斥  
冷漠。梦像机械  
透过窗口看见星星和月亮  
离自己多么远  
离幸福多么远啊  
幸福独自生活  
像那些走动的影子

## 面具

四十七盏灯明亮如白昼  
红砖墙斑斑驳驳  
像同时张开的无数张嘴  
我两手空空回到黑暗  
就地跳舞，安慰自己  
摘下墙壁上人模狗样的  
那张面具  
对自己好好说，睡罢  
明天我会找到食物，水  
找到一个六面被钢筋水泥  
围困的地方  
躺在其中，像死去一样  
明天，不必再担心风声  
和寒冷，驱赶一个  
热爱劳动的人

## 走廊里的声控灯

空荡荡的走廊，黑暗而且寂静  
从大楼的外面看

星星点点的灯光亮着，有时  
如人的眼睛，睁开又闭上  
穿过黑暗又怎么样  
什么声控灯，他对声音  
充耳不闻。跺脚者  
敲疼了自己的心脏

## 零点作业

他走进车间。他换上工作服。他  
想起黑夜。金属发光  
照亮他的脊梁。“我今夜还得  
坚持”，他对自己低声说  
“但愿这机械没有坏。”  
他开启电源。那一刻他紧闭双眼  
只用手和耳朵；嘴唇也保持沉默

## 屈从

她从梦中惊醒，突然坐起  
楼道里有人大声哭泣，叫喊：  
“为什么总是我？”  
她睡下，安慰自己说：  
“那只是一个醉汉，不必害怕。”  
那是一个典型的流浪汉  
他再也听不到机械的呼喊  
梦中金属的光芒划过，刺眼  
这在他们两者都一样  
都得屈从于一种现状：睡去或者叫喊

## 热爱

减速机、梦、控制屏  
在这个地方，他永远似闯入者  
钢丝上落满了尘埃  
如他的心事。每天  
都被放在铁砧上  
铁锤击打这个没有家的人  
油污使他面目全非  
似一个线性单摆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穿过嘈杂，接受冷漠、伤害  
但还是热爱  
这些金属、机械  
如热爱自己的梦或幸福

## 如梦

如圆形广场，火焰流动  
青春和节奏，这些彻夜的彩虹  
狂热变形的表情，以及  
所有的金属、机械  
好像自己的前途和食物  
还有活力，梦中想象的T形台  
叉车来往，这些繁华  
天堂或者地狱，都是生活

## 渴望

一座，又一座。机械，如铁塔  
闪烁着金属的质地和颜色  
钢筋水泥下的热土也一样

迸发着炽热的气息，渴望  
黎明的太阳再次照耀，发光

## 限度

在梦中，他赤身裸体在钢板上奔跑，呼喊  
他打开窗户，风吹进来，他的头发竖起  
像一个怪物或是末日的宣告者一样，他呼喊：  
“这么多的死亡，梦；这么多的坟墓，麻木  
这么多，愤怒；这么多的安静；这么多……”  
他跑上楼顶，人群在街道上观看：  
“一个疯子。”但他呼喊；伸开双臂  
就要飞翔：“我不是！你们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我  
这么多的谎言，欺诈；这么多的戕害，杀伐  
这么多，自私；这么多的潮湿发霉的欲望  
这么多……；钢铁流血，黑夜哭泣  
玫瑰枯死，你们看到了：噪音欺骗  
噪音有副永不疲倦沙哑的好嗓子  
圆桌会议上假牙跳舞；机械背后的狂妄  
工业的悲剧！金币粉碎了梦  
骗子面目慈祥娇好恶毒，恶毒  
汽暖在炎热的车间里咔咔嚓嚓  
金属磨牙的声音。齿轮碎裂了  
齿轮如受伤的骨头，而他们，他们  
用了那么长时间也修不好  
阴暗而病态，报复。高层建筑  
钢筋水泥的躯体比兰州还高  
墙皮上斑斑驳驳，沾满痰迹  
污秽。电梯加速，心死了  
让我告诉你们，天堂或是地狱  
生活的垃圾，生活在垃圾中，垃圾  
制造者。垃圾。改变……”



于是他飞翔，舒展双翅，掉在钢丝上

于是他喊：“我痛！我痒！我痒！！我痛！！我痛！！！”

## 鬼金

辽宁本溪人，生于1974年。1994年进入本溪市本钢特钢厂做倒班工人、吊车司机，工龄二十一年。工作之余写诗和小说。

### 也许可以对黑夜朗读

是的，我说，也许，  
遗忘了烟，还有打火机  
对这黑夜，我惶恐，不安  
我将怎样度过这漫长的黑夜  
没有尼古丁，没有  
机械地，动作着，指向不明的宿命  
我就是那个地址不详的收件人  
没有人能在黑夜找到我  
我淹没在机器之中  
口腔里，空荡荡的，舌头上  
漫溢着以前的苦味，来自烟草多年的积淀  
那本书的名字叫《长昼的安魂曲》，我一直怀疑  
它另一个名字叫《追随黑夜的旅程》  
在黑夜，我没有证据。  
睡眠和疲惫来袭，鸟未定神  
我轻声地对黑夜朗读：  
“口袋里的小骨头哗哗作响  
为我招魂……我回到我……  
这悬于半空的神灵，你看到的黑夜不是黑夜……”

黑夜已于你到来之前，被你谋杀……”

是的，也许可以对黑夜朗读

这是我存在的方式

也许一生都将丢弃在这黑夜

是的，我朗读，我朗读……

用属于我的声音和腔调，不惧怕，也不挽留

听见的自然会听见，听不见的永远都听不见

是的，我朗读，我朗读……

对着这黑夜给我的安慰和恩典

我朗读生，朗读死，

这一生，晃眼间，也许就过去了……

## 为之颤抖

看到这样一句话：“春雨把这些陈年旧坟冲洗得干干净净。”

春天真的来临了吗？也许，她还潜伏在寒冷的冬天的胸腔里

我没有感觉到春天的气息，仍旧寒冷，把自己包裹在棉袄之中

有些心乱，不能淡定。一种空荡荡的感觉不能控制。我知道

那是怎样的一种空荡荡的。它的存在，让我坚信这个春天没有来临

没有。“陈年旧坟”是一个多么好的意象，像多年的沉疴

其实一直都是绝望的，这个世界，某些东西一直处于一种死亡的状态

是的。死亡的状态。它曾经复活过，现在又开始处于死亡状态。

哈。是一种趋势？还是某种精神的迷失，或者丧失。

你沦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你无法转动，即使在这可能的春天

你孤立，无助，你看不见光，你的舌头还有别的器官开始丧失感觉

种子不死。但种子就像一个幽灵，在泥土里张望这个世界

像那徘徊在子宫口的婴儿。它啼哭。它嘶哑地喊叫。它甚至回望那广

漠的子宫深处

它想回去，是的，它想。但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挤压着它，它必须生出来，它必须面对

这个世界。无论好与坏，它都必须面对。它偶尔看到的一丝光，转瞬即逝

它黯然怀疑是自己的呼吸吹灭了那光。是的。那光。它被生出来，它喊叫着，告诉世界

我来了，我来了。世界漠然，没有表情和声音。世界不会因为它的来临，用一种方式表示欢迎。

世界还是世界。它拒绝那接生的大手，腾空飞翔。像天使一样，升到天空上，俯瞰着

它寻找世界的中心。然后无意识地坠落，把自己摔碎。靠，一个完美的结果。它再一次升起来

是它的灵魂在看着它碎裂的肉身。看着围绕它的尸身哭泣的疯女人。

——悲恸。

世界为之颤抖……



辑二

## 白庆国

1964年生于河北新乐化皮镇曹家庄，高中阶段辍学。1983年参军，两年后退伍，回村搞过农副产品养殖，做过电焊工、管工、建筑工等。一直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每年取暖季都会暂时离家，去当锅炉工，至今近十年。

## 锅炉工

没有人  
知道我是一名锅炉工  
我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

夜深人静 地冻三尺  
我的劳动开始了  
我有一台像样的锅炉  
它高大 悍武  
有一个宽广的胸膛

每一块煤  
我要求都是黑色的  
黑的皮肤  
黑的眼睛  
但它的心肠  
必须是火红的

月光下  
我的劳动多么可笑  
一会儿是一条黑色的影子  
一会儿是一块黑色的煤

夜像水一样平静  
月光干净地照着  
一名锅炉工  
一台灰色的锅炉



## 李永普

1965年生于河南邓州一户农家，因家贫15岁辍学，学习做家具的手艺。1985年远赴新疆打工，后辗转于湖北、陕西、甘肃等地，做过砖厂工人，下过煤窑，但主要在建筑工地上干活。

### 浪迹的依据

我死之后 蛰伏地下的尸体  
招来一群蚂蚁 从我尚未腐化的皮肉骨节上  
翻出一些细微晶亮的大别山土色  
秦巴山地云母石粉末（哦小小的时光遗址和废墟啊）  
自大脑沟回及脏器里搜寻一些渤海湾上风声的纹理  
河西走廊沙尘的擦痕（哎不再喧响的移动的沉默啊）  
它们对胃做了重点勘察 从人的第二个大脑  
摄取了新疆干海子半块馕的馋  
乌苏砖厂揪片子的贪 陕南浆巴的糊涂三峡面籽的粗糙  
贵北玉米糝干饭的涩咽 甚至湘西火罐茶的烫  
晋东小米酒的酩 川西北兰花烟的怪  
也从胃黏膜里挑剔出来 这是蚂蚁们获得的第一手  
翔实资料 有关一个浪迹者浪迹的依据  
这些依据被它们记录下来 输入血脉灵魂里  
像一个不曾结束的结束 沿着活着的蚁生开始  
当蚂蚁们回到地上四处爬行  
微尘的脚步踩踏的沧桑 怎么看都像我的浪迹

## 老郑

再也找不到的老郑  
逆着砖头砸下来的方向  
飘向大得什么也没有的高空  
他蜕下来的空壳——  
运往火葬场的尸体  
和尸体上没擦净的血迹  
成为它和他的交接仪式  
抵达最后的尘埃——骨灰

昨天的老郑还没失踪  
工地上 他曾和我一起站在脚手架上  
俯视过一个走过围墙外的少女  
一个让花朵逊色三分的天使  
他说世上令人倾心的红颜  
会使相逢不相识的男人薄命

现在 巍巍塔吊臂下  
大墙不管老郑是谁  
仍在一层层砌高  
远处走过的少女 还有她带电的目光  
与他彻底无关  
记忆里一朵汗湿的微笑  
被无形的空气悄悄收容  
高处的天空 云是云风是风  
有时候 我逆着砖头砸下来的方向  
努力向上搜寻 目光的尽头  
有一种云层的晃动  
比尘埃要重

## 方向

日复一日的脚手架  
朝朝暮暮的钢筋砖石灰浆  
生活的方向无论怎样晕头转向  
都为着灰色丛林疯长的方向  
小学课本教过 三座大山早被推翻  
事实上 现今越捧越红的开发商  
和前朝旧事里的山体海拔  
有着惊人相似的走向  
作业面上 他雇佣的工头监工  
每一道见缝插针的指向  
将天空的蓝 逼入石灰岩一样  
铁青的方向 八小时工作日  
自巴黎公社浴血奋争的方向走来  
成为体制内等级阶层归结的方向  
体制之外 多加给民工的四个小时  
铁板钉钉 好让移植的草芥  
汇流资本积累时代  
所谓公平正义的方向 松绑下来的夜晚  
是易成眠难成梦的夜晚  
即便有梦 也朝着疲惫与病痛  
顺延工间流血流汗的方向  
而母亲的春天 春天莺燕桃李的方向  
古道芳草连天而碧的方向  
不得不成为 遗忘的方向

## 夜读东坡

因为是神游 你顺手牵来的大江  
纸为流域 我是源头  
地铺之上漂泊北宋 甚至东吴  
灯光很容易恍惚到故国明月的亮度  
空明升起 江月从来只有一轮  
在一杯浊酒里浸泡且摇晃  
你风中的发色 确认星光和月光为故乡  
荡荡飞絮抽出的故垒西边  
乃三国周郎风水宝地  
也是你生花妙笔龙飞蛇舞的来历  
此刻 乱石有理由回到你身边  
抱紧身体 穿空壁立  
惊涛除了拍击亿万年的岩岸  
还有千堆万堆狂雪  
从一页绵纸之上 回到  
黄州团练副使横遭贬谪的内心  
召回冠盖京华的青云旧梦  
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  
与其为美人光照的英雄盖棺定论  
毋宁以退为进 以另一种高度  
另一种千古风流 推开大江东去的隐喻

一条大江就这样被你独占了  
并且永远独占下去  
我想我仅有神游是不够的  
借你浪淘不尽的才情 寻求一世风流的依据  
工棚夜读的建筑民工蚂蚁  
只能把工地大墙 当成赤壁

## 郭金牛

湖北浠水县人，生于1966年。从1994年开始在广东深圳、东莞一带打工，从事过建筑工、搬运工、工厂普工、仓管等工作，现居深圳龙华。著有诗集《纸上还乡》。

### 纸上还乡

—

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  
数完就到了楼顶。  
他。  
飞啊飞。

鸟的动作，不可模仿。

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  
一道闪电  
只目击到，前半部份  
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

速度，领走了少年  
米，领走了小小的白。

二

母亲的泪，从瓦的边缘跳下。  
这是半年之中的第十三跳。之前，那十二个名字  
微尘  
刚刚落下。秋风，  
连夜吹动母亲的荻花。

白白的骨灰，轻轻的白，坐着火车回家，它不关心米的白  
荻花的白  
母亲的白  
霜降的白  
那么大的白，埋住小小的白

就像母亲埋着小儿女。

三

十三楼，防跳网正在封装，这是我的工作  
为拿到一天的工钱  
用力  
沿顺时针方向，将一颗螺丝逐步固紧，它在暗中挣扎和反抗  
我越用力，危险越大

米，鱼香的嘴唇，小小的酒窝养着两滴露水。  
她还在担心  
秋天的衣服  
一天少一件。

纸上还乡的好兄弟，除了米，你的未婚妻  
很少有人提及

你在这栋楼的701  
占过一个床位  
吃过东莞米粉。

## 庄子

千年的庄子  
赵庄/宋庄/周庄/一辆スズキ株式会社の机械  
盖楼。挖坟。爆吧。

我被禁言了。

阎王死得早。鬼是鬼  
周庄是周庄，蝴蝶是蝴蝶，水都往高处走了  
庄子出现很多巫术。

失地的农民，育有一子一女，混入  
流动人口/花白的绳子/约等于一寸光阴/约等于寸土  
约等于寸金/约等于春天的故事  
和中国梦。

这汉族的愁怨，都是临时工干的好事。

## 冰 马

本名成立，1967年生于湖北公安。1987年入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开始写诗，毕业后分配到5307厂子弟学校教书。1993年辞职后辗转海南、成都等十余地打工，1990年代末到上海，从洗衣工做起，换过多个职业。2001年曾被无故盘查，投送进收容遣送站。著有诗集《雪地上的血迹》。

### 清洗婚纱

敲呵，刷呵，我用  
猪鬃板刷沾上米汤一样的清洁剂

多么肮脏的东西！油垢、口红、污泥  
汗渍和体臭，在上身  
和裙幅，下摆和背带  
在白色或粉红色的各个部位  
简直就是一堆垃圾

如何把肮脏的婚纱洗得一尘不染？  
垃圾如何变成圣洁？这才是  
洗衣工的焦虑



## 5月9-10日，上海蒙自路收容遣送站 (组诗)

蹲着，或者坐着

蹲得发麻后，就顺势坐下。还好  
硬木地板让双腿得以盘起  
让屁股得以坐下

屁股承受了一生中  
最沉重的力量

蹲着，或者坐着  
这两种麻木的姿势不断交替着  
回家的简单欲望

当坐姿再次换成蹲姿  
屁股和大腿的距离重新  
使屈辱与麻木向更多处游历

打火机

当  
蹲着或者坐着，眼神  
从空洞的天花板逡巡到墙角，当  
小便的声音和气味开始弥漫  
当回家的欲望和屁股一起  
逐渐麻木  
我渴望抽烟

“打火机呢？”——但他们  
已经把我的打火机  
像垃圾一样扔进了  
那只积满廉价杂物的塑料桶

看守正坐在对面的铁架床上。  
这个唯一可以进进出出的人  
正在抽烟。一柄利剑  
从手臂一直纹到手指  
另一只手正把玩着他的  
自由的打火机

### 清晨记事

尿已经缩回去了。第一尿  
落在便槽的响声和看守的嘶吼  
还在屋内回荡：“你的鸡巴好看啊？  
你的尿臊喷香啊？！”

“给你们说了多少遍，  
小便要同大便一样！X养的！”

嗨，不就是扒下裤子，  
多简单的事情啊，  
光着屁股蹲下去，  
像女人撒尿那样嘛，我怎么  
就忘记了昵？

## 湖北青蛙

本名龚纯，湖北潜江高石碑曾岭村人，生于1968年。2000年外出打工至今，曾在建筑工地打过小工，在国企做过酿酒工。

## 喜鹊

在哪个地方都可以睡上一觉，醒来照例听不到童年的一声鸟啼。

工业时代把人们都唤出门，三五成群扛着蛇皮袋，拖着行李箱来到异地的工厂。

工厂已经老了，而生产线上的工人似乎永远只有二十几岁。他们是灰喜鹊，是候鸟也是留鸟而我是冬天在大地上捡拾枯枝的鸟人。

鸟人，我这样骂我自己，在中国大地奔走飞来飞去，始终留意着落叶乔木和电线杆上的乌黑鸟巢。它也是一个家。我爹娘住的破败瓦房，是我远在湖北的家。

瑟缩着，颤抖着，在中年的夜里愧疚着为没能建设好我的语言国家，没能减少父母的牵挂。这一行行建筑材料甚至不能用来安放好自己的身躯。它们断裂

掉在这里。

但我仍要说，我是我父母的喜鹊，是我们国家忠诚的  
义务宣传员。他们也是。  
他们来了，三五成群走进工厂大门，他们在打卡。

他们打出的时间正是中国的早晨八点半，或八点  
他们贫寒地分布在所有可能的岗位上。他们是最有希望  
带来好消息的人。他们是中国的喜鹊  
但他们是中国的忧伤。

## 月亮在工厂中的位置（组诗）

### 1. 我和月亮互相看上一眼

过些日子  
月亮  
就变换一下在工厂中的位置

我和月亮达成默契  
工作间隙，即晚上九点  
互相看上一眼

### 2. 月亮的职业生涯

从职业生涯的角度来看  
月亮有自己从头至尾  
服务的轨迹  
在顶头上司看来  
月亮容貌姣好，远观可得  
近处则如烫手山芋

重要的是永不放弃

### 3. 月亮的升迁

员工甄选，职务擢升，薪酬增加  
月亮得到不公平待遇

我看月亮表现平平  
严重睡眠不足，蒙胧着眼睛  
谁知道月亮的秘密

### 4. 月亮的多样性

工厂有时出奇地安静  
豆叶杉间的小蜘蛛  
不知不觉做了美丽的孕妇

月亮从云层中站出来  
想对哀伤的你  
说话

### 5. 月亮职务说明

后来我们修订了职务说明  
月亮的事情不再予以考虑

我们谦恭有礼，举止专业  
显示出对戴绿帽子顾客关心

相信我们  
赚取利润，这是月亮之亮的惯例

## 6. 月亮新同事

后来迎来新同事，迎新会上  
一群暗黑的脸  
被月亮倏然照亮

月亮十分遵章守纪  
不迟到，不早退

有月亮在  
一群人，无缘无故地高兴

## 7. 月亮的差错

月亮喜穿黑白服装  
从事性骚扰的高层人士  
不断点头，称月亮气质高雅，着实迷人

月亮从树稍上兴起  
填补一两人的空虚

## 8. 给月亮加油

老实说，后来我们开始训练  
如何不致落在月亮后面

我们加班加点  
甚至老板同他的一帮下属  
也“加油”“加油”齐声高呼

在生产线上，我们给月亮  
放了一颗卫星

我们感谢月亮给了我们榜样

## 9. 月亮表现考核

由于考核者的偏见  
月亮被认为  
一月只有一两夜表现优良

乘此机会  
我们高谈阔论，找乐子  
或者谈情说爱

其余时间  
我们遮住我们的半张脸

## 10. 月亮的薪酬

乌云越来越多  
月亮只能靠出勤小时  
获取工资（Wage）

总之，月亮老是怀念  
以往天高云阔  
拿月薪（Salary）的日子

## 11. 月亮假期

相信我身上多少有些蜜  
可以分享给你

但我本身不是福利  
月亮也不是

月亮如若出轨，我们定会失魂落魄  
她该给自己月亮假期

## 12. 向月亮抱怨

时常在工厂里走一走  
月亮不是在我前面  
就是在我后面

月亮，我想着解决问题  
担心被问题解决

月亮，寂寞把你我连在一起  
但你从不说一句话  
给我听

## 13. 与月亮未定契约

在月亮下面，工厂  
未能生存下来

工作后，字迹逐渐模糊  
要么化为灰烬

我一定要肯定我自己：月亮下面  
我犯过错误

月亮下面，我一定悔恨终生：  
没有完成月亮下面的任务



## 铁 骨

本名黄万国，四川资中县双龙镇人，生于1969年。1984年初中毕业后务农。1985年去凉山州雷波县284森林伐木修公路，两个月后停工，去陕西略阳县中川乡修水电站至当年年底。1986年去贵州修建铁路三年。1988年至1994年，在上海松江当装卸工。1995年来到广东，当了近二十年建筑工人，做过石工、装卸工、挖孔桩工人、木工、抹灰工。2005年学会上网，开始写诗。

## 塔吊

我见过多数塔吊  
都有着雄鹰般的身姿  
就好像一个家  
必须有副坚实的身板来扛  
但塔吊总有老化的时候  
即使涂上新漆  
那骨节的摩擦怎么听  
都像八十老人夜半的呻吟  
我曾见过一部老化的塔吊  
在工人的威逼和老板的默许下  
不断调大负荷，直到有一天  
它在一则新闻中垂下疲惫的头颅  
这情景很像我的母亲

但我从不说个中的细节  
不愿母亲像行刑台上  
等待枪决的巴黎革命者一样  
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  
重新把悲痛展示一遍  
我更不会告诉天堂的母亲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塔吊下工作  
就像她的一生在泥土里挥霍

## 理发师

一个帆布包，一壶水，一个脸盆  
一把折叠椅。七十老头瘸着一条腿  
常出没在帝王大厦附近的树林中  
老头没创意，永远的平头光头罗锅头  
但他修面功夫了得，每当精神不好  
我就找他修个面，时间一久也算认识了  
我们从未交谈过，但我能从他  
剃刀的声响中知道他的心情  
他也能从我精气上看出我的烦恼  
九月三十号，老板给我们结账  
没接到新工程，叫我们先回家休息，  
有工程再通知我们。临行前  
我找了四个地方才找到老头  
这家伙，居然在公安局后面的林子里  
也难怪，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和往常一样，我闭目靠在躺椅上  
老头的剃刀照例先在牛皮上来回打磨  
那激促撕擦的声响少了以前的悠闲从容  
多了战前的筹备和愤怒

在五指扶着我头顶的时候  
明显感觉他有扭住敌人脖子的快感  
刀锋似鼓点战旗铁骑在大地纵横  
在掠过脖子的时候，我有一份隐隐的期待  
我能感觉到，他也有一份兴奋的悲悯

## 唐以洪

四川仪陇人，生于1970年，高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先去沈阳，在建筑工地干活，1994年来到广州番禺，在鞋厂做普工，后又做建筑工，辗转于深圳、东莞、佛山等地。2001年去北京继续做建筑工。动荡的生活也使得诗歌创作中断了数年，直到2004年进入温州的一家鞋厂，才重拾诗笔。

### 寻找那条陪我回乡的腿

我把我的名字  
弄丢了，我叫唐以洪  
他们却叫我后帮机  
和那台机器同名  
和那台机器一起  
不停地运转  
我把我的黑发弄丢了  
这些白发像银针  
一针一针挑着我  
叫我小后帮的工友已不知去向  
新来的，天天叫我老后帮  
我把我的腿也弄丢了  
这二十年，我进鞋厂  
五金厂，制衣厂，大街  
和小巷，一直在寻找  
那条能够陪我回家的腿

## 退着回到故乡

从北京退到深圳，从东莞  
退到杭州，从常熟退到宁波  
从温州退到成都，退到泥土、草木  
五谷的香气里，故乡依然  
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退，继续退，从工地里退出来  
从机器里退出来，从那滴泪水里  
退出来，从四十岁退到三十岁  
二十岁，十岁……故乡依然  
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退，继续退，面朝未来  
退到母亲的身体——那里  
没有荣辱，没有贫穷贵贱之分  
城乡之别。没有泪水，相遇的  
都是亲人

## 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

那次回家，我的儿子  
正在和邻居的孩子玩耍  
看见我，立即躲到我母亲的身后  
把手指放在口中，一边吮着  
一边探半个头，平静地，怯生生地  
打量我，好像我不是他的父亲  
而邻居的孩子倒是兴奋得  
不知把手脚放在何处，一会儿唱歌

一会儿跳舞，一会儿骑在小板凳上  
驾驾地叫着，围着我在院子里  
跑了一圈又一圈，想与我亲热  
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  
直到天黑了都不肯回去

## 把那件工衣藏起来

那件工衣，灰色的  
我要把它藏起来  
灰色里的泪痕，和汗水  
那些胶水味，机油味，酸楚味  
线缝里的乡愁  
也把它们藏起来  
它二十岁，和我进厂时的年龄一样  
我就把二十岁也藏起来  
它那么肥大，曾经裹住我  
就像裹住一只发不出声的蝉子  
浑身颤动着  
我就把颤动也藏起来  
藏起来，统统藏起来  
把它的灰色，包括  
闷头干活，像一个哑巴的我  
包括像哑巴我的他们  
藏到最深处  
藏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 搅拌机

已经锈迹斑驳  
焊枪缝纫的几个补丁  
更加陈旧，沧桑和贫穷  
看不清它的籍贯和型号  
但我知道它的性能——  
叫它转动，它就转动  
叫它停下来，它就停下来  
它无法拥有自己  
它属于工地，工厂，流水线  
与昏暗的生活和现实  
包括身体上的铁锈  
也被沉重的锤子敲打下来  
它转动着，三十年如一日地  
吞下生活的沙石，纸片，胶粒  
和废料，吐出了月光一样的  
信仰，和自己的内脏  
它的嗓子已经嘶哑  
牙齿松动如还乡者，旋转的皮带  
是刚刚换上的，它从原装  
变成了组装。它扭曲的面孔  
我怀疑，它的来自内心的  
轰鸣与哀愁  
也不是自己的

## 我写过断指

我写过断指

写过他们缠着带血的纱布

像早产或夭折的婴儿

躺在长三角、珠三角……

这些产床上

写过他们的疼痛和麻木

与瘦草相比 他们略显粗壮

但他们比野草还要弱勢

草被割了还可以再长

他们断了就永远不能焊接

像是被切割了一次又一次的废铁

我写过断指，写过他们在仲裁大厅外的徘徊

相互拥着 哭成一团

写过他们望断秋水般的等待和地狱般的绝望

我还写过，在调解书上

他们是一截又一截廉价的火腿肠

我写过的断指，如果连在一起，就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但很多很多的手指还在不甘心地走上去

他们常常在我的梦里

突然站起来，像一个又一个背井离乡的孤儿

他们齐刷刷地站着，仿佛一支逐渐浩荡的队伍

去讨伐漆黑的夜色



## 含着泪水的乐园

那里，我住了半年。他们的那些事儿，了如指掌  
包括难以启齿的。都是一些打工夫妻  
属鸡的命。刨食于工地，车站和码头，垃圾场  
或者流水线上，用血汗奉养父母，养育孩子，吃饭  
穿衣，交水电，办暂住，和你一样，要过性生活  
只是，当你在自己、别人的床上，或者娱乐场所  
幸福得呼天叫地，快要死去，他们还在抽劣质的烟  
使用最便宜的卫生巾，在最简陋的出租房里  
当哑巴夫妻。

那里，一个被扒光了衣物的地方  
无数肉体 and 灵魂。无数个房间三合板隔成，纸皮隔成  
无数张床摇摇晃晃。无数张被单和蛇皮袋连成的遮羞布  
由风撩起来被月亮的光斑偷看。白天被生活抽打  
晚上才能逃回那里，用火焰疗伤  
他们需要在身体里寻找人间剩下的一点快乐  
他们的身体，是含着泪水的乐园

那里，我从来没听到歌声，只在夜晚听到  
纸皮那边的床板嘎吱嘎吱试探性地响着  
仿佛得到一种暗示，其余的床板跟着响起来，先是一张  
二张，后来就很多张了，响着，小心翼翼地  
像一曲无力的合唱。我相信，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  
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巴。白天叫不出苦，连夜晚的  
一点点快乐也不敢叫出来。不敢叫出来。  
无数肉体 and 灵魂，小偷一样躲藏在夜的深处  
但他们常常被从夜的深处，那点点快乐里  
揪出来。袒胸露肩，一排一排地蜷缩在

屋檐下接受盘查。盘来查去的  
他们的身份，依然是打工夫妻，打工的夫妻

那里。污水沟。垃圾场。阴暗，潮湿。游医的广告。  
阳痿性冷淡，冰凉的字，铺天盖地，让人错觉他们  
那样了。他们当中肯定有人那样了。我常常听到  
张三家在吵架，李四家，也在吵。一半为钱  
另一半难以启齿。

## 十月八日在苏小小墓旁

许多人假在她的身旁  
照相，像假着自己的女人  
我也照了一张  
在五百年前的那张桃红床上  
她睡得正香  
我不敢弄醒她，怕她开口就说  
——官人，银两。  
现在物价上涨，她的身价肯定水涨船高  
一个连盘缠都挣不够的打工仔  
我拿不出那么多的银两  
最重要的是合影的时候，突然感觉  
我在背着流水线上的老婆  
与她偷情  
因为，她是江南一代名妓  
一想到他们  
把我该涨的薪水和回家的盘缠  
大把大把塞进低领的发廊  
我理直气壮地直起了腰杆——  
怕啥！只是和一个死人照了一张相

## 陈年喜

陕西丹凤县人，生于1970年，高中学历。至今当了十六年巷道爆破工。1990年代开始写诗。

## 意思

我们三个：老陈、老李、小宋  
分别来自陕西、四川、山东  
我们都是爆破工  
走到一起不是义气相投  
也并非什么缘分

我们每天  
打眼、装药、爆破、吃饭、睡觉  
感觉活得没一点意思  
每三天一顿的红烧肉和每天一次的爆破声  
就成了我们生活最大的意思

有一回  
我们喝高了  
小宋唱起了山东大鼓  
粗喉亢壮，鼓声铿锵  
在古老的戏曲里  
做了一回武松  
老李突然哭了  
他说对不起小芹  
说着说着他又笑了

他笑着说  
人一辈子有了一回爱情  
就不穷了  
我最后吼起了秦腔《铡美案》  
一生气  
我把陈世美的小老婆也铡了  
事后，我们都说  
这酒，喝出了大半辈子没有的意思

前年  
小宋查出了矽肺病  
走的那天  
他老婆用他最后一月工资  
请来了镇上最好的班子  
让英雄武二哥美美送了一程

去年  
老李让顶石拿走了一条腿  
成都的麻将摊上  
从此多了一只  
独立的鹤子

如今，我还在矿山  
打眼、装药、爆破、吃饭、睡觉  
新来的两个助手是两位童工  
他们的时尚词和掌上游戏  
没一点意思  
每天的红烧肉和炮声  
也早已没了意思  
我不知道，这后半辈子  
还能不能找到点  
活着的意思

东风吹起来了  
意思一茬茬吹来了  
意思一茬茬吹走了  
吹着，吹着  
都吹成了烟尘

## 炸裂志

早晨 头像炸裂一样疼  
这是大机器的馈赠  
不是钢铁的错  
是神经老了 衰弱不堪

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  
它坚硬 炫黑  
有风镐的锐角  
石头碰一碰 就会流血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晚年的巷道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我岩石一样 炸裂一地

## 儿子

儿子  
我们已经很久不见了  
我昨夜抱你的梦  
和露水一起  
还挂在床头

你在离家二十里的中学  
我在两千里外的荒山  
你的母亲  
一位十八而立的女人  
被一些庄稼五花大绑在  
风雨的田头

我们一家三口  
多像三条桌腿  
支撑起一张叫家的桌子  
儿子 这也是我们万里河山目下  
大体的结构  
生活不是童话和动漫  
儿子  
我们被三条真实的鞭子赶着  
爸爸累了  
一步只走三寸  
三寸就是一年  
儿子 用你精确无误的数学算算

爸爸还能够走多远

你说母亲是你的牡丹  
为了春天  
这枝牡丹已经提早开了经年  
如今叶落香黯  
谁能挡住步步四拢的秋天  
儿子  
其实你的母亲就是一株玉米  
生以苞米又还以苞米  
带走的仅仅是一根  
空空的桔杆

儿子  
你清澈的眼波  
看穿文字和数字  
看穿金刚变形的伎俩  
但还看不见那些人间的实景  
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  
又怕你真的看清

2011年9月11日

## 牛二记

牛二是我的副手 三十六岁 山东人  
而鬓角已经过了五旬 杂草丛生  
他说 这杂草 源于半生的革命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革命 是与生具来的本能  
目的不一 方式也各不相同  
牛二选择了向内的暴力  
以汗为先锋 以血为后盾  
要杀开命运的另一条华容

牛二十五岁进煤窑  
从山东到山西 从四川到广东  
他要抓住黑暗里一盏照路的马灯  
他一路穷追 血肉纵横  
最终 以两根手指一条肋骨的代价  
换得母亲八年的残喘  
弟弟十年的举人梦

牛二的另一面生活  
一直是一个谜  
黑暗的身体里是否亮起过另一盏灯  
或许 那道门从未开启  
或许 根本就没有门

二十一年过去 不是一挥间  
仿佛陈胜吴广抗秦  
李自成请命  
以高亢开始 以灰丧结束  
如今 我看见牛二已经疲惫不堪  
像战国末年

## 杨寨和杨在

我工作的地方叫杨寨



西秦岭南坡一条平常的夹沟  
没有杨姓的居户也没有山寨  
吸引我们到此的是一道金脉

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爱恨情仇  
由炸药说出 它同时替我们说出  
贫者无家别 久别胜离婚  
也说出人有圆缺贵贱 此事古难全  
炸药前面是死  
炸药后面是生  
我们这工作 类似荆轲使秦

我的伙计叫杨在  
川西坝子上袍哥的后人  
能吃肉喝酒 也能耐寂苦  
头顶洋槐 白栎的八代落叶  
如著作等身

我们每天紧衣束带  
矿灯照耀昏暗的前程  
对矿脉望闻问切  
然后决定下刀的方寸  
仿佛华佗为相国问诊  
稍有差池或懈怠  
遗祸的何止风中白发和呀呀幼齿

八百米深处的巷井像巨大的迷宫  
让人想到虎头要塞和帝皇寝陵  
在一条巷道尽头 我曾见到一群盗宝人  
被毒气扑倒在地  
他们的身体安静得像一堆矿石  
他们的妻儿从口袋里的相片上出来

把他们的眼睛合拢

2011年9月 我离开了杨寨和杨在  
再也没有回去  
据说 东面的山坳里竖起了酒旗  
而西坡的亡幡已不堪拥挤  
听说杨在一天跑得太快跑到了炸药前面  
跑成了一团雾  
他娘子从坝子上给我发来几回短信  
说房后林子里夜夜有人哭  
我没有回复

这些年 商洛山已很少下雪  
不知道杨寨和川西坝子  
是不是也一样  
雪没了 冬天还在

2014年9月24日

## 大雪

纷纷扬扬 一场大雪  
让一条小路 在秦岭腹地  
更加弯曲  
模仿了时间和流水

采金人从矿洞出来  
雪让他更加平静 暗淡  
雪是他的老相识了  
他见过高原的雪

平原的雪  
八百米深处的雪  
一滴一滴滴落的雪  
人心经年不化的雪  
有几片雪就嵌在他的身体里  
成为北斗七星

东去的汉江隆隆有声  
它也是雪的一部分  
跑得再快 最后  
都要回归石头  
流经之地 布下尺子和舍利

秦岭大音稀声归于无形  
一列火车被腹中人押解  
跑得比北风更迅疾  
采金人回到住处  
推开大雪封门的草料场

## 红豆杉

我在汉水之头看到它 苍绿 孤单  
它的脚下是岩石 山风布施的薄土  
它还年轻 又显然老了  
像带着沉重泥沙的我们

在寂寞的秦岭  
它们不是最孤独的物种  
和一只青羊相比  
它们的真实又如此虚幻

在它的身后 历史如一地羊骨

起风了 枝头纷纷伏下身去

一群大雁抖落一身尘土

此去蛮国三千里

脚下的秦岭又高了几尺

## 李笙歌

本名肖文，四川南充人，生于1970年。1993年南下广东，辗转于广州、佛山、东莞等地，当过七年工人，还从事过业务员、记者、编辑、策划师等工作。

## 梅林，梅林……

海风吹来，火红的簕杜鹃  
在空气中耗尽了一生  
上梅林，下梅林，灯光依次亮起来  
海风吹来太平洋的热浪  
工业区里，填满沧桑的外省人

他们长久地待在铁皮屋下  
在流水线上忙碌，奔跑，不知天日  
半生都在做着相同的工作  
瘦削的身体，像机械一样麻木  
这些工业的隐形人——

用勤劳的双手，幻想生活  
直到脊背扭曲，撑不住风雨的侵袭  
青春，被梅林关的秋风卷走  
而眼前的生活，还是十年前的生活  
被劳动简单地捆绑在一起  
大风吹过车站、码头和人群  
风里，那么多还乡的人

而另一些人，还在继续到来  
像大海的潮汐在尘世里翻滚  
梅林，这异乡的故乡啊——

远方是浮云，和更远的海岸线  
一闪而逝的光阴……是什么  
让我们遥不可及  
疲惫、恍惚、苍白、无能为力  
暗自锈蚀，却又盲目地爱着

忙碌地爱着，动荡的生活  
梅岭，多少岁月流走了  
是什么，让我们守在这里  
打工，打工……然后是微笑  
痛哭，表达和深度的迷失

## 跋涉者

雨。琼州海峡。天空墨脱的乌云。时间和大海都呈阴性。他教唆碳笔运动：十一级台风，在海上拉响警报，与天空阳性的屁响和鸣。海岸。集装箱。热带雨林……在佝偻的冬天里一路撤退。他睁开游离而涣乱的瞳孔：天涯！在幕帷低垂的车窗里逼近。他读到：南中国。岛屿。沉船。椰树。鸟屎……不同于西部荒漠的气息。这华丽而冰凉的气息。雨，苍空漏筛的水晶体。在他的额头押下，翡翠的冷。命运和岁月的属性，以及一个流囚的名字。火车，暮年的长者，一路哮喘着爬行。“谁的眼泪砸

伤了铁轨？留下一个人的愤懑、忧郁和叹息？”他想起：遥远的磨子岭。雪积三尺。中药房。年轻的女医生。夜里性感的药香气。而这前方，这未曾抵达的……他在记忆的剪票口匆匆写下：某年。某月。某日。脚底下一片生死未卜的土地……

2000年12月18日 佛山顺德碧江

## 打工者

1980年代至今的中国工业史，是一部血淋淋的打工史，也是一部影响世界的、伟大的、混乱而丑陋的工业史。

——题记

年复一年，今夕是何年？兄弟们，姐妹们让我们醒来，让我们摸到生命的麻木、疼痛和羞辱。从辽阔的工厂，让上帝抽出所有的苦难之身。从工业的洪流中，从伪善的嘴脸下，从恶臭的油污中，抽出我们的痼疾之身，让暴烈的阳光重新灼烤啊——那锈蚀的灵魂和冷漠的黑血。狠狠地！让我们摸到自己喑哑的心脏和筋骨！兄弟们姐妹们，让我们醒来，暂时远离工业和疾病，远离沾满汗水和经血的钢、铁、铜、铝、银，远离机器、喧嚣、订单、惩罚、失业和冷眼，流着眼泪，在荔枝花盛开的山冈，遥远故乡，喊声爹娘、妻儿、父老乡亲。让我们的心，穿越这南方漫长而荒

凉的铁轨，回到千里之外空心的乡村——在那里，我们的小杂种已经出生，带着纯洁的睾丸，在起风的旷野上奔跑。我们的女儿啊，还在经期的病痛中忍受折腾……请让我们愧疚！用仁慈之心说出爱：给我们无辜的儿女。请记住他们忧郁而孤单的童年，那粗糙无望的成长。在那宽广旷野请让我们哭泣：为那挑灯耕种的亲人，为那故乡田埂上日渐苍老的阴影，为我们善良的土地和雨水，畜牲和五谷，为那苦楝树下终日的哮喘和呻吟——那恍惚而暗淡的伤逝！让我们为弥漫着农药气味的原野凭吊：当麻雀成群死亡，乌鸦集体飞离家乡，请让我们，为在氯化钾和碳铵中倒下的亲人默哀。致敬。请让我们长久地默哀！为最后的良田，为日渐微弱的劳动的号角请让我们闭上双眼：为那些失去耕牛、女人、房屋和土地的亲人。当耕者无地可种贫穷成为乡村抹不掉的心病，请让我们痛哭：为亲人脸上阡陌纵横的悲凉和沧桑，为那些失学和营养不良的孩子。为那些捧着粗瓷大碗喊饿的孩子！请让我们惭愧：那苍白的嘴唇和迷惘的瞳孔，过早地刻下了生活的绝望和怨恨。是的，当她们长大背井离乡，村庄的情歌就会消失。我们的乡村，不再是诗歌、野花和爱情的乡村！我们的乡村，不再是纯朴、美丽和干净的乡村！啊，凋敝的村庄已悄然死去，时代的村庄已荡然无存。请让我们悲伤：为那些含泪远行的亲人祈祷，祝福他们，在异地他乡，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当他们逃离，无休止的迁徙和流亡——这就是我们共同



的必然的宿命！当火车咆哮着，驰过家乡的柿树，请让我们记住那些哀伤的眼神，那车窗外无数挥动的手。请我们记住车站码头、海港、雪花、混乱的人群。这是工业的南方，最鲜活和悲惨的一幕。请我们记住他们的恸哭和呐喊！当火车刺伤原野的宁静，雪花落在送行的人身上……啊！亲人从此失散，夜幕已经降临。那在瓦檐下咳出黑血的亲人啊，请继续重操旧业！那口朝黄泥背朝天的人们啊，请继续与土地相依为命。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请继续成为轻描淡写的问题。当推土机开进乡下，请让我们倾听大地的诅咒为那得寸进尺的城市。那来自乡村的怒吼高不过打桩机的低吼……兄弟们，姐妹们请让我们记住：那烈日下青筋暴凸的亲人！那在睡梦中还在爬坡上坎的亲人。他们热爱着足下的土地，又逃不过土地一样卑微的命运。当农民把谷物装进粮仓，多少人在荒凉的大地上穷尽一生？当他们一个一个死去，请让我们为药液和棉球下挣扎的亲人痛哭。请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善良、爱与哀愁，他们的沉寂、阴暗和坚韧。当他们死于广大的贫穷，无可救药，请让我们铭记。咬牙切齿。在冬夜的锁呐里，雪花落下，请让我们送葬和迎葬。啊！当亲人们远离病态的农业，但愿死亡，能带给他们永恒而持久的安慰，在遥远的天堂，但愿神会赐给他们安宁。兄弟们，姐妹们请让我们擦干泪水，用沙哑的歌喉，怀念那消失已久的乡谣，让死寂的心脏复活——看那日渐憔悴的大河：长江、黄河、珠江、

淮河、闽江、湘江、滦河、嘉陵……还在  
日夜回响，呼喊着，咆吼着、奔腾着，为  
所有颠沛流离的生命。

## 利 子

本名邢秀丽，女，辽宁朝阳人，生于1970年。高中毕业后在本地一家砖厂当了近三年打坯工。1992年南下浙江，从生产水暖配件的小作坊工人做起，先后做过制冷设备装配的流水线工人、漆包线生产操作工。现在某公司任内刊主编。1988年开始小说和散文创作，2002年正式开始写诗。著有诗集《午夜诗雨》、长篇报告文学《金属的光芒》（与人合作）。

### 十指连心

流水线上的十指在舞蹈  
离那些物件很近  
离女工的心很远  
月光若能抚慰今夜  
她的十指就会不停地舞动  
那种不断回旋的痛  
她还能忘掉

没有人知道十指会开花  
开茧花，它们能反复地熏染  
流水线上的铜件，和铁件  
而她掌心的纹理上  
却保持着丝绸般的暗香

茧花跌进梦里  
就开始品尝一场十指连心的滋味  
她开始重重地呼喊亲人  
远处的灯火明了又暗  
道路像一条流水线，伸向远方

## 下夜班了

此刻，抬头已看不到月亮  
和抽象的喇叭花  
下夜班的女工静静地行走  
脚下也没有具象的露水

那些呼吸、悸动  
那些不知道是夜晚还是清晨的肉体  
奔跑在浑浊的记忆中

怎样稀释这样的劳作  
并摆渡到家的方向  
倘若有一声轻轻的召唤  
她就能感到，一双手  
正轻轻打开一扇漆红的门

## 张守刚

重庆云阳人，生于1971年。1989年去湖北一家砖厂打零工。1992年在内蒙古乌达煤井下挖煤，目睹工友死于塌方。1993年在江口一家汽修厂做冲压工，一次在操作中因冲床失控，切掉了左手四根手指。1994年在广东中山坦洲镇一家皮革厂打工，联络工友成立了南海潮文学社。后又赴浙江、江苏等地打工，先后担任保安队长、内刊编辑、企业管理咨询师等。出版诗集《工卡上的日历》《徘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 蒙古：乌达的黑

慢吞吞的火车  
五天五夜才把我扔在  
正月的乌达  
银妆素裹的原野  
看不清我该去的方向

雪化了  
突然而至的黑遍地都是  
暗含着燃烧的煤  
一声不吭  
潜伏在大地的心脏  
裸露在外面的

是那些走动的民工兄弟  
他们黑得只剩下  
看路的眼睛  
却怀揣激情  
就要点燃朴实的生活  
我还认得出自己  
那个有些弱不禁风的是我  
像一小块煤  
站在山一样的煤堆上  
让人看不清楚

1992年，在蒙古乌达  
我深入浅出  
和煤对话  
更加看清了生活的本质

## 1992：蒙古乌达

风一吹来 就打痛我蓬乱的发  
风中的沙子  
在眼睛里哭泣  
却肯不出来  
我在赶路 从乌达新区  
到我上班的那个黑洞洞的煤矿  
之间的路程 是一个下午中脚跟  
与腿尖的距离

我在煤矿中看见的只有黑暗  
和恐惧  
头顶上的安全帽

充当着什么角色  
在瓦斯与排气扇之间  
我的呼吸多么胆怯

一个工友的一声惨叫  
被淹没在塌方声里  
在矿灯微弱的光亮里  
我看见他痛苦扭曲的脸上  
那层煤灰  
在脱落

## 1993：江口汽修厂

冲压，拉伸，切割  
金属的碰撞声  
充满1993年的那些日子  
我必须牢记那个夜晚  
手指如此脆弱  
在冲床的一念之差中  
血肉模糊  
呻吟是没有用的  
我必须面对痛苦  
和面对自己残损的左手一样  
将自己的心揪紧

## 安石榴

1972年生于广西藤县石榴村。1980年代末开始写作。1993年赴深圳打工，先后做过印刷工人、仓库管理员、编辑、广告策划、影视撰稿人等，2005年入籍南粤增城。著有诗文集《不安》《我的深圳地理》《泡》《宋庄艺术家村的庸俗日常》等。

## 边缘客栈

诗意的栖居。在异乡  
我像主人一样活着  
我要做城市的推土机  
朝脚底播下心脏的轰鸣  
我得提防生活把我弄脏  
除下额头上吹皱的诗篇

我满意这里的生活  
一群没有身份和户口的人  
一间用灵魂打扫过的屋子  
两室一厅。除了每月要交房租之外  
我像主人一样活着



## 春运：火车

火车开了一年，在大地的腹部  
养成一只消化不良的胃  
我们积蓄一年的劳碌与思念  
还得同火车一起带病奔跑  
世界只剩下一面倾倒的栅栏  
越过这道无法删除的程序  
方能完成上一载的光阴

雪下过半月，摧毁了一年的道路  
大地埋葬了地面，人类失陷于家园  
过年回家的人找不到熟悉的轨道  
我们还要被岁末的寒风拖动多久  
铁路像一条松弛的表带  
总是难以将抵达的时间  
紧密地扣在腕上  
这一年最后的日程  
终究还是不能寄托于自身

春节从不晚点，火车屡次提速  
高铁越来越见长的脾气  
使票价不再上涨沦为借口  
冰冻频繁发出减速的告示  
黄牛党联手攻克实名制  
土地狭长坚韧的脊梁  
负不起一张单薄的车票  
我们要怎样才能走到来春  
时光在奔跑，而我们年复一年

## 李承骏

曾用名李福登，壮族，1973年生于广西百色德保县一壮乡村寨。1996年赴广东打工，先后做过皮具开料工、玩具厂拉长、文具厂车间主管、企业内刊主编、品牌总监等。2002年创办民族诗人论坛。

### 在东莞，春天正在被许多人抢注

元宵之夜。所有  
能够在这个季节里盛开的  
都一起来吧  
屋角那一盆开不出花的万年青  
突然发声

这里土壤肥沃  
风雨得宜  
这里日日舒展燃放的心花

家乡来的蛇皮口袋鼓突着心事  
左边放一袋  
右边也估摸着放上一袋  
你躺在中间  
今夜便拥有了斑斓的梦乡  
拿到工卡之前的这个晚上  
能这样挤在一个屋子里囫圇一宿  
你已经很幸运了

胸前挂着有些破旧厂牌的表哥  
其实并不好酒，他只是想借着酒劲对你说  
从明天一早，一切都得抓紧  
在东莞，春天正在被许多人争抢着注册

## 午间，在沙田广场躺着一场好梦

躺在它怀里，感觉秋天还远  
美梦还远。而你真切的疲劳裸露  
横流区，步步高。抑或杨公洲  
此时此刻，都抵不过一个沙田广场

她那么漂亮。摊派着温暖  
阳光一条条牵系着爱的神经  
谁家的宠物狗不以为然  
它呲嘴，一下一下舔含着命运

66路来了，乘务员的微笑  
竟然清晰可辨。车上的MM很多  
甚至有一个冲你笑得甜甜。上车吧？  
啊不，你想拥有一场美美的睡眠

七年还是八年？很久了，你在沙田  
磕磕碰碰日子滑溜。像小镇细而绵长  
厂证、床铺，与工位一样令人眷恋  
有了它们，你就能造梦也才有了故乡

心情却怪怪的。星期天不可再随意加班  
就从本月开始，这是电视上说的  
溜冰场影剧院大超市顿时欢呼雀跃  
你却哭了，你担心你会因此遇到爱情

## 谢湘南

1974年生于湖南耒阳乡村，插秧种菜、养猪养鱼养牛都曾涉猎。1993年赴深圳打工并开始写诗。在1993至2003年间，辗转于珠三角，先后做过工地小工、玩具厂装配工、五金电镀厂搬运工、纸厂装配工、电子厂机床工、图书馆保安、女性用品推销员、质检工、事业单位临时工、企业报编辑等工作。2003年进入《南方都市报》，从事记者、编辑工作至今。著有诗集《零点的搬运工》《过敏史》《谢湘南诗选》。

### 站在铜管切割机前

耗尽了一生的时光  
在嘈杂和油污中想望未来  
我的师傅教训我  
他把切割的刀片锋利给我看

一个合格的产品  
必须由你的眼和手完成  
机器是蝎子，它噬咬  
岁月。你要带上防腐剂

3米长的铜管加工成0.3厘米的  
电子原件，箫声成噪音

在耳边是历史的废墟  
被挖空的地球的旋转

眼睛被切成一条条血丝  
鞋子成为油海上的船，漂泊  
在梦中机器还在鸣响  
切割刀打磨得雪亮  
从手腕到膝盖  
我发觉自己被镀上镍  
在一台彩电的后座里 长眠

1996年

## 零点的搬运工

有人睡眠  
有人拿灵魂撞生命的钟  
有人游走  
有人遥望月亮而哭泣

时间滑过塔吊飞作重击地心的桩声  
一切都是新的连同波黑的静默  
不需叉车歌声高过高楼  
搬运工寻找动词，鲜活的

鲤鱼，钢筋水泥铸造的灯笼  
照亮孤独和自己，工卡上的  
黑色，搬运工擦亮的一块玻璃迎接  
黎明和太阳

1996年

## 呼吸

风扇静止  
毛巾静止  
口杯和牙刷静止  
邻床正演绎着张学友  
旅行袋静止  
横七竖八的衣和裤静止  
绿色的拖鞋和红色的塑胶桶静止  
我想写诗却点燃一支烟  
墙壁上有微笑和透明的女人  
有嚼过的口香糖  
还有被屠宰的蚊子的血

这是五金厂106室男工宿舍  
这是距春节还有十八天的  
不冷不热的冬季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的  
九点半

第一个铺位的人去卖面条了  
第二个铺位的人给人修表去了  
第三个铺位的人去“拍拖”去了  
第四个铺位的人在大门口“守着”电视  
第五个铺位的人正被香烟点燃眼泪  
第六个铺位的人仍然醉着张学友  
第七个铺位的人和老乡聊着陕西  
第八个铺位 没人  
居住 还有三位先生  
不 知 去 向

1996年

## 深圳早餐

我想到念青唐古拉山上的鱼骨和马里亚那海沟的黑炭  
我拖着疲倦的躯体走出工厂大门看一轮太阳

升起然后花一枚镍币买一碟炒米粉和一勺子白菜汤  
我嚼咀匆匆行走的上班男女的脚步与垃圾装运车  
和送早报的摩托擦肩而过

我双眼布满血丝大脑残留着昨夜的清风和打工妹  
的嬉笑，身边是红树林是候鸟的住地是苍雾的  
海是冒烟的工厂是高速公路是疾驶的汽车的尖叫  
我想起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和艾伦·金斯堡的《嚎  
叫》。拧开收音机此刻没有广告和流行乐

我得给未来打个电话问问天堂的消息，我回到宿  
舍打得一桶清水冲洗身子一遍一遍地擦，窗户  
开着对面是香港

我赤裸着身子，香港，香港，我们面对着面伟大的  
设计师离我们远去，哀乐轰鸣

我的躯体得到舒展我听到炒米粉和白菜汤在胃里  
蠕动，晚安！我的老板，我的白天我的黑夜我千  
百次地祈祷进入梦乡

1997年

## 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

龚忠会

女

二十岁

江西吉安人  
工卡号：Z0264  
部门：注塑  
工种：啤机  
入厂时间：970824

啤塑时，产品未落，安全门  
未开  
从侧面伸手入模内脱  
产品。手  
触动  
安全门  
合模时  
压烂  
中指及无名指  
中指二节，无名指一节  
属“违反工厂 安全操作规程”

据说  
她的手经常被机器烫出泡  
据说  
她已连续工作了十二小时  
据说事发后 她  
没哭 也没  
喊叫 她握着手指  
走

事发当时 无人  
目睹现场

**1997年**



## 试用期与七重奏

谁试用谁  
证明你有用  
在三月之内  
从一个七天到下一个七天  
你被试用  
你正在被试用  
生活没有窍门

你的一生都在被试用  
从一个试用期到另一个试用期  
生活没有窍门  
你乐意被试用，决意  
你试用别人  
这不现实，世界不现实  
那一个梦现实

必须证明你有用  
为谁所用？  
钱是小过门  
休止符出现，别问  
别问。痛苦爱上你  
这是幸福？什么都别问  
你被试用

你是我  
打工者，流浪者  
吹笛子的人，在夜的  
深处，你仍在试用

被风，欲望之塔  
所有的人都在试用你  
连同自己，妓女

谎言重复千遍成为真理  
一个被试用连续的人  
一个被连续试用的人  
一个永远试用的人  
一个人永远试用  
一个与试用期划等号的人  
一个等同于试用期的人

OK！你被试用  
照我的意思做，必须  
这样。听话，虚伪叫忠诚  
表现好才能加工资  
在我眼里你还是个孩子  
写诗与唱卡拉OK有区别吗？  
傻冒，说话呀（噢！命运）

一个异乡人  
一个没文凭的人  
一个诗歌爱好者  
一个说梦话的人  
一个忧郁的影子  
一个行走不定的人  
一个试用期中的人

**1998年**

## 星期天，在邮电所集合

邮电所离家最近  
离父亲的胃病最近  
离弟弟的学校最近

星期天，在邮电所集合  
用一个月的汗水在汇单前排队  
用倾听和倾诉

走进话筒，源头的声音  
泪水和疼痛不忍心装进信封  
取出所有快乐和好奇，在一个星期天

将一个节日递给衰老的耳朵  
或者孩子期盼的目光。一份礼物  
长长的叮咛放进邮箱

星期天，在邮电所集合  
陌生与陌生，乡音与乡音  
从一张白纸，岁月的空格——

**1998年**

## 中途三月，在平湖

没湖的平湖。杂货店的荫凉里  
母狗和它的跛子店主冒出笑的水泡

从小店向北直行百米  
是我上班的工厂。在这里  
左右两旁打工妹的面庞和半导体的发音  
(呵, 沉默中的声音……)  
已不能清晰浮现。我仅记得  
一天要上十个小时班, 这之外  
时间像是这样安排的:  
中午半小时休息与店主和母狗聊天  
晚上下班后冲好凉再与店主和母狗  
聊上半小时, 然后写诗、看书、打牌……  
黄昏一小时到附近山坡转转——  
山坡上的芒果散发乳房的香味  
有一次我放开了胆量, 差点摘到……

1999年

## 必须坐下来习惯这种声音

必须坐下来习惯这种声音  
习惯不同品质的发声器  
人的喊叫 电子合成器  
伴唱 报幕 叫台的声音  
铁的声音 切割  
齿轮 它的转动 摩擦  
工地 线面上的声音  
两个人在一起 相隔某种距离的  
声音 立体的声音  
让耳朵溃烂的声音

必须坐下来习惯这种声音

锁的响动 电脑的声音  
灰尘落下的声音  
黑颜色的声音  
心脏的跳动  
被模拟和不断重复的  
这种声音  
塞满和包裹你 压迫你躺下  
烦躁地站立 让你虚空  
叫不出名字 说不清理由的  
这种声音 水一样浑浊巨大的声音

必须坐下来习惯这种声音  
就像习惯自己这样坐下来  
对面和身边都没有人 不再会有人

1999年

## 前沿秩事

我最优秀的五年时间从机器的送料口进去  
我看见，这青春的五年从机器的屁眼里  
出来——成为一个个椭圆形的塑胶玩具，  
一个个滑溜的，一会儿是橙黄  
一会儿是朱绿的鸡蛋壳壳。  
(听说这东西要一车车运往美国，运往  
西欧，作为圣诞礼物，一一出售给  
蓝眼睛的孩子……)

那机器吭哧……吭哧，冒着青烟  
以磨牙的节奏咬住我呜咽的激情

机油光泽可作早晨起来梳洗的镜子  
就因为这，五年中蚊虫不敢光顾  
我的身体，我热血徜徉的肉铺

在生产最繁忙季节，老板和老板  
太太、情人，分别来到车间  
东转转、西瞧瞧，偶尔也带两包  
小鱼干，堵塞兄弟姐妹的嘴巴

……这有着狐狸智慧的人，时常择准  
我大急之时，突然出现在身后  
使我像那冒烟的机器，不得不  
乖巧地站立。这倒流的尿液  
——竟循环到今夜……

**1999年**

忙碌的人群是坚固的……

六点钟，我什么都没准备好  
晨光没有耐心，窗台显得粗暴  
炸油条的小伙子掌握着油锅的安静  
什么都在快速变化，油条变得金黄

六点钟，我什么都没准备好  
太阳脱下大海白色的睡裙  
穿上牛仔裤，线条多么耀眼  
出门人都被引诱，忘记向家人告别

从夜班上退下来的找到自己时钟的秩序

身体喊叫着，柔顺着  
伴着城市轨道上车辆的奏鸣  
——进入睡眠……

1999年

请多一些谢湘南这样的诗人

对世界说  
而不是在抽屉里  
对一只蟑螂命名

树叶开始发黄  
在这交配的街边景致里  
冬天揪紧了秋天的头发  
从后面进入  
世界的身体

请多一些  
多一些谢湘南这样的诗人  
不是从天空的乌云中  
而是从大地的腹部  
从那收工的人群  
扛铁铲、执铁锤、衣冠不整的  
男人中

## 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支歌

……

放下镰刀  
放下锄头  
别了小儿  
别了老娘  
卖了猪羊  
荒了田地  
离了婚  
我们进城去

我们进城去  
我们要进城  
我们进城干什么  
进了城再说

……

2001年5月22日

## 1996年3月的广州火车站

《自由引导人民》的油画是我记得比较牢固的一幅，它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还有《讲坛上的列宁》，台下集结的人群举着的武器。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从课本上跳了出来——

1996年3月的广州火车站也有大规模人群



广场上堆着的行李就像炸药包  
差一点我把头顶耸立的电子时钟当作了  
亲爱的列宁。两个外国男人西装革履站在  
一块牌子上，那是美国人的香烟广告  
1996年3月我仍然是一个不抽烟的农家孩子  
被人流从火车上卸下来，像从森林中抽出来的  
一块木头。天空和土地都已改变  
五块钱的盒饭只能占住胃的一个角落  
不时有人碰撞我的身体——擦过去  
一样的面孔，像不可抑制的革命激情  
戴袖章的老头正逮着一个女人要罚款  
旁边的小姑娘滞留广场，在夜色的敞开中叫卖  
水果与汽车、报摊与票贩子在眼里进进出出  
有多少人？或者就我自己：等着  
“亲爱的列宁”打开一个时间的缺口  
将陌生的衣服——穿得熟练

## 葬在深圳的姑娘

仙桃 重庆 长沙 新兴 宁波 安徽 河南……  
你们有着不一样的籍贯  
你们在别处出生  
但不约而同地来到此地  
来到簕杜鹃 木棉 荔枝 榕树 旅人蕉 美女樱 柠檬桉  
生长之地，来到另一个  
生命的起点

似乎没有人知道你们怎样生活过  
用怎样的情怀来投入这片土地  
此刻你们用凝固的微笑

静立在墓碑上

你们活泼的身体曾在这个城市的街巷里穿梭  
在制衣厂 玩具厂 电子车间 柜台前 写字楼  
你们或许曾成天加班  
或许在城中村的一个楼梯间，热烈地  
吻过自己的恋人  
在夜班过后的食街中用一个甜点 一串麻辣烫  
来安慰寂寞的肠胃  
此时你们的耳边响起的仍是工地的桩声  
是车轮滚滚的流逝

珠链滚入不同的白天与黑夜  
青春戛然而止  
生命的刻度在城市的表盘上取得一个终点  
火热成为与你们无关的事  
你可能的理想随同身影一起模糊  
你是否还有未了的心事

城市灯火凝视你的亲人  
此刻你们真正成为亚热带的一株植物  
在城市的外围  
与夜露为伴  
或许你们在夜晚还会来到城市上空散步  
而这城市已认不出你  
那条米花色裙子，用水冲洗三次之后  
不再有汗味的发夹

**2009年11月11日**

# 生产，在生产中，被生产淋湿

## 1

被秋天开胸验肺  
我遭遇的灰尘如此绝对  
我不玩漂浮  
我在生产中

我生黑产白  
在黑白的缝隙中爬行  
我在生产中  
被生产湿湿地淋湿

我生出一张桌子  
桌子给我端出风雪  
我产下一张睡床  
睡床给我装上发条  
我抚养一张报纸  
报纸雄辩又冷淡  
我公开一条路  
路上雨伞断魂

## 2

脸发紧  
不得不，揉自己的眼睛  
好痛啊  
眼里有砂子

哪里来的砂子  
请问  
哪里来的砂子  
请问  
砂子为何如此巨大  
请问  
砂子要在眼睛里  
在喉咙里  
在胆汁里  
待多久

### 3

风中的砂子  
挡住了一个季节  
烙出血  
一树的喘息  
一地的落叶

我与植物不一样  
我胸中跑着千军万马的灰尘  
盛大的风  
在洗刷树  
时代的肺  
石棉一样破败

### 4

在连接里  
被深深地连接  
越来越深的连接  
那一刻，我被光所迷惑

我是光中的一块枕木  
我横亘在看不见的舞蹈中  
我临着一个没有把手的寒夜  
我被镶嵌在火中  
持续高烧，持续生产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梦  
也必然诞下长方形的等待  
空中的国土枕不住碎梦  
我从不敢对巨大的世界说晚安

## 5

世界工厂覆盖夜班  
面子越揉越皱  
一堆嘴，局部干渴  
一队脚印，踩着身体，彼此的  
痒痛。她举起手，触摸到暗夜的心，我的心  
被鉴定为  
一个谜语  
星期六被鉴定为工伤

## 6

终于，淋湿的肺可以休息了  
生产仍是前卫的噪音，伴随  
耳鸣。马达患上炎症  
我很想让它停止，这滴水的呼吸  
滋润不了干裂的嘴唇，我很想让它停止  
这铅色的呼吸，喇叭一样下垂  
暗物质是奔突的电流  
它沉重，让决堤的身体

地壳般重组

7

我有一些枯了的树枝  
我有冰冻了的燃烧

我的冰块里，藏着时间的  
舌尖，过敏的酶

我有未睡的头皮屑  
丢失在坚硬的路上

当我轻触自己的头发  
走过午夜未遂的街道

我和谁谈论  
纸机翼，一个胖子  
和他的恐惧

2011年3月

## 刘东洋

笔名游鱼，曾用名刘冬阳，湖南衡阳人，生于1974年。高中文化，1994年到广东打工至今，工龄二十年。第一份工作是参与修建广深高速公路虎门路段；第二份工作是在东莞虎门大宁五金厂工作三年，先后干过仓管、电焊工、车床工，在这里踩剪板机时压掉右手中指指尖。1997年以来足迹遍及珠三角，在石龙卖过小菜，在深圳做过编外小编，干过搬运工、跟车押货、建筑工，做过电子厂的啤机工、装配工，抛光工。现在广州做服装打板师。

## 离别一刻

疾车声、风雨声、脚步声  
挤破的黄昏  
一地叶子，多么像我落泊的样子

虎门，你没有伞，没有  
一双送别的眼睛。

记忆中的2003年  
递给我一条打成死结的白带子  
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什么时候，我的脸上挂下一条铁轨

没有人听到我心中呜咽的笛声

回望生活多年的工厂

屋宇间的电线上

一只老鼠在雨中攀援而过



## 泥 文

曾用笔名倪言，本名倪文财，1974年生于重庆开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1993年辍学外出打工，进过砖厂，拆过房，当过建筑工。1998年进入重庆某机械加工厂当流水线工人，现从事机电一体化维修行业。2002年开始写诗。

### 春天里，在这阳光高处……

这阳光在高处，它将我的阴影暴露  
不张嘴，不说话，在这片工业园区，我已无法隐藏——  
这出租屋，这条高堡湖东路，这车间  
这机床，这油污，这钻花，这车刀  
这各种型号的铁，多像来自四方的方言……  
在这空空怒吼着的空气压缩机里  
这扫帚，这冷暖的欲望，这个女人  
是一台多轴的钻孔机  
为我的灯盏做着加法和减法  
在这谁前世留下的土地上  
阳光如此明媚，秒针多么轻快  
轰轰轰，突突突  
我掏出我怀里的小山村  
去掉一个最高的想法，去掉一个最低的想法  
在这条高堡湖东路的的一个车间里  
灯光暗了，家乡话有些结巴了  
有个女人能在这切割机上将我分零多好——

## 填简历

姓名这一栏好填，每次不用考虑  
就能写上  
父母用泥土的颜色给我的名字  
性别也好说，我还分得清  
至于民族，我至今无从考证  
只有被户口本民族  
到了学历这个节骨眼儿上  
我的笔实在犯难，拿不出任何凭证  
说明我上过学。那个大专函授结业的红本本  
不被认可，出生年月  
只能根据身份证上错误的出生填  
这是唯一被认可的途径，一个合法公民  
已结婚，没有政治面貌，就忽略吧  
出生地很远，工作单位很近，职务难以启齿  
低到了最低的一线，家庭地址可以填，但不可以通联  
办公电话是别人的，住宅电话空白  
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何单位工作或学习  
这个好说，九二年在河北进过砖厂  
九三年在上海拆过旧房，九八年在重庆站流水线  
这叫工作也叫学习，职务员工  
可以说得泰然，家庭成员  
从父母开始，到妻儿，清一色的冠戴  
农民，农村，务农  
推荐人一栏，我找不到  
就自我推荐

2014年8月3日

## 陶天财

四川宜宾人，生于1977年。曾在东莞打工，现居福州。做过两年搬运工，之后在啤酒厂当过打磨工，在塑胶厂当过吹瓶工，在制衣厂当过查衫工，在注塑厂做过披锋，在鞋厂干过拉胚。还从事过业务员、美工、编辑等工作。著有诗集《三儿的问题》。

## 摆龙门阵

我们家三呷，球没名堂。  
打了几年工，不晓得哪个搞起的？  
钱，钱没兑一分儿回来；  
姑娘，姑娘没耍到一个……

“昨天坳口上吃新姑娘酒，你么婶说：  
伯娘，你们家三才，不是说回来了吗？  
咋个没过来耍呢？我舅舅那二妹，  
想跟他去找钱！铺盖都收拾好喽。”

“我不是扯把子。如果说婆娘，  
我早就说了，尿桶吞儿头都可以捡一个！  
愁，愁啥子啊愁？我一点都不愁。  
慌，慌哪起啊慌？我一点都不慌。”

难道？还会怕我真的，  
丢下老汉儿老妈儿不管吗？

那是不可能的晒！不管哪个，我晓得：  
我这身嘎嘎，不是垮崖床垮出来的。

天干。吃水下河刨幽幽，慢慢浸；  
老母猪一窝只下三个，还要给你死两个，  
一点良心都没有。老汉儿写信来：  
儿呀，我们真的老了，扭不动了……

## 断章

流水线一停，女工们，就会鼓掌。  
同事说：“明天会出太阳，说不定也会下雨。”  
今夜。我不停地流汗，被风扇吹干。  
我想把工衣洗了，去人事部——  
把工龄也洗掉。

## 孙海涛

湖南邵阳人，生于1978年。曾当兵五年，2002年退伍后赴东莞打工，做过保安一年，打磨工半年，制水工三年，印刷厂技术员四年，现在东莞文联工作。

### 十分钟困倦

凌晨五点半  
所有的单都已做完  
关掉机器  
擦拭底座的油污  
日光灯，柔和起来  
月亮适时经过  
距天亮还有一支烟工夫  
小张，我们有十分钟的困倦  
头重脚轻、打盹  
抓紧做个梦吧  
许是一个女子  
许是家的轮廓  
雾气萦绕的庭院  
鸟叫  
鸡鸣狗吠  
运货车吞吐，微暗光线  
喇叭，玩具厂的下班铃  
包子铺卷闸门  
可真正叫醒我们的

依旧是厂规

## 工卡

时光凝固。纸质的核已发黄  
相片里的一寸青春  
值得玩味的只是少年懵懂的笑  
其间，隐含着多少辛酸

时光回转。重现的白天与黑夜  
十年，省略了名字和职务  
一个人浓缩成四个阿拉伯数字  
在车间被呼来唤去

时光流逝。所有的血汗或者荣光  
让过去的统统见鬼去吧  
一个人踩着冰面前行  
哦，我的三十岁，面朝风暴又是一个开始

## 机器书

——2008年金融危机

冷却的巨铁有着暮色覆盖后  
发黑的缄默。恍若让我们想起  
那个手脚麻木的深夜  
从车间往外看，星斗正托举起  
南方夜空的苍茫  
一如我们对未来的模棱两可

我们一边蹲在过道口抽烟，一边抱怨  
如履薄冰的时日

翻过印刷车间配色房那道幽暗窗子  
我们一直可以翻到围墙外的山坡  
坡上长满了野草、野花、灌木……  
多数我们都叫不出名字  
风吹过来的时候，我们还望着浩瀚天空  
和远处磷光般闪烁的灯火  
——仿佛，从来没有什麼让我们如此安静

有谁会提起一台行将就木的  
老式德国造印机。即便是属于我们共同熬过的时光  
我们原路返回的那个深夜  
我们，也不过是静静地坐在冰凉的机台上  
静静地等待，看夜色  
一点点从天空宽阔的尸布上散开

## 陈才锋

湖北枣阳人，生于1979年，初中毕业。1999年南下广东打工，在电子厂做过浸锡工、插件工，在涂布厂做过涂布工，在塑胶厂做过加料工、上模工，目前做调机工。1999年开始写诗。

### 在一家塑胶厂

在一家塑胶厂里  
我看见上模工吊起十多吨的模具  
在半空中行走，像颗原子弹  
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干渴的链条发出吃力的疼痛  
每响一声  
都像扯他的神经  
在离模具垂直偏离不到两米的地方  
微笑甜过白炽灯

莫非我们认了  
蚂蚁的世界；庞大的机群  
仿佛眼前的森林  
能豁见生命之外的蓝天

不喜，也不悲  
为一群重复不变的机器



每个部件，都是我们的舞伴

## 上夜班的她

暮色挂树

她又要上班了

流水线开始在她的手里

一转，再转

她说习惯了

黑夜是白天，白天是黑夜

习惯了站立作业：

看外观，擦油污，削披风，打包装

十二小时不间断的

一个个产品，在她手中

一翻身就成了成品

透支的身体，就这样

重复着。一箱箱，一踏板一踏板

被固定的人拖走。多像故乡的小河

把村庄抽空

## 她们

在车间，在乌黑的夜里，她们的眼布满血丝

疲倦的眼神，在空中游走

那手，繁忙，粗糙。生硬的动作，被一个挨着一个的产品

追着，赶着。言语间，那微小的笑  
在白炽灯下，和流水线一起  
将白天沉默，将黑夜复活

让胃蠕发出的空叫音，压过  
机器的轰鸣声；压过深夜来临时的那场寒冷  
一个人揣摩着乡间小路，狗尾草已经  
把种子撒在路中间了

在天亮来临的那一刻  
又完好如初地将它们：清点、装箱、入库……

## 在白炽灯下

被毛刺磨亮的批锋刀  
追着一组僵硬的动作  
在白炽灯下，匆忙  
寻找可能出现的幸福

注塑机捏住流水线的喉咙  
让时光装疯卖傻  
一粒一粒尘埃之手  
疼痛、麻木；甚至失灵

如此渺小，如此不起眼  
在工厂；在喧闹的机器中；在时光的暗处  
一截被另一截掩埋

只是植入体内的心慌，再次  
将恐惧压住，告诫自己

后方还有我的孩子，我的爹娘

## 留点

像捏紧批锋刀一样  
拼命守住，下班后那有限的时间

首先，我要给母亲通一次电话  
聊聊乡下，以及认后院叔娘为爹妈的孩子  
问问还记不记得我  
那年回家，站在其身后  
他们不认识，还一个劲地蹲在地上  
玩泥巴。乡下的草总是见风就长  
让我不时地打着冷颤

一个游离在外的中年男人  
如动物园里的困兽，归期遥遥  
还经常拌着手指，数了，还数  
绑在秒针上的时间。多想弯腰拾起  
二千公里以外的时光

伸向远方的倔强，让一个打工仔  
长话短说：留一点给孩子，留一点给父亲  
还有一点点，也分成两点：  
一点给爱人，一点给自己

## 注塑厂

—

不小心掉进山中，找不到一丁点回音

上千吨的注塑机群居在一个平方里，机械手在午间  
练习空中漫步，一群蚂蚁匆忙地  
接送着流水线，成群的塑胶粒  
奔赴烘烤，高温，挤压

作业台上摆放着小刀，胶纸，  
打包器，现品票，最终不知流向何处

二

一个个产品，在手中  
一翻身就成了成品

黑的，白的，望着窗外的星光  
标准书，包装书还在闪烁  
手里的小刀搭上了回车键  
痛流了出来

这声音找不到回音，在车间里  
自个儿都在忙碌着自个儿的，不知  
浸透的工衣烘干了多少次

### 三

开门，关门；  
全自动，半自动  
披锋，毛刺  
缺胶，困气……

不小心漏装了自己  
客人说，摸起来刮手；再改善  
房顶的灯光惨白，作业台  
像个舞台，我手舞足蹈  
翻弄着，寻找最佳出场的时机

### 四

重复着，注塑机  
重复着，机械手  
重复着，上料，上模，调机

一切重复着，我们就这样被重复着  
白天和黑夜相互交替，是白天还是黑夜  
不知道，一切都在不知道中

### 五

或许一个产品的流向  
可以见证一个打工仔的梦想

弯腰拾起一个遗落的塑胶产品  
他的沉，如千斤万斤  
我的眼，困得睁不开

我知道他想说的，所做的  
一股脑地像这些注塑机  
拼命地，一波高过一波  
桔红色的晨光，缓缓地在窗外爬起  
好像不说话的父親，站在跟前

## 六

傍晚或者凌晨，是他重见天日的时候  
劣质的烟，低价的酒，下班了  
一进门他就想，不停地想  
想着想着，他就睡下了  
他梦见了母亲，炊烟和美丽的小山村  
还不时地笑出声来，在那大山中

## 李祚福

江西兴国人，生于1979年。1997年赴广东打工，在东莞做木工小工；1998年在福建龙岩做挖煤工，后赴江西万安林场做砍伐工；1999年至2005年在深圳福永下十围新秀丽厂从流水线工人做到修理工，再到质控员、生产技术员；2006年到2011年在深圳一家五金厂从清洗工做到统计员再到质控员、质控组长，后换了两家企业一直从事质量控制工作。

## 生相

一寸一寸，吃掉，我的金子。

那些闪光，如残余骨头被我，丢弃，在身后，  
我无法预先知道，路，有多长。

李侯氏，早已改过的称呼，我还这么喊你！

你，收集、梳洗、晾晒、折叠，我的二十五年以后；  
你，知道那种味道，我永远也找不出词语，修饰它；

你，放下，属于你的金子，

助我消化，一丈一丈大寂寞，喂养着我的小寂寞。

李侯氏，隐瞒了，多少青春，灿烂。

从江西兴国，到深圳，从江西兴国，到晋江，再到东莞，水土不服。

在电子、塑料之间怀上了，一路流浪。

二千零五年，你，生下第一段香火，回答两年来，磕磕碰碰的，过往。

幸福漫上，眉梢。

很快，我的病魔，向你的天空挖走了，十万吨，欢乐。

我的亲父、亲母、亲弟、亲妹，与你合力撑起了，晴朗。

二千零八年，你，生下又一段香火，画出来一个“好”字。

我才发现，你的一圈腰身，要与一只水桶，比正宗。

2012年11月26日

## 一只碗

他乡。

盛过饺子馅：厚街、道滘、常平、大朗、黄江、寮步、塘厦、樟木头。

盛过两封信：一封为湛江亲人；一封为江门朋友，潦草的传销。

车晕到司前，身无分文可洗脑。

把他乡，归还给了一张深圳暂住证，八年。

米饭一样是流水线，文字入汤即飞翔。

碗底落款别人的幸福与不幸，如同贴在祖国脸上的狗皮膏药。

五金厂那断指，掉于碗中，低靡了三餐生活。

5.12与动车尾随，一只碗砸不出响声；

五名贵州孩子以及更多无辜生命，盖在碗下依然辗转反侧。

地沟油煎小小可怜，口臭如此厉害地传染。

因了大器而晚成的民族，想当医保国王。

开始对自己下诊断书，开始向伟人耍健康证：

孔夫子、毛泽东、邓小平在非典隔离区，

人们看人的眼神早已是亚健康。

陶瓷的国家，

烧不成密不透风的墙，就烧几碗烈酒吧，

一碗抗寒，一碗壮胆。

2012年11月26日



## 吼鹞婆

鹞婆鹞婆狗咬。唔怕惊，唔怕吓。屙堆屎子硬咁咁。

——题记

深圳市文锦路1006号，从我迎面而来的两只药水瓶子，  
碎成一场劫难，仅有的车费可抵下一身痛打。  
这次胳膊拧过了大腿，充分肯定自我权威的骄傲。

官渡武校：前国家体委领导，光明日报，中央台科教。  
你们题字的题字，报导的报导，可恨我相信了心血钞。  
军警特训呢？英语专业呢？计算机的脑子坏了。  
汽车驾驶用双脚代跑，每天跳绳，跳到擂台就算高。  
而这些我准备装进职业生涯的东西，在韶关顷刻颠倒。

一把电批两把螺丝刀做起，修好一天至少十三个小时。  
修成PE工程师，修成品质经理和男大当婚，修成老子。

2013年7月4日

## 阿鹞

阿鹞叔，阿鹞叔，让你炊饭你炊粥，辣椒当好菜，南瓜当猪肉。

——题记

远去的童谣和放下的书包，没有马迹蛛丝可以寻找光明  
三舍之壁退法很老旧，我靠火车退却铁轨

只因从江西嗅到云浮，打了一次挂号常平的吊水  
失守在一九九七年的故土，是一只长尾鸟要念惦

我攻击生活显得姿态逼真，包工头相信自己的眼光可以发青  
不给工钱的待遇，至少比取掉我十八年性命手下留过情

雨先问路，我选择九百九十里外铺张的可能，安置还乡脚步  
我拔营捣寨不成，徒步重走长征，抗衡身无分文的草根树皮

铁轨开始向我送来故土气息，义合是小站，蓝口是中站，龙川是大站  
往江西这是个大转折，幸运给我一节火车的空荡，一觉见天日

母亲看不到的世界被我用身体装运回家  
母亲的泪一拨一拨涌现，乡村没有沙滩写下伤痛

石头一样的筷子刻着三餐的爱，满桌响当当的  
我至今无以为报

2013年7月2日

## 害了群病

我的铁骑，  
踏遍了青春年少。  
烧饭的手，  
一页一页撕去的作业本，  
将义务教育拖进八年抗战，  
在中、大的学历上成了地下党。  
工业情种，  
播于农村上空，

生长的速度像炸开的导弹。  
一个碎片射入了一九九八年。  
从此山高水长，  
使不出回马枪。  
每一次疼痛都有一座工厂。  
车间的关节，  
预先的知道天空的阴晴。  
经理老公和主管儿子，  
就算殉私再殉私，  
也拿不掉他亲人一天十几小时的工作时间。  
而我，做不了包青天，  
断不了家务事，  
也喊不了冤。

2014年6月15日

## 马不停蹄

那时，小县城水电站我瞧不上眼。  
那时，东莞大朗力克玩具公司，  
成群结队的女工不会明白，我，  
一个建筑工，要陪同一幢六层厂房添到七层。  
那时，右边荔枝林像一只巨大的野狗，  
招来的一群蚊蝇要与我抢窝，  
接受着建筑工的粪便。

我想有一块钱，有一块钱就可以有康师傅送给阿文的妹妹。  
我想告诉她，我其实不是没有文化其实可以更有出息。  
这个愿望，阿文死都没有帮我传递。  
那时，建筑工就像是工头家的用具，被借来或借去。

我和阿文被借去主山。

我亲眼看见阿文，用自己的身体当了升降机。

这是一次向下降落，那电梯的新居成了阿文的坟地。

堂哥哥说，留下来做吧，过年结账就有钱。

我脸朝下。

你永远不会明白我的委屈。

**2014年6月21日**

## 阿 鲁

本名李文恒，1980年生于湖南衡南。  
1998年南下广东谋生，并开始写诗。  
曾从事搬运工、磨光工、仓库管理  
员、质检员、报社编辑、记者等工  
作。现居中山，为某企业内刊主编。

## 斗地主

今天不上班  
我们斗地主  
虽然改革开放了  
革命热情不能减

斗倒了地主  
可以分钱粮  
纵有再多土地  
咱也不稀罕

几亩水稻几垄麦子  
比不上一张南下的火车票  
孩子们在家里哭妈妈  
我们没事就摸牌牌

抓得到老鼠是好猫  
抓得到大王当地主  
看我这副炸弹不炸翻这骚动的夜色  
我就不姓阿

## 献给C的哀歌

### 1

后来这些年，他把自己藏在  
一首歌中。他看见太阳  
从身体内部升起

秋天凉意袭人，他  
衣衫单薄。窗外人声嘈杂，他  
独自起舞

后来这些年，他喜欢在广场  
反复吟唱这首歌。他害怕  
如果停下来，会有一副手铐把他带走

后来，他被一片落叶击中  
那是一片新鲜的，还散发着热气的树叶  
和他一起躺在广场上，等待一场雨缓缓落下

### 2

他从小就爱  
这只布娃娃。安静的夜晚  
多像一枚落在草丛的松果

而众多的交谈好比  
一把锋利的刀子：他害怕  
再次被切开

而春天像个  
多事的媒婆：他想象的山坡  
开满鲜花

他居住的城市  
堆满锈迹斑斑的铁，以及  
反光的玻璃

### 3

二十年前  
他是一名三好学生。他把课本  
折成一列火车，躲在被窝里练习歌唱

十年前  
他是一名建筑工人。每逢月圆之夜  
更像一块满怀乡愁的铁

后来他提着刀子  
冲进人群。他砍伤了一朵  
飘向北方的云

后来，他被一份红头文件追杀  
后来，他躲在别人的梦里  
只是，他自己从不做梦

### 4

他曾经梦见过这列火车。铁皮箱，质地硬朗。  
他曾经梦想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  
坐上这列火车向南方奔逃

“我们被它吞进去，我喜欢被它  
吞进去。”哦，你要硬座，还是软卧。  
你要米酒，还是饮料。哦，先生，买朵花吧

看这朵花，面相红润，主爱情  
大吉。主事业，大利。看这朵花，将带给你  
一个秘密：继续朝南。继续饮酒。看这朵花

象征着你的身世：它父母无依，弟兄无依  
它的事业线比这列火车更诡异  
它的爱情线比这个春天更难以捉摸

## 5

（那不过是一种  
不真实的假设，好比用铅笔画的  
一幅自画像。）

职业：他站在人行天桥上巡视过客无数。  
年龄：他伸出手想拦住这些狂奔的车辆。  
姓名：他伸出去的手最终弄疼了一只觅食的蚂蚁

（那不过是一次  
慢性谋杀。刀子用酒精消过毒。头顶飞过的鸟  
继续往北飞去）

理想：他突然想到了火。影子看穿了他的心思  
学历：影子开始奔逃。外面星星闪烁  
籍贯：他关好门窗，躲进一只手提箱里啜泣



## 6

他在一张纸上写下  
自己的名字。那些弯曲的名字  
作为最后的证据被封存

他看见一只只手  
从墙外伸进来  
像剥一只桔子，剥开他的衣服

意料之外的交谈，围绕一场买卖展开  
他被自己的歌声带进一座  
坚不可摧的城堡。“最终还是要喝下

这杯啤酒。”他被自己的名字允许。  
他被自己的名字拒绝。  
他被自己的歌声带回遥远的故乡

## 7

他看到一辆警车  
停在每一个出口。他把自己的影子叠好  
夹在行李中，以防不测。

现在是凌晨。他的身体  
像一列出轨的火车  
停在雨中

他害怕敲门的声音。  
他害怕爬上楼梯的  
脚步声。他展开自己的影子

就成了另一个人。哦。证件。证件。证件。  
他跟自己的影子握手。他向每一个可疑的人  
递上自己的名片

8

他爱上穿灰色制服的姑娘  
像一只塑胶玩具，塞进这个夜晚。他准备好了  
水、玻璃瓶，以及金鱼

他爱上了留着长辫子的  
荷花一样的姑娘。以及坐在窗前涂抹口红的姑娘。  
(他顺便爱上了这些留着走廊的出租屋，

夹在手指间的劣质香烟。以及为了一局牌  
争吵不休的陌生人。他顺便爱上了  
每一个踩着脚踏车下班的背影)

最后，他爱上了一只明码标价的苹果。  
他把自己像苹果一样  
放在床上，对果盘里的刀子提高了警惕

9

“我爱上的是她野菊花一样  
陌生的名字。我爱上的是  
她面向镜子的侧影。”

——而这镜子像  
一间神秘的房子。而这面镜子里  
住着一条心怀鬼胎的蛇

“我爱上的是她与生俱来的  
性别。我爱上的是她  
比一块玻璃更透明的梦想”

——而结局是，谁都没有猜中这条蛇的  
意图。而结局是  
这面镜子终于吞没了我们的勇气

## 10

“我相信春天。我相信花朵。我相信  
在风中扬起的旗帜。”他像一台珍藏多年的  
留声机。他说起一些往事，声音像条柔软的蛇

——而灯光更像一位旧情人  
在别人的窗户上兴起。他在黑暗中掏出  
年轻的生殖器

“我相信道路。我相信开往远方的  
火车。我相信自由飞翔的鸟只。  
我相信这灰蒙蒙的天空。”

——而结局是，这么多花就像  
同一朵花。只要他说：我爱  
它们就会整齐地开满想象的山坡

## 11

他低着头走过来，又走过去。  
雾穿过他，就像穿过  
一枚影子

他曾经熟悉  
这些人物、地点、时间  
就像一段写在纸片上的句子

被撕碎，被丢弃，然后  
重新拾起，用更多的时间  
耐心拼凑好

然后慢慢感到失落  
就像缝补一件  
多年未穿的外套

## 12

他看到一只鸟飞过草垛  
就没有再回来。他梦想自己就是那只鸟  
在田野张开翅膀

他看到一个人走进雾里  
就没有再回来。他梦想自己就是那个人  
拖着疲惫的身子越走越远

啊，这些美好的  
稍纵即逝的影子  
堆积如一场童年的雪

而他的身体让他感到不安——  
这裸露的、在黑暗中  
逐渐蜷缩的躯体

像一群鸟  
飞离了这片枯黄的树林

而他嘴角微微上扬  
此刻多么安静

窗外的野草，夹着细雨的风  
和一些陈旧的乐器

他像往常一样  
躲在角落里抽烟

或者像个孩子，好奇地  
把自己打量

## 郑小琼

八零后代表诗人，女，1980年生于四川南充市的一个贫苦农家。2001年从南充卫校毕业后在乡村医院工作了半年，后南下广东东莞打工。先在一个模具厂工作，没多久又去了玩具厂、磁带厂，再到家具厂做仓管，几经周折，来到东莞市东坑镇黄麻岭的一家小五金厂做轧孔工五年。2007年在一家塑胶厂打工，半年后去一家五金公司转做业务员。现供职于某杂志社。著有诗集《黄麻岭》《郑小琼诗选》《暗夜》《两个村庄》《人行天桥》《散落在机台上的诗》，散文集《夜晚的深度》《疼与痛》。

## 生活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  
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  
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  
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  
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地移动  
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  
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  
——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  
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  
在哪里，该怎样开始，八人宿舍铁架床上的月光

照亮的，是乡愁，机器轰鸣声里，悄悄眉来眼去的爱情  
或工资单上停靠着的青春，这尘世间的浮躁如何  
安慰一颗孱弱的灵魂，如果月光来自于四川  
那么青春被回忆点亮，却熄灭在一周七天的流水线间  
剩下的，这些图纸，铁，金属制品，或者白色的  
合格单，红色的次品，在白炽灯下，我还忍耐的孤独  
与疼痛，在奔波中，它热烈而漫长……

## 铁

小小的铁，柔软的铁，风吹着  
雨水打着，铁露出一块生锈的胆怯与羞怯  
去年的时光落着……像针孔里滴漏的时光  
有多少铁还在夜间，露天仓库，机台上……它们  
将要去哪里，又将去哪里？多少铁  
在深夜询问自己，有什么在  
沙沙地生锈，有谁在夜里  
在铁样的生活中认领生活的过去与未来

还有什么是不锈的呢？去年已随一辆货柜车  
去了远方，今年还在指间流动着  
明天是一块即将到来的铁，等待图纸  
机台，订单，而此刻，我又在哪里，又将去哪里  
“生活正像炉火在烧亮着，涌动着”  
我外乡人的胆怯正在躯体里生锈  
我，一个人，或者一群人

和着手中的铁，那些沉默多年的铁  
随时远离的铁，随时回来的铁，  
在时间沙沙的流动中，锈着，眺望着

渴望像身边的铁窗户一样在这里扎根

## 工业区

白炽灯亮着，楼房亮着，机器亮着  
疲倦亮着，图纸亮着……

这是星期七的夜晚，这是八月十五的夜晚  
月光亮出了一轮空白，荔枝林中  
清风吹拂着体内的素白，多年沉默不语的  
安静，常绿草丛里虫鸣，一城的灯火亮着  
工业区里，多少方言，多少乡愁，  
多少微弱与单薄置身其中，多少月光照耀  
星期七的机台与图纸，而它在上升着  
照着我的脸，慢慢落下来的心

多少灯在亮着，多少人在经过着  
置身于工业区的灯光，往事，机台  
那些不能言语的月光，灯光以及我  
多少渺小，小如零件片，灯丝  
用微弱的身体温暖着工业区的繁华与喧哗

而我们有过的泪水，喜悦，疼痛  
那些辉煌或者卑微的念头，灵魂  
被月光照耀，收藏，又将被它带远  
消隐在无人注意的光线间



## 他们

我记住的这些铁，在时光中生锈的铁  
淡红或者暗褐，炉火中的眼泪  
我记住的机台边恍惚而疲惫的眼神  
他们的目光琐碎而微小，小如渐渐的炉火  
他们的阴郁与愁苦，还有一小点，一小点希望  
在火光中被照亮，舒展，在白色图纸  
或者绘工笔的红线间，靠近着每月薄薄的工资  
与一颗日渐疲惫的内心——

我记得他们的脸，浑浊的目光，细微的颤栗  
他们起茧的手指，简单而粗陋的生活  
我低声说：他们是我，我是他们  
我们的忧伤，疼痛，希望都是缄默而隐忍的  
我们的倾诉，内心，爱情都流泪，  
都有着铁一样的沉默与孤苦，或者疼痛

我说着，在广阔的人群中，我们都是一致的  
有着爱，恨，有着呼吸，有着高贵的心灵  
有着坚硬的孤独与怜悯！

## 时光

居住六年的村庄，荔枝林间  
溪水明亮，变短的青春  
五金厂里惺松的梦境  
出银湖公园，向北

我打磨着异乡人的叹息  
自己更近的，黄麻岭的方言  
榕树荫里，灯火辉煌的工业区  
在打工者的头脑里越来越亮  
一些往事从回忆中掉了出来，它们潮湿  
忧伤，灯火已照亮眼角渐起的皱纹  
孤独的小鸟隐没在黑暗的荔枝林间  
黑暗正漫过红色的荔枝果，深树枝的颜色  
更深了下去，鸟鸣已消逝，哦，在这里  
五金厂的轰鸣不停地锻打着  
我的工号：231，当我拿起图纸，黑暗中  
我看见青春，从遗忘的时光  
透明的，干净的忧伤间蜿蜒而去  
消逝在祖国的辽阔中

## 产品叙事

一是从弯曲的铁片开始，从村庄、铁矿、汽车  
轮船、海港出发，丢失姓名，重新编号，站在机台边  
二是弦与流水线，悸动的嘶叫，疼痛在隔壁，铝合金  
图纸，面包屑，线切割机，熟悉的汗水，塑料纸箱的  
欢乐与悲伤，三是白炽灯下苍白的脸，工卡、弹簧、  
齿轮、卡边、冲压的冷却剂、防锈油，沉寂的加班  
四是证件，合格形状、外观打磨、三千度的炉火抽打  
冷却、热处理的加班费，或者炒鱿鱼的雨滴，左交右错的  
身体在沙漏中呈现，五是暂住证、健康证、未婚证、流动  
人口证、操作资历证……它们排队，缄默着，压着一个  
蛇皮口袋跟疲倦的脸，六是螺钉、苍白的青春手臂、欠薪  
罚款、失调的月经、感冒的病历、凋落的眼神，大海辽阔的  
乡愁、吊灯里躁音，漂流在远方城市和河流上的工资单

七是方言的机器和宿舍，湖南话在四川话的上铺做梦  
湖北话跟安徽话是邻居，甘肃话的机器咬掉了半截  
江西话的手指，广西话的夜班，贵州话的幽暗，雨水淋湿  
云南话的呓语和河南话的长裙。八是线形的油条，块状的  
方便面，菜汤里城市的形状，铜质面具，挂钩，合格单  
一块五毛钱的炒米粉，辣椒酱，色素香味剂的可乐  
九是伏在故事与童话中的爱情，同居的出租房，没有钥匙  
的门，上铺的铁梯子，医院的消毒水，避孕药，分手的泪  
腐蚀的肉体，没有根的爱情誓言，十是回乡的车票，一道  
门或者坎，洛阳纸贵或者身份来历不明的车票，挤在过道  
厕所，踮着，压着，你一直想在车厢或者世界找个位置  
好好活着，爱着，老去

## 流水线

在流水线的流动中，是流动的人  
他们来自河东或者河西，她站着坐着，编号，蓝色的工衣  
白色的工帽，手指头上工位，姓名是A234、A967、Q36……  
或者是插中制的，装弹弓的，打螺丝的……

在流动的人与流动的产品中穿行着，  
她们是鱼，不分昼夜地拉动着  
老板的订单，利润，GDP，青春，眺望，美梦  
拉动着工业时代的繁荣

流水的响声中，从此她们更为孤单地活着  
她们，或者他们，相互流动，却彼此陌生  
在水中，她们的生活不断呛水，剩下手中的螺丝，塑胶片  
铁钉，胶水，咳嗽的肺，染上职业病的躯体，在打工的河流中  
流动

流水线不断拧紧城市与命运的阀门，这些黄色的  
开关，红色的线，灰色的产品，第五个纸箱  
装着塑胶的灯，圣诞树，工卡上的青春，李白  
发烫的变凉的爱情，或者低声地读着：啊，流浪！

在它小小的流动间，我看见流动的命运  
在南方的城市低头写下工业时代的绝句或者乐府

## 目睹

齿轮的  
铁片的  
合成器的  
塑胶的  
声音  
它们滚动，摩擦，尖叫，呼唤

深夜四点的睡意从她的皮肤里生长

切割的  
打磨的  
铣钻的  
撞击的  
声音  
它们流动，行走，奔跑，停顿

深夜四点的睡意从她的肉体里生长

咒骂的  
心脏的

呵欠的  
疲倦的  
声音  
它们混合，纠缠，绞合，堆积

深夜四点的睡意从她的骨头里生长

深夜四点，我目睹她的睡意长成树木  
我目睹她的手指让机器咬掉半截  
我目睹她的睡意让鲜血浇醒  
我目睹她的哭泣，她的尖叫  
我目睹我们的叹息，无奈

然后，声音重新响起  
然后，睡意重新生长

然后……  
是沉默

## 语言

我说着这些多刺的油腻的语言  
铸铁——沉默的工人的语言  
螺丝拧紧的语言。铁片的折痕与记忆  
手茧一样的语言。凶猛的、哭泣的、不幸的  
疼痛的、饥饿的语言。机台上轰鸣着的欠薪、职业病  
断指的语言。生活的底座的语言。在失业的暗处  
钢筋潮湿的缝隙间。这些悲伤的语言

……我轻声念着它们

在机器的轰鸣间。黝黑的语言。汗液的语言。铁锈的语言  
……正如年轻女工无助的眼神或者厂门口工伤的男工  
他们疼痛的语言。颤栗的身体的语言  
没有得到赔偿的伤残手指的语言

内在锈迹斑斑的开关、卡座、法律、制度。我说着黑血烘烤的语言  
身份、年龄、疾病、资本……恐惧、嚎叫的语言。税官与小吏们。  
工厂主。暂住证。外来工……的语言  
跳楼秀的语言。GDP的语言。政绩工程的语言。孩子学费的语言

我说着石头。加班。暴力的语言  
我说着的……深渊。生活的楼梯。伸向不可捉摸的远方  
在徒劳的风中，紧紧抓住生活的栏杆的语言

我说着——

这些多刺的油腻的语言，它们所有的刺都张开着  
刺痛这柔软的时代！

## 车间爱情

我幻想的念头奔波在黑暗的车间……  
铸铁机台它沉思的低垂着马头似的机台顶部  
打磨的圆钢背后 车间短暂的黑暗与沉默背后  
你油腻手指与明邃的眼神 你的胸膛  
有着液压机样稳重——饱含汹涌灼热的激情  
我粗大而弯曲的指节流出的温柔……  
琥珀质的嘴唇 铁 图纸 金属光芒的指针  
我的舌头 爱 胸口 开关 螺丝刀拧动的力  
命运 记忆 黑暗中的你 汗液的酸味

胳膊上油迹 那一缕散乱的黑头发  
胃里停着早餐时的青烟 局促的车间  
我感觉手茧间的柔情 那些有着玫红的  
爱情……车间合格单上笨拙的字迹  
用蓝色圆珠笔写下的是思念 红色写下  
的是爱 而白色的纸上有着你油腻的指纹  
和你的体温 黑色的胶片 弯曲的弹弓  
马头的机台有如你的侧影 缓慢地移动  
生活的机台吱吱作响 流出机台的爱情  
货架的商品 那些猛烈生着的疲惫和老茧  
粗大的指节漂浮着粗糙的生活 而爱情  
黑暗的车间唯一绿意 它在生长……

## 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

时间张开巨大的喙 明月在机台  
生锈 它疲倦 发暗 混浊 内心的凶险  
汨汨流动 身体的峭壁崩溃 泥土与碎石  
时间的碎片 塞满女性体内汹涌的河流  
混乱的潮水不跟随季节涨落 她坐于卡座  
流动的制品与时间交错 吞噬 这么快  
老了 十年像水样流动……巨大的厌倦  
在脑海中漂浮……多年来 她守着  
螺丝 一颗 两颗 转动 向左 向右  
将梦想与青春固定在某个制品 看着  
苍白的青春 一路奔跑 从内陆乡村  
到沿海工厂 一直到美国某个货架  
疲倦与职业的疾病在肺部积蓄  
卡在喉间 不再按时到来的月经  
猛烈地咳嗽 工厂远处的开发区

绿色荔枝树被砍伐 身边的机器  
颤抖……她揉了揉红肿的眼窝 将自己  
插在某个流动的制品间

## 月光：分居的打工夫妻

月光洗着钢铁的脸，月光留下一行脚印在围墙的铁藜上  
月光拉远了从六幢到五幢的距离，那是从女宿舍到  
男宿舍的距离，月光在视窗停留一分钟，月光  
照着，他，或者她  
月光照着他们的肉体，骨骼，内心的欲望，月光照着  
他们有关新婚夜的回忆，月光太亮  
像盐，撒在他们结婚十八天后分居的伤口

月光照着肉体的井，月光照着欲望的井  
月光照亮他们十五天婚假，月光照亮他的记忆  
她的身体一寸一寸长满了绿荫、女贞子  
她的身体在月光下荒芜，一寸，一寸的  
沿着五幢到六幢四十五米的距离

如果月光再近一点，它运来辽远的空旷会大一些  
她的欲望会加深一些，如果月光再暗一些  
她的皮肤的伤口会扩大一些，他内心的折磨会  
深一点

月光照亮了未竣工的夫妻楼，月光照耀着报纸上的新闻  
“关注外来工的性生活……”  
如果月光再暗一些，那么爱情则会更坚强一点  
如果月光更亮一些，未来的夫妻房会更高大一些



## 跪着的讨薪者

她们如同幽灵闪过 在车站  
在机台 在工业区 在肮脏的出租房  
她们薄薄的身体 像刀片 像白纸  
像发丝 像空气 她们用手指切过  
铁 胶片 塑胶……她们疲倦而麻木  
幽灵一样的神色 她们被装进机台  
工衣 流水线 她们鲜亮的眼神  
青春的年龄 她们闪进由自己构成的  
幽暗的潮流中 我无法再分辨她们  
就像我站在她们之中无法分辨 剩下皮囊  
肢体 动作 面目模糊 一张张  
无辜的脸孔 她们被不停地组合 排列  
构成电子厂的蚁穴 玩具厂的蜂窝 她们  
笑着 站着 跑着 弯曲着 蜷缩着  
她们被简化成为一双手指 大腿  
她们成为被拧紧的螺丝 被切割的铁片  
被压缩的塑料 被弯曲的铝线 被剪裁的布匹  
她们失意的 得意的 疲惫的 幸福的  
散乱的 无助的 孤独的……表情  
她们来自村 屯 坳 组 她们聪明的  
笨拙的 她们胆怯的 懦弱的……  
如今 她们跪着 对面是高大明亮的玻璃门窗  
黑色制服的保安 锃亮的车辆 绿色的年桔  
金灿灿的厂名招牌在阳光下散发着光亮  
她们跪在厂门口 举着一块硬纸牌  
上面笨拙地写着“给我血汗钱”  
她们四个毫无惧色地跪在工厂门口  
她们周围是一群观众 数天前 她们是老乡

工友 朋友 或者上下工位的同事  
她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四个跪下的女工  
她们目睹四个工友被保安拖走 她们目睹  
一个女工的鞋子掉了 她们目睹另一个女工  
挣扎时裤子破了 她们沉默地看着  
下跪的四个女工被拖到远方 她们眼神里  
没有悲伤 没有喜悦……她们面无表情地走进厂房  
她们深深的不幸让我悲伤或者沮丧

## 在五金厂

上帝也偷懒，用流水线造人  
我在世间可以寻找的另一半太多  
他们像工业流水线的制品整齐，平整  
婚姻生长于幽怨的刺，从中午到黄昏  
你在刺中活着，疼痛难忍，想想镜中美人  
想想骨头的疾病，想想中草药的风情  
你听到死亡的名字，如一根钢铁  
嵌在你的骨头，你长病不起，一只  
蝴蝶在三千度的锅炉里扇动着翅膀  
你会误认为它的前生是一头在非洲草原上  
奔跑的兽，你的病是从野兽样的机器  
开始，从扳手到螺丝，从图纸到卡尺  
从孤独到丢失的青春，它有着五金工具的味道  
你不过是一块铁，想想与铁有关的言辞  
与光泽，哑铁，铸铁，钢铁，想想它的尖锐  
以及它扎进身体的疼痛，想想它是巨大的  
锭子，将一场美梦砸得粉碎，想想它一口钢钎  
将裂开的伤口缝上，如果还需要  
从劳动法里的爱出发，在希望间涂上面包

与奶油，这些十一点十四分，深夜的机台  
有意念像鱼一样游动，她蜷缩在卡尺间  
窗外是另一个世界，有灯红酒绿的歌声

一头狮子难以抵达一块钢铁的意念之尖  
她被怪异的铁紧捏着喉咙，它的骨头里有着  
暴雨与雷鸣，内心的想象，铁由黑变成红  
变成霜样的灰与寒冷，在我身体的腹部  
或者底座安装着时代的齿轮，杠杆或者滑轮  
我们需要进入一个省力时代，却充满了劣质产品  
被我遗弃的器官成为铁的某种象征，它原本是一  
个怀旧的春分，炉火照亮那么多隐喻和象征  
你用铁造出下体的某个器官，让它坚硬  
中草药原本是明月，它有阴晴圆缺  
你在线切割机上割着十字架，太阳与阳具的图案  
雷声在半空送来银色的翅膀，钢铁有着它自己的  
嘴巴和品味，需要用游标卡尺或者用罗盘校准  
时代的胃口，官员急于学习，贫民习惯哭泣  
乡村学会污染，城市正在拆迁，拆，拆，拆  
日益萎靡的身体预支着难以成型的未来，啊  
他的设计图纸已逃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者  
开始画饼充饥，我们的前途越来越好，请继续  
向瞎子签订真相的契约，他想象南山上的  
梅子，他告诉我们，手中的鸡蛋就是石头  
时间有些远，从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  
我还没有进入二十一世纪小康的矮坡岭  
山，还有那么高，身体却腐朽，还需要多少年  
才能到达乌托邦，我真为自己难过，年龄  
衰老，挤不上去共产主义的最后一趟火车  
却活在血汗工厂某个灼热的车间，做一只即将  
脱壳的秋蝉，说不出，也叫不了，穿越不了  
信用的时间，理想阳光明媚，前途杳无言讯

新世纪旁边堆满机器的剪口废物跟没有来得及  
过完的社会主初级阶段，时间开始变节  
它嘲笑我渐失的记忆与激情，啊，你不断赞美  
没有什么比空虚的时间容纳更多的东西  
我在怀旧，二十年的手动纺纱机纺出了古典的线  
穿上大跃进的针，缝着改革开放的衣  
官僚们的肝发黑，是的，他们已黑得够多了  
有很多可看的已被摧毁，剩下赞美曲不断  
嗯，这该死的软骨头，他一直企图借用  
谎言的翅膀，踩上银月亮，可怜的，一副奴才相  
我习惯了把铁分割，打磨，钻孔，造成一个时代的外  
观特征，把我的宿命安置在一块铁器之上  
在铁的泪水中孤独地漫游，把身体插入铁  
让它驮着我去遥远的地方，这苦原本是人生的  
盛宴，需要用忧伤当酒，贫寒的食物  
啊，这世界对于我，除了忧伤，还有什么  
可以安慰此生，生活是困难的……

真相原本是王侯与党棍，税官和体制，在雨水日  
开会，商量国家的阴阳，路线，主义，需要更多  
附件与条例，树木需要一个钢铁的祭坛，明月转世  
投胎水中，猜测需要歌颂，它妖娆的密码来自清明日  
祖先的通灵术，它的颧骨太高，她的命运太苦，她的诗歌  
太好，剩下铁质的渴望太硬，刺痛了柔软的时代  
她前生原本是一只凤凰，转身投胎却成狮子，钢铁太黑  
主义太多，剩下她丰腴的肉体向世界屈服，与黑夜相互  
呈现，交叉，重合，啊，它们有着相同的面孔，  
它已无法返回它的草原，它的定义正扩展，延伸  
如今剩下谷雨日的种子给你带来好运气  
道德原本脆弱，它的肉体插入一根无耻的钢杆，蜘蛛结网  
飞蛾扑火，我无法回避大厦的倾斜，它傲慢的神情  
残留着自然主义者的余温，感觉良好，却彻底丧失信心

啊，它还沉缅于旧时代自怜优雅的风景，她来自四川乡下  
红花草的故乡，从树木返回钢铁，荒凉的内心挤满了爬山虎  
在机器中打磨着诗句，用铁与图纸造型，啊，一生，原来多么  
辛劳，五金厂车间的灼热，电锯与钢锤，窗台的铁树，门外的棕榈  
来自传统的木头，它们被制成框，条，形，像古老的教条  
你握住日本的丝攻，德国的牙轮，仿制的卡尺，可悲的，这仿制工厂  
开始生产冒牌盒身盒盖，它们像一具具的棺木，装着我的灵魂  
它们独立于你的身体与内心，有说不完的秘密  
绘图员沉缅于线条，模具师们匠心于外观  
统计员核算数字，老板们计算着利润，而我在深夜加班  
窗口的月亮它仅仅照耀我的梦幻，质检员用红色的印章  
签上她的姓氏与编号，我面对冰冷的钢铁与无言以对的空旷  
记忆正像开发区被荒芜，眺望像被厂房包围着的古老祠堂  
有些守旧，冷清，像废墟，也似遗址，“空气颤栗着麻的味道”  
我在合格纸的背面写这句话，颤栗是可以传递的  
从纸到肉体，如果还需我来阐释什么，跟单员小姐习惯了抽象  
与雅座，她有着细铁丝一样的舌头，绞着订单与客户，头顶的灯  
照亮我的主义与符号，劈面而来的铁钳与刀具，她按动开关与  
疾病，机台上的铁被打磨，圆具，方形，六棱形，向左  
还是向右，啊，我是良民，齿轮有效地运转，一座座铁制品  
做成，玩具，VCD的，寂静的铁将有一次难得的长途旅行  
线切割机伸出螃蟹样的钳子，钳住子曰诗云，思想与利润  
生活原本寂静的砂粒，跟单员的裙子朝着背阴处掀起，彻夜亮灯  
照亮图纸上的未来，啊，这些线条有点简单，这些主义有些错误  
我打开生活的阀门，这后现代的艺术，春日灰暗的幽灵需要怎样  
铁来打造，它们湿漉漉的身影，在铁丝网上开花，它们穿着  
黑铁外套，带着黑铁头罩，啊，你抬头看教堂头顶的钟  
此刻，我的血压比天空还高，它因为集体的耻辱不断上升  
这么多年，我趟不过主义的河流，政治的游泳选手长出了  
鱼鳞，钟声在时间里活着，啊，岁月太长，生命太短  
剩下的城市缺少教养，它努力开发红灯区，大酒店  
举起繁华的马赛克，只可惜钉子户习惯了不和谐

这些次品的毛头与披峰，我生活充满异样的味道  
它们是不是会盛开，它们会不会凋谢，你看见车间打磨员  
开始伸出变节的手指，生命原是一场交易，她背着石头  
寂寞的内心，血汗工厂的加班灰了我的心，我像囚徒  
用放弃自由获得新生，啊，还剩下三个工序，铆接  
锡焊，它是不是像猛兽一样咬着你，铁屑飞动  
噩梦太多，需要找一个人来温暖睡眠

我尽快走出这铁质结构的生活，它在机台推行  
浪漫主义，把梦从最后一个牙孔抽走，剩下一百种形状  
一百种未来，当我在铁的尖叫中忍受着孤独，它在牙上  
刻下我的户籍，年龄，档案与暂住证，啊，它记录下  
工号与工种，它打造一个囚笼，用生产数字记下我们的  
内心状况，它的图纸是黄昏理论，必须用哲学与政治学  
铁正在机台上发表演讲，它们等待一个主义或者风格命名  
我已经习惯了魔幻现实主义，崇拜哑巴，它现在适合于  
某种开放的经验，从矿石到铁块，从铁块到制品，这是  
铁开始建立政党的过程，它用卡尺，图纸，开关，哦，  
忘了，电，你轻声念出这个有些麻麻的词，它像水流  
在你的神经间流动，你颤抖一下念出电，铁把电当作  
党章与动力，啊，这些集体政党的铁具开始指挥着我  
在此处钻孔，彼处折叠，它说着翻译体，合适而警惕  
交集着百姓的悲哀与糊涂，它正与我内心的观念对称  
模具设计师开始制定经济政策与前进的路线  
它在铁片上找出基本点，铁的中心，组织原则  
线切割机师傅忙着规划与发展，在铁片上规划开发区  
核心地带，他们打造次级金融中心，机器尖厉的哨声  
是拆迁的钉子户，再往下，是血汗五金厂的打磨工  
打孔工，啤工，他们祖孙三代同居一室，用残忍的尺度  
塑造铁的生活，他们被限制在哪里打孔，打磨，孔径  
大小与深度，必须和谐而稳定，课本重复着政治思想  
他们要学会忍耐生活，这是另一个中国，失业，下岗

工伤，断指，啊，这些被限制进入城市的低素质人群代表发言，政协提议，小学生作文中早已经写清  
为了创建卫生与旅游城市，禁止民工拥进首都  
他们活着是铁片国家的耻辱，太多的民工内心脆弱  
不能承受X公斤重的痛苦，他们得了胃病，职业病  
结石，血管里塞满了不满与怨恨，这些病变会给铁国  
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上访者开始进入下一个程序  
品检员开始挑选不良分子，熟悉的铁块有了另一个面孔  
带着伤痕的淘汰者，它过度幽默与正义，不肯屈服  
某个单一的主义，我们开始用数位元与表格来显示喜悦  
时间是一个馅饼，它缺少籍贯与身份，包含太多的歧义  
需要等待清洁工来清理，这些铁会换掉舌头嘴巴  
它的风格适于合唱，它用反讽，借助修辞术  
开始诵读人间喜剧，官僚的外厂QC只有单一方向  
她开始对铁的国度指手画脚，她的声音充满了  
招魂与炼金术，这些铁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还有生存的诗艺与艺术，铁过于沉默  
它还没有摆脱旧时代的公式，不会向顾客上帝  
暗送秋波，需要删改和编辑，时间重新返回  
一九九〇年代，我们的变革需要重新审视  
这个躁动不安的年份，需要辩论与误解  
调整与修正，铁的模式还停在一九八〇年代  
它笨重而呆板的圈圈不适于新世纪，模具设计师需要  
反醒，他们过多地站在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的立场  
或者他们本身与旧时官僚与新时的权贵走得太近  
他们的设计不适应于大众们的立场，线切割员过度  
在意利益，省略小百姓们的曲线，唉，剩下打磨工  
打孔工，啤工来承担不良品的责任，味道有些痛苦  
彷徨，铁的绝望让死去的政治家们承担，就像我们  
从来没有经过意义之外的忧伤，死去了就能够原谅  
要抵达这些比铁的政党更虚无的回忆与象征，老板们  
需要向这些报废品致敬，统计员计算着错误与缺点

她的字迹有些扭曲，将我的月薪描述得扑朔迷离  
后勤人员在我周围装上监控器，目无遮拦的关照  
让我的内心感冒，在集体主义的凝视下，我们学会了  
怀疑，习惯与不习惯交替压迫着，我想暴动  
却又不得不装着良民，按时打卡，对上司尊敬  
思想被铁的政党清洗，四周布满了眼睛  
它闪烁着铁钳样的光，把多余的念头与想象钳住  
保安人员适于暴力，守门与搜身，他的蓝色制服  
有着军警们的凛然，他们巡视车间，给瞌睡罚款单

现在我还是回到一块铁的中央，它来自哪里  
深山，旷野，国外，它曾是埋藏地下的石头  
被人挖掘，粉碎，它饱含着大地的咳嗽  
灰黝的躯体有着晚期的职业病，这些铁的往事  
太凄凉，我再也不敢想象，它们穿过高楼，厂房  
铁路与国营的加工厂，它们在机台上装着比大地还深沉  
它的希望需要用钢锯与线切割，我用哑语说出  
它的愿望，回到那属于岩石的心境，它说不出汉语的声音  
这汉族人最为坚硬的部分，我只隐约听到它像岩石一样的  
哭泣，它来自于土制窖，回去的路已被工商与城管查封  
它正走在并非虚构的改造甬道上，从石头到铁块  
从铁块到制品，它遇见马不停蹄的时间  
它们被切割成不完整的形式，昨天，今天，明天  
历史，未来，现在，或者二十一世纪，这些正是我或者你的  
片段，你想坚持原来固有的主义，被生活打扎，卷边  
生活不能容忍那些太过于完美的事物，它有着危险的  
嫉妒心，开始便是结束，我还在现代的机台上怀想着古代  
返回唐朝写诗，去山间采集中草药，垂钓斜风与细雨



## 程 鹏

本名程和祥，重庆开县人，生于1980年，初中学历。1994年开始外出务工，做过建筑工、工厂流水线普工、装修工等。2005年开始写诗。

### 回乡偶书

离婚后梦福，下河去洗澡  
河湾很浅，他脱光衣服  
浸泡在水里。想象着大地是澡盆  
白云是浴巾  
他想着想着就想他的女人了。鱼儿  
夺着他的下身。接近中年的躯体  
像河边的野草，风一吹呼啦啦地长  
火一烧就没了  
他这一次回乡就是为了相亲  
他站起来，身上的河流湿漉漉的  
裤裆像有一条鱼，活生生地挂了起来  
他坐在岸上想他以前的女人  
多好的女人啊。他们结婚后不久  
就各自下到工厂，一个在东莞  
一个在坪山，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时间久了，他们就输了。妻子做了  
工友的情人。梦福重新回到水里  
水来不及淹他。他把头伸进了石头的缝里  
他离婚了，用柴掩了门，又去了城市  
这一去就是数年，他独身

钱存了不少。他把天想成被单  
河流当成床，水中的鱼儿想成西施  
离婚后的自慰，是丰富的  
是左手交给右手的交谈，孤单  
是一次想象的描写  
瞬间。他的疲软是河中的青苔  
整个人跟水一样化成了水

## 打工村庄

和平村，山沟下，天是锅盖  
笼罩百里，山是棱水是瓢，村落差次。全村不足千余人。  
如今只剩老与幼。老翁扶犁三月，老妪锄禾无力  
新幼捉鸡墙头，夕阳新斜  
坡上茅梗，田地生荆柯，桔柚衰老  
母亲生儿满月走，世上还是奶奶好  
十八打工外出，四十儿女走打工路  
偶一回家来，儿女不相认，先是叫阿姨  
后是叫姐姐  
校舍倒闭，教师外出打工去。乡村合并  
村长妇人掌管，村妇女主任阿爷替  
阿爷大女打工去，如今远嫁外省，水乳相隔  
大儿打工去，进了城市，倒卖白粉，进了监狱  
二儿工地，挥砖挥汗，为讨工钱，一刀送进监狱  
三儿啤机啤断左手，生活无从寄。阿爷村头眺望  
村头村尾，河水污染，工业代替。村头村尾，斗牌斗赌  
肥起来的阿叔，学会城市包二奶  
几年不见阿爷面，新坟故意添几多  
青山不见烟头，一芥碧色，渐行渐远

## 乡愁

我活在螺丝钉尖锐的词芒上  
我站在扳手痛苦中心的句锋上  
我不由自主被夹在钳子嚎叫的篇章

起转承合

乡愁的落日押在累与屈辱的韵脚里  
我的思想漫游于未来

## 建筑工人之歌

我们建！花园别墅。你们住  
所谓的公子王孙，城市主人  
我们年纪相仿，你们遛着狗，有高贵血液的狗  
它们是杂种。瞪着我们干什么

我们建筑工人的血汗砌在砖缝  
给你们遮风挡雨。所谓的达官显贵  
大款，国家干部，人民公仆。我要喊醒你们  
用你们的良知称一称，我们灵魂的钢筋

国家枢纽，机关大楼，政府厅，市长大厦  
我们建！我们建给你们的门槛，从此跨不进来  
我们建下了劳动法大楼，有人在打瞌睡  
我们建下了人民大厦，只能抬头去望  
抡镐和榔头锈成我们前进的旗帜  
我愿我的诗歌召唤着你们啊！

在修共产主义的大路，有多少未归的亡魂  
不肯回到故乡去。我们筑！

## 压水晶头

橙，蓝，绿，棕。有着彩虹的颜色  
白蓝和白绿的交换接法，他们排列着太阳的缰绳  
在压线钳的积压下，我看见颜色的鲜明和缤纷  
它们汹涌着，从我的左手，到我的右手  
那是黎明的火焰，喷开，抓住瞬间的劳动美

## 池沫树

本名周云方，1980年生于江西宜丰。父亲是矿工，后下岗。1999年高中毕业后到东莞打工至今，先后做过流水线工人、搬运工、印刷工、橡胶打料工、送货工、仓库主管等。著有诗集《穿裙子的云》《矿工父亲》《枝叶和金灿灿的阳光》，散文集《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猪的旅程》。创办并主编国内第一份儿童诗歌报《小不点儿童诗歌报》。

### 在工厂

我听到排风扇呼呼地转着  
光与影呈现于我黑暗的角落

一格，一晃，“世界是个骗子”  
我坐在车间的一个角落  
全身无力，胃部酸痛  
衣服沾满油漆  
还有手指散发出甲苯的味道

五颜六色，在我的印刷刀下显现  
色差，毛边，气孔，错位，亮度不够  
就是NG

一位主管“啪”地一声将不良品

倒在我和工友的脚前

我们低着头，骂声像雷鸣般  
脑袋嗡嗡作响

是谁的耳光，像银晃的刀子  
光与影呈现于我黑暗的角落

## 南方的困惑

太多的话，词语都疲惫了。  
那些贫乏的甜蜜的形容词  
成为现代工业的牺牲品。

还有一些句子，滞留在流水线上。  
东莞，整个珠三角  
成为一堵破损的墙：  
一个缺口所窥见的灯火辉煌。

虚构还是置换？  
哦，星星都睡了  
二十四小时运转的机器还在  
摇醒沉睡的婴儿。

即将结束的一天，谎言在夜晚私语。  
周日加班加点。所有的血汗  
隐藏于贫民巷，下水道；  
所有的光荣刻在碑上，喷画在  
广告语中。

当订单，生管，采购，生产  
仓库，到货柜车昂着头  
从高速路驶向港口

我们，我们的生活  
难道仅仅是一种机械的肉体支配？

哦，还有多少，无声的哭诉  
还有多少人，没有了故乡

哦，还要每日早上上班高喊：  
好！很好！！非常好！！！

——上帝啊，生活在这一瞬间  
几乎美丽成真！

## 广州火车站

2002年，在这流浪的城市  
找不到一个安稳的家  
的士排成队，天桥更拥挤  
只有空中，飞机俯身于白云机场

叫叫嚷嚷的人群，疲惫不堪  
睡的，躺的，站的，跑的  
一个比一个更加焦虑与无奈  
生活的沙尘充满盐的气味

他们跌跌撞撞，眉头紧锁  
有人在喝一瓶饮料，而这

给另一位拾垃圾者增加了收入  
我忽然感到一瓶酱油被打翻  
仿佛沉重的行李掉落

在黑暗里，阳光变得虚假  
那些等着找工与回家的人  
是可怜的，逗号  
那些满面春风肚里打嗝的人  
是可疑的，句号

**2000年**

## 五金厂水池

我进过N个五金厂，见过N种水池  
冷却水池，除锈水池，电镀水池  
在水池里，铁  
发出嚎叫，你我  
却听不到

我见过最多的  
是除锈水池  
将各种加工和未加工的  
需要除锈的铁  
按动移动滑轮机  
沉入水池深处

水池里加入了大量硫酸  
还有除锈剂等化工药水  
铁，在深处挣扎



我看到  
冒出阵阵浓烟和泡沫

操作工人，穿着  
防腐蚀耐酸碱的  
衣服、手套、胶鞋  
将全身包裹  
一不小心，皮肤上就是  
一个大洞

这是一种炼狱  
这是金属的生疼  
这是一种死亡与新生的煎熬  
几个小时，甚至更长  
产生全新的铁，经过清水池  
再进入烤箱

而加入硫酸的水池  
成了废水池  
阀门一开，哗哗的化工污水  
全部排入下水道——

## 在橡胶厂（组诗）

### 橡胶厂流程

万马力、粗坯、冷却  
打料、出片、冷却  
裁断、拉模、成型

## 万马力

万马力，一台巨大的打料机  
从二楼到一楼，身躯临空  
万马力，拥有一台巨大的发动机  
和一个巨大的胃  
每天二十四小时动转  
消化极富弹性的橡胶

张开口  
投入各种胶料、油料和白烟  
启动按钮，转动，转动  
二十分钟，或者三十分钟  
温度升至一百度，甚至更高  
让它们在体内燃烧吧  
让各类药品  
都均匀地混进橡胶中吧

白烟，硬度  
油料，软度  
加多加少直接影响橡胶软硬度  
要加入耐磨剂吗  
加多少克  
按配方表来  
要时刻看着机台上  
显示的时间、温度  
一个工作失误  
都会造成返工  
扣工资，记大过

## 打料机

打料机，将橡胶粗坯

打熟，关键药品：

硫磺

其次：白烟、色胶

比如打成白色、黑色、黄色、红色……

一旦打熟，物性已定

二十四小时未加工，变成死料

何为死料，如我们的旧橡胶鞋底

在垃圾中百年不化

打料机，二个巨大的钢轮转动挤压

硫磺在里面燃烧，不时爆出各种药品

如烟花一样。我的工友

下班时头发变得比钢丝还硬

## 在橡胶厂

一位台干，在安全会议上

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打料机刹车一定要灵

以前只有手刹，没有脚刹

以前有一个人

在翻料时被滚动的钢轮夹着手套

可是手套被橡胶沾着

手也在橡胶的挤压中

另一只手腾出来按不到旁边的手刹

于是，一步一步

手掌被挤碎了，他不知道痛

也没呼救。接着，他的半只手都进去了

接着，他的整个身体裹在了滚动的橡胶中

当大家发现时  
钢轮还在转，上面剩下一个滚动的头颅  
（讲到这时，台干笑了起来，他加大说话声）  
机台底盘里，盛着一滩血水和肉泥  
骨头都找不到啊

## 拉模

拉出模具  
打开并取出成型鞋底  
填入材料  
推进模具  
这就是拉模

液压机自动升起  
快速加温  
可达三百度高温

模具有多重  
掉下来  
砸到脚  
骨头必碎

温度有多高  
一个工友  
一天下来  
喝掉一万毫升开水

## 在印刷厂（组诗）

### 气味

气味在指间游离，一棵植物的悲伤  
停留在空中。我害怕说出  
她们的名字，她们青春的脸  
光滑皮肤上的伤口的刺痛和来自  
胃部的酸痛，她们已经习惯了在黑暗  
中呼吸腐蚀的空气。这些麻木的心  
说出硫酸、胶水、甲苯，说出洗发水  
沐浴露、香水，说出月光下的爱情  
这些迷恋的事物，像清晨的露珠  
像东江夜流不息呜咽的江水

### 胃

这辽阔的土地，多像一张胃  
火车停在三分钟的小站  
深夜的饥饿，挤上了十五个  
蛇皮袋。它在车厢蠕动，变形  
破损。多么需要一个宽广的空间  
但胃在紧缩，吐出不为人知的酸水  
看不见远方的黑暗，悲伤的心事  
像一个流动的车间，啊，印刷  
油墨，甲苯，从我手掌蔓延  
血管如水槽，骨头如冲压机下的铁条  
它们在失望中麻木  
而我的胃是多么挑剔，青菜、萝卜、豆腐  
空心菜、土豆，没有一点油，没有一块肉

却在此时，面对化工油料  
张大了胃口，一阵阵蠕动  
发出呐喊如火燃烧般的疼痛

## 印刷车间

印刷车间，位于工厂四楼  
在高处，便于排风  
便于，在一楼参观的客人  
闻不到溶剂的气味  
印刷车间，瓷砖地板  
有专人清扫油污  
是工厂最美的车间  
从电梯或楼梯口进入  
是高周波、注射仓、油墨仓  
然后才是走板印刷台  
所谓走板，是人走动印刷  
网板、刮刀为工具  
主要材料为皮料和PVC料  
及少许布料，那是休闲鞋  
印刷车间，是最受重视的车间  
利润高，常有客户参观

印刷，我曾以为豪  
精美的图案，在我们手中生成  
闪现在运动场上，甚至奥运场上  
可以想象，运动之美  
直到我的衣服沾满油墨溶剂  
直到我的皮肤和肺……  
直到我的一位工友  
一位老员工，被检查出职业病

## 镜中

他说他的手变形了  
因为印刷用力  
他说他的手指每三天掉一次皮  
因为长时间泡在油墨和溶剂里  
他说他的胃常常阵痛  
因为气味的反映  
他说他的肺里有甲苯  
因为空气中有太多的挥发溶剂  
他说他曾经把流下的鲜血  
当成红色油墨印到十五双鞋面里  
——在一次工伤事故中  
他说他一直埋在心里  
回想在世界工厂的这段往事  
当在电视上看到某位运动明星  
飞得老高，他也激情澎湃  
心跳加快，他看着  
镜中的自己  
脸苍老，目光无神  
想起20岁时的血液  
流下了几颗  
滚烫而浑浊的  
泪水

## 东江，你哭了吗

走来走去  
在东江岸  
不是在吹风  
不是在游泳  
更不是在看风景

从印刷厂、橡胶厂  
到五金厂

走来走去  
在东江岸  
行李，行李跟着我  
我进了一个又一个工厂  
不是在挑工作  
更不是在旅游  
我只是  
生存，生存如此艰难

与油墨溶剂为伍  
与硫磺太白粉色胶为伍  
与硫酸除锈剂粉体为伍  
与混浊的空气噪音为伍

这些，像一个巨大的战场  
所有牺牲者：打工仔、打工妹  
这些，油墨溶剂、硫磺太白粉色胶  
硫酸除锈剂粉体、汗水与血液  
都排入了下水道  
流到浩浩的东江

东江，你哭了吗

最后完工

一个部件  
一只鞋子的部件  
一只运动鞋的部件  
一只世界名牌运动鞋的部件



一个印刷工序

分六道工序

来完成

一个产品部件

要六个人

轮流套色完成

底色、白色、黄色、黑色、红色、金色

每种颜色，每个人再分二至六次完成

每一次，就是印刷一次

二至六次，就是

印刷、印刷

印刷、印刷、印刷、印刷、印刷、印刷

嗨，六个工友，轮流着

印刷、印刷

印刷、印刷、印刷、印刷、印刷、印刷

嗨，六种颜色，轮流着

印刷、印刷

印刷、印刷、印刷、印刷、印刷、印刷

嗨，大伙加快速度，八小时完成两千双

刷，刷刷刷，我们的汗水流在了六种颜色里

刷，刷刷刷，我们把青春也撒在了六种颜色里

刷，刷刷刷，我们把对足球的祝福印在了每一只鞋里

刷，刷刷刷，我们把对篮球的祝福印在了每一只鞋里

刷，刷刷刷，我们把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印在了每一只鞋里

刷，刷刷刷，我们，中国，制造的鞋子

踏遍了七大洲

刷，刷刷刷——

质量OK

最后完工：

四大洋来的风

吹干

## 这是一座无人知道的城市

他们首先向春天问好，然后  
向河流问好，向一位邮差问好  
向落日和静静的时间

起床，刷牙，远望城市  
新修的高速，换新颜的亭楼  
多年前，我假想地搂着她  
在最高处，望风  
不是风景，如狱中的发呆的人  
看天空飞翔的鸟儿  
我常常是这里的  
常客，看书画  
修身但没有养性  
这使我常常后悔不已

一次维权，让人一生不得轻松  
三十年前是错的，三十年后是对的  
再三十年，不置可否

花依然在开，春天依然年年在  
但年年人不同  
河流污染，旧城改造  
新的广场拥挤着民主  
让一个忽然走向广场的人  
不知所措

老年人在黄昏排练舞蹈  
年轻人在台阶上暗自抽烟  
他们谈论失业，保险  
房价高涨  
由昆虫变成的人  
买了新车，买了新楼  
娶了新女人  
让孩子一时不知如何改口

但暴君依然是存在的  
有人类就逃不过宿命  
“先生，拿着钱，把你的灵魂给我”  
也有人，高喊着  
把自己身体的一切都卖了  
换取新的价值

阳光能把幸福送来  
人们常常这样想  
幸福就在前方  
一切都是为了幸福  
但过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  
不管是这座城市  
忙忙碌碌的行人  
还是呼喊一个姓名的  
有限时间

**2009年4月13日**

## 在工业区里走过一段田园

在工业区里走过一段田园  
从工厂，穿过厚街大道  
走过南丫村的二个工业区  
和一个不大不小的被河流隔断的  
村落

在村落五六层楼房相望的一块土地上  
在宽阔的空间低处，有二条  
被篱笆围绕的水泥路  
是我每天上班有意绕走的田园之路

这里有一丛丛绿意盎然的  
丝瓜，南瓜，豆角，白菜  
几棵灌木和香蕉树  
还有三株金黄的向日葵

一些不知名的藤状野草  
随着夏天已经在路边铺展开来  
顺便，开上几朵小花

在风中，我能闻到草叶的清新和  
一个打工妹擦肩而过的淡淡的花香

远望东江边的高楼  
我常常忘了  
一处低矮民房里轰鸣的机器声

2009年6月8日

## 火车，你穿过了黑暗

父亲，那一年你带我走进矿井  
走进一个黑暗的世界  
在我年幼的心里不敢想象  
大地深处还有一个复杂的世界  
从一个黑洞进去，工作  
再从这个黑洞里出来  
我不敢想象，走出来的是活生生的人  
走出来的是我的父亲头戴矿灯满脸烟灰

我不敢想象，父亲  
我们一家的温饱就是从这个黑洞获得的  
就在我脚踩着的大地深处  
父亲，我的脚下不停地颤抖  
多年后，我南下东莞打工  
在众多的工厂里寻找温饱  
每当坐东莞到南昌的火车  
经过一个黑暗的山洞  
父亲，我的心在颤抖！

## 雨夜

“水滴，声响不断  
风，吹拂着肉体”

雨，又一次下了  
这使我的头痛

进入了麻木的潮湿的地带

黑暗中的原野花开

没有闪电

闪电照不到河流

我却看见了工厂林立

每一根树枝都在颤抖着

还有谁是爱上往事的人：

这一片工厂

我排着长队求职

那一片

我提着行李在车站

那在最高处的

不是心灵的灯塔

是我曾经流过鲜血的车间

如果枯萎就可以进入真理

我将别无选择

**2009年11月14日（纪念工厂八周年）**

## 从南丫村到牌楼村

一个人可以选择居住的村庄

但不可以选择出生的村庄

一个人出生在有五千年历史的牌楼村

是他的福份，是他的血脉与根

一个外地的女人嫁到牌楼村是她的命

一个山青水秀土壤肥沃的村庄将她叫作媳妇  
让她生儿育女，她的骨头将埋在牌楼村  
一个浪子居住在异乡的南丫村是他的人生  
一个东江边上却没有耕地的工业繁华的村庄  
收留他，却互不相识。他只是过客  
众多打工者中的一员，他只有现在  
没有未来，也不知道死亡  
在地图上，在黎明前口含露珠的转身中  
我把这二个村庄，都叫作故乡  
从牌楼村到南丫村，只是一张车票的距离  
从南丫村到牌楼村，需要多久的飞翔  
才能落叶归根

2009年11月29日

## 钟表厂

我在一家钟表厂打工  
钟表厂没有休息日  
因为时间在走，生活没有停止  
工作就没有停止

我把自己的生活装配在流水线上  
分中餐和晚餐，把早餐用来小睡  
晚上加班到十点，我把钟表的时间调到十二点

我有一颗纯净而充满梦想的心，像产品一样五彩纷呈  
我们生产墨西哥国旗、美国国旗、英国国旗，还有花鸟图  
彩虹图、城堡图、熊吃鱼图，她们圆形而漂亮  
像许多女工的脸，她们不说话

时间在走。有的到了美国，有的到了英国，有的不知去了哪  
“反正是外国，听主管说都是出口的”。小芳说着  
一不小心把一根头发留在了钟表里  
“外国佬肯定知道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头发”

不知谁说了一声，小芳红着脸，当晚她说着梦话：  
“我们的生活，也要像钟表一样组装，把幸福、快乐  
把爱、青春、未来一起像钟表一样转动起来，那该多好  
只是，我听说，外国会有时差，这边白天，那边是黑夜——”

2011年12月10日

## 断指，没有哭声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余华《活着》

## 被刀具切断手指的达州妹子做刀具打磨工

天空灰色的，河水急流  
在普通的街道上走动着平凡的打工者  
她们穿着各色厂报，三三两两  
来往于出租层、工厂和一些小型的便利店

东深引水（据说通往香港）人工河边的一家五金厂  
座落于工业区的一隅，生产着出口美国的太阳伞  
几位新来的男工常常争论着沙滩伞与喝咖啡伞的区别  
那一年，是2006年



四川达州来的妹子，个子矮小，瓜子脸，扎着一个马尾  
我每天从车间去办公室经过这里——  
一间楼梯间改造的刀具加工间  
她就是在这里工作，孤独地把青春封闭

她质朴得像一个学生，偶尔笑一笑  
更多的时候她无法说话——机器打磨刀具的声音  
尖锐，刺耳。持久着迸发出一些小火花  
这小小的火花与她小小的亮丽的青春  
被厚重的五金厂房包围着，在黑暗里  
闪耀

“你在打磨什么呀？”有一天我出于好奇  
也许被她纯洁的少女笑容吸引

“刀具”。她站在那，随时要被灰暗的墙角吸进去  
借着台灯下的机台，我看到上面摆放着各种尺寸的刀具  
砍柴的刀在池塘边磨，那些切割金属的刀就在这里磨

她说只要调好刻度就不难，我看着她的手  
忽然发现她的两根手指不见了，尽管她有意藏着  
在这狭小的房间里让我感到恐惧

后来我听说，她的手指，就是被打磨的这些刀具  
切断的。后来把她调到这里做这份轻闲的工作

这锋利的刀具，曾经切断她的手指  
如今，她要用剩下的手指  
重新把它们一一打磨

**2015年1月9日**

## 断指的男孩在阳台看着自己的手指

在东江边的南丫村  
对岸是酒店林立灯火辉煌的厚街

工业区没有人注意来往的轮船  
她们关注的是流水线来往的产品

我所在的五金厂生产着世界各国的钟表  
有英国国旗的，美国国旗的  
有城堡的湿度计，有烧烤的温度计

那是2008年，一楼冲压车间  
忽然传来女工的尖叫声  
在嘈杂机器声中，像几尾鱼  
惊慌失措地冲出水面

骨头碎了，手指没接上  
他们在议论着。医院回来  
我在窗台上看到一个湖北的男孩沉重的  
从厂门口走过操场  
所有人的目光，像阳光一样炙烤着他

半个月后，隔壁宿舍的打牌声起伏  
我走进去，看到他在阳台上  
抬着那支断指的手  
借着天空的光线  
端详着，许久没有放下

消失的食指，像一把枪没有了子弹  
像一个巨大的黑洞  
可以阻挡任何阳光

铁架床上打牌的人围成一圈

他像一个被孤立的人

“听说工厂要把他赶走，不可能赔钱给他”

“别说了，那手指掉到我脚边，吓得我晚上做恶梦”

这个还没结婚的男孩，人生中短短停留的五金厂

却要带给他一生的痛苦

无以言表

2015年1月9日

为我打工挣学费的手指断了，姐姐

“砰” “砰” “砰”

冲压声

“割” “割” “割”

切割声

“滋” “滋” “滋”

故障声

“滋——” “割——” “砰——”

短路声

在这混沌的车间里

在这一排排机器前

我的姐姐，就在珠江口岸的一家五金厂打工

2015年1月7日，就在前天

我的姐姐，被机器压掉了半截食指

“把碎的骨头去掉，在另一只手臂上割了一块肉补上去”

姐姐躺在医院，说这话的时候，好像在说别人的手指

只有一盏灯，照着她伤残的手

“我早就和老板说了，机器有故障，可他每次都说修好了”

姐姐这时有点生气。难过的是

“今年过年没法回家了，只能在医院过年

刚把火车票退了，本来明天回家的。”

姐姐叹着气，想着家中的两个孩子

一年一次的团圆，也被老天夺走

姐姐，这双摘过辣椒砍过柴打过猪草的手

姐姐，这双挑过水洗过衣洗过碗做过饭的手

姐姐，这双童年给我洗过屁股在外打工给我写过信织过毛衣的手

姐姐，这双从宜丰南昌到东莞高步塘厦虎门操作过无数机器的手

姐姐，这双在饭店洗过碗在工厂制造过无数名牌运动鞋渔具玩具

拉链饰品的手

姐姐，这双曾经为我打工挣学费的手

姐姐，十指连心

痛

姐姐，我们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

到头却两手空空

姐姐

我在用我的手指

拂去泪水

2015年1月9日

## 蒋志武

湖南娄底人，生于1980年。2001年来广东打工，在一家台资企业做流水线工人近两年。在日资、民营企业从事过仓管、人事助理等工作，目前在一家上市企业担任人力资源总监。出版诗集《泥土上的火焰》《河流的对岸》。

## 工业酒精

严实的防静电车间，白色是囚奴的颜色  
塑胶与油漆的味道，从我的咽喉  
直接插入，十二小时之内  
氧气与我们隔绝  
深蓝色的静电长褂，留出二个眼孔  
世界在静止的眼眸里折射  
年轻在打烊之后，时光静止

工业酒精在挥发，严重的化学效应  
一声不经意的咳嗽，惊动那片流动的产品  
以及周围惊诧而内藏的目光  
目光似水，从包裹着的眼孔里涌出  
青春往往在热闹的时候表现得很勇敢  
在需要的时候表现得很坚强

待修品、不良品、报废品——被清点  
数据上写着工号或者简单的名字

工业酒精在倾倒，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那沁入酒精的碎布，在产品上擦拭  
当最后的不良品被返修，发现  
一只手被酒精麻醉，一只手被自己麻醉

当下班的指令传来，你带着漫身的工业酒精味  
暂时离开，脱下那身长长的静电大褂  
我不知道，你快速地离开车间  
是在逃避这刺鼻的酒精味呢？  
还是你原本就不喝酒，怕突然醉了？  
无法领略这工业区即将到来的夜  
及夜的抒情？

## 观澜，同富裕工业区

泗黎路，清香的桂花树飘了一整天  
十二月的前戏是射手座  
在同富裕工业区，男孩子，女孩子的世界  
似乎有点夸张，青春就甩在流水线上  
谁愿意搬走，谁就写下名字

身边的一切如此之美  
黄昏的云朵挤满流金的天空  
双手摀下灯光，也取出产品  
车间安静，孤独和爱  
在同时酝酿友情

一切以时间为据点的事物  
都将简化成蝶  
娟秀的工人之美，在于她们

寻找朴实的幸福和满足  
严实的工帽遮住了她的脸

深夜，同富裕工业区  
无尽梦境中  
树木发出天籁般的回响  
我走在鹅卵石铺设的小路上  
路边的倒影和脚印  
是我从未涉足的人生

## 辛酉

本名朱礼权，1981生于湖北通山县。1995年开始写诗。1999年至2004年在浙江温岭打工，2004年在萧山一家钢结构公司做业务员。2010年在通山县妇联工作。2011年2月20日酒后失足溺水而死。主编《中国80后诗全集》，《辛酉全集》于2015年年初出版。

### 我们这些鸟人

我们这些居无定所的人  
我们这些四海为家的人  
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  
我们这些漂泊的人  
我们这些流浪的人

我们这些黄土地养大的人  
又以生活的名义  
背叛了黄土地的人  
我们这些打拼在城市的人  
奉献汗水，挥洒青春  
却屡遭排斥的外来人

我们这些东游西荡的人  
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  
却被称为农民的人  
我们这些返回到家乡



像是走在异乡的人  
我们这些两栖的人  
我们这些两不栖的人  
我们这些中间人  
我们这些被抛弃了的人

腊月底的火车站台上  
我们这些攥着一张北归车票的人  
春意浓浓的正月里  
我们这些纷纷奔赴南方的人

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我们这些打工的人  
我们这些奔波在季节里的人  
我们这些像候鸟一样的人  
我们这些——鸟人

## 郑 东

1981年生于湖北通山县。2001年赴广东打工，同年开始写诗，先做了半年酒店服务员，然后在塑胶颜料厂做普工、流水线装配工四年，在陶瓷厂做烧窑工、球釉工近两年。2010年去武汉、咸宁等地的建筑工地做施工员、油漆工三年。2014年来到温州，在一家鞋厂做仓管。

## 草

天都和修罗是一样的高度  
白云和地层有着同样的元素  
从上和下都能望到  
走动的时间和走动的土地  
以及那快要消失的荒芜草丛  
有名没名的，开白花黄花的，像树像草的  
像你像我也像他的  
像这么多人的……草  
让这么多的工厂和车间轰鸣包围  
草能说话，只是微弱的声音  
几乎淹没在空气里。风喜欢吹散。  
车来车往的像时间的长河  
磨掉一些不平  
比如踩住一棵草一样  
踩住你的身体，和灵魂。  
有时候，呻吟才是最好听的倾诉

有时候哭泣只是在生殖器官里  
像它们的人，命运有几种  
荒草们差不了多少吧  
先是铲土机的铁蹄  
把空气土地草们搅在一起，埋起来  
或者运到其他的地方埋起来  
民工的拖鞋、砖、木架、水泥、沙、烈日、月亮、眺望……  
一并碾来  
当刚从家门出来的妹妹进住这个工厂时  
她看到的是机器是化学品是前辈失败的努力  
草只是她哥哥的记忆  
和她在更远的未来对未来的回忆

2007年6月1日

## 巫书

她不在这里，昏暗的烟尘  
带走了她的呼吸。  
熟悉的嘈杂声响起，  
凉风滋滋地拍打着门窗，  
现在不是夏季，  
墙角的光线缺少了应有的热度。  
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父亲说。  
骨灰瓮不能去河边游玩，  
也不会交男朋友，  
娇嫩的处女在火葬场再次丧命。  
红晕的玫瑰被风暴折离，  
被火车送到大烤炉，  
在那里，结识了更多弱小的姐妹，

魔王，冰冷，像钢针  
敲打进她们的骨髓和灵魂。  
不管是闹市还是深夜，  
只要你用心去听，  
就会听到深深的悲泣，  
还将听到她们无休的咒语：  
折磨我们灵魂的病毒，  
做那司法与婚车队伍的证婚人，  
用瘟疫鞭打他们的腐尸，  
让那切割到加利福尼亚的断指，  
在老板的房产倒塌前，  
化作厉鬼缠着他们，世世代代。

## 杜鹃花

我应该在上古时候见过  
那里到处是集体和个人的神话  
我在唐诗里见过，不只数次  
或许，在宋词里也有它们绚丽的身影  
就像在工业区的暮春疾步的姐妹们  
我在中山公园见过  
在它们中间穿去钻来，肉体沾上了香味  
那一个个分子移动到灵魂的  
精灵们，是自然、光明、美丽、优雅的  
我在四月的路边见到了它们  
紫色的语言，搅动着回忆和欲望的根芽  
晚上，它们被工程车的泥团砸伤了  
我在农村和它们一起成长过  
那里没有其他颜色  
红色代表生存，白色代表死亡

它们的根源在山间，它们就叫映山红

**2014年4月13日**

## 乌鸟乌

本名陈亚贵，生于1981年，广东化州人。2005年开始写诗。2003年至2014年，一直在佛山一家薄膜厂当流水线工人，2014年4月失业。

### 亲爱的，此刻我浑身都在拼命地想着你狂想曲

——致妻子

这是五月的夜晚  
世界就像一匹特大号的粗麻布  
湿漉漉的，披挂在瘦瘦瘦瘦的铁丝上  
特大号的布角，滴着天堂的雨滴  
人间的城市，灿烂的灯光  
总是彻夜彻夜地绽放至天亮  
城市的樱花树，繁花似锦的花期  
早已结束。花瓣和芳香  
亦已无迹可寻。只剩下满身的绿叶  
静静地坐在灯光里  
泛着绿色的光，就像千万只  
你的眼睛，情深款款地瞪着我  
这是五月的夜晚  
人间的床前，没有明月的光  
你害怕黑，你独自在  
没有我的故乡，提着心吊着胆  
而我独自在，没有你的异乡  
就像一棵撒哈拉沙漠的仙人掌  
浑身長满了思念的刺  
此刻，我坐在没有月光的床上

我身上的每一根刺都在拼命地想念你  
亲爱的！此刻千里之外的你  
是否会因我的想念  
而感到浑身发痒

2008年6月4日初稿于佛山

2014年5月20日修订于化州

## 大雪压境狂想曲

天上的造雪工厂。机械的  
流水线天使，昼夜站在噪音和白炽灯光中  
麻木地制造着美丽的雪花  
超负荷的劳作，致使她们吐起了白沫  
机器昼夜轰鸣。超负荷的运转  
致使它们失控了。泄漏的雪花  
成吨成吨地飘落。我的祖国顷时唯余莽莽  
三十个省的微笑，顷时被压成了哭泣  
国境线被压坏了，军队驾驶着挖掘机昼夜抢修  
天地间，唯民工白茫茫的脑袋，斜露于风雪外  
火把和手电筒厂，加班生产  
庙宇尽毁。神的腰，也被压断了  
而信誓旦旦的信徒们，早已逃之夭夭  
坟墓都露馅了。安逸的鬼们  
都被挤压到了人间  
搂抱着自己的墓碑和灵柩，赏着雪  
而灾难的地球，正往下雪的那边  
慢慢慢慢慢慢地倾斜

2011年10月28日初稿于佛山

2014年7月5日修订于化州

## 阿 北

本名张传奇，河南郸城人，生于1982年。19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2002年赴深圳打工，先后从事过货仓杂工、啤工、生产统计员、仓管员、生产主管、编辑、企划经理等工作。著有诗集《凌晨一点》《苦痛》《文字狱》《流塘·小事件》等，出版了长篇小说《易翔的王国》《心理咨询师》。

## 五金厂之夜

夜色收住了五金厂  
收住了工业区最重的一幢楼  
楼房内的啤机 它呻吟着  
夜晚  
被它压铸得更加悠长

取一只产品 从啤机内部  
让它的余热从夜色深处绕过  
开机人 他用心跳揣摩啤机的喘息  
那有节奏的跳动  
和啤机声一起沉入黑夜

只把月光留下来  
把那座重重的五金厂留下来  
偶尔一两声列车长鸣 唱出开机人  
一支思乡的曲儿



五金厂 工业区上的啤机声是否  
将这夜晚安放好了？  
产品散着热 绕过夜色深处  
却暖不了开机人的希望

**2003年4月**

## 邬 霞

女，四川内江人，生于1982年。十四岁南下深圳，和母亲在同一家工厂打工，现为制衣厂女工。著有散文集《深圳纪事》。

### 吊带裙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 或者草坪上  
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 但  
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 带着弧度  
像花儿一样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折叠好 打了包装  
吊带裙 它将被装箱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 某个时尚的店面  
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 戴耳环的饭盆

工厂食堂，架子上拥挤着  
不同花纹的饭盆。即便把它递进打饭窗口，  
也有可能不翼而飞。这真令人苦恼，  
丢了饭盆就像丢了魂。

妈妈在她和我的饭盆边沿打了孔，  
再用铁丝扭上几圈，  
拿起来，它就摇摇晃晃、叮叮当当。  
我去打饭时，工友笑说这饭盆  
戴了耳环。随后却纷纷效仿。  
于是越来越多戴耳环的饭盆出现在食堂，  
像开始注意打扮的小女工。  
不过我们会担心失业，  
饭盆却不必再担心丢失的命运。

## 谁能禁止我爱

车窗外，一帧帧美景从眼前掠过  
像一枚枚箭簇射进心底  
出租屋已锁进幽暗处

来深圳十八年，故乡反倒成了异乡  
我每天与深圳一起醒来，夜晚同眠  
我爱她的朝气蓬勃，一年四季轮番上阵的花朵  
常青的树和草  
热爱她的每一寸生长。这种爱渗入到  
毛孔里、皮肤里、细胞里、血液里、骨头里  
即使这座城市的户口簿上没有我的名字

## 李 浩

河南息县人，生于1984年。2002年在建筑工地打工。2004年至2007年在武汉大学学习，后退学。2008年5月汶川地震期间，参与组织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志愿者抗震救灾。现在中国诗歌学会工作。著有诗集《还乡》《风暴》。

### 哀歌

——悼工友

工地里的乱石铁丝网密集，星夜与杂草丛生，直通县委的马路。  
螺丝扣和接头扣，还有野狗啃不动的牛崽骨、猪手，  
以及绿蝇叮咬的鸡肠与鱼的脏腑，在太阳中，生锈，长霉，

互相腐臭。藏匿在阴湿，朽气中的水蛇，从地基外的稻田里  
爬进来的，蜷缩成一团。它喉中的蛤蟆，细细地屏住呼吸，  
对峙着那生吞自己的，狭长岑寂。在虚空中，在蛇之体内，

生起的檐柱，如同远山在远处挪移，如同四野中的鬼怪御风，  
将未知的惊恐与疑神，涌于起伏的稻浪里。我匡正内心，  
控住柔弱的意志，穿出脚手之林，站在楼板上，浸于一缕幽光里，

以扳手，以钢管，找寻失散的脑筋。在我们搭起来的脚手架上，  
燕子在自己的歌中，连夜贴墙赶工，连夜以瓦刀劈砍红砖与时空，  
以水泥浇灌生存与砖块之间的裂缝——血汗、砖渣、水泥浆，

砥砺着自己裤裆里的阴茎。

突然：哇 嚓！歌唱：终止。一阵眩晕，如同翻飞的，悖逆自身向  
低地

垂直飞行的盐老鼠。然后他猛地撞击在砖墙，那整齐如矢的钢筋头  
中。

我，目睹高歌与空腹的你。我目睹你如同一片碎纸在空中飞。

我目睹你的脑子你的脖子你的前心后背你的水泥裤裆你的大腿  
被整齐的箭头刺穿并高高悬起如同鱼叉飞入水中之后从水中弯曲着  
竹竿举出水面仍然摇头摆尾的大鲤鱼

在黄昏中我目睹你的四肢如同目睹麻叶上的黑寡妇抓住的活蚂  
蚱在网与天空下抽筋我目睹你的头发你的脸你的鼻孔嘴巴耳朵你的  
眼睛你的胸脯肚子裤裆你的大腿小腿向外爆炸式地喷射着：我们一  
起唱过的所有的新歌

从刺穿你的钢筋到你的身体到我们一起垒起来的砖头墙到摊开  
的洋灰到每一层高楼的楼顶到石棉瓦到沙坑到扎根在红锈中的牛毛  
毡到地面到深深的地层里到与地下的歌声汇合到紫黑色的血到地下  
暗涌的哀告！

你不再是找不到家乡的亲人。然后，接电话封堵门缝里的电闪  
雷鸣，然后，从那无人之境，止住悲泣中的警铃，从荒野的另一端  
竖起来的稻茬和菜园，栖居在我们的生魂中。你躺在薄薄的铁皮  
上，剥开太阳与光圈，如同你的生父。

## 寂之水

本名刘丽华，女，湖北阳新陶港人，生于1984年。毕业于湖北技工职校。十九岁起辗转广东、浙江、江西等地打工，做过洗碗工、纺织工，在广东饶平某电池厂做包板工三年。现在浙江一家塑料厂做流水线统计工作。著有诗集《自画像》。

## 路边的石头

一阵风将我们  
从土地上吹了起来  
落在异乡的机器上，流水线上  
被噪音、机油、红黑胶、铅粉、铁锈浸泡着  
被抽打，拧紧，钉牢  
我们飞快地旋转着  
将乡音、呐喊、眼泪的温度甩出去  
直到再也挤压不出一粒汗水  
坚硬成一块石头  
被丢弃在路边  
就算回到地里也种不出庄稼  
不断堆积在路边的石头  
互相挨着，冷贴着冷

## 农民工

这些草往往  
遭遇这样的风  
像一盆冷水从头泼下来  
剥去颤动的心跳，剥去笑容的水纹  
再剥去最深处的尊严  
我们低下去  
像一片落叶低到尘埃里  
在土里、垃圾堆里刨食  
一些人还想奔跑，还想逃脱  
这正进入了它的圈套  
一些人更快地撞在刀口上  
这些草往往  
枯瘦、单薄

## 流血的手指

我们用它抓紧一个馒头  
抓紧头顶隙缝里透出的一线光芒  
甚至要抓紧那一丛荆棘  
鲜血淋淋就是我们面对的生活  
如果有所期望，就是  
那些在流水线上流失的温度  
散落后能燃起明亮的星火  
冲出胸膛的呐喊  
能在嘈杂的车间里发出回音  
让它颤栗



我们在泪水中  
洗净自己

## 十面埋伏

这个秋天，风吹草欲燃  
云朵捎来远处城市的雨滴  
掠过你身上的山河，一草一木  
掠过小土屋里的哭喊，渔网，小学堂  
掠过翻开的书页，一个个墨点，一曲和泪写成的离骚……  
只有梦越陷越深，它们穿着夏天简陋的衣裳  
穿过童年饥饿的幻觉，带着未眠的迷醉来了  
——这庞大的北方

你成了纺织工、建筑工、电工，洗碗工……  
日子更像一种仪式，完成某种交接  
火热的夏天走了，抽走了体温中的年华  
生长的头发微染了秋天的寒气，它们不停叩问  
这不可探测的深渊，这城市的水面  
无数的影子走进，走出，交换眼神  
像在搬运这个城市的秘密  
而真相像另一些影子，在舌头间跳跃、围困  
耗费了珍贵的词语，它们像子弹穿过临近而立之年的心脏  
获取了某种话语权。逝去的村庄，一草一木，小土屋，小学堂  
书页上的一个个墨点、泪滴，都醒了过来  
举起自己，抵抗四处围堵的死亡：孱弱的青春

黑夜过后，是否会得到一个黎明  
频频响起的叩门声，作为早已预知的命运  
你必须打开门，必须打开

呼吸中隐匿的灯盏

## 聋哑女工

我以为她们和我一样，如果她们不打手势  
当那些词语落下，声音收拢了翅膀  
我屏住呼吸，像听一场无声的雨  
它们透明而有重量，每当我猜中它们的含义  
她们快乐地竖起大拇指  
还有多少乌云飘浮在她们的头顶呢  
在被白炽灯照亮的，锈迹斑驳的夜晚  
她们的影子落在机台上  
凹进去的部分，被卡着无法动弹  
我走近她们时，它们柔软地落在我的身上  
似乎被巨大的机器抽走了重量，抽走了声响  
空荡荡的，什么也无法填补  
唯一支撑的，禁锢身体的这个位置  
给予了对宽松自由的向往  
那些未能发出声音的词语，它们像雪花  
在我的面前落下，一片，一片  
冰冷，但洁白无暇

## 旧世界

从工厂里辞职后  
我的外套旧了  
鞋子也在掉色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新的加工厂

更换模样，用一个新的灵魂  
把自己重新包装  
它越来越旧了，唱着一个旧世界  
头顶的天空似乎也还原了旧时的蔚蓝  
我把自己擦得像玻璃一样透明  
不用再去交换什么  
也没有什么可以交换  
自由的盛大胜利  
终于是一无所有

## 晚餐

厨房里，一双泥污的手削着土豆和萝卜  
刨除粗糙的表皮。有些腐坏  
切开才看到正在包围内心

剩下完好的部分，切碎、码好  
要用大火煎炒，撒以粗重的油盐  
或是拌以几颗汗水和清泪腌渍

在疲惫的农民工面前  
一盘土豆和萝卜呈现的生活  
松软，面目模糊

黄昏中，一双筷子  
对着外面渐渐灰暗的天空垂落  
仿佛正在夹起最后一缕霞光

## 审判

拉开异乡的深夜  
窗外是城市咆哮如雷的鼻息  
被风撕破的雨，停不下来的雨，腥味的雨  
携着叮当作响的刑具  
追赶着那个晚归的人  
我的视线追随着他，仿佛  
也加入了奔跑的行列  
仿佛那些雨，正切割着我  
切割着灵魂，切割成千千千万万的人  
在大地上奔逃，流失  
他的背影透出一丝无奈和凉意  
熟练地掀开记忆

在网湖村五百亩湖岸  
风在高声念着判词  
巨大的回响落在低处的村庄  
几个面容枯黄的人被推到队伍前面  
没有人争议和辩论，人们默认了队伍中的名字  
我仿佛看到神情黯然的父亲  
将压在寒风中的头颅，一低再低  
雨雪将他们套上沉重的链条  
是渔网上的漏洞，窑洞下的黑暗  
逼迫着脊梁弯下去  
仿佛命里的血脉注定了这些潮湿  
只能俯首认罪

更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  
他们在黑暗中凿着冰面

踏出的行迹正被风雪的法律扑灭  
父亲越来越沉默，仿佛风干的枯叶  
狂风仍在怒号  
它还在继续审判  
审判他不停抓挠，不断想要的双手  
它们冒着血珠子  
不断刨着冰面下的鱼群和春天  
那里有温饱的一日三餐  
有宽敞而温暖的房子  
有白云般干燥洁净的梦  
有不孤单的晚年，止疼的药片

风的尖利抵住了开口言语的羞耻  
它在抽着耳光  
抽那个软弱的人  
泪水的头颅正在低落、碎裂  
把牙齿和嘴唇掉落的音符埋进雪堆里  
埋进冰冷的骨头里  
可是，风粗壮的喘息引来了那群承包的商人  
灯亮了，把充血的肥大的心脏载了过来  
它用鲜红的鼓点敲响了审判的铜锣  
当他们意识到这片湖泊  
已不再是从前大自然恩赐的美玉时  
那里已成了审判场  
虽然它看上去还是那样寂静、安宁  
一群人围着他们  
围着缩紧的瞳孔、苦汁，土屋与渔网  
他们在唾骂，踢打，用力戳低下去的骨头  
他们是执行审判的人  
是判决的人  
说贪念是一把刀

夜色中，最后一缕微光  
焚烧成灰烬  
白雪覆盖下一切都安静了  
那群刨着冰面的人也终于平静了  
仿佛统一的灰暗的服装抚平了焦躁  
使他们看上去更像正常人  
我期望着最高的浪头已经远远退去  
剩下的小浪花温柔地唱着摇篮曲  
将他们送回岸边，送入温暖的梦乡  
愿痛苦的旅程已经结束  
所有的困苦在梦中得到了偿还

地里的老玉米，已经空了  
它们已倾尽所有  
在风中摇摇晃晃，几欲摔倒  
像掩面悲泣的母亲  
可是，请松开  
眉间的苦痛，母亲  
温煦的阳光照在身上有没有暖和一点  
还是在寻找和追问可以怪罪的人

走吧，这片湖水已养活不了那么多人  
走吧，我的青年、少年  
风仍然呼啸着，在田野的灰烬中闪烁  
点燃一双双灰暗的眼睛  
人们再次默认了队伍中的姓名  
回到夜色中的人  
愿明天的灶火香甜

风领着这群人走向奔跑的铁轨  
羽翼垂下的地方  
太阳已将水草拔高了地面

在那儿，和青草梦融为一体  
和繁重的华灯在一起  
和孤独的月亮在一起  
一些人进了铁皮车间，铁铸的流水线  
而另一些进了幽暗的窑洞、煤矿，更黑暗的居所  
一串长长的数字或编号抹去了他们的姓名

白炽灯下，没有言谈  
只有机器巨大而嘈杂的轰鸣  
每个人都紧张地对峙着眼前的机器  
整个车间寂静得如同逼仄的山谷  
只有白色的微光，照亮一双双扑火的翅膀  
而那些看不见的黑暗  
被吸入肺腑、内脏，正在偷偷改变着血液  
改变着视线，改变着脚步  
改变着沼泽地的梦  
改变着疼痛的肉体，包裹着的灵魂  
改变一双手，去抓紧天边的一根稻草

电池厂里，包板工J晕倒在机台上  
焊接手L的手被烫伤  
汗水混着暗红色的铅粉、尘埃  
像一条条细小的蚯蚓爬在他们脸上  
爬进呼吸的更深处  
无论发生什么，第二天他们总会回到机台前  
回到白炽灯下的屈从里  
而另一些，在饭后议论着被绞断手掌的“倒霉鬼”  
卸掉衣装上的灰色，跃入五光十色霓虹的暗流中

去看父亲，短短的几分钟里  
说了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看到他满头花白的短发

和他深红的眼睛，盈眶的泪水  
什么时候，父亲变成了  
一个让我心生疼痛的词语  
触及，便满目荆棘  
风暴剥去了最后一片尊严的外衣  
他那鲜红的盼望还是凋落了  
那份无能为力  
多么让人绝望

新的一年，一群蠕动的蛹结束了冬眠  
村子里的蝴蝶  
又开始飞往不同的目的地  
年年相似、往复  
阳光多么明媚啊  
抚着红艳的木棉花，葱绿的荔枝林  
却照不见车间里的枯萎，黑暗的居所  
漫天的铅粉、木屑、棉絮  
正卷起雪花扑向呼吸的肺叶  
迫使舌头噤声，只有那些葱郁的汗水  
还在体内奔跑，嚎叫  
这里，每个人都一样的衰老  
连动作都是一样的呆滞，单调  
只有对面的机器总是张着血盆大口  
时刻准备着吞咽的动作  
那根失踪的手指，它疲惫地躺在隐蔽的角落  
听不见外面的声响  
中年女工已惊慌得无法言语  
而言语又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它躺在一堆木材背后  
那是只苍老的手指，灰暗、惨白，卷缩着自己  
燃起的火光，让眼睛一片灼痛



父亲回来了，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  
可迟疑、迷惑仍闪现在他的眼底  
惊魂未定  
似乎那场雪花仍在继续  
贫穷这把锋利的刀子  
让衰老的父亲，无法将身上的骨头站直  
它像影子忧伤地随着春天破土而出  
浓密而繁盛的生长  
无处安放

想父亲的时候，我就会去建筑工地  
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工地  
那里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工人  
穿着粗布衣服，皮肤黝黑  
头发里夹着生活的雪霜  
像一片片树叶轻轻地挂在  
那些纹路错综复杂的枝桠上  
挂在这个春天还不坚硬的高处  
风中的他们，不去徒劳地抗争  
更像灰色的狗尾巴草  
以蔓延的姿势爬满悬崖  
暴风雨就要来了  
那些垂挂的树叶摇摇欲坠  
颤栗不止

××塑料厂，遇到一群真正安静的人  
聋哑残疾女工，有着小草生长的灰暗习性  
咀嚼着坚硬的夜色  
总认为，他们只是把那个真正的自己隐藏  
剩下的那个我  
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另外一个人  
喜欢他们快乐地竖起大拇指

每当我意会或猜中他们的言语（手语）时  
仿佛内心的我同他们一样，找到了声音而欢喜

注塑工F，聋哑女工

一只警惕的，未发育完全的小兔子  
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荡起她的敌意  
她竖起尖耳，用充血的眼睛审察周围  
不时露出两颗尖牙，保持着对抗的姿势  
仿佛有什么正在涌向她，她要禁止它发生  
可是她无法禁止无休止的加班，无休止的鞭子  
无法禁止萝卜上的虫洞，虫子巨大的尖牙  
无法禁止那更冷的寒霜，不同的雨雪  
正下在小心跳动的心尖

工地上，一枚铁钉染红了地面  
生活这枚坚硬的核，它选中了父亲的脚掌  
也许，他只顾着往前奔跑  
慌不择路  
他只是咬紧了牙关  
用满是灰的手拔出了那枚铁钉  
电话里他说得那样轻松  
而在我眼前浮现的却是他喝酒的样子  
满脸的醉红，像一层阴影  
而他的双眼却像在沉醉  
仿佛黑暗的夜晚是美丽的  
你佛明天的生活还值得憧憬  
他却站不稳自己

厂里有很多外乡人，贵州的，河南的，四川的  
我却没有在这里遇到我的老乡  
我把外乡人当成了我的故人  
在汹涌的河流中，他们比城里人更卖力地游着

可是每一次潮涨，总有些人落水  
总有些人改变了方向，总有些人忽然不见了踪迹  
被风吹到更远的地方，更狭窄的牢笼  
新来的操作工Z，云南人  
谨慎而温顺的袋鼠  
满是方言的普通话透露了她的背景  
就像前面那双短小的脚不能让她完成奔跑  
她的笑容总是比言语更先到达  
每往前跳一步，总是过多的道谢  
然而她看上去像一个摔倒的人  
（工作用具总莫名遗失）  
仓管员厌烦了她低诉般的恳求  
一天，她没有预兆地晕倒在机台上  
被查出肝脏和肺部血管肿瘤  
第三天，她被踢出厂外  
只有风狂啸着，我们无言无声

一分钟锯多少块木头  
纺织了多少米的布  
组装了多少个电池  
是可以统计的  
而一分钟流了多少滴汗  
有多少粒尘埃和黑暗被吸进肺叶、脏腑  
有多少人正从村庄里走失  
有多少手指正在被机器吞噬  
有多少亲人正在血液里分离  
是无法统计、计算的  
我盯在计算器和秒表上的眼睛  
像一个帮凶

一次又一次，从一个厂到另一个  
总是逃脱不了命运固定的铁圈

像一条患上炎症的鱼  
体内布满了钢铁的齿轮和鳞片  
被冷漠包围的身心疲惫不堪  
对河流的向往，一个理想中的幻象  
布满水泥、沙石，坚硬的钢筋  
被填充的身体，钉死在热切的游弋里  
麻木，疲倦  
每当风带着云朵在头顶奔跑  
都会煽动新的渴望  
但风只留下鞭笞，带走了雨水和方向  
一个怯懦的人，在风声中堕入无边的梦境  
用故乡的潮汐来填平机器的尖角、牙齿、铁锤、刺刀  
填满钢筋混泥土噬空的躯壳  
期待一场被雷雨、闪电  
冲刷和照亮的深眠

父亲来火车站接我  
我们声音里都有些许讶异、迟疑  
我无暇审视父亲眼中的自己  
眼前的他，让我一阵心酸  
他用染剂染黑了满头的白发  
却难掩脸上的风霜和衰老  
一些东西在眼里更混浊了，使整个人暗下来  
时间的手并没有抚平那些阴影  
在我走了一圈又一圈之后  
寒冷仍在他身上继续着  
在那片土地上继续着

车子一路颠波，父亲靠着车窗睡着了  
睡梦中的他，蜷缩着身子  
像个孩子  
父亲真的老了，岁月带走了

他高大的身影，和记忆中的晴朗  
他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摇晃的中巴车像波浪中颠簸的渔船  
又像儿时的摇篮  
在这片刻的安宁里，仿佛一切都已遥远  
可瞥见父亲新长的一茬白发时  
我的眼前又飘满了那年冬天的雪花  
白雪覆盖下，一切都安静了  
而记忆里的种子还没有沉眠  
它为萌生选择了雨雪  
再次回到大地痛苦的轮回里

## 吉克阿优

曾用笔名阿优，彝族，1985年生于四川普格县。2006年考入重庆师范大学服装学院，中途辍学，后赴广东、浙江、北京等地打工，在服装厂做充鸭绒工三年。2012年开始发表诗作，著有个人诗集《打工的彝人》，创办了民刊《彝族打工文学》。

### 台风下的工人

我来自大凉山的彝寨，  
在浙东邂逅一位剽妇，  
它左手扇风，右手泼水，  
一路嚣张跋扈。  
狂风在撕咬广告牌，  
沉重的汉字击落松球。  
松球满街乱跑，  
受惊的汽车呼啸而过，  
路边的绿化树在它身后摔倒，  
大雨如注洗亮根系。  
河水淹没酷热，  
工友在出租房前，  
撒下一张渔网。  
树叶尽情冲浪，  
高压线呜呜嗡嗡地哭泣，  
毛竹狂舞。  
撑伞的工人已淋湿身子，

急速奔向吱吱摇晃的厂房。

## 迟到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  
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好些年了，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  
此刻它用一条小兴场的泥路  
反对我的新鞋、欢迎我的热泪

好些年了，我的宇宙依然是老虎的形状  
一如引用古老《梅葛》的毕摩所说  
颤抖的村寨跳进我的眼瞳，撕咬我

明月下，儿时的伙伴已建起小楼  
我也回到了大地的中心，我的土掌房  
三块锅庄石，三根顶梁柱

父亲笑呵呵在火塘边抽兰花烟  
像温暖的经书，让我念诵不已  
他的拐杖又长高了不少

而母亲笑呵呵在我心里  
今夜我要睡在她的旧床上，今夜我必须做梦  
因为我错过了祭祀

## 田晓隐

本名田升剑，1985年生于湖北襄阳保康。2004年高中毕业，2005年赴山西河津挖煤一年。2007年至2009年在上海一家塑料厂做流水线工人，后去深圳做仓管员一年。2011年赴天津，在工地当建筑工。2012年至今在深圳从事电子商务、杂志编辑等工作。

## 我不是诗人，我只是五月的叛逆

慢慢俯身

模仿父亲耕种土地时腰弯的姿态

可是爷爷就这样俯身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那一夜乡村昏黑

我站在高处窥视城堡

然后把背包挂在弯月角上

拔足奔跑丈量村庄和城市的距离

从爷爷的坟头开始倒数

五月，我在流水线上焊接我散架的骨骼

五月，只是叛逆的开始

画板的底色深陷泥土

边角上挂着一句未完成的诗



## 我用钉子螺丝悬疑中国短板

幻想双手紧紧握住锄头把儿  
以祖辈的姿态修理地球  
好好亲近尘土，腰虔诚地弯着  
然后抽空去北方  
去天安门，看看祖国  
摸摸心脏，数一下乡野到殿堂的距离  
用一种激动的频率说：我，是合格的中国农民！

我就这样被废弃在路上  
千千万万只破罐子，泥巴变质的颜色  
风一拐，我用翅膀滑动日子  
向南方飞翔

当燕子的翅膀被电焊烧伤  
当黄鹂的歌喉被流水线隔挡  
当蚂蚁的食物被煤气浇脏  
我的眼睛已不再明亮  
越温暖的地方越没有爱的温度

呵！呵呵！  
我不是国家工人，也不是农民  
我以一个悬疑者的身份  
在南方，一隅，某个小工厂  
拧螺丝，打钉子  
这里是苦难孩子的短板  
这里是光荣中国的标杆  
我把自己定义为：悬疑诗人  
我努力地在短板上打钉子，拧螺丝

我想问：中国！你的身体疼不疼？

## 麻坑洼

麻坑洼的最低处，驻足，躲过一切可以躲过的  
等待，最后一片落叶，随着骤冷的思想一同打包  
行囊过处，深深的痕迹，期待的是一场雪

隐藏了二十几年的脆弱，被你一个喷嚏伤到自尊  
那些目光、猜疑，那些溺爱、挑衅  
扭曲的疼痛，促使我必须做一次孤独的逆逃

厕所墙上的迷幻药广告，按摩房闪着缤纷灯光的文化标题  
倒卖，黄牛，被时代，XX门……  
不能列举！就像麻坑洼遭遇方阵裸体动物的洗劫

麻坑洼，只是时代最底部的一处坍塌  
我只是窟窿中一只受伤了还在发声的蚂蚁  
某天，白蚂蚁黑蚂蚁定会列队而过

必须给我一次远行。麻坑洼，以水为证  
一旦走了，就再也不愿回来  
未知的辽远：麦子黄又青，青又黄

## 诗人遗弃的身份

我不敢说书面语了，我恨不得摘掉自己的眼镜  
千万别说诗人，在工厂拿烙铁，打螺丝，钉钉子

装线卡的，谁说谁悲伤

我的诗歌不多，赔不上故乡炊烟的弯度和爱  
但对于城市，这些诗歌已经太啰唆

我真的不是愤青

只是乡间路边狗尾草即将枯萎前的那一刹那

观望着街头的风景，我忘记了给自己下个定义  
起风了，我捡起街角的碎纸片，涂画着各种程式  
希望有个解答，在遍求无解的时候，我又丢弃了碎纸片  
这个过程就是我向城市甩卖的人生

我在寻找我的兄弟，哪怕只是叫我一声乳名  
没有。只有风声清冷

城市啊，在乡下我耕地写诗，双重身份

现在，我站在宝安大道边，只是个贩夫

贩卖自己的青春，贩卖自己的灵魂

等到苍老了，我潜回故乡，与土地走相交线

重新拾掇自己被遗弃多年的身份

## 档案

钟点工。临时工。合同工。

加班，值班，连班。

这些是我的深圳档案。我把它称作虚构解密。

## 曾继强

本名曾继长，1986年生于湖南新化县。2002年开始写作。2005年南下深圳、东莞打工，曾在绣花厂做电脑绣花工一年，在玩具公司做喷涂工三年，还做过技术员、仓库主管等工作。现供职于厦门一家软件公司。

### 我在这里拣拾一些诗歌的骨头

诗歌的肉，都被啃掉了  
那些咬文嚼字的诗人  
用尖利的牙齿撕得一干二净  
这些诗歌的骨头，这些残羹冷炙  
这些连狗都不愿意用鼻子靠近的骨头  
扔在工业区，扔在机器轰鸣的工厂  
扔在昏暗的车间，扔在流水线  
扔在机台上，在无奈与痛苦中  
没有人愿意去拣拾这些光秃的骨头  
“呵！伟大的……”——这些抒情，这些  
诗歌的肉！诗歌中鲜嫩的肉  
比腐烂的肉更难闻，它不适合我的味觉  
只适合那些嗜血的蚂蚁。或者苍蝇  
那些诗歌的肉，我都统统地剥下来  
我只要这根骨头  
我要把讨薪欠薪、黑砖窑、瓦斯爆炸  
断指与死亡，渗进这根光秃的骨头。这些  
遗弃的骨头，比肉更有意义

他们都不知道，骨中的钙  
比肉中的营养，更有价值  
他们不知道首先腐烂的是肉  
然后才是骨头

**2008年3月23日**

## 许立志

许立志，曾用笔名浅晓痕，生于1990年7月28日，广东揭阳人。高中毕业后在广州、揭阳等地打工，2011年年初来到深圳，进入富士康公司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后调至物流岗位。2014年年初合约期满后曾赴江苏谋职，不久返回深圳，9月26日与富士康公司又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9月30日坠楼辞世。其诗集《新的一天》在他去世后众筹出版。

## 他们说

这机械的厂区盛满了多少工人的汗血  
游走其中，我时常听到他们笨重的交谈  
他们说，三年了，我没回过一次家  
他们说，我老家在河南，四川，海南，广西……  
他们说，等钱攒够了，我就和女友回家生娃  
他们说，按年头算，我儿子今年也该有九岁了  
……

我像一个窃听者，在角落里记下他们说的  
字字鲜红，然后洒开，凋谢  
手上的纸和笔，叭嗒落地

他们说……

2011年6月12日

## 最后的墓地

鸣叫的机台也打着瞌睡  
密封的车间贮藏疾病的铁  
薪资隐藏在窗帘后面  
仿似年轻打工者深埋于心底的爱情  
没有时间开口，情感徒留灰尘  
他们有着铁打的胃  
盛满浓稠的硫酸，硝酸  
工业向他们收缴来不及流出的泪  
时辰走过，他们清醒全无  
产量压低了年龄，疼痛在日夜加班  
还未老去的头晕潜伏生命  
皮肤被治具强迫褪去  
顺手镀上一层铝合金  
有人还在坚持着，有人含病离去  
我在他们中间打盹，留守青春的  
最后一块墓地

2011年12月21日

## 进城务工者

多年前  
他背上行囊  
踏上这座  
繁华的都市

意气风发

多年后  
他手捧自己的骨灰  
站在这城市的  
十字路口

茫然四顾

2013年7月14日

## 我谈到血

我谈到血，也是出于无奈  
我也想谈谈风花雪月  
谈谈前朝的历史，酒中的诗词  
可现实让我只能谈到血  
血源自火柴盒般的出租屋  
这里狭窄，逼仄，终年不见天日  
挤压着打工仔打工妹  
失足妇女异地丈夫  
卖麻辣烫的四川小伙  
摆地摊的河南老人  
以及白天为生活而奔波  
黑夜里睁着眼睛写诗的我  
我向你们谈到这些人，谈到我们  
一只只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的蚂蚁  
一滴滴在打工路上走动的血  
被城管追赶或者机台绞灭的血  
沿途撒下失眠，疾病，下岗，自杀



一个个爆炸的词汇  
在珠三角，在祖国的腹部  
被介错刀一样的订单解剖着  
我向你们谈到这些  
纵然声音喑哑，舌头断裂  
也要撕开这时代的沉默  
我谈到血，天空破碎  
我谈到血，满嘴鲜红

2013年9月17日

## 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

商品名：花生酱

配料：花生、麦芽糖、白砂糖、食用植物油、食用盐、食品添加剂（山梨酸钾）

产品标准号：QB/T1733.4

食用方法：启盖后直接食用

贮存方法：开盖前于常温避光通风干燥处储藏，开盖后请密盖冷藏

生产者：汕头市熊记食品有限公司

厂址：汕头市龙湖区新溪镇北中村远东工业园B2厂房

电话：0754-86203278            85769568

传真：0754-86203060

保质期：18个月            产地：广东 汕头

网址：[www.stxiongji.com](http://www.stxiongji.com)

生产日期：

2013. 08. 10

2013年11月16日

## 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沿线站着

夏丘

张子凤

肖朋

李孝定

唐秀猛

雷兰娇

许立志

朱正武

潘霞

苒雪梅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

穿戴好

静电衣

静电帽

静电鞋

静电手套

静电环

整装待发

静候军令

只一响铃工夫

悉数回到秦朝

**2013年12月5日**

##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2013年12月21日**

附录一

1949年至1976年工人诗歌小辑

## 李学鳌

### 当我印好一幅新地图的时候

我爱我的祖国，  
像爱我的母亲，  
我虽然不生产钢铁和小麦，  
我却用我全部的力量，  
描绘着她庄严的面容。

我是个幸福的印刷工人，  
日夜为祖国而劳动。  
每当我印好一幅新地图的时候，  
就无法控制那海涛般的激情。  
这纵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  
处处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的眼睛，  
吸引着我的心到处飞腾。

看，这个圆点儿就是我们的鞍钢，  
解放前是一片废墟、烂铁场。  
敌人妄想从地图上把她抹掉，  
让我们叹息着在这几种高粱。  
中国工人有志气，  
誓为祖国争荣光！  
千手托起炼钢炉，  
万手挖开大铁矿，  
用事实向敌人做回答：  
钢水滚滚

——冲垮了敌人的美梦！

钢锭入山

——为祖国筑起高墙！

看，这儿曾经是人烟稀少的戈壁滩，  
如今，一排排油井架高插入天，  
黑色的血液直泻奔流，  
是它策动着工业的轮子日夜飞旋。  
当我正赞美玉门油矿的时候，  
那边，巍峨的昆仑山脚下，  
又出现了一块丰饶的油田，  
为了这喜讯啊，  
我的印刷机又和我一起狂欢！

看，这个圆点儿就是武汉，  
在她身边有一条弯曲的蓝线，  
这蓝线就是万里长江，  
辽阔的祖国大地被隔成两半。  
为了让大江南北连在一起，  
几十万建设大军啊正日夜奋战！  
看哪，长长的列车就要飞越滔滔的江水，  
一条彩虹正横跨在江面！

看，这儿就是我们的兰新铁路，  
多少年来只是趴在纸上的一条虚线，  
今天哪，它多么像受了热的水银柱，  
飞快地伸展在地图上面！

莫道秦岭高，  
莫叹蜀道难！  
看哪，这儿正修宝成线！  
巍巍秦岭忙让路，

铁龙飞窜剑门关，  
一条金线几千里，  
联结着祖国的大西南！

啊，快拿笔呀快来添！  
这儿又建起一座新矿山！  
地球深处鸣礼炮，  
井口喷出黑牡丹！  
车车乌金变成电，  
要点亮城乡灯万盏。  
快来瞧呀快来看！  
这儿曾经是荒山。  
千里草木深，  
百里无人烟。  
看今日，红旗下走来勘探队，  
罗盘标尺扛在肩；  
山崖底下搭帐篷，  
山泉边上把家安；  
风沙中巧画建设图，  
膝盖当桌订方案；  
铁锤敲开山石门，  
千层岩石把宝献！  
沉睡的山林被唤醒，  
欢呼祖国的新春天！

新春天啊新春天，  
春光明媚百花鲜。  
看，一座座工厂刚建成，  
排排车床转得欢；  
更新的工厂又动工，  
烟囱如林插云天！  
一座座铁塔刚竖起，

千城万乡把手牵；  
更新的电站又动工，  
电源啊要乘风架线走群山！  
一条条铁路刚通车，  
汽笛长鸣歌声喧；  
更新的铁路又动工，  
千军万马追时间！  
耳贴印刷机细细听啊，  
我听得见开山的炮声响耳边！

地图宽啊地图新，  
千里万里铺黄金。  
昨天，这儿还是一片空白，  
今天就出现了一座工业新城；  
昨天，这儿还是黄沙滚滚，  
今天就出现了一片楼群；  
昨天，这儿还是荒草森森，  
今天就传出了机器的轰鸣；  
昨天，这儿还是山路崎岖，  
今天却已大路畅通；  
昨天，这儿还是驼铃叮咚，  
今天却驰过了车队的飞轮！

祖国啊！我的母亲。  
你神速的变化，像闪电，像飓风！  
面对这神话般的奇迹啊，  
我怎不感到激动万分！  
新的厂房，  
新的炉群，  
新的铁路，  
新的油井，  
新的电站，



新的煤层……

离得我是那样的远呀，  
挨得我又是这样的近！  
当我在地图上，  
刚添好这些新点儿新线儿的时候，  
谁知道又有多少地方响起了震天的夯声！

祖国啊！我的母亲。  
我的思想是浪漫主义的，  
却追不上你现实主义的火热的斗争！  
我的印刷机是飞快的，  
却追不上你前进的火路云程！  
我的油墨是多彩的，  
却描绘不出你庄严而美丽的面容！

祖国啊！我的母亲。  
在你的历史上哪有过这样的光荣？  
你的山河是美丽的，  
解放前啊，却是瘦骨嶙峋，处处伤痕！  
是井冈山升起的红旗啊，  
把革命的道路指引！  
是遵义举起的金舵啊，  
拨正了历史的航程！  
是延安的土窑洞啊，  
为祖国造出了大楼的模型！  
是西柏坡的岩石啊，  
把天安门广场铺得又宽又平！  
是马列主义的光辉啊，  
把祖国的大地照红！  
是伟大的党啊，  
为祖国唤来了新生！  
祖国啊！我的母亲。

生在你暖烘烘的怀抱里呀，  
怎不使人心潮澎湃，热泪纷纷！  
我的印刷车间虽然只有几百平方米大呀，  
它却联结着千条江河，万艘油轮！  
我的道林纸虽然只有桌面那么宽呀，  
它却包容着四海波涛，五洲风云！  
我的彩墨虽然只有七种颜色呀，  
它却拌着我们全部智慧和力量  
——描绘着你神速的变化！  
——描绘着你庄严而伟大的面容！

1952年1月2日写于印刷机旁

1953年12月15日改于樱桃园

1954年10月1日再改于北京

## 印刷工人之歌

——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在铅毒弥漫的车间，  
在隆隆的印刷机边，  
是我们这些满手油墨的印刷工人，  
记录着人类的痛苦、辛酸。

在那漫长的年代里啊，  
我们有什么自由和劳动权？  
我们给资本家当牛当马，  
得到的却是眼泪、饥寒。

我厂的工人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

一个伙伴半饥半饱干了一辈子，  
他却活活累死在车间。

在那铁幕笼罩的早晨和夜晚，  
我们看不见太阳，看不见天，  
就是死后也没有自己的葬身之地，  
骂我们是“臭工人，不值一文钱！”

仇恨在我们眼中燃烧，  
愤怒鼓胀在我们心间，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为了活着和死了的人们，  
我们在血染的红旗下一声呼喊！

水龙带浇不灭我们心中的烈火，  
机关枪不能把我们前进的道路阻拦，  
我们像狮子般地向敌人猛扑：  
“还我们自由！还我们劳动权！”

在那黑暗的年代，  
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井冈山，  
多少次，我们曾登上厂房的楼顶，  
瞭望彩霞腾腾的天边——

我们盼望着：  
把世界颠倒过来，  
让种地的人都有饭吃，  
让织布的人都有衣穿。

我们盼望着：  
让孩子们都有书念，

让劳动者都有活干；  
在祖国的这片土地上，  
将开放着鲜花一片……

经过了多少年月啊，  
共产党领导着革命队伍走过了万水千山，  
无数先烈流血牺牲，  
才取得了无限宝贵的今天——  
真正的自由，庄严的劳动权！

今天，我们含着狂喜的热泪，  
调好油墨，上好铅板，  
亲手印出我们的第一部宪法，  
——人民民主专政的经典！  
我看见每个字都渗透着人民的鲜血，  
每句话都体现了人民的心愿。

今天，我不能不纵情歌唱，  
幸福在我的心中卷起狂澜，  
我们将高高举起我们的金书啊，  
昂首阔步走向社会主义花园！

我们是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有神圣的劳动权。  
我们坚信：  
火红的太阳将照遍全球，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为使人类彻底得到解放，  
谁都愿意再活百年，再干百年！”

1954年6月15日于印刷机旁

## 工厂的早晨

英武的烟囱像一条桅杆，  
高高地挺立在工厂中间。  
巍峨的厂房是巨大的船舱，  
党委书记是我们红色的领航员，  
当四野还在静静地甜睡，  
我们就鸣笛起航——  
载着千万颗雄心驶进更广阔的一天！

1957年3月于北京

## 孙迎谟

### 深夜了

弯月挂在烟囱上，  
办公室窗户还亮着灯光，  
呵！白发斑斑的党委书记，  
深夜了，他还那么紧张。

机器在喧嚣轰响，  
风，一次次拍打着门窗，  
他逐条研究我们的意见，  
像勘探队发现了富饶的铁矿……

## 黄声孝

### 我是一个装卸工

我是一个装卸工，  
威震长江显本领。  
左手抓来上海市，  
右手送走重庆城。

我是一个装卸工，  
劳动干劲顶破天。  
太阳装了千千万，  
月亮卸了万万千。

我是一个装卸工，  
生产战斗在江中。  
钢铁下舱一声吼，  
龙王吓倒在水晶宫。

我是一个装卸工，  
生产积极打冲锋。  
要把英国甩后面，  
快装快卸快如风。

## 蔡秋声

### 我是一个推车工

我是一个推车工，  
日夜把矿石推送。  
用我柱粗的铁臂，  
指挥那笨重的铁通。

雄壮的步伐踏破了坚冰，  
雨点般的汗水滋润了土壤。  
在我们经过的铁轨上，  
放出两道闪闪的银光。



## 孙友田

### 在地球深处

嘻嘻哈哈，哈哈嘻嘻，  
从矿上出来了一群姑娘。  
脸上的炭灰洗净了，  
矿山姑娘，漂亮又健壮！

她们走了一阵就说，  
说了一阵就唱，  
谁会相信这群毛丫头，  
敢和那乌黑的煤层打仗！

记得她们初来时，  
害怕听炮响，  
放炮员一喊“放炮啦”，  
她们呀，就忙把耳朵捂上。

黑色的金子多难采呵，  
淘气的小伙子故意不来帮忙，  
姑娘们咬咬牙接受磨炼，  
不愿当“渣”，愿当“钢”！

采出一吨煤不怕流一身汗水，  
严冬的日子也湿透几层衣裳，  
听到炮声她们就高喊“再来一个”！  
手里的电钻呀，笑得嘎嘎响。

把皮带扎在腰里，  
把小辫盘在头上，  
“小伙子，你们不服气吗？  
好，那咱就较量较量！”

她们把美丽的青春都掺在煤里，  
为的是让炭火烧得更旺！  
这多像那些亮晶晶的煤块，  
在地球深处闪闪发光……

1958年2月于贾汪

## 福庚

### 天线工人之歌

这里没有高耸的树木，  
只有天线杆整齐地耸立天空；  
电杆周围布满蛛网般的钢丝线，  
电杆尖顶站着我们年轻的天线工。

铜盆帽子遮住黑油油的脸，  
细长的“拉牵子”工具紧握在手中；  
碗口粗的钢丝线向四面八方伸展，  
使万水千山息息相通。

哪怕是春天里风沙浓似雾，  
哪怕是六月的太阳比火红，  
天线工人风天雪地爬电杆，  
年轻的心呵就爱在高空劳动！

虽然看不到有多少电波在这里日夜震动，  
听不出有多少捷报飞驰在辽阔的天空，  
但我们对祖国的变化却理解得十分透彻，  
在电杆尖顶，感觉每天不同：

那曾给炮弹摧毁过的都市边区，  
一座座新钢筋架升到空中；  
那曾经是偏僻荒凉的公路上，  
满载物资的大卡车像走不完的长龙。

远方，起重机也仿佛向我们挑战，  
巨人的手臂日夜不停地挥舞在半空；  
抽水机、打谷机、拖拉机……  
将在这美丽的田野上到处开动。

每树立一根天线杆，架设一根钢丝线，  
我们总像海涛般激动；  
青年天线工人的心啊，  
早就随着电波飞翔在祖国美丽的天空！

## 沈澈

### 验布姑娘

验布姑娘的眼睛最黑、最尖锐，  
从不放过一根断经、粗纬。

多少人对这眼光生畏，  
多少人为这眼光心醉。

我托着亲手织的布，  
也托着一颗经得起考验的心。

希望姑娘深情的眼睛，  
更多几次在布上巡回。

## 先早

### 时间属于我们

我是个造表工人，  
我每天拨弄着秒针。  
我听惯了啪哒、啪哒，  
奏着和谐音乐的摆轮。  
可是，我这灵敏的耳朵，  
忽然听到远方的噪音，  
那是卖国贼的炮火，  
轰击我们的厦门。  
它威胁着我的和平音乐，  
激怒我这战斗的心。

我是个造表工人，  
我每天计算着时辰。  
抢时间，产钢一千万吨，  
抢时间，产粮七千亿斤。  
可是，美国强盗，  
忽然跑到我们的沿海挑衅。  
这燃起我的胸头怒火，  
激起我的无穷仇恨。

我是个造表工人，  
我的浑身都是干劲。  
我造表造得精，  
打枪打得准。

如果狗强盗要来送死，  
我们是要钢有钢，要人有人。

我一定奔赴前线，  
把敌人脖子上的绞索勒紧。  
胜利，时间，都属于我们，  
而敌人，永远也拨不回历史的时针。

## 步锦才

### 摘星

字架上放满铅字，  
似蓝天缀满星星，  
我每天在旁边徘徊，  
如在星里穿行。

取下一颗铅字，  
像摘下一颗星星，  
星星只能给夜行人照路，  
铅字却照亮人们的心灵。



## 李成荣

### 学徒的问话

新来的学徒站立在机器边，  
好奇的眼光把机器上下打量，  
忽然他指着车头的防护罩问我：  
“师傅，你看这是什么？”

学徒的问话使我想起往日的悲伤，  
我的心又像滴着血一样。  
望着他明亮稚气的眼睛，  
我不知道该怎样来回答。

我低下头一声不响，  
深深地想了又想。  
我把一只手搂住他的脖子，  
又伸过去另一只只有三个手指头的手掌：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  
八年前，机器上哪有防护罩，  
那时候机器比老虎的嘴巴还凶，  
多少个工人的手指头被它吃掉……”

年轻的学徒紧紧握牢我的手掌，  
不断地抚摸又抚摸。  
他瞧瞧我，我瞧瞧他，  
这时，我们的喉咙里哽着多少知心话。

## 韩忆萍

### 突击

铸件从砂箱里磕出来了，  
刚浇过铁水的砂子还有点发黄，  
铸工从水龙接出长长的胶管，  
一阵水花落在烫手的砂上。

为了赶制下一批模型，  
必须这样把红砂浇凉。  
一车红砂铸出了多少机器呵！  
熔炉又射出紫蓝色的火光。

## 于德成

### 春在车间

五彩缤纷的铁屑正像盛开的牡丹，  
喷射的冷却液像一座飞泉，  
一台台机床正是一棵棵深绿的树，  
一颗颗闪着金光的果子挂在上边。

一个姑娘飞似地转动着手柄，  
她身上只穿了一件淡绿的衣衫，  
流着汗的脸上，  
像含着露珠的芙蓉花瓣……

车间里电灯像一排排大雁，  
一股暖流扑向我们胸前，  
门外的雪哪怕下得再大，  
车间里呀，永远是春天。

### 电火

锻锤有它豪迈的声音，  
马达有它优美的赞歌，  
而电火永远是轻轻地  
小声诉说它的快乐……

电火呀，电火，  
你用奇异的光彩、全部的热，  
使钢梁用锦缎系腰，  
让机床开出一束束花朵。  
师傅，你回来啦

师傅，你回来啦，

车床也拍着巴掌欢迎你；  
你看，它笑得多天真，  
你紫铜色的脸它并没有忘记。

我也没有给你丢脸，  
小红旗就是我优异的成绩；  
竞赛图表上你留下最长的红线，  
我又把它牵向九霄云里。

开车吧，师傅，  
我给你准备好了一切工具，  
像去年一样，  
用三个小时做出一天的成绩。

## 黎曙

### 制造工

我衣服上沾满脏污的油泥  
这油泥却散开着劳动的芳香  
我手上长满粗硬的茧疤  
这茧疤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我像精巧的雕刻师一样  
小心翼翼地雕刻着每一个零件  
我像抚育孩子的母亲  
整天伴随着我的钳床

## 范以本

### 大跃进的夜晚

火红月亮沿着滚滚的浓烟升起了，  
我们云集在礼堂不肯散会。  
当一个工长读完挑战书还没坐下，  
几千只手举起了，像通过一项决议，  
我一连举手三次都没抢到发言。  
“赶过英国！赶过英国！”的豪语，  
像春雷滚过翻腾的海洋。  
只听得“我们保证，我们保证”的誓言，  
像开山炮摇撼着大地。  
这时，窗外飞来一阵阵的锣鼓声，  
在那铺满月光的大道上，  
一条壮阔的队伍向我厂涌来，  
锣鼓、鞭炮、欢呼、鼓掌……  
组成一支雄壮的跃进交响曲。  
我们把兄弟厂的战书接下来，  
啊！像天上星星一样多的先进指标！  
我们“比先进”的热情更加沸腾，  
我们“追”的干劲如火山爆发，  
当银白的月亮滑下烟囱的西边，  
刚送来的挑战书还没有全部贴上，  
远处又传来惊动星星的锣鼓，  
又是一支挑战队伍向我厂开来了……

## 周用宁

### 信念

遮天盖地的黄尘，  
呐喊着在飞旋，  
遮住了天空、树林和山峦，  
挡住了测量镜的光圈……

谁会害怕  
这咆哮的风沙？  
明天它会化作春风，  
在绿色的工人村轻轻掠过……

## 饶克语

### 夜话

室外的风雪弥漫，  
屋里的炉火温暖，  
围着坐下来吧！  
来欢度周末的夜晚……

我们矿山工人的语言，  
是人间最朴素的语言，  
用不着修饰，  
也用不着渲染……

从故乡谈到矿山，  
从妻子怀中的婴儿谈到生产；  
即使谈到新铺上的一根枕木，  
劳动的成果是这样逗人喜欢。

我们矿山工人的语言，  
是用钢铁铸炼，  
从来不打折扣，  
一出口就要兑现！

说要完成采矿计划，  
就要叫矿山颤抖！  
说要赶上英国，  
就一定不需要十五年！



诗人呵！如果你坐在我们中间，  
把这些平常的谈话记录下来，  
用不着再加工提炼，  
都是朴实的诗篇！

## 王培森

### 通风工人

向来不会夸海口，  
确实，  
我天天铆接的不是风筒，  
是井下工人的气管。

从小就不大爱说笑话，  
真的，  
我月月安装的不是鼓风机，  
是井下工人的肺叶。

时刻呼吸清新的空气，  
但不要把感激，  
井下作业的同志们！  
请你以行动答谢毛主席。



## 附录二

# 历史与现状：中国工人诗歌创作研讨会

主办

大象微纪录 蓝狮子文创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中国诗歌学会

主持人：秦晓宇 姜涛

时间：2015年2月2日

地点：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 上篇：诗人发言

### 秦晓宇：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在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开一个有些特别的诗歌会议——“历史与现状：中国工人诗歌创作研讨会”；这个会议最大的亮点在于，有近二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诗人出席，上午他们将逐一发言。大家手里都有一本《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我们的讨论主要围绕这本书展开，但它还没有正式出版，所以诸位手里的诗集打印本仅限于自己收藏，请勿向外流通。

我编这本书最直接的契机是去年三月吴晓波偶然看到我发在《读书》上那篇文章，《共此诗歌时刻》，里面提到一些底层的打工诗人，诗写得相当不错，又各具特点，他很意外。晓波原本以为诗歌已经边缘化到连知识分子都懒得读的地步了，可居然还有一些从事重体力劳动，没有多少闲暇时间、更没有所谓闲情逸致的工人还在写诗，而且写得还很优秀，他颇有些感慨。晓波那代人我觉得有两个情结。第一，可能对工人的认识和体会，和80后90后完全不同，毕竟前三十年的教育中，工人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概念深入人心，围绕“工人”的国家宣传、学校教育、文学影视作品协同一致，强有力地塑造着人们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感情。第二我觉得1980年代上大学，特别是学了文科的人，不管最后做什么工作，内心深处往往还保持着隐秘的诗歌情怀，它一直潜伏着，在某些特殊的时刻，这份情怀还会发挥作用。

晓波激动之余修书一封，邀我编一部工人诗选。他的想法是请我筛选二三十位优秀的工人诗人，汇成一部工人诗选。我说要编就编一部集大成的“工人诗典”，从建国以来的工人诗人选起，只要是工人出身的，书写工人生活和工厂世界题材的作品，都可以选，不过好诗是唯一的标准。这部诗典中，最早的一首诗是顾城的

《车间与库房》，写于1977年。但前三十年的工人诗歌我其实读了很多，只是就诗论诗，我觉得写得都太差了，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套话，千篇一律地歌颂社会主义工业大生产，语言粗糙，泯灭个性，所以我斟酌再三一首都没选。总之这本诗选是我选编的，可我始终觉得，它固然是基于我的审美眼光，但一定要超越我个人的美学趣味。所以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时间有限，我们书归正传。

诗人于坚和唐欣都是工人出身，于坚20世纪70年代当了十年工人，唐欣是80年代初期的工人。他们今天没能来开会，但均提交了书面发言，我代为宣读一下。

### 于坚：

我十六岁的时候，被国家分配到昆明北郊一家工厂去当工人。我本来以为会像我父母那样，上学一直上到大学毕业。但是在1966年，我的命运被革命强制地改变了，脱离了经验中的常规路线，走向一个标新立异的方向。记得1970年11月的一天，我背着一个背包，里面捆着被子、枕头和床单；提着一只沉重的木箱子，里面装着一套换洗的衣服、一个笔记本、一块肥皂和两三本初中的教科书。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运走了我们的行李。我们排着队，步行了两个小时，走到工厂。我记得我们在大门口站着，好奇地看着那些穿着粗帆布工作服的工人走出走进。我不知所措，工人阶级是我完全陌生的一群人。我出身在教师与干部的家庭里，衣食无忧，满脑子都是书本。现在，忽然有人叫我去领工作服，接着，我领到一套蓝色的粗帆布（其实就是牛仔布）的工作服，一双翻毛皮鞋，一双白帆布手套。那衣服厚重僵硬，穿在身上，我几乎无法动弹。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套工作服就是西方工厂的仿制品，在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牛仔的时候，我已经打扮得就像是一位牛仔。

我与工厂格格不入，我非常害怕这里，尖锐、冰冷、危险、喧嚣、纪律严明、时间无情。我记得第一天上班，我师傅说，你这双手怎么干活嘛，像葱一样白。但我终于成为了一名熟练的工人，

学会了许多技术。甩大锤、烧电焊、氧气切割、磨钻头、开天车、修理电器……我变成了一个每天动手的非常灵敏的人。我可以把一辆自行车全部拆开再装配起来，而在我青少年时代的封闭世界中，动手被视为野蛮和弱智。三十年后，我在美国佛蒙特写作中心，发现那里的每一位诗人和艺术家，首先都是工人，他们修汽车，切割钢板，干各种活计。我在一盘录像里看见德国画家基弗，穿着灰尘扑扑的白色工作服，开着吊车。我的朋友，美国后纽约派诗人罗恩·帕特也是这样，他花五年时间自己盖了林中小屋，这位教授还自己修理汽车。

工厂，在“文革”时期，是仅次于乡村的流放地。我的工厂有许多右派，前电影演员、画家、芭蕾舞演员，以及各种旧时代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后裔，这是些非常有教养的人，活的教科书，这些人成了我的老师。我记得那时候在工厂最好玩的事就是讲故事，许多人都会讲故事，把他们从前看过的小说讲给大家听。工厂经常停电，因此有大量时间来讲故事。现在想起来，那个工厂就像是一个秘密的艺术学校，公开的身份是生产煤矿机械设备，地下的身份却是艺术活动。我记得那时候工厂里有写诗的、唱歌的、吹笛子的、画画的、写古体诗的、学哲学的、偷听美国之音的……西方18、19世纪的文学作品在私下传阅，我甚至读到过食指的诗，读过罗伯斯庇尔的小册子，也读了赫尔岑和契诃夫。

这是一种特殊的工厂。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与今天所谓的蓝领、打工完全不同。我的工厂就像一首复杂的东西方文化混合的抒情诗，混合着各种因素，规则、机器、图纸、夜班、文学、普希金、浪漫主义、诗歌、青春、禁书、卡尔·马克思、《反杜林论》、意识形态、恐怖、民兵、步枪、防空洞、工人纠察队、食堂、大礼堂（这是一种起源于教堂的现代场所，很多年后，我看到基弗画的车间，他把工厂画成教堂，现代主义的教堂）……这家工厂是依据苏联工厂的样式建造的，独立在田野中间，落日常常出现在车间的玻璃窗上，红色的砖房、烟囱，就像苏维埃画报中的那种工厂。

我成了一位诗人。但我写的不是工厂题材。我写爱情、生命、自然。我还不会处理工厂题材，直到我上了大学，我才有能力处理工厂。这本诗典所选的我的作品，都是我在大学时代写的。那时候报纸会发表工人诗歌，而作者名的前面会标上职业身份，如工人某某某、农民某某某。我的诗不能发表，我只是给我的朋友们看看。1980年，我考取云南大学，离开了这家工厂。二十年后，这家工厂倒闭。有一次我路过这家工厂，老工人在厂门口挂着大标语，要求分给他们住房。我们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那十年里，我一个人劳动生产的产品，可以装一辆卡车。虽然常常停电，但有电的时候，我们干活，那就是拼死拼活，我曾经连续蹲在地上焊接矿车兜二十四个小时，直到无法站起来。

秦晓宇编的这本书很好。工人诗歌是中国历史的一种特殊产物。现代性在中国总是有一种中国方式。比如工厂，这种西方文明的产物，在我青年时期，被革命改造得很有诗意。诗意并非只是风花雪月，暴力也是一种诗意，而且是不可多得的诗意。机器的暴力、技术的暴力、图纸的暴力比革命更有“美好现实”的假象。而前者的胜利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抵抗的。我后来系统地阅读西方哲学，发现很多东西非常亲切。我是在工厂的实践中，领悟到西方文明，然后才在图书馆再次证实那些道理。比如海德格尔讲的尺规，我在工厂经常看图纸，我感觉到我的世界是在一张图纸上。而在我少年时代的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图纸。木匠打家具，从来没有图纸，只是靠经验，大概就行。我这一代人的工厂经验，是一种更深刻的“拿来”。如果五四那些知识分子“拿来”的还是书本、概念。那么在我这一代人，西方已经不是别处、彼岸，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存处境了。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我相信现在的蓝领，读卡夫卡不会太费力。我在工厂工作十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被时间控制起来，几乎成了一个害怕时间、坚决遵守时间、为时间焦虑的人。后来读阿兰·罗布-格里耶的小说，我经常会想到游标卡尺，他也当过车工。我也学会了动手。我后来喜欢说“在场”“手边”“拒绝隐喻”，不仅是读书的结果，更是经验的结果，在工厂如果说话总



是言此意彼的话，你无法干活，容易出工伤事故。语言必须精确地直指事物。你不能说锁链，你得说三环链。

工人诗歌值得研究，我想，现代性在中国，不仅仅是些概念，也可以从研究这些当过工人的诗人的诗歌入手。

## 秦晓宇：

工厂经验深刻地影响了于坚的写作，帮助他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诗学观念，如“在场”“手边”“拒绝隐喻”等。邀请于坚开会时，他在邮件里也说，工人生涯对他意义重大，他们这些工人因生产的实践性而脱离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控制，那十年中他学会了对物的观察与尊重，以及对泛滥的抒情主义的拒绝，试图把诗写得冰凉、精确，因为这是工厂之物的特质。这篇发言稿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对于研究于坚的诗歌很有价值。

## 唐欣：

作为一名曾经的工人，也作为一名诗作者和诗读者，首先感谢晓宇先生，他本人似乎并没有工厂的经历，却为我们奉献出这样一部厚重的诗集，他的社会学视野、他的美学眼光，特别是他的情怀令人感动。而这本大跨度的诗典也促使我自己对一向陌生的有关工人阶级的文学问题，有了一点思考。

诗人的身份还是重要的，生活状态影响着诗人写作的态度（如果要细分一下，还有大型国企和集体小厂，现代化程度高的工厂与传统作坊，位居城市的和地处偏远山区的工厂之别），书写曾经的生活和书写当下的生活也是不太一样的。我发现诗集前面的一些诗人，如王小龙所写，“我曾是他们中的一个”，写回忆中的工厂生活，比方蓝蓝写道，“我还能听到二十多年前的笑声/在空旷的厂区回荡，那群少男少女/一起推开门叫嚷着‘青春万岁！’”多半容易写得放松、客观，甚至有些幽默。比方梁小斌的“前额上的玫瑰”，都有点撒娇的意思了。我本人的诗，多少也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当然也还有比较正的于坚的“赞美劳动”，但这样写的

并不很多。劳动的光荣，在我们的文化里，好像一直显得有些暧昧，好像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上面的人”和“下面的人”都相信，经过体力上的“劳动改造”或“劳动锻炼”，人总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可是越往后读，心情似乎也越发沉重起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有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和变化。田力说的，“他们的工厂已经消失了，永远消失了”。从前的社会结构里，工人阶级还有钢筋水泥预制板的自我感觉，而现在，则似乎彻底地沦为“底层”，落差可以说触目惊心。至少是，似乎在沿海的资本家的血汗企业打工的诗人占了多数，原先这个阶级共和国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淡薄了，而个人意识、个体感觉苏醒并且发达起来了。多年以后，重温舒婷写于1980年的《流水线》一诗，还是震惊于她的敏感和敏锐，她最先写出了工厂与工人的疏离，写出了劳动的异化感，这成了后来工人诗歌的一个主题。当然这并非是什么新的发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早就写过：“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很多关于工厂的诗歌差不多都是这句话的注脚和例证。像教科书里讲的，工人阶级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连，但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也带来先进的控制技术，高度的组织化和纪律性既是现代工业之必须，但也让置身其中的工人处境更加逼仄和难受。我不愿意把这种境况称为苦难，这未免有点矫情和夸张了，“工厂和其他地方一样/除了纸币，它还有/另外的秘密/诱惑着快乐的人和忧伤的人/去共同劳作”（田力《有两条梯子的铁皮小屋》）。要是再引申一下，工人之外，难道农民的处境更好一些吗？或者，城市贫民甚至基层的小公务员的处境就更好一些吗？这就是文明的代价，就是进步的成本吗？我想，这种疼痛不只是属于工厂和工人的，它是普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必然的。我们不妨把工人的命运视为中国百姓或中国人民的命运，很多问题在短时期以内似乎很难得到改变，至少现在看不到一点曙光，但这也正

好彰显出这些诗歌的价值。她们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抗争，就是自由的象征，就是对困境的精神跨越和救赎，也就是一种解放。马克斯·韦伯就说过，只有追求不可能的东西才能得到可能的东西，我们得到的虽然可能并不是理想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追求，我们就得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在这里，文学一方面是无力的，另一方面，又显然是道义的，也是正义的力量。

应该说，诗人是工业化天然的敌人。工业原本与诗歌就是对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诞生于工厂的诗歌，可能多少就是波德莱尔所谓的“恶之花”吧。尤其是阅读谢湘南、郑小琼、许立志等人的诗歌让人觉得不安，甚至有些难受。我感觉，年轻的诗人写得更好，因为他们就在现场，因为有近几十年变化的大背景，他们要更敏感，更细腻，当然也就更纠结，更痛苦。在他们的笔下，异化更强烈了，田园将芜，故乡不再，走投无路，只能承受，但他们诗里对工厂的很多批评，也许跟我们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尤其是美学积淀相关，大多是站在农业立场来批评工业化，也主要是浪漫主义的路数。按照“庸俗”的历史进化论，这是否有点“反动”呢？我们能不能也用所谓信息化时代的思维来反观一下呢？能不能做一些后现代的间离和处理呢，对这些我自己也不甚了然，在此存疑。

中国文学里素来少有成功的、鲜明的工人形象，诗歌里就更为鲜见——也许有这种想法和期待本来就太狭隘和局促了。这本诗集是稀有的，也是珍贵的。她为阵痛中的中国工人“立此存照”，但她给人总的印象是现实主义的，紧贴大地，而诗歌的飞翔感似有不足。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说，是否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整体还没有历史成熟，或者说，即或是有了一点历史成熟，但在美学上，还远没有成熟。我们真的还需要更有概括性和穿透力的作品，更需要有想象力和超越性的诗歌，我们可能还需要继续呼唤和等待。

## 秦晓宇：

唐欣是一位重要的口语诗人，也是诗歌批评家。口语诗人里比他名气大的颇有几位，但他的诗我个人觉得更有意味。比如收在这

部诗典里的那首《我的工厂》，结尾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在工厂炼成的”。前一句是一部红色经典之名，隐喻革命精神之塑成。唐欣却用一句大实话来回应它，这种据实以对反而有种陌生化的效果，同时也是对某种意识形态超级话语的消解。许多诗人已习惯了惊人、夸张的语言方式，殊不知有才华的诗人可以把一些意识形态的陈滥语或貌似平庸的大白话“炼成”诗语。当然这句诗仔细推敲，稍微有点问题，前一句是问怎样炼成的，而不是在哪里炼成的。

唐欣在发言中把工人的命运视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命运，把工人诗歌当成一种形而上的抗争，一种自由的象征，一种对困境的精神跨越和救赎，一种解放。这些我都非常认同。

下面有请工龄和诗龄均超过三十年的鞍钢工人田力发言。

## 田力：

我来自辽宁鞍钢。曾经做过有轨电车售票员，现在在炼钢厂做三倒班的前线操作工人，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工龄。

刚进工厂的时候，我很有激情，精力也旺盛，对工厂里的每个扳手、每把克丝钳子、每个零件都很感兴趣，同时，迷恋上读诗和偷偷写诗。记得第一首诗，十几行，就发表在企业报的报屁股上，得了三块钱稿费，兴奋得睡不着觉。

随着踉踉跄跄的阅读量的增加，渐渐地也有了自己粗浅的考虑与反思。就工厂题材的作品看，当时看到的大都是一些对工厂流于表面的浅显描写，偶尔有写到工厂内部的，也是点到为止，浅显地写写工厂里工具的简单应用、人的主动与被动，而且新意不多，让人看了不解渴，跟着着急。一句话，写不到工厂的心。

其实工厂是有心跳的。

工人是一种身份。作为工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荣光，当年人民币五元的票面就是炼钢工人，两元的票面是车床工人，五毛的票面是纺织工人。

工厂给人的印象大都是硬邦邦、冷冰冰的，冷峻而轰鸣，不像

田野呀、山花呀、流水呀这些自然景象，四季转换，有着天然的抒情性。

有一句话叫：干不完的工作，写不动的工厂。

任何的写作都是具有背景的。我考虑，工厂里不仅仅只是夜以继日咬合的齿轮、飞旋的机器、挥动的锤子……而废品库里翘起头颅的一段生锈的铁丝、埋在灰尘里已经缺失了棱角的一颗螺母，也同样记录着工厂的一段段历史、一阵阵疼痛。同一个饭缸里舀饭，同一个澡堂里洗澡，一代一代的人，在工厂里，从年轻到苍老，从苍老到消亡，他们祈盼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讨厌什么？他们的工资是如何一分一角地花掉？他们是不是劳动之余，也需要别样的诗意的生活？我也考虑，以工厂为背景的写作还有没有前途，彷徨之后遇到的窘境是不是仍然难以逾越？

我在工厂里每写完一首习作，总会念给我身边的工友听，听听他们说写得好还是写得臭，写得明白还是写得糊涂。他们大都完全不读诗，他们认为只要把本职工作干好，到月底领到工资就可以了，写诗读诗没什么用。但我还是愿意把他们作为我诗歌的第一读者。

以工厂为背景的写作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再难啃，依然有人在啃。

## 秦晓宇：

“工厂是有心跳的”，但恐怕在工厂时间不长或对工厂没有感情的人是感觉不到这心跳的。田力祖孙三代都是鞍钢工人，他对鞍钢感情很深。我们去鞍钢拍摄《我的诗篇》时，所有的人都被震撼了，那真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史诗，难怪会成为田力兄取之不竭的诗歌题材。我很赞赏他把诗读给工友听的行为。很多工人诗人似乎从不跟周围的工友交流自己的诗歌，甚至刻意隐瞒诗人的身份，生怕被别人知道了另眼相看。其实听听一般工友的意见挺好的，诗歌也并不是说他们一定就不理解，尤其写工厂生活的诗。关于审美，我们有个“高山流水”的知音神话，这其中钟子期的身份意味深长。

第一，他不是另一位乐师，很可能还不懂音律，却可以成为当世最伟大的音乐家的知音。第二，作为一个樵夫，他整日辛劳徜徉于山水之间，对山水自有一份深深的感悟，所以当伯牙的琴音中有真正的山水之志时，他立刻就有会于心。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则描述审美理想境界的佳话，也是一个蕴含着审美活动奥秘的寓言。在诗人和社会相互漠视的今天，这个寓言颇有启示意义。

接下来请潘北煤矿的老井兄来谈一谈。

## 老井：

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在手法上我欣赏新颖别致的西方现代派技巧，但在骨子里信奉的却是中国文人传承千年的人文情怀。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拥有一份对诗歌的挚爱之情是奢侈而又残酷的。多少年来，我躲在自己的职业深处，躲在地心深处，艰苦地扒煤，辛苦地写作，像一只秋蝉，小心翼翼地蹑行于诗歌颤颤巍巍的枝头上，二十年不鸣，但绝对不是为了一鸣惊人。因为我一直把诗歌当成我灵魂的指示灯，我精神的补血剂。当面对辽阔、富饶的诗歌旷野时，我会短暂地游离于日常世界之外。

当我一个人第一次在负八百米地心深处小坐时，我悄悄地关上了头顶的那盏流萤般微亮的矿灯，我感到周围的黑暗像无形的坦克那样碾压过来，举目四望，我悲哀地发现：我鲜活的身躯和四周许多死寂的物体一样，皆是暗淡无光的。从那时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生中最大的目标：竭尽全力去创造出一些比我这个臭肉身更明亮、更高贵的东西！

虽然已经在大地深处工作多年，但每一次下井时，心底还是充满了恐惧感和危机感，就好像在黑暗的最深处有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球一直在偷窥着我，它是尖利危险的矸石、蠢蠢欲动的炭块？还是恶毒阴险的一氧化碳？……每当想起这些的时候，我甚至可以听见自己灵魂在长久地嚎叫。也许可以这样说，这种感觉就是诗性。

这些年煤矿的黑哥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首先在所谓的煤企黄金十年（2002—2012），因为煤价的持续上涨，造成了全国各地过

度的开采和投资，严重污染了环境，也造成了很多事故。近两年，有关部门又采取一步到位的政策，突然放开煤炭市场，在进口煤的冲击下，煤价拦腰斩断一半，受害最大的当然是我们这些扒煤的黑哥们，一群为了煤炭事业流了太多血汗的男人。至于一些官员、煤老板、煤贩子们，早已在煤企的黄金十年中喂肥了自己。下一步，因为煤企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可能会造成许多人间悲剧。

我比较欣赏扎根于个人经验之根、现实地域背景之根与传统文化之根的写作理念。我从二十出头就下井工作，直至今日，煤炭当然是我写作的第一题材了。

两百年前世界上没有大型煤矿，两百年以后也许也没有，这是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必须要写出能够对得起它的作品。

## 秦晓宇：

老井所在的潘北煤矿是个非常现代化的企业，现在处于半停产状态，因为生产安全指标没批下来。二十几年来，老井的写作像他的工作一样，朝着经验的深处不断挖掘。经由海德格尔的诠释，荷尔德林那句诗——“人充满劳绩，却又诗性地栖居在大地上”，成为大家熟知的一句格言，然而恐怕连海德格尔也不曾想到，有的诗人是“充满劳绩地栖居在大地之下”。譬如老井就是一个和大地深处、和黑暗、和亡灵对话的人。

他那首《矿难遗址》便是一首生者和死者的对话之诗。中国诗歌几乎没有“幽冥之旅”的传统，主要因为居于主流的儒家文化信奉“未知生，焉知死”“不语怪力乱神”。明确的地狱观念是在汉末随佛典传入中土的，虽然佛教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既深且广，佛教理念也大都能圆融于诗，但地狱中由于存在许多残忍、丑怖的因素，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旨趣迥然不符，因而未被诗人深入发挥。与中国诗歌不同，人类第一部长诗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的最后部分，便是主人公吉尔伽美什与其来自阴间地洞的亡友恩启都的对话，恩启都描述了地下世界的阴惨景象，并劝说吉尔伽美什不要违抗有生必有死这一“世界的命运”。受这部作品影响，西方诗歌对

死后经验的追问、想像与其诗歌传统一样源远流长。荷马史诗《奥德赛》第十一卷描写了奥德修斯游历冥界的历程，他在那里遇到许多熟悉的魂灵，其中包括他尚不知已然去世的母亲；当悲恸的奥德修斯试图拥抱母亲时却扑空了，母亲向困惑的儿子解释了死亡带来的变化，“灵魂也有如梦幻一样飘忽飞离”。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继承了这一传统，埃涅阿斯在先知西比尔的引导下进入冥国的“福人甸”，与父亲的幽魂在此相逢。而维吉尔又成为但丁游历地狱的向导，后者在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汇合中，展开了更为复杂的“幽冥之旅”。上述诗篇的“幽冥之旅”，均有死与生的对话或潜对话，甚至可以说，“幽冥之旅”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完成这一不可能的对话。里尔克在一部阴阳互动的作品《致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中，如此看待这“冥游”与“对话”的价值：

只有那和死者一起  
吃过他们的罌粟的人，  
才不会将那最微弱的声音  
再度遗失。

老井就曾“和死者一起/吃过他们的罌粟”。他在接受《我的诗篇》摄制组采访时说，他已经在大地深处工作了二十多年，可每次下井还是有种下地狱的感觉。而一旦矿难发生，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幽冥之旅”吗？

2014年8月19日，淮南东方煤矿发生特大矿难，造成二十七人死亡，但只抢救出六具遗体，其余死难者永远地搁置在了矿井深处。2015年1月赴淮拍摄老井时，我请他在这座已然变成废墟的煤矿前朗读《矿难遗址》。老井起初有点犹豫，但很快就坚定地对我说，为了死去的矿工兄弟，他愿意豁出去读这首诗，不再顾虑什么了。遍地瓦砾中，水泥封砌的井口前有失去主人的旧胶鞋和破碎的安全帽；老井跪下来，一边祭洒水酒，一边用低沉的声音朗读这首试图抵达清明寒烟无法斜入之处的挽歌。



好，有请杏黄天，谈一谈你在1990年代的工业噩梦写作。

## 杏黄天：

我们虽然来自大江南北，却生活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工厂；我们虽然工种各异，却有着同一个名字，那就是工人。我们的工作大多繁重、单调、重复，大多都要倒班；我们中还有些在田野、深山、荒漠或者戈壁工作；有些工作环境还极其恶劣，安全事故总是如影随形，职业病痛总是挥之不去。我们一样有着对工厂的眷恋与热爱，也有着对工业的批判与质疑；我们也为梦想而欢乐，也为压力而苦恼；我们，也有着对自己身份的焦虑，和对命运的矛盾与抗争；我们也怀念故乡，我们也赞美劳动，为自己的工作、生活找到乐趣，赋予意义；我们是觉醒的一群、我们是追问的一群、我们是不屈的一群。我们，写下自我的欢歌与愁苦，也写下共同的人性的光芒与疼痛。我们在时下被称为“工人诗人”或“打工诗人”。

我们曾是不证自明的主人翁，现在却在在大变革、大转型的激流中游荡、漂泊，没有了归宿感，需要重新叙说自己的存在。在这里，不只是单纯的赞美，还有深沉的歌吟；在这里，现实的身份认同与艺术的身份想象之间，也一样有着巨大的落差，当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甚至死亡也提前介入其中。但我们无法谴责，不能因此就说他们不热爱生命。

人性是复杂的、生活是曲折的，没有简单的对与错。不管我们现在生活在哪里，以何种方式生存，我们选择的是那个能让我们继续活下去的存在方式，我们不能以理论代替现实，不能以概念代替生活，也不能以预设来完成诗歌。其实，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人的生存问题、人性问题，而不只是诗歌的问题。如果我们在这里谈论诗歌，那恰恰是因为诗歌是与人的生存及人性有着如此深刻的联系，以至于使它刚好成为了我们必须选择的形式；如果我们在这里谈论诗歌，那恰恰是因为诗歌处理和安顿了我们生命中理性无法处理、无法言说的恐惧、情感及需要——是宗教、哲学、道德等无法

给我们安慰之后，是科学、物质化的边界一再扩大而我们的情感无法安顿之后，是理性一再深入黑洞而情感的黑洞也一再被挖掘之后——我们被要求：沉思，写诗。

当我们谈论“工人诗歌”或“打工诗歌”、“工人诗人”或“打工诗人”时，它们是有其特定的政治内涵、身份认同、精神规范与生活预设的，比如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新农村等国家构想，有一部分其实更是一种宣传的需要。这种需要，要赞美的更多是群体的“咱们工人有力量”，而不是对个体的“工伤事故”和生计艰难的揭露和质疑。

“工人诗歌”“打工诗歌”，也不是因为真的有这样的诗歌，而是因为“预设的需要”或“普遍的忽略”，它需要这样一个名字，以便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或批评的便利。

现在，更重要的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繁重而单调的体力劳动，长期需要专注的高强度的精神、体力的损耗，会让一个人很快就变得迟钝和麻木，虽然这迟钝和麻木是人面对伤害时的一种自我保护。此时，他们更需要的是生存条件的改善与对他们的劳动的尊重，而不是视而不见。在这里，诗歌一如证词，恰好充当和挽救了那些缺失的部分。

这样说来，一个诗人选择什么样的写作方式，是与自己的现实遭遇有很大关系的。当然，这中间，还有个性、心理、偏好等因素，使他们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而一种写作方式的选择，也一样是一种立场，一种观察世界与自己、对待自己与世界的方式及其投射。选择一种写作方式，虽然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拒绝其他方式，但也很显然，其他方式不再是左右自己文本的主要的或决定性的因素，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其他方式会隐而不见。而一种写作方式的持续出现，也一样是一种生活的持续投射。即使不是能看见的日常生活的持续，也至少是精神生活的模式的持续。那也就意味着，这种生活要么是与周围世界或自己的同一，要么是与周围世界或自己的分离，抑或二者的混杂。这同一或分离或混杂，诉诸于诗，就是或抒情或叙事或戏剧或沉思，或其中几种的混杂。

这时，诗人，于我们而言，也就更像是一个符号象征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职业，也只有是这样时，作为一个工人的诗人，当他是一个诗人时，才可以不为具体的事务所累，而实现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尊严与自由。虽然当我们关注一个人的命运时，职业的影响已经是如此实实在在，以至于我们以职业来划分诗歌，就好像是一个事实，而这实在是一个策略的选择。事实也是如此，在这里，诗歌只应当与心灵、人性等有关而与职业、题材等无关。虽然机器的性能与特征也时刻在训诫与规范人的情感及反应方式；虽然人被机器工具化，被操作规程概念化、抽象化，工业、现代科技等在为人带来更多的物质便利的同时，也在肉体上损害于人，更在精神上对人予以剥夺和压制，甚至于毁灭。

再从“工人诗歌”说到“打工诗歌”。其实，很大程度上应当由社会制度来反哺的乡村，现在却在由几代人从乡村涌向城市的打工来改变，他们成为了乡村挽歌的歌唱者和城市寄居的观察者；他们成为了社会大转型、大变革中最早受到冲击的工人群体命运的部分承担者。同时，当代中国关于“工人诗歌”“打工诗歌”的写作，也并不完全是工人群体、打工者的经验，尤其不完全是他们的情感或心灵的经验。有些诗人写工人：写作者假代当事人，虚构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而把汗水、辛劳、事故和他们所忍受的屈辱生活也诗意化了，从而使一切看上去很美。但问题也有相反的一面，可能就是苦难的无限制放大，从而将一切都导向一种预设的观点或必然的损害。两者都对真实复杂的生活本身视而不见。还有工人写工人：它重新揭开了被政治、经济、法律、舆论和道德等所遮蔽的原始真相，在诗歌中，让我们看到了被概念覆盖和捆绑中的生命的绝望、哭泣和反抗，它让我们相信，诗歌可以是一种挽救。在这里，诗歌与生活是一种同构的关系，而不是“黑屋子的绝望”或“人性的乌托邦”。它们让局外人警醒，让局内人清醒。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现在的写作，又从一个预设走向了另一个预设，即虽然不似以前的“结尾的拔高”，却一味地成为了“结尾的颓丧”。

我们是要避开由强权等强行划定的与我们的生活现实和疼痛

不切身的预制的写作标准，但同时，我们也要避开由市场左右的写作的圈套，以及一叶障目的一己的呻吟。工人的写作，其立足在于工人的工作、生活、情感、经验、记忆、想象、梦、诉求等，但也由于现实生活的牵绊，更应当警惕各种诱惑，从而避开各种写作的陷阱与狭隘。我们首先要看到，生存是生存，诗歌是诗歌。再苦难再美好的劳动，它本身并不是诗。所以当劳动进入诗歌时，它的疼痛、不平、道德等，都应当小心谨慎地被处理。但我们也要看到，生存就是诗，诗就是生存。我们要从自己开始，但不能结束于自己；我们要从写自己的生活开始，但不能结束于写自己的生活。我们需要时不时的问问自己，我们需要时不时的回到开始之处，这是一个永远都没有结束而需要一再沉思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我们写作的开始，也是我们写作的最后。

## 秦晓宇：

90年代杏黄天在兰州一家铝厂做电解工、铸造工，这个阶段性笔名对应着这段工人生涯。后来他读研深造，转至兰州某事业单位工作，启用了另一个笔名：雅克——不是为了洋气，而是强调自身就是异国他乡，他有首《异己者雅克》的组诗很能说明这一点。而杏黄是中国传统色彩名词，一般是熟杏与皇室专用。在诗人的杏黄天时代，我从他的作品中读出了大工业的噩梦：机器的暴力，操弄着也被操弄着的身体，生产专制主义，被电解与被铸造的金属，以及在无边的工业森林中忙碌的人（杏黄天称之为“工业男性”）。而诗，就是从坚硬冰冷的大森林中逸出的梦吧。

前几天杏黄天曾把发言稿发给我，我看到他以本雅明纪念碑上的一句话作为题记，这句话我也特别喜欢，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本雅明说：“纪念无名之辈比纪念名人更困难，历史的建构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我认为工人诗人对熟悉或陌生的工友的抒写，就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亦属于有诗为证的“历史的建构”。

杏黄天有些观点我非常认同，譬如他说“再苦难再美好的劳动，它本身并不是诗，所以当劳动（或其他一切因素）进入诗歌的

时候，它需要被小心谨慎地处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存就是诗，诗就是生存。我们要从自己开始，但不能结束于自己；我们要从写自己的生活开始，但不能结束于写自己的生活”。他还说，“诗歌处理和安顿的是我们生命中理性无法处理、无法言说的恐惧、情感及需要”。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底层的发声”，因为这些声音事关社会正义与历史真相，能够评价现实之兴衰得失的，恰恰是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所以一些媒体人或社会学家会去做一些田野调查、底层访谈录或口述史的记录、整理。但他们往往是带着明确的调查任务或课题去的，而收集来的又都是大白话。这些话语的问题还不在于缺乏诗性或美感，而是把生活中那些复杂矛盾、暧昧幽微、莫可名状的东西统统省略了。而优秀的工人诗人恰恰用一种微妙的诗歌语言，含纳复杂的经验和感受，似乎更能揭示一个群体的精神世界。

下面请绳子发言。

## 绳子：

我十八岁就进入工厂劳动，很久以来，我都不知道自己谁。那时候我和所有的工友一样，充满幻想，却又很迷茫。我们总是被教导积极上进，可是现实却又是那么无情，让我们所有的梦想和希望都变成碎片。就是在这种破碎的梦想和现实的基础上我开始思考。实际上我所有的思考都很难脱离时代，所有的人都被时代裹挟着盲目地前进。我们仍然是盲目的，可是我们又被设定在一个框架里，很多年后，当我回头，当我整理了很多历史资料，我才明白，我们根本没有选择。

2001年的时候我们那个厂开始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到处兼并、承包一些倒闭的工厂，作为一线工人我别无选择，只能靠在这棵树上。当时我和几十名工友一起外派到另一家几成废墟的同类工厂开始了抛家弃子的生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个工厂几年之间竟然会负债上亿元，一夜之间就倒下来，成千上万的工人一时间衣食无着，突然涌上街头，怎么活下去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我们的早餐在呢

里，我们的中餐在哪里，我们的晚餐在哪里？于是悲剧发生了。一位老工人从我们工作的那栋五层的车间楼顶跳下去了，因为他已经无路可走，跳下去就是他唯一的出路。我们的控制室在二楼，而在我们的楼下一名青工吊死在钢铁的楼梯上。我们的工作就是沿着死者曾经走动的地方巡回。面对严酷的现实压力，我的心里时时有危机感。有一次夜间巡视，我一直沿着管线和塔体逼仄的空间爬到顶层，同样是大雪铺地，工友们告诉我，那位老工人将楼顶的积雪都踩平了，可见这一跳并不那么容易。我直感觉死去的人就是我，我能感觉到走到生存绝境的人冰冷的呼吸，由此我才能打开语言的通道，开始工厂的叙述。今天，当我读许立志的诗，就像左手握着右手。前一阵子我和朋友们谈论他，我说，我根本不敢读下去，就像看到当时的自己。如果你没到孤立无援的地步你很难真正理解他，如果你不是工人你也很难理解他。我也听到很多非议，很多关于活下去的理由，他们都是在许立志性格上找裂痕，可是那种裂痕怎么来的却没人深究。当一个人被高强度的劳动压制到失去人的感觉，并且看不到解脱的希望时，就会失去做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有谁体会过？许立志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所以，别指手画脚，你知道自己是谁吗？你知道你的声音是你自己的吗？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作为一名工人，如果你还是一位能写点文字的工人，你笔下的文字是否是工人自己的声音？这个很重要。请你记住，你是一名工人。另外我也想告诉工友们还有那些写点有关工厂和工人方面的文字的朋友们、我的兄弟姐妹们，我在工厂里二十五年了，我始终告诉自己的是：不绝望、不悲戚、不摇尾乞怜。另外，当我们落笔，我们使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工人的语言。

## 秦晓宇：

绳子兄在酒厂干了二十多年，做过所有与酿酒有关的工种。他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诗人，我觉得他比当代诗坛许多著名人物写得好多了，其散文也很出色，不过他并不关心这些。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邮件里争吵得很激烈，他尖刻地说，工人没有祖国，至于狗屁文

学成就根本不是我关心的事。我虽然反驳说那是因为说这话的马克思是犹太人，但心里还是认同他忠诚于一种深刻的归属感，并由此建立了一种超越个性诗学又显得卓异的风格。试问有几个写作者敢说根本不关心文学成就？我俩经常会争执，比如他刚才说不是工人便很难理解工人，我似乎不能同意。我觉得文学恰恰有能力打破隔阂与壁垒，创造不同阶级、身份、种族、时代的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可能，所谓百代之后有知音，我们已没办法踏入古人的世界，但我们仍然有可能通过他们的作品，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而一个中国工人写的诗，也完全有可能让一个西方资本家潸然泪下。

一种坚定而成熟的阶级意识渗透在他的诗作中，譬如今晚他要朗诵的这首《阶级弟兄》，三十年河东的一个寻常称呼竟然在三十年河西的语境中有了极其陌生化的效果。潘毅、陈敬慈在《阶级话语的消逝与阶级政治的幽灵》中剖析了一个双重异化的吊诡现象：首先是毛泽东时代对“阶级”与“阶级斗争”自上而下的表述与实践；其次是改革年代，随着对“文革”的否定以及对世界资本体系的迎和，这套话语突然消逝了。其中的关键词甚至成了心理意义上的贬义词。于是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就成了一个四处飘荡的幽灵，其身影无所不在，却又面目不清，无处栖身。而《阶级弟兄》便是诗人作为这幽灵的一分子，书写在现实的绝境下（“来路去径都已被车刀旋切”）与历史“巨大的落差中”，彷徨于无地的幽灵们。一般来说，抒情诗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存在某个具体的抒情对象，如诗人的母亲、情人、友人、另一位诗人，或让诗人沉醉其中的某个物件某处景致，等等，而缺乏“客观对应物”（借用艾略特这一术语的字面义）的泛咏，则很难感动我们。然而本诗中的“兄弟”很明显并非指某个具体的工友，而是指代绳子熟悉或陌生的每一个工人。那么，这样一首泛咏之诗为何能打动我们？因为作者具有深厚而真挚的阶级感情，这种阶级感情源自二十多年的工人生涯，而非某种理论或意识形态的布道。

下面请马行兄跟我们谈谈他的工作和诗歌。他是胜利石油的，

经历也非常丰富，在戈壁荒滩工作了十一年。

## 马行：

工人诗歌的出路在哪，依我个人的体会，需要扔掉一个字，就是把“工”字扔掉，不再局限于这工那工，只剩下“人”。直接面对“人”，面对“生命”，面对“灵魂”。

工人诗歌不应再局限于二元对立的诗歌思绪（压迫与反压迫、物质制造与物质所得的矛盾等），是否可以以工业视角、工业经验超越单一的世俗、物质层面限制，以真诚、宽大、包容，反思工业劳动，反思物质创造，反思工业污染，反思自我参与，并重新考量社会、工业与现实，让工人诗歌真正呈现出超拔现实、与天地共生、灯盏一样的伟大精神质地。

“工人”是个笼统的称谓。所谓工人，在当下的“新常态”社会语境下，就是在企业或工厂里劳作的人。

在野外地质勘探大队，每天多是和弟兄们一起干活、吃饭、睡帐篷、喝酒。

我庆幸自己的选择。选择野外，选择野外地质勘探大队，就是选择诗歌。

也是旷野，让我看到了人的裸露和独立。旷野中的人，不需依附权势，不需依附金钱，也不乞怜社会与权力机构的同情与赞美。在旷野久了，天就是地，地就是天，人就是天，人也是地。

2002年，我与语言学家李心释、诗评家羊霞发起成立“三象诗歌小组”，就是要让诗歌直接面对“三象”——天、地、人。

我是2006年正式回到城市，在企业高校任教，兼任中国石油化学工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我在城市里待得越久，就越苦闷，越压抑。总感觉城市太挤太吵，不敞亮。

我和城市不兼容。尽管我也属于工业系统，但我与那些工厂也不兼容，我接受不了有围墙的东西。野外地质勘探大队是“没有围墙的工厂”。

2014年，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我跑到木垒哈萨克，重



回戈壁牧场重回牧人之间重回我的老队伍老弟兄之间，那种感觉真好，所有的孤独一扫而空，那才叫一个亲切一个自在。然后，我就往戈壁的深处跑，坐的是卡车，因为轿车不行，一般的城市越野车也不行。盘坐在人迹罕至的戈壁滩上，我对司机说，不跑了，哪儿也不跑了，就这么坐着。

就是在戈壁滩上，我遇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家伙。他俩都是我的好哥们，一个在城里当车队政治指导员，一个是社区的副主任。可他们回到城市没有几年，就死活也不愿在城里待了，求爷爷告奶奶又回到了野外地质勘探大队。他俩一见我，那个乐啊，说自己过去在城里是孙子，现在终于到野外当了工人，当了主人。

我不需要城市经验，不需要城市的繁华，我对城市视而不见，对农村也越发陌生。在城市里，我整理、创作的，多是我的荒原经验，我的荒原生命。

在荒原，在戈壁，在沙漠，在海上，每一个地质勘探参与者，不再有单纯意义上的干部工人之分。由于勘探者远离了城市、远离了乡村、远离了社会，他们自身就是一个世界（社会）。比如勘探队有炊事班，有加油站，有警卫班，有炸药库，有上百台车载野营房，有车队，有汽车维修班，有器材总库，有物资供应组，有指挥中心，有人手一台的手提对讲机。

那些年，跟着野外地质勘探大队，我平均每天用双腿跑二十多公里。路上，高兴了，就练前翻后翻。回到营地，就是喝酒，狂欢。那旷野，让人感动、感恩。大伙没有约束，都是快乐劳动着的“工作人”。

我的荒原生存经验，让我意识到：一个人的写作，如果不能从小我走向大我，不能使人感受到生命与天地之无私、博大、崇高，也就没多大意义，没什么可值得炫耀的。

当下的写作，又有多少不是自私自利，又有多少具有了“利他”的宗教般生命情怀？

离开荒原，离开我的工人兄弟，回到城市，近十年了。现在，我做梦都想回到野外地质勘探大队，回到那些兄弟中间。

在野外地质勘探大队，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苦难，不是压迫，不是咬牙切齿，而是美好，而是善。在陕北神木，我跟着马子金师傅的卡车去野外，卡车后轮刚过，贴在半山腰的山路就塌了。可以说，要是再慢一两秒，卡车就会滚下山。但我和马师傅坐在车上，照样抽着烟卷，有说有笑，仿佛死神根本没有来过。在渤海湾，我被困石油平台一个月，给养船上不去，平台上人下不来，缺粮少水。山东广饶，我在勘探工区中毒昏迷二十八小时，醒来后，感觉像是做了一个梦。在塔克拉玛干，遇沙尘暴，被困出不来。

在勘探者的眼中，那一点点风险、磨难算个球啊，不过小菜一碟。

人在荒原上生活久了，心和胸怀真的会变大。人在荒原上久了，是不会计较那点个人得失的。多少勘探者，他们一方面像虎豹一样凶猛，一方面又像羔羊一样温顺。

我认识几百名这样的老弟兄老姐妹，别看他们在旷野中风餐露宿，生生死死，其实，他们的收入并不高，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至今都很低，但他们很少有抱怨——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抱怨，在他们看来，最大的幸福不是房子、车子与消费，而是感恩、节俭与朴素。

正是他们的卑微与高大，影响了我，让我这个当年的地质勘探工作者，不时充满感动与泪水。

大地，旷野，伟大的中国地质勘探工人，影响了我的诗观：诗歌不仅是诗歌，也是无限可能的能量，更是天地之间关乎美与慈悲的伟大祈祷。

在荒原，在路上，我需要统一：与诗歌统一，与生命统一，与信仰统一。

马行，就是要身体力行，就是要知行合一。

## 秦晓宇：

勘探工是一类特殊的工人，在荒无人烟的野外作业，用马行的话说，那是“没有围墙的工厂”。这种比较险恶的工作、生存方

式，不仅给予他一般诗人不大会触及的题材，同时也塑造了一种硬朗、豪迈的诗风。中国有着发达的山水诗传统，不过这类诗中的山水，往往是一个可居可游的世界，诗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契合，而马行的荒野之诗有别于此。在他的诗中，大自然那严酷、可怕的一面被凸显，同时人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与之结下了一种亦敌亦友的深刻关系，他甚至把自然本身当成宗教，把那些伟大的勘探工当成圣徒，而诗歌用他的话说乃是“天地之间关乎美与慈悲的伟大祈祷”。

我们请本身就有宗教传统的诗人吉克阿优来说几句。

## 吉克阿优：

我是一个孤独而又幸运的打工诗人，因为在近百万进城打工的彝族人中，既然没有一个同胞自觉书写这个群体的生存境况和现实遭遇，所以孤独的我也是非常幸运的，至少我还坚持书写我的打工生活现场。我的诗歌是粗粝的，诉说着这个群体的无奈和悲欢离合，当然，我的诗歌也在揭露社会现实的残酷。而我写诗始终处在摸索阶段，我就像一个摸石过河的人，每一步都在投石问路。

“彝族打工诗歌”是彝族诗歌（文学）的一部分，而我是个拓荒者，是个苦行僧。我要让彝族文化与打工诗歌互相融合，开创出奇异而夺目的另一种诗歌景观。

写诗，需要灵感，然而灵感往往稍纵即逝。我写诗的条件和空间几乎没有，前些年，我只能在工厂中见缝插针偷偷摸摸地写。有时，工厂领导来了，我就把诗稿塞进鸭毛堆里，或者把诗稿贴在缝纫机上或烫台上。在机器的咆哮声中，我在寻找诗意，灵感来了，抽出衣片上的样板纸叠合起来，踩上一道缝纫线，做成一本简易的“诗集”，密密麻麻地写上我的苦与乐、劳累和收获。是啊，服装厂是我写不完的题材，加班是一首诗，生产指标是一首诗，流水线也是一首诗……

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不动声色地隐设在服装工厂里做着最卑贱的工种——充鸭绒工。我在服装学校培训过两年课程，却甘愿“埋

没”在充绒间跟鸭毛打交道，一边工作，一边写诗，度过了三年时光。如果问我得到了什么收获，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我得到了两大回报——诗歌和呼吸道疾病。

## 秦晓宇：

吉克阿优是个用汉语写诗的彝族打工诗人，比其他打工诗人更多了一种悲愁。在城乡之间、彝汉之间，在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他时时进退失据，用他那首《彝年》里的话说，“我谎称自己仍然是彝人，谎称晚辈都已到齐/但愿先祖还在，还认得我们穿过的旧衣”。他大概2000年以后才开始学习中文，居然爱上了写诗，且进步很快。他虽然比较穷，却自费办了一本《彝族打工文学》，从刊名也可看出，他一方面希望书写打工生活和工厂世界，另一方面也试图用文学的形式守卫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

下面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工诗人的发言，有请郑小琼。

## 郑小琼：

首先我必须说一句话来表明我的态度，农民工并不是工人。尽管他们都是从事工业生产，二者从本质上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认为这本诗选只是一部以工业为题材的诗集，并非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诗典。在我们这国家，种地的也许不是农民，他们是知青；穿着制服执法的也许不是执法者，他们只是临时工；从事工业生产的也许不是工人，他们只是农民工。在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把农民工划入工人这个群体，就如同把知青划入农民这个群体，在现阶段，这是一种错误，也是一种荒谬。从身份属性与享受权利方面来，农民工本质还是农民，只是从事工业生产的农民。只有我们了解了农民工的本质，才能了解很多评论家所说的，同样是写流水线，舒婷老师等人写的流水线与后来农民工写的流水线，从情感与温度上，二者完全不同。

我曾跟很多朋友交流过有关不同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问题，我一直强调在中国现阶段把农民工划入工人这个群体是不对的。中国

的工业化进程有着自己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民进城从事工业生产，他们直接进城了，成为了工人，而中国农民进城从事工业生产，他们只是处于半进城的状态，他们变成了农民工，我想，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农民工这个称谓，但是中国有，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有这个称谓，这称谓本身的含义就是农民工从身份上区别于工人，从生产上区别于农民，从情感、身份、生产等方面的归宿来说，与二者有着本质不同，这种本质的不同会投影在农民工身份的诗人的诗歌上，他们的诗歌与以工人身份写的诗歌在情感归宿上也完全不同。

我认为中国农民进城，会经历三个阶段，从农民到农民工再到工人（市民），而表现在中国公共政策上来说，从限制农民进城，到放开农民进城，然后到农民真正变成工人或者市民，只有到那时，中国才不再有农民工这个概念。如果具体到农民工这个群体的诗歌，我想以这本诗集中的两个诗人来说明我的一些看法，郭金牛与许立志，这两个人诗歌，我都是从2012年左右接触。当时我读到这两个人诗歌时，我便会从这两位诗人诗歌中的主题，以及诗歌中的一些意象来推断这两位诗人的年龄、进城的时间，以及其中的区别。在郭金牛的诗歌中，有很多首都提到暂住证、收容，而在许立志的诗歌中，这两个词几乎很少提到。这两个词承载着中国农民进城的血与泪，情感的冷与暖，它们应该是中国农民进城从事工业生产的标志性词语与意象。中国大陆从2003年废除收容后，暂住证这个词提得越来越少。在之前，中国公权力对农民进城是严格限制的，通过暂住证从身份上限制进城农民的权利，他们只是暂住在城市中进行工业生产，他们本质上不是真正城市化的工人。收容的废除意味着中国公权力不再限制农民进城了，中国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入城市之中，这个过程只是中国农民进城变成农民工的过程，这本诗集中大部分作者都属于这个群体。而下一个过程将是中国农民工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工人或者市民的过程，中国的城市几乎没有真正接纳进城的农民工。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描述农民工的现状，我想现在中国农民工的精神状态应该是“城中村”的状态，这个词语，

无论在郭金牛的诗歌中还是许立志的诗歌中，或者是大家以农民工身份写的诗歌中，都有过很清晰的表达，但是在以工人身份写的诗歌中，这个词语几乎没有触及。“城中村”是中国农民工一个精神与心灵上的隐喻，而工人本质是市民，他们是城市的一部分。

中国的农民工与工人虽然操作同样的机器，做着同样的事情，比如在煤矿，有煤矿工人，也有煤矿农民工，二者一同下井，一同挖煤，但是对于机器、矿井等，二者从情感上来说是完全不同的。老井是一位老煤矿工人，我想他应该有比较深的感受。同样在一些集体或者国有的五金厂，面对铁、流水线，农民工与工人的感受也完全不同，我们在阅读工业题材的诗歌时，可以发现以前工人写的流水线、铁、机器、矿井，与后来农民工写的流水线、铁、机器、矿井，他们二者之间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火热的、温暖的、热爱的，到了后者那里则变得阴冷、尖锐、麻木。在以工人身份写的诗歌中，矿井是自己的，有着自豪感等，而在以农民工身份写的诗歌中，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别人的，别人的城市，别人的工厂，他们只是过客，只是漂泊的无根者，他们无法在这里扎根，他们只是暂住者。这些真实的感受会投影在他们的诗歌中。

现实中也是如此，比如在一些公共权利上，小孩就读、选举等，中国农民工的这些权利都在乡村，他们的投票权要小于工人的投票权，哪怕老了，他们也完全不同。因为写作《女工记》，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有乡村，有小镇，去对农民工群体进行调查，我想以两个老人的遭遇来说明二者的区别。在同一个村庄里，我遇到两位老人，其中一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了集体企业纺织厂，招工进了工厂当工人，在纺织厂做了大约十五年左右，到1995年左右，工厂倒闭了；另外一个1988年左右外出打工，以前在玩具厂，后来也进了纺织厂，大约是2004年回到老家，在城市的纺织厂做了十几年。这两位老人到了退休年龄，前者有一千多块退休金，后者什么都没有，两个都是纺织工人，从事差不多时间的纺织工业生产，但是因为前者是工人，后者是进城的农民工，二者到老了，还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想在这种具体的活生生的区别之下，哪怕是

写相同主题的诗歌，二者从情感上来说，显然是有本质区别的。

而这一切，在中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一直认为农民工并非真正的工人，尽管二者都是以工业为题材，但是因为身份的不同，他们对工业的感受、情感等完全不同，工人与农民工在处理这个题材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 秦晓宇：

谢谢小琼的发言。农民工是否算工人，可以讨论，我认为是算的。工人是指（主要）在工业生产领域，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取报酬的人——无论这类人来自城市、乡村，还是非洲，也不管他们是否受到歧视，有没有养老保险。农民工显然属于这一类人。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农民工与传统工人或当下的城市产业工人之间巨大的差别。譬如陈年喜和老井都是矿工，但各方面差别很大。年喜是农民工，十五年间他去过不知多少座矿山，从金矿钨矿到铁矿铝矿，但在每座矿干得时间都不长，一旦工作面比较危险，或难度太大，或遭遇欠薪，他就另谋他就；而老井是正式工，二十五年只换了两家矿，还同属一个矿业集团。我们去拍摄年喜时，他正在给一个国企的矿干活。现在国有矿业企业握有矿山资源，但它并没有自己的工人队伍，因为一旦养工人，就意味着医疗养老保险等一系列问题，尤其出了矿难或大型工伤事故后还要追究企业领导的责任。这家国企把矿山承包给了私营的企业主，由后者负责开采，根据掘进量、开采量统一核算，至于跟工人怎么结算，这家国企根本不管，出了事故它也没有一点的责任。这很像苹果公司把加工生产业务外包给富士康，十三跳事件好像跟它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年喜虽然是给国企干，但工资是压二付一的，第三个月发第一个月的工资，还要扣除爆破材料费、食宿费等，明显违反《劳动合同法》，但你爱干不干。而老井有城市户口，有五险一金，女儿可以正常上学，棚户区改造花不多的钱就分了一套不错的房子。实际上，中国这几十年来工业化进程极其复杂，工人的处境因行业、年龄、性别、地域、企业规模、企业性质等因素而判然有别，

甚至仅仅分成“农民工”与“工人”都远远不够，这本诗集也能佐证这种复杂性。

下面有请同样在东莞当过好多年流水线工人的池沫树来谈谈他的观点。

## 池沫树：

我觉得从事工业生产的就是工人。我父亲是国企的煤矿工人，我是“世界工厂”东莞的一个打工仔，他是有一定保障的，而我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我和我父亲就经常因为观念不同而发生争执。我不仅没有保障，还受到各种严格的约束，比如时间约束、产能约束、工厂围墙的约束。有些工厂真的像监狱和牢笼，比如我曾经干过的一家鞋厂，一年到头只有大年三十晚上不加班，初一放假一天，平常周六日根本不休息。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转到父亲所在煤矿小学读书，当时看到矿工从井下上来，全身乌黑，只有一双眼睛和一口白牙是亮的。我有很多次站在井口通向澡堂的路上等父亲，可没有一次认出父亲来。我孤独的童年有一半时间是在煤矿度过的，在深不见底的井口看煤车拉人下去，又一车煤砰砰响拉上来，还在洗煤厂、地面车间捡过铜丝。高中毕业后奶奶叫我到煤矿推煤车，我听后感冒脑胀，非常痛苦。我见过太多煤矿工人，得病死的，断手断脚的，父子死于矿难的，死了还认不出尸体的；在澡堂他们脱下衣服，黑色的水流满一地，他们从地狱上来，从魔鬼变为人。那时我刚开始写诗、画画，我在心里说，打死我也不去煤矿，打死我也不做工人，我要做一名诗人，一名艺术家。

那是1999年，我父亲已经下岗，我的学费是我在东莞打工的姐姐给的。村里很多人在东莞打工，于是我也来到了东莞。可找工作并没有那么容易，很多工厂只招女工，有的工厂一百个女工配一个男工。我怀揣二百块钱出门，一个多月了还没进厂，饿了靠厂外一个修表的老乡夫妇接济，困了睡在东江边，半夜老鼠从我脸上爬过。在我十九岁生日那天我终于进厂了，培训一周后我才知道自己



做什么事情，原来是印刷工。难闻的油墨味让我的胃阵阵刺痛，我没有了当初的豪言壮语，但我一直记得。当同事在疲惫中睡去，我趴在铁架床上写诗，当宿舍灯关了，我在走廊灯下写诗。

那一年我二十岁。让我没想到的是，因为眼睛近视，还有组长照顾同为印刷工的弟弟，把本不属于我做的事让我去做，我被机器重伤到头部。我看到机台上全是血，听到车间里女工在尖叫，然后就晕倒在同事的怀里。这是我十四年来第一次说这件事。有人因病怕风怕雨，我怕的是一种声音。哪怕我在写诗时，都不敢去碰自己的伤痛。我现在记得间接写的只有两首，一首叫《墙》，我跪在地上呼喊上帝；还有一首是十年后写的，叫《镜中》，我把自己的遭遇写成了别人的，写一个老年人面对镜中的自己，回忆二十岁时的血液。今天要朗诵的一首《最后完工》写的是和同事工作时的另一种心情，我们印刷的是世界名牌运动产品，居然出自于我们的手的一种骄傲。

后来我在找工作时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抓进去关在一间屎尿遍地的房间。出来的时候让我们交一笔“保管费”，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人，又不是物品，为什么叫“保管费”？这太荒诞了。

三年又三年，我以为生活会变好，我以为有一天会成为艺术家，可是并没有，打工打工，两手空空。而我离艺术，离诗意的生活越来越远。

常有人问我，是什么让我坚持下来的。确切地说，是什么让我活下来的。我说，“因为我父亲是矿工，还有什么苦我不能吃？”三百斤的橡胶原料我从一台机器搬到另一台机器，我是靠什么挺过来的，靠矿工的精神够吗？不够的，体力从哪来？我靠喝三块钱的劣质白酒熬过做搬运工的日子——因为我身无分文啊。那月我仅有的五块钱居然买了一本文学杂志。

好了，今天来开诗会差点弄成诉苦。还请原谅我的第一次。

## 秦晓宇：

工伤对沫树影响很大，留下持久的心理阴影。他后来连晾衣服

都是让妻子去阳台晾，工伤后他有些恐高。这是他第一次把这事公开讲出来，以前他总是回避这一点。我曾问他能不能把受工伤这事写在《工人诗典》的作者简介里，他极力反对，因为担心传出去会影响他找工作。现在沫树把深埋于心的创伤记忆勇敢地说了出来，这就是现身说法。这经历值得一说，更值得一写，因为这就是为命运的同路人立言，为底层的生存作证。

下面请80后诗人阿鲁发言。

## 阿鲁：

我想讲一个一直留在我记忆里的故事，虽然我并不善于讲故事。

大约在我八岁那年，有一天，我不但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而且还当选为大队长。作为一个很少受到奖励和表扬的山里孩子，这无疑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所以直到放学后，我都得意洋洋。我戴着红领巾往家里跑，目的就是要让爸爸妈妈知道我有多了不起。然而还没到家，便听到村里的人说，我爸爸挨打了。原因是这样的，计生办的人在我们村里“搞计划生育”，要牵走我们村超生了两个孩子的邻居家的牛，而且还要抄他的家，我爸爸因为替邻居出头试图阻止，计生办的人便围攻我爸爸。听到这个消息，我一路往家飞奔，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风吹起红领巾，拍打着我的脸蛋，而我就像一个奔赴前线的战士。跑到家里的时候，那些人依然围在那里，我爸爸被打倒在地上，脸上还流着血。我试图挤进去，我试图阻拦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试图保护我爸爸，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什么都做不了，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注意我脖子上的红领巾。那些镇里来的计生办的人，连瞧都没瞧我一眼，就带着他们的战利品扬长而去。我站在他们背后，手里抚摸着红领巾，一脸的沮丧和愤怒。一条红领巾，给了我精神上的力量，事后我才发现，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傻瓜。

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现实意义，而是想告诉大家，在我大约二十年以后回想起这个故事时，我才发现一个问题，

我对事物的理解有多么残缺和混乱。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我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在出生之前，便被剥夺了太多东西。后来我阅读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以及他的访谈录，我从字里行间，读到的是我自己的故事。不同的是，布罗茨基那时候已经是诗人圈子里的一员，而我一直到高中毕业南下打工，都没有受到诗歌的影响，也没有受到过任何一种来自知识、文化的启蒙。在那段求学的日子里，在我的整个青春期，我一直都是一个积极分子，就像一个积极配合治疗的病人。2014年我看到一个文革中的故事，有几个人在文革中被抓起来了，但是抓他们的人不知道怎么定罪，后来一商量，就以恐吓的方式，强制他们自己给自己定罪。这几个被抓起来的人没办法，商量了很久，给自己定了个罪名叫“启蒙罪”。这个罪名很快就被组织通过了，“启蒙罪”犯人们都被判了五至八年的徒刑。所以，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东西，我们的父母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老师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也没有告诉我们。因为说出这一切，就是有罪的。

其次，就像米沃什的一句诗所说的，我们“每小时，每一天，每一年，都在被自欺支配”。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长达十二小时以上，我们的收入还不够我们的孩子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本该颐养天年的父母，依然在为我们的生活操劳，我们的晚年生活毫无保障，我们能怎么办？有一天，我和诗人唐不遇等几个人喝完了酒，深夜在路上慷慨激昂，好像我们真的是勇士，是守护人类命运的天使，然而，我们的愤怒就像风一样吹过空无一人的大街，除了卷起几片落叶，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愤怒，失去了耳朵，甚至被认为是疯子。虽然这样去评估诗人的愤怒，有点急功近利，但是我并非抱怨，而是从这些看起来有些荒诞的现实中明白，我们只是一个“负数”。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一个负数。在这个负数的减号后面，我们的经历越丰富，这个负数就越大，危害就越明显。

米沃什曾经在《诗的见证》里说过一句话，恐惧是社会的黏合

剂，我觉得太准确了。就在看到这本书之前，我写过一首诗，题目叫《猎人》，写的是我童年的一次经历。我们村有个猎人，那时候我跟他玩得好，有次，他带我去打猎时，允许我玩一次他的猎枪。我这辈子就玩过那一次枪，而且当时的感受让我至今无法忘记，甚至感到害怕。当我端起猎枪，以枪管上的准星去瞄准时，我突然感觉自己拥有了不可一世的力量，我所看到的所有事物，都成了我的猎物，我感觉所有一切，包括远处一棵枫树上的一小片叶子，都在枪管下瑟瑟发抖。因此，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中，恐惧永远是最好的黏合剂，人们一辈子都在恐惧和逃避、克服恐惧中度过。对我来说，诗歌就是用来克服、消解这种恐惧，直到把那个负数前面的减号去掉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像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诗歌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被我排在了第二位，因为，我们还只是一个负数。

### 秦晓宇：

布罗茨基的自传叫《小于一》，阿鲁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小于零”的故事。在这种处境下，诗歌以其风骨，以其卓越的想象力，以其理想主义精神和现实情怀，成为一种将负号去掉的最有效的方式。而这一写作动机并不专属于工人诗人，它应该驱动每一位中文诗人的写作。

下面有请李浩发言。

### 李浩：

波兰诗人米沃什写出了他的“诗的见证”，我认为，这见证了在信徒与诗人两者之间的精神性上，达到了某一区间互相统一的米沃什，带着他那综合性的自我甄别能力返照出了他身上的另一个该隐屠刀下的欧洲。作为诗人，他终其一生都以写诗来实践，或者“将作为存在本身或第一存在的上帝称作万物的‘第一原则（*primo principio*）’和‘原初的和纯粹的活动（*actus primus et purus*）’”（托马斯·阿奎纳《神学大全》），毫无疑问，这是米沃什在他的写作中行走到他生命的晚期时，对他个人世界的终极命名，也是自

我意识的唤醒与刷新。

我之所以会说到这些，是因为我们这次讨论的话题，让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得回到自身之中，以个人的写作、记忆与真实的生存处境，来指认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来清算正在被切割、压缩，然后“制造”“生产”成商品的，作为人的基本的生存与公共空间；甚至我们现实中的人，也似乎都成了意识形态的“时间机器”，这有点像威尔斯的《时间机器》里的情况，我们在这片共同的大地上，逐渐被奴役成埃洛依人和莫洛克人。这种生存空间在逐渐向一种势力（极权）全面沦陷的过程中，对于这个时代的诗人和他的写作来说，似乎最能体现雪莱和乔治·奥朋（George Oppen）所信奉的教条：“诗人是没有被确认的世界上的立法者。”这句话，看似有“缺席、空缺”的讽刺与敌意，但是希望大家与中世纪时期的殉道者与西方传教士的殉道传统贯穿起来，放在人类过去的漫长的发展史中来看，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写了这么多年的诗，我还是比较信任，文学作为一种自发的值得珍视的力量，它的功能恰恰是激励人类活下去，像许立志（1990—2014，广东揭阳人）、小招（原名李建辉，1986—2011，湖南会同县人）、吾桐树（1979—2008，广东梅县人）、余地（原名余新进，1977—2007，湖北宜都人）等这些诗人所选择的道路（自杀），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赦免的大罪，我只能对这些诗人深感痛惜。当社会公众在网上消费、娱乐这些诗人的死亡时，也触发了我对写作的起源与动机的思考，就是说你为什么写作，你写作的意义何在，究竟是什么启动了你的神经让你提起笔来“胡说”。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大概在我十岁左右，我因父亲的误会而被毒打，我反抗无力，身心绝望，便想到了死。在关键的时候，被我母亲发现了，将我“挽留”在了人世，我就这样第一次体会到了爱，意识到了死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从那以后，我将我听得到的，看到的，尝到的，感觉到的，想到的，疑惑不解的，和我用嘴巴说不出的，都埋藏在我的心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说话如何表达，我感觉我自己就像一团笨重

的混沌之物。我会把我自己藏起来，在那广阔而四方耸立着丘陵与沟壑的豫南农村，我会把我藏在某一个田沟里、某一片茂盛的麦田，或者夏日的麻林里，坐在地上静静地看着天空中的大雁、日出日落、月亮、飞鸟和流动的白云发呆，不自觉地用自己的手指在地上画自己想象中的图形，模仿着我心目中的各种斗大的汉字的形状，来表达我内心中的各种无法言说的“鼓动”。然后，情不自禁地趴在地上用自己的脸贴在一个个大字上，用自己的耳朵听地球对面的人走动、说话，在地上书写各种字的图形，我把这当成独属于自己的游戏。1994年我上了小学，开始认识一些字、词和拼音，有一次我没有找到换铅笔的鸡蛋，就在父亲的抽屉里乱翻，我发现了一本父亲在煤矿里挖煤时，抄录的一些民歌和歌谣，字体肥大、笔迹笨拙，非常可爱，一行一行的，特别吸引人。从此以后，在我独处时，我就把写下来的想象中的字，逐个逐个地排列成一行一行的，把我心中的，想象的，感受到的，都倾注到那一行一行的“排列游戏”上来，直到让我内心宽裕为止。有一年暑假，我从外面放牛回到奶奶家喝水，我听到有一些人在爹爹家唱歌，便破门而入，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比往常还要欢迎我。我当时站在门口，正对着我的是一张中堂画，画上有一个人身着白衣的牧者，他身边有一条小溪，其他都是青草地和羊群。在我的记忆中，那好像是我第一次看清并记住事物，心里也从此生起害怕的感觉。我问他们唱的是什么，他们回答说是赞美诗。说完便顺手将一本书递给我，我翻开一看，书里面都是一行一行的，跟我父亲的日记本里的，差不多，区别就是这上面的每一行上都有一些阿拉伯数字符号，我心里特别兴奋。我问他们，这就是诗？他们说，是。我说我也能写，他们都特别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世上有诗这个东西。从那以后，我便在我的练习本上，肆无忌惮地涂画、书写，彻底地释放心灵的自由，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在偏僻、封闭的农村读书有限，求知无路，更无人引领，我身上的骄傲、自尊、虚荣、谎言也在支撑着我的无知成长。我现在非常看重我少年的那些经历，因为那是我写作的根源所在，也更加坚信“如果没有诗歌，没有它的音乐，没有它

深刻的智慧的话，我的生活肯定是非常可怜的”（杰恩·帕里尼《诗歌为什么重要》），并且我恐怕很难深入到救赎之路上写作。

我想再说一点，我与选入《我的诗篇》这本诗选中的多数诗人，有个共同的生活现场，那就是我们都曾经在进入巨变时期的中国工地上打过工。我是2002年的夏天，跑到一个工地上去打工的，这期间我目睹了令我十年都难以释怀的人间惨剧，就是我的一位工友，他那时还是提泥灰的小工，为了将来多挣点钱，有出息一点，正拜师学习砌墙这门手艺，不慎从五楼上失足掉下来，坠在了下面刚刚垒起来的二楼的钢筋头上，那时他不过十八九岁。我说的这个故事，就是我十年后写下的《哀歌》这首诗。在这漫长的读书、写作、思考、生活、流浪的生涯中，我也在更多、更深刻地理解写作与存在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越来越老的过程中，现实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的，但是“诗歌提供了一种抗压力，把试图吞没和消除个人的外部力量推回去。诗人以从前没有被确认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声音”（同上）。那么说到这里，我想引用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的几句话，与我同时代的青年诗人、作家共勉，“根据我的看法，作家应该在谈论整个世界的同时完整地谈论他自己……作家的职责是谈论一切，就是说谈论作为客观性而言的世界，同时谈论与它相对抗的、与它处于矛盾地位的主观性。这个整体，作家应该在彻底揭露它的过程中说明它。所以他不得不谈论他自己，而事实上这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做得或好或坏，完成的程度也有区别，但他一直在做。”这就够了。

## 秦晓宇：

李浩信奉天主教，他的发言也体现了天主教徒的价值立场。十年前李浩在一个工地上打工，一个和他比较要好的小工友失足从高处摔下来，扎在下面的钢筋上，死得非常惨烈，而他就在近处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个事情令他深受刺激，一直放在心里，但迟迟没有动笔，直到十年之后有一天一气呵成。他用姗姗来迟的《哀歌》为死去的工友招魂。这种写作的推迟是必要的。有许多工人诗作，恰

恰惨痛有余，诗性不足。而心智、诗艺的成熟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当作品抵达一定的艺术境界时，被书写的苦难才获得了一种尊严。

## 谢湘南：

1996年4月，我睡在广州火车站第二候车室旁边一个“花园”的一张石凳上。我这样睡了一个星期，我对那些出现在眼前的情景始终记忆犹新。如永不停息的人流和他们的喊叫、小山似的行李、刺眼的灯光和它照不到的地方、在地上翻飞的报纸、快餐盒、报车次的声音、小偷的脸、味道。对三四个在我身边盘绕的蚊子我还有一丝特别的怀念，是它们让我深刻领悟到真正的生活，我认为那是对我人生的一次重大洗礼，至少让我明白了“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样诗句的悲怆与疼痛。我心中的信念也该是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坚毅，由朦胧迈向清晰辽阔之境。

最终我流落到深圳（这是我第三次踏入深圳这方土地）。经老乡介绍我进了一个五金电镀厂做搬运工，在那个厂里我一直干到1997年初。

关于1996年冬天的记忆我要从一只水龙头开始叙述。我穿过宿舍长长的刚刚刷过一次油漆的走廊，在进门大厅处转个小弯，来到这只水龙头前，它是厕所中众多水龙头的一个，然后我开始脱衣服，我蹲下来，打开水龙头，让水流在我身上，一寸寸咬着我的肌肤，有那么几秒钟我感觉到它就要咬着我的骨头，我开始大声唱歌……外面大厅里也传来一阵阵笑声，工友们在那里观看一部港产电视剧。我洗干净身体，再洗衣服，这样忙活一阵已是晚上11点多。我回到我所住的106室，在它的十二个铺位中，我占有一个上铺。宿舍里没有人，我躺到我的床上，呆望着天花板、蜘蛛网，然后是正在滴水的衣服、湿漉漉的塑胶桶，还有拖鞋、生锈了且严实地蒙在窗子上的铁丝网，我拿出我的小本子开始记录起来，我感觉到我的思想在发生一种质的变化，那是一种飞跃，就从我的肌肤接触到冰凉的水的一刻开始……

在我刚搬进这间宿舍的一段时间，室友们都以为我是一个“哑



巴”，因为我不与他们一个车间，有时也不上同一个班，就是共同呆在宿舍的时候，他们看到我的情形往往只有两种：要么在一个本子上乱写乱画；要么睡觉。我知道在他们心里往往是把我当作不存在的，自然我也没有与他们交谈的欲望。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写下了第一批较有力度的作品，如《呼吸》、《零点的搬运工》、《在西丽镇》等，也就是这批作品为我赢得了参加诗刊社第十四届“青春诗会”的门票。我的这批诗作是对他们、我自身，以至诗歌与生活的距离一个很好的观照。我时常会想起我呆在那个铺位上的情形，那些被焦虑、忧郁、疲惫、怀想乃至空洞包围着的时刻（当然这些仍然是我现在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的一部分）。我唯一能做的是让这些走进我的诗里，另外我要寻找一种将它们隐藏起来的方法。我可以肯定那一阶段我诗中冷冰冰的语言就是五金厂环境的产物，那些机械、粘滑的机油，那只倾斜的水龙头……

有时我上夜班，白天躺在偌大的宿舍里，听着外面的喧嚣，始终不能入睡，那时我会点燃一支烟，我不抽它，我看着它自己燃烧，一圈一圈地熄灭。我感觉到这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对香烟和我的命名之诗、生活之诗、祭奠之诗，为那些诗歌的亡灵，为身边悄然奔跑的时间，为我数年来的奔波与逃亡……现在我仍对金属被切割的气味相当敏感，我的大脑中不时会突然冒出那些在化学药剂中翻滚的电子原件。那阴暗潮湿的厂房，成型机的鸣叫。这些东西带着我冰冻了的热情之火都钻入了我的诗中，当我回头去读那些诗歌，仍然可以触摸到一种钢铁的质感，一种甚至对自己的漠然。我消解了自己、生活乃至意义的存在，我深深地眷恋着那种不为人知的孤独感。

我写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2年，也就是这一年我贸然辍学，怀着少年的单纯理想踏入社会，先是在浙江的建筑工地上做了三个月小工，后来又返回家乡在私营的锡矿上做工。1993年秋，我到深圳进了一家电子厂（在这家厂里我写下了生平的第一首诗，这首诗获得广东省音乐电台征稿优秀奖，当我躺在工厂顶层的铁皮房宿舍的大通铺上，从电波中听到自己的诗被念出来，我头皮好一阵发

麻，激动得从床上跳了起来)。不到半年又随厂辗转到珠海、中山等地。同时尝到了自己莽撞辍学付出的代价，我处于了一个对知识强烈渴求的状态之中，1994年一场大病为我提供了回家的契机，也就是呆在家里的这段时间我大面积地接触了中国现代诗歌，那时“顾城事件”给了我巨大震撼（撞击），我开始思索，诗歌究竟应该怎么写？当然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仍然纠缠着我……

我呆在家里，但我已不是一个学生。我必须面对家庭的压力以及作为一个成人的事实。对年迈的父母来说，写诗多么虚妄。有时我在思想这样一个问题：诗歌对于朴实的老人显得完全是一种多余的东西，但我却把它视作了自己的生命，我的父母会不会恨这些排成行的文字呢？诗歌夺去了他们儿子的心，诗歌（或者一切形而上的东西）只能给老人制造更多的麻烦，他们想法简单，却睡不踏实。我感觉到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有些诗歌永远无法抵达的宝藏，他们手中似乎抓有一条永恒的真理——

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一个无关系、无技术、无文凭的人他要在深圳找到一份工作是多么的艰难，他像一个算命的瞎眼先生一样等待着自己的好运气，他必须不停地奔走。1995年我第二次来到深圳，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工作，但没逗留两月，又因家中的变故返回家中。我就这样往返于深圳与家乡之间。1996年——1997年——1998年……2008……

我一年多次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往返于故乡与异乡之间，直至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线变得模糊，直至我用文字抹平了两者之间的距离，直至我把异乡变成了故乡，直至故乡也变成了异乡，直至我成为所有熟悉世界的陌生人——

我写过很多这种在路上的诗（不少于20首），关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线，关于行走、关于奔跑，关于列车、关于车站，我难已抑制地写着种种在路上的遭际，写着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兴奋与惶恐，写着寻找工作而不得的焦虑与不安，写着一个打开的世界汹涌而来的人群，写着列车上包饺子似的挤压在一起的变异的呼吸，写着身体与心灵深处的双重炸裂。我用类似德拉克罗瓦般的写实笔触与想

象之翼，想对车站——我的滞留，时代的中转——尽可能真实地再现；想对城乡之间，我——无数个我——用身体铁轨般的接连而展现的中国景象，画下车轮滚滚的声音。它们构成了一个农村青年迈入都市的不适应症的完整叙事。“美丽新世界”如同货真价实的流氓向我掌掴而来，车站作为一个关键性起点，就像一个庞大与灵敏的按钮，电击与烙痛了我。那种混乱、那种嘈杂、那种被时间吞噬的秩序、那种暴力与肮脏的正面冲撞、那种狂热……将我席卷成一个弱小的内视镜，而存在，而流动。

整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龙卷风，将一车一车的人从内陆旋至沿海，我只是这股风中的一片树叶，我有自己的鬼胎，而迎风而上的人群也有着各自疯狂的梦想。社会令人目眩地改变着，比多数人想象的速度更快。

当狂风暂歇，我已由柔软的树叶变成坚硬的砂石，在深圳的一个由村庄变成的工业区里落定，然后不断尝试“像一块滚石”——滚动——向机器的外围，向新鲜的食物，向不断翻新与重建的高楼边缘，向时间绞合欲望的深坑，向语词的丛林——滚去——

## 秦晓宇：

上午主要是工人诗人发言。工人诗歌，在座诸位多少读过一些，但是工人诗人结合自己的劳作和创作来谈论诗歌，这样的发言我们不大有机会聆听，我觉得非常难得，对大家下午的讨论可能也会有所启发。上午最后一个发言机会，我希望留给晓渡兄，他当过工人，后来又成为优秀的诗歌批评家，深度参与了当代中文诗歌的历史进程。我们请他谈一谈他的看法，以此结束我们上午的会议。

## 唐晓渡（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首先我要向晓宇、吴飞跃，还有不在场的吴晓波表达我的敬意。这本《我的诗篇》唤起我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一种工友之感，我自己也是工人出身，但我这样说不仅仅因为我们有过共同的经历，有过同一种身份；我理解的工友，更多的是以一技之长谋

生，却又不放弃为心灵工作的朋友。这样说来工友好像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但在诗歌的意义上，我就是这样来认同工友的，现在我坐在这儿，仍然有一种工友的感觉。

围绕这样一部工人诗典，在京郊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开这么一个会，其背景从大处说涉及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特别是三十年来迅猛、复杂的巨变。在这样的语境下，出了这么一本诗集，我觉得很有意义。晓宇从舒婷、于坚等50后编起，一直编到90后诗人许立志，整整四十年的时间跨度，好像是一个被接力书写的主题，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演进，以及各种很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结、问题。

从这部诗集，我们还可以看到诗歌自身的演进。晓宇是从舒婷那代诗人开始选起，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也还有所谓工人诗歌，例如黄声笑、李学鳌的作品。我们现在怎么看这些人的诗？工人只是我们恰好碰到的一种生存境遇，我自己插过队，当过工人，然后又读书，一路到现在，这些经历有其偶然性，是个人和历史的一系列偶然碰撞。回头再看李学鳌那代诗人，好像他们是意识形态写作，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但是就没有其他意味吗？我们再往前推，《大路歌》被认为是最早的工人诗歌，其实是知识分子写的，《包身工》是夏衍写的，也是文人创作，可以说是在左翼思潮的支配下去作诗。到了1949年以后，所谓第一代工人诗人的那种意识形态幻觉——假如我们认为那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觉的话，它是怎么产生的呢？昨天我到网上随便翻了一下黄声笑的诗，他当年是工人诗人里名气最大的一个。他的诗现在被我们称为意识形态诗歌，或者说被意识形态幻觉导演的“云中戏剧”。我看到黄声笑1994年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冷冷清清，像他早年一样凄怆，生活呈现出最真实的一面。但曾几何时他写《搭肩一抖货满仓》这一类诗，完全是虚假的吗？两相对比，我觉得更突出了某种在世的偶然性，当然这种偶然性当中有一种必然性的力量。

刚才小琼讲农民工跟工人的区别，很有意思。作为诗人应当精细地去追究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最终要进入我们生存中的一种幽

暗、一个灰色地带。意识形态还是很明确的，你从意识形态入手，只要保证政治正确，然后把一种被给予、被煽动、被洗脑的东西在修辞的意义上转化或瓦解了就行了。

于坚在发言里谈到，他与工厂是格格不入的。刚才看他的发言稿时我在想我当时是什么感觉。我那时当了三年知青，突然有了招工机会，进了工厂，心里有两种感觉：一是感觉太侥幸了，像个中了彩的人；二是想感谢冥冥当中的那种力量，发誓要好好干。这些都是某种人生的感觉，和工厂本身是两码事。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在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当中，工厂这个所谓现代性的象征，其实就是一个场所，这三十年当中工厂世界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它给个人命运带来了什么？

舒婷的《流水线》发表的时候，当然被批判了，那时我已经到了《诗刊》，当时有三首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个是舒婷的《流水线》，我们在大学里学习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这个理论本身就很审美化，于是开始反思劳动和人的关系、工厂和工人的关系。舒婷那首诗一下子照亮你的很多记忆，此前它们被意识形态幻觉、被虚假的主人公之感遮蔽掉了。那时候说实在的，你从一个农民变成工人，好像加入了领导阶级一样，穿上工装，在街上走路的那个感觉，简直好极了。一开始我还是合同工，还不是正式工。小琼说到农民工，其实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工厂大量扩充，招的也是农民，农民一下子变成工人，不过有一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把一切都包下来了。那个时候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保证国家工业化。那一批工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58年大跃进惨败，然后1959年开始精简，把他们又退回去了。而我们被招工也是这样，先是合同工，你的根还在农村，你要交管理费，比如我一进厂拿三十块钱，要交三块钱的管理费给生产队。前天看到上海有一批工人算账，说当年二级工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多少钱，三级工多少钱，一直算到八级工，就是说从经济收入这个角度，确实也能看出境遇的巨大变化。

我当时是在一家造船厂，也算很大的一个工厂了。我现在讲

那时完全是意识形态幻觉，但这么说并不完整，还是要把另一面也讲到。比如我也经历过“七二一工人大学”，那时有工会，不是站在工人这一边，永远站在厂方和领导的立场上，现在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好像矛盾被掩盖了，大家都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幻觉，所以工会就像一个福利机构，组织球赛、读书会、大批判，还有“七二一工人大学”。当时讲究制度设计，特别着眼于工人与工厂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三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很多问题我们都意识到了，但这本诗集还是带给我巨大的冲击力，比如在《包身工》里看到过的现象，在这么一个体制下，在这么一个高悬着“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宪法的照耀下，居然重新出现了。这就是我讲的偶然在世的个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这里蕴含着巨大而残酷的诗意。

刚才我说有三首诗印象非常深，因为和我的经历有关。除了舒婷的《流水线》，还有于坚的《在烟囱下》和《罗家生》。这两首诗是我在自然来稿里发现的，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这诗跳起来打我。不像现在刊物以约稿为主，那时都是自然来稿，我们每天要收到好几麻袋的投稿，于坚的诗就混在里面。我还记得是三首诗，第一首就是《在烟囱下》，看到“烟囱冒烟了，大家去上工”，我就感叹他居然会这么写！因为我是工人出身，当工人时我就开始写诗了，但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那时写的所谓现代诗，是很令人羞愧的，都是一些我刚才说的意识形态修辞学的某种变奏。于坚的诗一下子就把我给触动了。于坚后来的写作跟他当时的风格有一脉相承之处，《罗家生》从节奏上来说是有问题的，但是把那种生死之间的不动声色写得很绝。他写罗家生一开始骑一辆旧来铃，到被搜出领带，赶出工厂，后来又回到工厂，还是骑着他的来铃车，最后出事故被电炉炸死了，都是很平静的叙述，送葬的工人一边抬着他的尸体，一边说“从前他修的表/比新的还好”。可以说用冰冷而不无幽默的口吻写出了一种生存的真相。刚才绳子问，你知道你是谁吗？很长一段时间，你真的不知道你是谁，你可能被意识形态幻觉控制了，而于坚这首诗让你开始去琢磨你到底是谁。我想我们一直

在做这件事，就是通过诗来探索你是谁。

工人诗选是我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刚才马行说要把“工”字去掉，只写人，这是讲诗的发生学、动力学的问题。上个月在北京开了一个白洋淀诗歌研讨会，也很有意思。现在把白洋淀诗群划得很大，除了所谓白洋淀三剑客根子、多多、芒克，还有北岛、老江河等。当时从红色运动里游离出来的一部分北京老高中生，还有一部分老大学生，搞了一个地下沙龙。至于为什么有一批人选中了白洋淀，这当然有很大的历史偶然性，结果那个地方成了诗歌的荟萃之地。现在讲朦胧诗的原点是白洋淀，我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是我们不能把原点理解成唯一之点。实际上在当时，据我所知，和北京情况类似，像贵州、上海也有游离出来的一批人，我认为这些人是中国当代最早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人，他们开始追索这样的问题，我到底是谁，并试图穿透自己的意识形态幻觉。这里可能有些条件是我们作为同代人不具备的，比如说这些人大多是高知或高干的子弟，在文化资源上比我们要有优势得多，有白皮书、黄皮书、灰皮书这样能够打开你的视野、深化你的思考的读物。我最早看到北岛和芒克的诗时，挺震惊的，我在评论里写道，当我看到芒克的那首《天空》下面标的是1973，登时有种深深的震撼。我就问自己，你1973年干吗呢？其实年纪都差不多，但他已经写出“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你可能还在那儿写什么朝霞蓝天白云呢。当时觉得这些人像先知先觉一样，当然现在你知道他的诗确实有个人天赋的成分，但也是很多因素促成的。

我在想，这本诗选里的农民工诗人，确实跟芒克这代人的觉醒、心灵发育，包括诗意的成熟不一样。就农民工的历史境遇来说，仿佛回到了包身工时代。晓宇在评许立志的文章中谈到底层如何发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讲到工人或农民，往往意味着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要通过代言来发声的，你回头去看，最早这批工人诗人，如舒婷、梁小斌，好像在为工人阶级代言，但是现在我们觉得跟工人没什么关系。而那些农民工诗人则不然。但不管哪一代工人诗人，觉醒都很重要，从这本诗选可以看到诗在一个个的个体生命

内部的发生，成为一个人针对自身坎坷命运的抒发，又跟更大的历史语境发生关系。它是一种情感的慰藉，照亮了你生命中黑暗的部分。当然不一定像许立志写的，抱着一个词或一首诗入睡，但诗确实有慰藉的功能。当工业或工厂作为现代性的象征或者隐喻场，成了精神和肉体的受难之地，诗歌确实体现了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慰藉、洞察和批判的纬度。在许立志那里，诗具有灯的功能，就像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所写的那样——我更喜欢说它是蜡烛光，有温度，有摇曳之姿。而在整个社会的转型当中，诗，一方面非常脆弱，非常无力、渺小；但另一方面它又很坚韧，为我们的精神提供继续生长的力量。

## 秦晓宇：

渡兄的发言涉及许多重要的问题，譬如在世的偶然性问题。我编这部诗集多少算一个偶然之举，由很多偶然因素促成。如果不编这本书，我便不会大海捞针般地搜寻筛选诗人诗作，书中有些诗人恐怕今生无缘结识，我和他们之间的故事也就不会发生。像许立志，我发现他是在2014年4月初，那会儿他离开富士康没多久，对生活还抱有希望。这本诗选我打算从50后一直编到90后，以体现一种历史的脉络；但最新生代工人诗人中我就找不到写得好的，所以许立志带给我惊喜，就像渡兄当年被于坚的诗击中一样，我也是一下子被那首《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抓住了，咏月诗从古至今太多了，想要别出新意很难，而许立志写出了一种坚硬、冷酷、令人震惊的月亮。但不到半年就有了生死无常的惨痛变数。后来我去跟富士康谈判，跟他的大哥一道将他海葬，又众筹出版他的诗集，可如果当初不起意编《我的诗篇》，或者现在才着手编辑，那么许多事都不会发生，想想真是挺玄奥的。



## 下篇：学者讨论

**姜涛**（诗人，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副所长）：

上午基本上是诗选的作者发言，下午参加讨论的都是跟诗选没有直接关系但都比较关心这部诗选的朋友。有什么话就直接讲，也不一定说正式的学术话语。冷霜说说吧。

**冷霜**（诗人，诗歌评论家，中央民族大学讲师）：

那我先抛砖吧。我觉得晓宇做了一件我们这几年开始有兴趣去了解，但没有更多投入的事情。这本诗选的信息量还是蛮大的，跟我原来预想的不一樣。比如他没有局限在我们今天熟悉的打工诗人范畴内，而是往前做了一个追溯，一直追溯到舒婷、梁小斌这一代，所以呈现出两代工人诗人之间的对比，这里确实有很多耐人寻味之处。但我首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建国后前三十年的这部分工人诗也纳入视野里？我能够理解晓宇编诗选时可能的考虑。他刚才也讲了，他个人挺难接纳前三十年的写作，我是觉得如果放进来的话确实需要另外一种编选原则、另外一个历史的话语结构才可能把它们打通。而晓宇编选时最核心的考虑是他的美学考虑，这种美学考虑说到底对于他所认为的工人诗歌——从有工人经历的朦胧诗人到后面的打工诗人，他都认为并没有脱离新时期以来当代中文诗歌的一个主脉，那就是个人化，追求个人的表达。那么在这样一个脉络中，他就认为可以把它们编排在一起。这本书的标题叫“我的诗篇”，而工人诗歌在前三十年，更多的是与某种集体的共鸣联系在一起，它是“我们的”，而不仅仅是“我的”，它一定是阶级主体，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个体。这部诗选则基本是在个人化表达这样一个美学观念之下所做的编选。所以我觉得“我的诗

篇”是一个很有趣又包含着矛盾的命名。但是读到后面，我明显感觉到又从“我的诗篇”中出现了某种“我们”的意识。特别是在最年轻的一些诗人里，80后、90后的一些诗人，我感觉到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阶级意识或者说政治意识。

所以说诗选里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信息非常非常多。我自己读的时候，感觉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或者说两段历史图景：一个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止，就是我们说的正统社会主义时代的后期图景，还有一个是1990年代初开始的后社会主义时代图景。前面部分大约占四分之一，后面部分是四分之三，我觉得这两部分之间的对比特别有意思。这些诗人的简历——我猜测应该是晓宇撰写的，能看出来前一部分工人诗人基本是在国营工厂工作，可能他一辈子就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后面的90年代之后的工人诗人，他们作为工人的经历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往往一个人就在多家工厂干过诸多工种。其实这背后就是工人和所谓打工者的身份差异。另外还有一点，打工者和他的劳动场所之间的感情，跟以前的工人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的工人和他的劳动场所之间有一种归属感。但是后来的打工者，他和他的劳动场所之间没有那样一种感情了，这决定了他们的诗歌表现为唐欣说的“没有超越性”，都是悲苦之音，这其实是和流动性，和打工的不确定性有很大关系。

相对来说，诗选中的社会主义时代后期的工人诗歌，其抒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舒婷、梁小斌等人在诗歌中对个人生命价值的追寻，例如《流水线》《一颗螺丝钉的故事》等；再一个可以视为在建国后前三十年工人诗歌的延长线上，对劳动和劳动者进行诗意化的表达，像于坚的《赞美劳动》就是一例。但是你会发现他这种诗意化其实内容已经空洞了，他所赞美的劳动，脱离了劳动所置身的具体的历史或经济境况，而只是“一组被牵引的肌肉”，他赞美的劳动没有别的内容，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也就随之变得很空洞化了。而且这个空洞化背后的抒情姿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产生原因，就是王小龙诗里说的“我曾是他们中的一个”。你会

发现无论是于坚还是王小龙、蓝蓝，他们在写这些诗的时候全部是追忆型的，他们已经脱离了工人身份和那个群体，然后来追忆从前那段工人经历。这个是造成他们抒情诗意化之空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三个方面是像王小龙、田力诗中写到的那种社会主义国营工厂的消逝，以及曾经被视为主体阶级的工人群体的消失，像《老厂的雾》，还有《一闪而过的工厂》，把这个过程给写出来了。这是前面这部分诗歌所展示出的三个面相。

我觉得到了后面的部分，就是所谓后社会主义时代，工人诗歌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写作者对自身的那种无以名之的状况的表达。像诗人绳子，他在那首《工人这个称呼》里提到“我们都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尴尬的一群”，还有像相对更年轻的田晓隐，写到“我是一个悬疑者的身份/在南方”，你说我是打工诗人，其实我是悬疑的，我既不是国家工人，我也不是农民，这其实是他离开了原来的阶级共鸣之后，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绳子还有好几首关于生产线的诗，写到了那种在高科技化、高度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管理下的工人状况，他说在成品面前人并不重要，人只是一个符号，可以被一笔勾销。写得都特别好。他们没有办法对自身进行确认，时时感到自己很渺小，而且还特别流动，就像郑小琼在诗里写的，流动的生产线下面是流动的人生。

所以在这种被称为打工诗的作品中，你看不到历史的景深，劳动的意义和价值感也彻底消失了。在所谓正统社会主义时代，劳动虽也是非常辛苦的，但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劳动本身的意义，它还没有让我们感到那么不可忍受；而现在不仅劳动本身是艰苦的，劳动的意义感也完全消失了，这才是真正不可忍受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才造成了那种非常悲苦渺小的感觉。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最切身的感受就是孤独，所有这些所谓打工诗人都写到了孤独，在劳动者和劳动之间，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劳动环境之间，形成的全是对抗与诅咒的关系，像绳子的《钢铁是生活结束的地方》，还有《狗日的工厂》，这些都写得特别精彩。还有像许立志的《一颗螺丝掉在地上》，我读的过程中有一个感觉，就是在更

年轻的诗人那里，例如郑小琼、程鹏、曾继强、许立志，我感觉到一些新的变化，一些新的意识出现了。像郑小琼我们都很熟悉，是她首先把“铁”发展成一个象征，和肉体之间构成了一种对立性。我看到她有一首长诗叫《在五金厂》，写得非常好，她把铁意象进一步发展成具有更深阔象征性的“铁国”，她借此对这个时代、对整个中国的城市发展、工业化进程做了一个她的表达，我觉得她的表达一方面找到了自己的美学和语言，另外一方面也发展出一种新的意识。还有在曾继强的《我在这里捡拾一些诗歌的骨头》、程鹏的《建筑工人之歌》、许立志的《我谈到血》中，我能感觉到他们诗里重新出现了一种政治意识，而在60后、70后打工诗人那里我认为没有这种政治意识的——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是这几个主题：对于城市化进程中自身处境的悲叹、对劳动苦难的倾诉、对家乡与亲人的怀想；但是年轻一代的诗人开始有一种新的政治意识，我感到这种新的政治意识的生长和那种美学语言的生成是同步的，也就是说这两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郑小琼上午的发言有很敏锐的地方，她认为其实是你背后的身份处境、你和历史之间特别具体的关系，在决定着你的写作、你写作的价值，而不是说仅仅有一个主观意念在驱动我们要写得更有超越性，或者更有深度。它不是这样一个意念就能够决定的，而是背后很多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条件，你对这些条件的自觉程度如何，你从这里如何去感受到你和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才能带来新的美学内容、新的语言、新的象征。所以我确实对这些80后和90后的新一代打工诗人特别有期待，而且我已经读出来有新的东西出现了。

我看到晓宇给许立志的诗集写的序言，特别提到了许立志的死亡意识。工人诗歌这个命名本身，在今天肯定是有争议性的。在这样一个并不确定的、悬疑的工人诗歌的命名背后，我看到新一代打工诗人在他们的诗歌里，写出了在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到了最近这十多年时间里出现的新状况，这是诗选里我看到的最有价值的地方。换言之，包括这些进城务工农民在内的各种各样失去了向上流动可能性的群体构成了一个新的整体，这个整体肯定不能用工

人来命名，但是这个群体已开始形成一种整体感，它的走向是不明确的，但它其实是许立志的死亡意识背后的历史内容，就是说我认为是许立志的诗歌中那种浓郁的死亡意识实际上可以被解读为这样一个新的整体的集体意识。这些年轻诗人的写作可以理解为：在中国目前这种发展状况中，作为失去向上流动可能的人们构成的一个新的整体的一分子，对于自身命运强烈诅咒的表达。

## 姜涛：

我觉得冷霜刚才讲的跟上午晓渡兄的话题有一种衔接性，都涉及我们怎么来读这本诗选。可能一个简单的方式是把它放在诗歌历史里去读，看成一种特定的诗歌类型、特定的诗歌风格的选本。但这样的读法我觉得是不完整的，更好的读法还是把它放在当代中国近三十年或更长时段的复杂变迁中去读，读背后的历史意蕴、政治意蕴。而且这些所谓外部的历史意蕴、政治意蕴其实决定了文本的一些风格形式，决定了代际之间的集体经验。我读这本书的感觉跟冷霜特别接近，所以我借机把我的想法说一说。刚才谈到，这部诗选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编法，一种编法是从20世纪50年代编起，包括洪子诚老师就是持这种观点，关于晓宇的构想我跟洪老师交流过，洪老师说应该从50年代编起，这样诗选可能更有完整性。但是那个工作量特别大，也不符合晓宇当时的思路，我觉得即便是在这样一个规格里面，从80年代编起，依然能看到历史变化的轨迹。我跟冷霜的判断一样，我也读出了两个部分，好像分成两个世界。一部分就是80年代的，社会主义后期的工人生活、工厂生活；一部分是当下的，而这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断裂感。怎么讲呢？比如说过去工人还是一个阶级，是我们社会的主人翁，而今天工人变成了一个群体，甚至是弱勢的，当然这么说不一定准确，我觉得工人是个复数，它不再是某个单一的群体，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再有就是工人生活、工厂生活、对劳动的态度、对机器的态度，乃至对周边工友的态度，都跟从前不一样了。

我读这本诗选前半部分，像舒婷、于坚的作品，虽然可能在

修辞上、抒情方式上有一些问题，但是能感觉到这些诗歌中处理的工厂经验，面相很复杂。这些诗会谈论人际关系的问题，比如说跟师傅的关系；还有工厂不仅是劳动的场所，也是自我成长、自我教育的地方，所以工厂跟人的关系是非常丰富的，它有很多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内涵，从中能看出在社会主义时代工厂对于劳动者意味着什么。但读到后面，确实跟冷霜讲的一样，后来的工人变了，变成了流动者，他身份不确定；而这其中人跟劳动、人跟机器的关系越来越单一，就是那种冲突的、挣扎的、被伤害的感觉，还有孤独的感觉，从这个过程中你能看到工厂跟人之间关系的转变。过去的工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今天已经萎缩掉了，已经消失了，可能新的空间正在生成，这个空间是什么？就需要我们今天重新发现，包括这些作品，它们书写这个空间；包括批评，怎样强有力地把它揭示出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好，朋友们不用那么正式，可以先讲一段，一会儿接着来也可以。周瓚？

**周瓚**（诗人，诗歌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大概是2009年，我跟冷霜一起做过一次关于打工诗歌的讲座，也有这样一个交流。那个时候打工诗歌特别热，我在发言中提到了对当时的打工诗歌不满意的地方，从南方兴起的打工诗歌，在逐渐为人所知的过程中是被广东省当成一个文化品牌来运作的，有那样一种包装；然而打工诗歌背后是打工者身份认同的危机，就像刚才冷霜发言里面提到的，不知道我是谁，没有特别明确的自我意识，或者说主体性。但是在晓宇编的诗集里，特别是近几年的这些打工诗人的身份意识是非常自觉的，通过写作，他们在积极地寻找或建构一种主体性。

**敬文东**（文学评论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本来今天不能来开会，我原定要去常熟，但看了晓宇发给我

的材料之后，我决定留下来。晓宇做的这个事刚才冷霜说过，是我们特别关心但自己又没做的，或者说没有能力去做。晓宇能做一方面因为他有热情，再加上行动力强，此外他跟我们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他相对来说是个自由人，不是打工者，我们严格意义上说都是打工的人。我来自于四川川北的小镇，不像姜涛，来自大城市天津，所以我更像农民工。川北小镇，比咱们今天开会的这个皮村还要破落，所以我们本质上是一样的，我其实也找不到我的身份。

我上午听了绳子的发言感觉特别震撼。他谈到他在寻找一种工人的语言。他当时比较激动，我大致给他总结了一下，在他看来语言是一种孤立无援的产物，就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工人的语言或者工人的诗歌语言才可能诞生。这让我想起卢梭的语言潜能说，就是一个人在激动不已的情况下突然学会了说话，当然这是很诗意的一个假说，但是从隐喻的意义上说是有道理的，那就是人渴望表达，这种表达的渴望在表达不出来的绝境下，可能会激发出一种语言。

我刚刚写完一本书，主要是讨论当今社会的实质就在于垃圾。所谓垃圾就是这样一种物质：只有今生没有来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一锤子买卖，那就是精神上的垃圾，这就是我们的孤独之所在。鲍德里亚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消费主义社会，我觉得他应该进一步认识到我们的所有生产和消费都是以垃圾作为终端产品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摆脱不了的命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都是一次性的，它没有循环，正如物质上的垃圾消除了循环。我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是想追问，在这样一个以垃圾为本质的时代里，仿照荷尔德林的话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诗歌何为？艺术何为？我们从1990年代以来，一直在谈写作上的及物性，虽然我们好像写到了工厂，写到了街道，写到了厕所，写到了机场，好像我们及物了，包括欧阳江河写到了“凤凰”，用很长一首诗，对一个巨大的世博会产物进行吟诵，好像这就是及物性。而我想说，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当下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探讨艺术的及物性。

其实一开始我有个一闪而过的疑惑，我在想晓宇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左派？后来看了这本诗集，我感到他还是强调个性和艺术性的，他对身份有一个强调，但在身份之上他更看重艺术性。这本诗集里的每一首诗都作为艺术作品来让我们满意，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今天上午一个朋友谈到，无论多么艰苦的劳动，本身不可能自动成为诗，只有劳动进入语言，经过各种变形成了诗的东西之后它才是诗。我们最后要看的还是你的诗歌作品。就此而言，有一些诗我是比较满意的，像郑小琼的《在五金厂》，当然细部的处理还是有些问题，但在整体上我比较感兴趣，另外还有绳子的作品。

### 姜涛：

我觉得文东有一个思路比较好，他谈得很开阔，把话题引开了，把工人诗选放在当代诗歌的内部去理解，这个问题绝对不是某一个题材、某一个类型的问题，而是当代诗歌共同面对的问题，比如及物性怎么处理。杨炼兄，你在国外见多识广，趁着时差还没有发生，赶紧说一说。

### 杨炼（诗人，国际笔会理事）：

文东说得确实很开阔。从所谓全球化的语境来看，我得说我读《我的诗篇》里的作品时，我感到这可能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原版的人生经验。在此之前说实在的，“文革”以后的诗人不管是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其实渗透着大量冷战意识形态的语境关系，也就是说表现在诗歌中的很多思想意识、语言方式都和广义的冷战背景相关。当我们回头再看1980年代初写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中国原创，或者说不是中国生存的原创，而是冷战的世界环境的一个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其实在鹦鹉学舌地模仿一些我们自己都不太懂的东西。也不是说那时候没有真正的人生经验，但能够深入去发掘原版经验的诗人是不多的。然而从90年代以后，尤其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一切有了改观。2013年我在汕头教了一个月书，在深圳也做了



一些活动，我曾说过，在深圳这个地方演讲或者朗诵的时候，感觉这里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肚脐眼。生活在这个地方的郭金牛也好，去世的许立志也好，实际上他们不只是在中国的底层，也是在全球化的底层。而这个底层付出的各种代价，实际上完全是因为全球资本为了疯狂追求利润而把自私和玩世不恭发挥到了极致的结果。所以当我读《我的诗篇》里的诗作时，我感到这种原版的人生经验通过这些看起来不是所谓专业诗人——但是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他们比专业诗人更敏感——的诗歌的神经和嗓音，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诗歌意识。我跟晓宇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如果回顾从80年代朦胧诗一直到现在的当代中文诗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文革以前的那种宣传标语口号式的反诗歌、非诗歌或伪诗歌的分行文字，朦胧诗试图找到一种中国人或中文诗的个性和声音。从朦胧诗一直到90年代初姑且可以称之为当代中文诗通过对诗歌本体的寻找，逐渐建立了形式上的自觉。这个过程伴随着对西方诗歌、对外来诗歌的学习，但也吸收了一些比较差的东西，比如在某种意义上使诗歌沦为一种形式的游戏，为了追求形式上的新颖，玩弄一些花招，然而却是缺乏生存内涵和生命挑战性的一种空洞的形式游戏。所以在9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诗歌界有点名头的人往往在重复自己，或者作品越来越空洞，很薄弱。因为没什么真正原创的内容可说，但又不得不说，于是说个没完，最后说了也是白说、空说，于是根本不值得一读。而《我的诗篇》给陈腐的诗歌界吹来一股清风，其意义是重新构建了人生和语言的关系，通过这些诗作我觉得诗不仅有了形式的自觉，而且有了对生命表达必要性的自觉。因此它的意义远远不只是社会性的，更是诗学意义上的，而且这种诗学价值对所谓全球化的世界也非常有意义。诗歌沦为一种专业技巧，沦为一种成熟的小游戏，沦为一种没什么真正值得说可是又不停地在说的这么一个东西，这是世界性的一种诗歌流行病。而《我的诗篇》里的这些诗，把针打在了这种流行病的穴位上，让诗歌重新回到它的必要性和它的意义上。这样诗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跟作者或读者的生命有关系的，并让我们真正意识到人类面对的困

境究竟是什么？这些诗实际上把问题提到了根本之处。

## 姜涛：

杨炼的视野很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谈我们怎么理解工人诗歌带来的冲击，它们有可能会冲破当代诗歌已经形成的一些惯性和封闭性。我觉得不仅诗选本身，包括晓宇围绕这些诗歌的各种动作，也有这个意义。我特别佩服晓宇对于工人诗歌的这种运作方式，不仅是到处搜寻、筛选作品，编这么一本诗集，还开研讨会、拍纪录片、搞朗诵会，一条龙服务，把诗歌变成了很特别的文化实践方式。不是在相对而言比较小的一个先锋诗歌场域内来运作它，而是跟一些特别重要的社会意义结合起来。结合的方式又不是简单地去消费那个符号，消费这些苦难的形象，而是让大家坐在一起，倾听彼此的想法，特别是听一听这些诗背后的故事，这样在共同的讨论中可能会形成连带感，会形成某些新的议题，这样就滚动起来了，能够带来某种新的诗歌的公共性。而这种公共性我觉得特别珍贵，如今网络上，很多媒体也会炒作一些诗歌事件，但是那样的公共性我觉得有可能是假的公共性，它没有真正的内涵。晓宇做讨论、做朗诵会、做纪录片，虽然看上去是为了扩大影响力，但是我觉得更大意义在于突破诗歌的固有场域，使它获得了一种更大的实践可能性。

## 秦晓宇：

关于姜涛说的公共性问题，我稍微插几句。我其实一直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当代诗歌有个共同倾向，就是越来越变成一种孤芳自赏，和社会互相漠视，这样的话它本身所具有的思想能量、诗意启示的能量就很难释放出来；而我一直坚信诗歌可以成为构造社会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套动力输出设备。不是说让诗歌放下身段屈就社会，比如把诗歌操作成一种媚俗的趣味，效仿口水话反被口水淹没的“梨花体”已证明此路不通。那么是否可以换个思路来拓展诗歌的公共性可能？比如说诗歌朗诵会，我们现在越来越

越把它搞成一种沙龙性质的节目表演，下面坐着文学青年，坐着诗人，然后一个诗人上去念诗，其实就是在某个封闭的空间内自娱自乐地表演节目，表演完了也就完了，有什么意义呢？我举一个与此相反的例子。不久前，北京发生了一起讨薪事件。那些农民工很讲究策略方法，安静地驻扎在使馆区附近的地下通道里，也不闹事，只是住在那里，大约一百来人。组织者是一个90后，叫熊壮，虽然年轻，但很有担当，也很有组织能力。由于地下通道人来人往，又是元旦前夕，自然受到关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把已经拖了四五个月没有解决的欠薪问题给解决了，这充分说明方法的重要性。我想说的是在讨薪成功之前他们其实挺绝望的，我拿了郑小琼那首《跪着的讨薪者》到那里，又因地制宜地修改了一下，然后请他们一起朗读，《我的诗篇》摄制组拍摄了整个过程中。为了配合这首诗的情境，一个叫刘彦梅的女工跪在那里，举着一块硬纸牌，上面写着“给我们血汗钱，我们毫无惧色地跪着”，郑小琼这句诗，把民工讨薪的屈辱与坚决都写出来了，刘彦梅身后许多农民工自发地跪着朗诵，声音悲壮，响彻云霄，路人纷纷驻足聆听，当时的情景可以用震撼来形容。熊壮告诉我，我们的拍摄虽然对他们的讨薪没多大作用，因为半年后才放映，但可能对陷入同样窘境的工人有帮助，所以他们很乐意帮我们完成拍摄工作。熊壮还告诉我他被这首诗打动了，“给我们血汗钱”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毫无惧色”也是，讨要血汗钱是天经地义，“我们要惧怕谁呢？”他说。我管这次地下通道的朗诵活动叫“社会朗诵”，以区别于诗歌圈里的沙龙朗诵或晚会朗诵。它让诗歌回到了它所来兹的社会现场，直接进入开放的公共空间，并通过纪录片、互联网传递给更广大的人群。

## 周瓚：

我也一直关注诗歌的介入问题。诗歌的介入，涉及到诗歌的文化实践，甚至涉及到文东说的及物的问题。同样做一个诗歌朗诵会，以前惯常见到的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类是体制内的机构组织的朗诵会、联欢会；还有一类挺商业的，硬把诗歌当成一种消费品那

样的朗诵会；再有就是诗人小圈子里那样一种自娱自乐式的，其实也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介入方式是非常多的，工人们自己做当然最好、最有意思。打工诗歌从一开始到现在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吧？

## 冷霜：

有了，前史是从1984年算起。

## 唐晓渡：

《北京文学》最早开“打工诗”栏目，是1990年代，我记得有一次《北京文学》评奖，入围的就是卢卫平等，结果都评上了。那时候觉得挺新鲜的，主要是在题材拓展的意义上来看待这类诗。

## 周瓚：

这是从一种简单化的文学丰富性的角度来考虑的。总之打工诗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包括今天开会的空间，叫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但是像孙恒、许多他们近年来力图把打工者的概念改成“新工人”，这里有种很自觉的意识，就是所谓政治意识、阶级意识。重提工人的概念并非要回到正统社会主义时期，新工人的提法已经提示了与传统工人的区别，他们可能想通过这样的命名建立身份与意识的关联性。打工诗歌也有这样一种演变。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比较自觉、主动地去获得一种身份的主体性、认同的主体性的阶段。

回到介入的话题。我觉得介入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还有一种知识分子代言的方式。但是晓宇不完全是这样一种方式。刚才晓宇提到的一些方式，让我想到自己参与过的一些诗歌的戏剧实践。这种实践挺难的，一不小心，到了剧场也会成为一个消费品，大家来看一下你怎么用你的身体去表现一个工人的样子。我曾经在舞台上模仿过郑小琼诗里的流水线工人的动作，但对此的解读可以是多方面的，你只是个代言人吗？或者你只是在扮演一个工人吗？都不完全是。不仅是把自己代入，还要看背后的思想态度、社会立场，我想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晓宇的工作有价值，他就像个中介一样，既把自己融入其中，又保持独立性，并帮助建立工人群体和社会的对话关系。因为在这之前工人不断地通过呼吁试图获得一种承认，就像泰勒或者霍耐特说的“承认的政治”，而这承认背后是要寻求一种真正平等、深入的交流。对于工人诗歌，我觉得从晓宇的工作开始，真正深入的交流才有了可能。

## 姜涛：

对，公共性也不是单方向的，并非只是某一方寻求另一方的理解。比如我今天来参加这个会，其实特别主动，现在的会议，很多是不想去的，找各种理由推掉，还有的是被动参加，而这个会不是。因为我觉得来听听大家的发言，特别是听听上午这些作者的发言，好像对自己来说是个机会，提供了一个理解自己、校正自己工作方式的机会，所以这个意义好像对自己更大一些。公共性不仅是朝向外部的，也是朝向我们自己的，各方的关系其实挺丰富，绝对不是一个慈善行为，也不是某种启蒙或服务。

这本诗集里呈现的工人诗歌的面相也非常复杂，大家刚刚说到一些喜欢的诗，我也喜欢一些诗，但这些诗好像跟这本诗集里主流的工人诗歌不太一样，比如我喜欢马行的诗，他的诗在这本集子里显得很特别，读诗的时候我还不太了解马行的状况，上午听了他的发言，才知道油田还有自己的文学传统。听完发言我就能理解马行的诗为什么这样写了。刚才讲到后社会主义时期的诗歌，而马行的诗还是能读出石油工人的自信，那种特别正面的、充沛的情感。

## 冷霜：

对，我觉得马行兄的诗还是和前三十年的工人诗歌有着精神上的联系，那种豪迈感虽然可能没那么明确说来自一个阶级主体，但是豪迈感还是有的，而诗集里大多数作品主要表达的是身份上、命运上的那种卑微、渺小、脆弱的感觉，区别很大。

## 姜涛：

一方面是过去的文学传统还在，另一方面其实也能看出差别来，所以我说工人是个复数，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必须做具体的界定，比如在沿海地区工厂里的工人跟油田工人肯定不一样。

## 马行：

我写的豪迈感和兄弟情很真实，石油工人就是这种心态，就是这种认识。当然小琼的说法也没错，她说她给人打工，一切都不是我的，我只是来给你干活；而对于传统产业工人来说那就是我的，我和企业是一体的。

## 唐晓渡：

石油工人以及其他大产业的工人那种真实的豪迈感，和工人作为领导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幻觉，两者是有内在关系的。石油又是个很特别的行业，感觉自己是老大哥中的老大哥。我去过很多次油田，石油工人就是这种感觉，他们是从不毛之地创造了一个油田社会，确实有种开天辟地的豪情，而且以此为魂建立了自己的精神传统和文学传统。但是在转型期心态也面临各种转变。比如说一旦石油行业衰落了，那石油工人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当年在造船厂，造船是重工业，虽然比较累但自我感觉还不错，现在造船、钢铁都衰落了，感觉肯定完全不一样了。我早上说于坚觉得跟工厂格格不入，我那时候作为知青进到工厂，完全没有格格不入的感觉，觉得上了一个台阶。

## 马行：

唐老师，2014年夏天我去了准格尔盆地，现在那里还是人迹罕至。当年就一支石油勘探队，也就几百个人，占领了准噶尔盆地，整个盆地只有这支队伍最有能力，啥都能干，畅通无阻，而其他人根本无法在那里生存。所以这帮石油工人的心态就不一样，他们自

认为是戈壁滩之王。

### 冷霜：

收入上还有很大保障，因为我就是新疆的，我知道他们的收入和新疆本地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大，有好几倍。

### 唐晓渡：

因为工人心态的不同，诗中的事物就会有不一样的人格化表现。比如说于坚的《在烟囱下》，他把烟囱比喻成男子汉。现在你还会这样看待烟囱吗？所以我觉得晓宇这部诗典编得好，其中不同的诗作对应了工业领域的多样性、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以及个体差异。

### 姜涛：

今天悲苦地书写伤痛感的诗歌比较多，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模式，反而读马行这样的诗有陌生化的感觉。

### 马行：

我见过这样一个工人，2012年我到塔克拉玛干去，过年时他因为值班走不了，就在沙漠里，把所有的鞭炮挂在身上，就那么炸，他要那种疼痛的感觉，他说这样很舒服。把衣服炸成碎片后，他就去洗脸吃饭了，并不悲苦。

### 杨炼：

1977年，三九天到大庆，我们穿那么厚的皮袄，那风吹进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而工人就一轧线棉袄，走在大冷天里一点事没有。回到刚才的话题，当我们说到那种原创的中国工人的经验时，确实要和全球化连在一起。比如今今天说煤矿工人已不只是原来国企的矿工，人们更多地会想到私营小煤矿的工人和山西黑煤窑的奴工，后者更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全球化世界的金字塔结构的底层处境。

## 唐晓渡：

但就算是那种特大型煤矿，那里面工人的感觉也跟从前不一样了。

## 杨炼：

我的意思是工人这个概念大约到1990年代中期已经跟我们原来理解的工人不一样了，而这种变化实际上又给中国这个词注入了一些新的重要的内涵。像郭金牛、许立志这样的诗人通过对这种工人经验的直接、具体的抒写，可能比其他身份的诗人更深刻、更清晰地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底层处境。我觉得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这些诗歌提出的问题，无论对中国文学或思想，抑或对世界文学或思想，都构成了一种启示。

## 姜涛：

这个话题咱们讨论得比较充分，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慧瑜说说吧。

## 张慧瑜（文化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今天上午听了几位工人诗人讲自己的创作和对诗歌的理解，很受感动，他们提前把发言写出来，用朴实的话讲他们与诗歌的故事。他们要用诗歌来记录、表现工人的生活，用诗歌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我的诗篇》所收录的工人诗歌，不再是他们、他者的故事，而是“我的”和“我们的”声音。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工人生活、工业经验，对于早已市场化或圈子化的文艺创作来说充满了生活气息和生命感，意义重大。我主要谈几点感触。

第一，老工人与新工人的相遇。

今天开会的地点是北京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呈现的是1980年代以来进城打工者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历史，有各个历史阶段与农民工有关国家政策、打工者使用过的物



品等，也就是说这是以新工人为主角的博物馆。在这个简陋的博物馆中，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也看不到80年代以来国营、国有企业的工人，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工人与那些历史上、现实中的老工人确实属于不同的群体，也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逻辑下的产物。参加诗会的工人诗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来自国有企业的工人，另一部分是来自民营工厂的打工者。最先发言的几位略微年长的诗人，如田力、老井、绳子、马行等大多是来自煤矿、炼钢厂、油田等国有企业，而随后发言的几位年轻的诗人，如郑小琼、池沫树、阿鲁等基本上是新工人。上午郑小琼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农民工、打工者与传统的工人不可同日而语，虽然都从事工业生产，但彼此的工厂经验完全不同。确实，农民工和老工人是不同的，国企工人起码是城里人，而农民工的身份则是农民，他们在社会待遇和生存境遇上很难共享一个“工人”的身份。听了郑小琼的发言，我感觉到在这个以打工者为主体的博物馆中，当带有国企身份的工人“意外”到场之后，他们成了这个博物馆里“真正的”主人，反而新工人更像是一群外来的冒充者。这既提示着“工人”在当下中国意味着某种特殊的历史和主体，又说明新工人还没有稳定的社会身份，就像他们在城市空间中过着居无定所的寄居生活。

这种老工人与新工人的尖锐对比说明新老工人之间的历史断裂和隔膜，因为在历史和社会空间中，老工人与新工人很难相遇，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和人生轨迹中，形同陌路。当谈论老工人和新工人时，他们被放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如老工人涉及到毛泽东时代“工人当家做主”、90年代的国企转型、工人下岗等问题，属于改革计划经济旧体制的问题；而新工人则是农民工进城、维护打工者的合法权益、能否返乡等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所带来的问题。这种历史的隔绝使得新老工人无法分享彼此的历史经验。正如新工人很难体认老工人从毛泽东时代的“共和国长子”到改革开放时代沦为社会底层的“冰火两重天”。同样的，生活在国有企业中的老工人也很难真正理解新工人的绝望感，他们的诗歌也不会处理富士康工人自杀的问题。这种新老工人之间的社会与文化断裂是

意味深长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次诗会的意义就在于以诗歌的名义，给老工人与新工人创造了相遇的契机，让他们可以相互倾听各自的历史与现实境遇。其实，老工人和新工人的命运是同命相连的，90年代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与几亿农民工进城是同时发生的，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体两面，一方面让“生老病死有依靠”的社会主义工厂瓦解（甩包袱），另一方面把农民转化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廉价劳动力（后发优势）。

## 第二，两种工业经验。

从《我的诗篇》中可以看出三种不同的工人身份，一是如舒婷、梁小斌、于坚等著名的朦胧诗人；二是生活在国有企业中的工人；三是进城打工者、新工人。这三种身份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业经验，一种是社会主义工厂中亮丽的、带有音乐感的工业体验，另一种则是“世界加工厂”里的工人所遭受的异化的、压抑的工业生活。

对于舒婷、梁小斌、于坚来说，工人是他们70年代中后期、上大学之前的人生阅历，七八十年代之交，他们用诗歌来追忆往日的工厂生活。此时，他们作为大学生、专业诗人与工人身份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这种知识分子（脑力劳动）与工人（体力劳动）的阶层分化也是80年代新启蒙时代的产物之一。在一般的文学史论述中，很少谈及这些著名诗人的工人身份，也正是借助“工人诗歌”的命名，让我们看到这些当年开风气之先的朦胧诗人与工人、工业的隐秘关系。

舒婷在《流水线》（1980年）中写道：“在时间的流水线里/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接/我们从工人的流水线撤下/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在我们头顶/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穹/在我们身旁/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流水线”不仅不是现代性经验中压抑、重复的异化劳动，反而是和时间的流逝、夜晚、星星、小树等有关的意向。随后，诗歌中呈现了“我”对这种流水线生活的感受：“星星一定疲倦了/几千年过去/它们的旅行从不更改”，因此，诗歌最后是“我

唯独不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这也是80年代之初用个人主义来批评集体化的“从不更改”的疲倦生活。不过，依然能够读出“时间的流水线”中流淌着的“美感”，这是一幅社会主义工厂的“工业田园”画卷。这种工业的音乐感被梁小斌直接叙述为一种《节奏感》（1979年），“是血管里进进了自由的音符/我们灵魂里萌发了一种节奏”。

在80年代的口语诗人于坚的《在烟囱下》（1983年）中，烟囱也不是城市的污染源，而是城市的注视者，“它和那些穿劳动布的人们站在一起”，于是，“工厂的孩子们/在烟囱下/长成了大人/当了锻工/当了天车工/烟囱冒烟了/大家去上工”。从这里可以读出工人、工人的后代们作为城市主人的主体感。而在《赞美劳动》（1989年）一诗中，于坚既批评了工业劳动的机械性，如“他的动作和表情没有任何与心情有关的暗示”，又呈现了劳动的力与美，如“他只是一组被劳动牵引的肌肉/这些随着工具的运动而起伏的线条/唯一的含义 就是劳动”。从这些特殊的工厂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赋予工业生活一种旋律感和线条美，这显然离不开社会主义工厂作为一种工人当家做主、工人成为城市主人的制度基础，因此，这些关于工厂的节奏感也成为特殊时代终结之前的绝唱。

80年代以来生活在国营、国有工厂的诗人，与舒婷等专业诗人不同，他们身兼工业劳动者和诗歌写作者的双重身份。他们的诗歌写作与国有工厂自身的工会以及同系统内部（如石油、煤炭等）体制化的文艺组织有关，相当多的诗人成为工厂系统或宣传部门的干部，这也是社会主义时代国有工厂延续下来的制度遗产。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工厂来说，文艺生活是工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工厂都有业余文艺小组，工会、团委等各级组织会“组织”各种群众文艺活动。文艺生活不仅是工人能够分享的文化权利，也鼓励工人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体。

这些国企工人的诗歌中也有一种对工业、工厂、城市的正面表现，比如老井的诗歌《地心的蛙鸣》（2012年）是一首非常美的诗。“煤层中 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放下镐 仔细听 却没有任何

动静/我捡起一块矸石 扔了过去/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却在乌黑的煤壁上弹了回来/并没有溅起一地的月光”。“蛙鸣”、“柳塘”和“月光”都是很美的田园风光，诗人进一步把这种地心深处的蛙鸣追认为是“亿万年前生灵”，使得冷冰冰的煤层也拥有了生命的气息。最后，诗人写道，“漆黑的地心 我一直在挖煤/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 深绿的鸣叫/几小时过后 我手中的硬镐/变成了柔软的柳条”。当“硬镐”变成“柔软的柳条”时，工业劳动的工人也就变成了从事田间劳动的农夫。与现代性叙述中把前现代的乡村想象为没有遭遇工业污染的、一尘不染的田园不同，国有企业的工人可以从漆黑的煤坑里听见“蛙鸣”，而一个黑煤窑中的工人是很难有这种田园梦幻想象的。还有像诗人杏黄天用长诗的形式对工业城市的赞美，如《工业城市》（1996年）、《在工业的森林里》（1999年）等作品中，工业生产与自然景色交相辉映，工人与机器彼此融合为一体。这无疑来自于社会主义文化对于工业的浪漫想象。

另外，这些国企工人的诗歌中也流露出一种集体意识和集体感，这与打工诗歌中强烈的个人化倾向是不同的。比如来自胜利油田的诗人马行的诗中基本上不写“个人”、“我”的故事，都是写工友、写别人的故事，从这些诗中依然可以读出石油工人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主体感和豪迈感。而“兄弟”这个身份也密集地出现在遭遇下岗之痛的诗人绳子笔下，在《兄弟》（2003年）这首诗中，绳子写道，“以契约的形式 我们不再分开/收拾拒绝的灰色系/轻轻抚触 兄弟/来路、去径一片苍茫”。这似乎是一首悼亡工友的诗歌。工友之间的兄弟情不是一种血缘关系，而是“以契约的形式”，这种形式比血还浓，所以“我们不再分开”。从《穿工装的兄弟》、《穿工装的兄弟：复述的时刻》、《穿工装的兄弟：工段 工段》等都可以读出这种工友之间的兄弟情深，这也是集体劳动所建立的友谊。

这部诗集的后半部分主要是打工诗人的作品，从这些诗歌中读到的更多是工业之痛和个体的绝望感。尽管新工人也生活在工业大生产的工厂中，但他们没有工业田园，也没有集体、兄弟的感受，

他们拥有的是用柔弱之躯来对抗压抑工厂和冷冰冰的、残害身体的机器。

在著名打工女诗人郑小琼的《流水线》中，工业生产丧失了节奏感，工人在流水线上变成了“流动的人”，他们像犯人一样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工位号码。工人们是高度流动的、原子化的个人，工业生产随时污染、伤害着他们的身体。就像许立志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2013年），“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

这首诗写出了“我”对于“铁”、“工业的废水”、“水锈”等所代表的工业生活的厌倦。“一枚铁做的月亮”本来很美，也许只有工人才能想象出这样的意向。可是，这些“工厂的废水”让“我”难以下咽、如鲠在喉，“我”不愿意再咽、再忍气吞声，“我”要把“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这种21世纪“世界工厂”里的中国工人所遭受的生存境遇成为祖国的耻辱。2014年9月底富士康工人许立志跳楼，十个小时之后，他的新浪微博定时更新，时间是10月1日凌晨0点0分，内容只有四个字“新的一天”，这一天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的日子，他用这种新媒体的方式表达了对此生的绝望和对来世的祝福。

这种重复的流水线生活让打工诗人无法对工业生产、工人身份产生任何正面的评价，反而认为打工的经历是一种耻辱。在打工诗人唐以洪的《把那件工衣藏起来》（2010年）中，“那件工衣，灰色的/我要把它藏起来/灰色里的泪痕，和汗水/那些胶水味，机油味，酸楚味/线缝里的乡愁/也把它们藏起来”。打工者宁愿把工厂里穿过的工衣藏起来，因为工衣上布满了磨难和伤害，而“我”就像一个“发不出声的蝉子”、“一个哑巴的我”，这种“噤若寒蝉”使得新工人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反而要把曾经包裹自己、沾满“酸楚味的”工衣藏起来。

总之，工厂不再是国企工人笔下单调、慵懒的时间，而变成一种“快，再快”的压迫。这些对于工业生活的批判本身是因为打工者在工厂中找不到“主体”、“主人”的感觉，他们确实不是工厂的主人，他们无法像国有企业工人那样在所有制的意义上占有生产资料，就像唐以洪在《搅拌机》中写道，“它无法拥有自己，它属于工地，工厂，流水线”，工人也像搅拌机一样，他们“无法拥有自己”。

### 第三，现代性经验与工业想象。

近代以来，现代社会建立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工业是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地基，工业也成为区分前现代与现代的标识。工业、工厂、机器应该成为现代性经验的内核，但是现代性对于工业的表述却非常暧昧。

首先，现代性关于工业的呈现非常匮乏，这体现在工厂空间基本上成为现代文明中不可见的空间。比如广场、咖啡馆、家庭等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公共空间（比如卡夫卡对现代社会异化的代表作《变形记》发生在家庭），而作为工业生产、工业文明的工厂空间却变成无法再现的黑洞。即使出现工厂，也经常作为废墟，成为人类末日的象征。其次，工业生产是一种负面的、反现代性的经验，反工业成为反思现代文明的主流论述。就像浪漫主义者最早发起了对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和机械时代的批判，甚至不惜用前现代的乡愁来批判现代社会的异化。第三，后工业时代的文化更是一种去工业化和反工业化的文化。如好莱坞科幻片《星际穿越》（2014年）的开头是工业化带来粮食危机，地球不再适宜人类生存，而结尾处则是未来的人类生活在一个鸟语花香的后工业社会。

与这种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关于工业的匮乏、负面和批判论述相参照，恰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大量对于工业和现代性的正面描述和赞美，出现了一种“工业田园”、“现代化田园”的意向。工业不是污染源，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识，比如有很多歌颂工业城市、工厂生产的作品，赋予工业化、现代化一种先进的、乐观的想象。这种对工业的正面表述，既与马

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有关，又与作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渴望进行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有关，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述得以出现的前提是把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放置在历史的主体位置上。与这种社会主义工业文化相匹配的是一种以生产为中心的文化，强调集体性、组织性、节约伦理等。当然，经典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确实缺少环保和生态的维度，从环保、自然等角度来反思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反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

另外，工人诗歌中所呈现的工人与机器、工人与劳动的主题，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并没有过时。工人的议题不只是关于工人的，而是关于作为普遍意义的现代人、现代文明的问题。而在后冷战时代，经常会讨论如何为工人代言以及作为底层的工人能否发声的问题。其实，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阶级论述中，工人不只是“工”人，而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人”和“人类”。工人不仅不是被代言的对象，反而是整个人类的代言者。工人阶级的普遍性在于工人的解放是人类社会解放的前提。这建立在对工业社会、工人成为最先进的生产者以及劳动作为价值来源等一系列理论论述上，在这种理论支撑下，工人成为历史的主体和人类的主体。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工人的普遍性，而不只是在差异政治、身份政治中理解工人的问题。像工人和机器的关系问题，绝不只是工人的问题，我们都有电脑、手机，这也是人和机器的关系；工人和劳动的关系更不用说了，我们无论写评论、写诗，也都是一种劳动，当然不能说和工人做工是一样的，但它确实也是劳动。因此不管是正统社会主义时代或国有工厂老工人对工业、工厂经验的正面描写，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产业链最低端的新工人对工厂异化劳动的批判，都是对当下中国和后工业世界来说格外重要的现代性经验，也是重新理解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关键。

## 唐晓渡：

说到对工业的赞美，还要数美国的桑德堡。还有正统社会主义时代之前郭沫若对现代化远景、对黑烟囱的赞美，到现在我都觉得没有超过他的。

## 姜涛：

郭沫若等人是把它们当成风景来看的，有种对能量的崇拜，而不是内在地对工业本身有多少把握。20世纪的欧美文学艺术也有大量对机械工业的赞美，但性质不太一样。

## 张慧瑜：

这种赞美在我们这个后工业社会就很难见到了，因为工业完全被负面化了，我们看到的烟囱代表着雾霾，代表着污染，代表着肮脏，就此而言我觉得工人写出工厂和工业的经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和我们同时代的经验，它并不是19世纪的工业经验，而是21世纪的工业经验，也就是说在21世纪我们的生活依然还是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之上，这一点很重要。

## 姜涛：

慧瑜讲得非常细，在大的背景下论述问题。老工人、新工人的问题谈起来很有意思，比如说80年代于坚、梁小斌他们笔下的工人形象在那个时代也不是老工人，恰恰是当时的新工人形象，我们在他们的诗里读到的工人都是一些特别开放活跃的、有文化意识也有文学趣味的人，恰恰是80年代新启蒙思潮之中的新工人形象。这让我联想到我小时候看的电影，当时电影里面最主要的角色是青工形象，那个青工形象大都多才多艺，构成那时代最活跃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后来也都改变了，不再做工人，而是通过考研究生或其他方式改变了身份。也就是晓渡兄这代人，这一代工人特别有意味，他们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 张慧瑜：

当时的青年工人确实是整个社会的精英或主体。

## 姜涛：

他们不是传统的工人形象，不是社会主义时代工人的经典形象，而是有新的意识的80年代新工人。

## 唐晓渡：

所以我想说在讨论工人诗歌的时候，也不能太强调身份，身份是相对的。当然工人有他的特殊经验，跟一个农民的经验肯定是不一样的，更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其实工人内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工种之间，经验的差异性也很大。而诗歌主要还是侧重于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开掘，以及在身份境遇里的自我意识。工人经验为诗歌提供了资源和文学个性的可能，但最后还是归之于诗歌艺术性的完成上。譬如晓宇给许立志写的序言，也是在这一点上肯定许立志。诗人当然靠作品说话，靠作品对你的经验——不是说传达，而是一种反身包容的关系，你在作品中面对你的处境和命运。

以前我们可能把工人都神圣化了，一个高大上的形象，而现在又简单地把它等同于底层。其实没这么简单，从一个个工人个体的角度来考察，情况看得就比较清楚一些。当然晓宇说的阶级意识变迁的问题我也赞同。作为一个阶级，以前我们最熟悉的歌曲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可现在还有多少工人能说出这种话来？它又变成了什么东西？我觉得这里能提出很多问题。

从这本诗集中工人诗人经验表达的方式来说，从前现代的到后现代的全都有，跨度非常大。我相信当代世界恐怕还没有“工人诗选”这一说，更不会有“工人诗典”这样的说法，就此而言晓宇的编选真是个很独特的贡献。我听说2013年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颁布之后，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的读者跟贴回复说，中国工人在写诗，请问美国有工人写诗吗？美国工人在干什么？这

种说法挺有意思的。当然了，比如布罗茨基原来是个二流子，但你不能说全世界也没有像俄罗斯的二流子那样去写诗的。不过也说明这本诗集确实催生了一些新问题。

### 张慧瑜：

为什么工人和诗歌这种方式更密切，更容易采用诗歌这种媒介进行表达？相对于小说、戏剧、电影来说。

### 唐晓渡：

也没有特别密切，很多农民现在也写诗。写新诗跟普遍受教育程度，跟接受现代文明的程度，信息交换交流的程度相关，特别是有了网络以后，催生出很多民间诗人。余秀华生活在农村，但她的诗跟农民有什么关系？你能说她是农民诗人吗？

### 周瓚：

上午还有一个叫杏黄天的诗人发言，印象挺深的，似乎回应了刚才慧瑜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工人更倾向于选择诗歌来表达自己的。这跟中国工人的生存状态有关，那种非常快速、机械、繁重的劳动对人的体力消耗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想写小说也没有体力和时间。但他们又有许多想要抒发的东西。可以想像他们经历了很多，经验应该是很复杂的，从离乡外出打工，遭遇到各种各样的生存历险，照理说如果能用小说来表现的话，一定是一部精彩的包罗万象的现实主义作品。

### 姜涛：

也有，但很少，毕竟工作量太大了。最开始很多网络小说都是广东那边的打工者写的。诗歌在工人阶层里到底是个什么状况，是不是最主要的一个表达渠道，可能还要再做些社会学方面的考察。

## 冷霜：

诗选里有一些有打工经历的诗人，后来脱离了生产一线，慢慢成为企业内刊的编辑。广东这边有很多企业有内刊，是企业文化的主要载体，本企业的一个工人，写东西有点影响力了，就把他吸收为编辑，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向上的通道，这其实鼓励了很多的写作者。

## 姜涛：

我们读这些诗好像能读出来，其内部已经形成小小的传统，不要小瞧小琼的诗歌，影响挺大的，我觉得后来许多人的写作方式无形中受到了小琼的影响，比如“铁”的意象后来很多人都在书写，还有机器跟身体的关系，俨然成为工人诗歌的某些类型了。这跟它内部推动的创作与影响都有关系，可能会倡导出来一批作者。包括一些打工诗歌的刊物，也是一方水土。丛治辰说两句吧。

## 丛治辰（文学评论家，中央党校讲师）：

读这部诗选的时候，我有两个感受。第一，我觉得写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在大学后期就不敢写诗了，我总想把诗写成某一个样子，可我发现自己写不成姜涛老师和杨炼老师那样，就不敢写了。但看到工人诗歌，我反而觉得我之前对诗歌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或者说很狭隘，我发现这里面的诗我都读得懂，读懂不代表它浅白，而是说它有一种独特的很直接的诗意，这个诗意是一种在北大的诗歌传统里没有看到的東西。我之前写诗似乎总擅长从我个人的一点点小经验入手，因为经验太少了，所以就要从小经验不断地挖掘下去，去辨析然后去深挖，但是我在这本诗集里看到的诗，经验非常多、非常丰满，完全靠这些经验就可以生发出诗意。第二，这本诗集让我觉得它构成了一部史诗，就是说一首一首的短诗，集合在一起构成了史诗，能够让我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工人与车间、工厂乃至整个工业体系在这个国家当中位置的沧桑变化。这

种变化会落实到个人的身份认同和他的感受上去，这是我从头到尾读这本诗集时产生的一种特别清晰的感受。这一点涉及到我的第二个话题。

我读这本诗集的时候也想到了上午唐晓渡老师提到的几个名字，譬如李学鳌，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大致翻了一下1949年之后大概十年间北京的刊物，像李学鳌实际上是从《北京文艺》出来的。他最初就是一个国企的工人，那个时候的国企机制很有意思，作为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八小时之外我要继续组织你的个人生活，于是就有无线电小组、诗歌小组、小说小组等，李学鳌就是这样出来的。在当时的很多刊物上发一首诗，都会有写比如说北京自来水厂某某某，有时候干脆就是北京自来水厂诗歌写作小组，它就是一首诗，却是一个小组写的。因此我觉得如果想要构成一部完整的史诗，真应该加上李学鳌这部分诗人，这样我们才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1949年以后的工业体系、工厂车间和工人自身这样三个层次的嬗变。这里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刚刚谈到的老工人和新工人的问题，上午唐晓渡老师也谈到了，像李学鳌那种诗，我们现在看起来非常意识形态化，难道里面就没有真诚的东西吗？我在读的时候，恰恰觉得李学鳌写的诗是非常非常真诚的，他是真正的感动、自豪。我后来去包钢，接触到一些老工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到现在还是抱有一种极大的自豪感，甚至有的下岗工人也有这种自豪感。我们在诗集里看到的那种惨败，我想可能来自一些小型国企的经验，对于包钢这样的巨型国企来说，工人阶级的自豪感一以贯之，到现在为止，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工人依然怀抱着这样一种态度。他们现在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态度也与他们之前的工人经验密切相关。

而老工人和新工人在我看来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因为工厂和工业体系在这个国家当中的意义不一样了。在李学鳌那个时代工业体系是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体系，工人阶级就是主人公，而这个国家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社会秩序，我觉得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体系建立起来的，就是集体主义的、大工业协作的这样一个体系。我有时跟一些团委的人聊，我就说，像团委这样的官僚体系

现在显得如此奇怪、畸形、难以为继，原因就在于当初维系团委或者青联组织的那个大的社会背景不存在了。比如说李学鳌从一个普通工人到一个工人诗人的变化当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当年的工会、团委、青联这样一些组织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团委那时可不是一条进入官场的捷径，不像现在，很多大学生年纪轻轻就跟着团委混，混上一个部长、一个副书记，然后就往上提拔，现在这种人很多。我在中央党校教书，平时接触到的官员很多，我能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团委出身的官员和从基层干上来的官员之间显著的不同。第一，团委的人很年轻，说明他们在这个系统融入得很畅通；第二，基本上团委的人都比那些基层上来的更加呆板，或者说更加不了解现实，喜欢夸夸其谈。现在团委之所以变成这样了，是因为原来支撑它的功能没有了。在李学鳌那个年代，团委确实是有功能的，这个功能就是安排年轻人八小时以外的个人生活，让个人日常生活也纳入到国家的集体主义的程序里去，而且所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能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热情，这当然可能跟革命刚刚结束的那种感情有关，而且其实仍然是在一个革命时代。但现在的农民工，他打工的那个工厂属性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也不再生活在集体主义的秩序里，而是在一个阶级对立的二元结构里。就像刚才大家谈到的，虽然现在也有一些工厂在那里搞企业文化，似乎看上去还蛮像当年团委、青联干的事，但是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某省某市的作协到北京开了一个会，把我们这些博士生、硕士生都叫去，那就是一个关于打工文学的会，据说花了很多钱。我当时有点想不通。我的一个很刻薄的同学跟我说，这就是精神鸦片，让那些在车间机器前的工人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往上走，这就是所谓上升通道。然而上升通道是何等微渺。它跟毛泽东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是一套机制，是整个大的秩序，而现在却是个很小的可能性。给你一个写诗的可能性，给你一个从工人变成编辑的可能性，但99.9%的人是被绑在机器上面的。所以说如果再加上李学鳌那部分诗人就非常完整了。从李学鳌到舒婷就是从信仰外部理念转变为观察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

## 冷霜：

其实就是两种话语转化时出现的一种游移。梁小斌特别明显。

## 唐晓渡：

梁小斌是在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大语境下。大家开始读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知道“异化理论”。而舒婷跟蔡其矫学写诗的时候，她哪知道异化？一个新的理论视点引进之后，它会让你反观并重新理解你的经验。它们的真实内涵被你的意识形态幻觉遮蔽掉了，你以前不会那样去想，你可能有过怀疑，也有过不适的感觉，比如说，那种集体主义氛围有时会让你产生不适的感觉，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念头一闪而过，就被另外一套更强有力的逻辑和说辞把它给解释了。丛治辰刚才说得很好，说那是一套机制，一个大的秩序，现在的企业文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企业文化主要是塑造企业品牌形象的，实际它是资本的一部分，是软资本。而李学鳌那个时候确实不一样，他本身是工人，再加上机制的作用，当然主体感十足。最近作家出版社在出徐迟的五卷本全集，实际上到晚年徐迟觉得他这辈子白活了，全错了。有意思的是，我看到说黄声笑的全部作品都经过徐迟修改，还有像《林海雪原》，那是曲波的初稿，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聊，他告诉我初稿很差，是硬改出来的，就是组织一帮人给他改。而《我的诗篇》里的诗都是真正的个人独立创作。不过黄声笑也好，李学鳌也好，你真的不能随便怀疑他们的真诚，他们生活在那样一种大氛围当中，所以后来他们很苦恼原因也在于此。

## 丛治辰：

我觉得有两个变化。在李学鳌那代人的视野里，文学和工业生产是一体的，而不像梁小斌和舒婷那样已经从工人身份中脱离出来，变成了知识分子，是两张皮。在李学鳌的年代里不存在这样两张皮，文学并不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一种东西，在当时来说，你是

工人的同时也可以是个文学家，这是马克思说的精神解放，在李学鳌的诗里确实能看到这样一种结合和解放。但是到了这本诗集的最后部分，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结合，就是文学已经跟生产空间剥离开了，跟人结合在一起了。这个人跟诗歌一起，对生产空间构成一种对抗关系，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从头到尾空间的变化，是跟我刚才说的变化连在一起的。在舒婷他们的诗里有两个空间，除了车间还有一个巨大的空间。而到了诗集中间部分，往往只是一个空间，那就是车间——其实在李学鳌那里也是这样，李学鳌在车间里就完全歌颂车间、歌颂机器，这种歌颂非常自然，不需要跟车间外的巨大空间相联系。但是到了诗集的后面部分，就变成了车间不但是跟外面的巨大空间结合在一起，而且往往跟一个特别具体的空间结合在一起，比如故乡。

### 唐晓渡：

最严重的是许立志，另一个空间是墓地，他直接把车间当成青春的墓地。他的这种异己感和李学鳌那个时代主人公的意识是完全相反的。

### 丛治辰：

对，老工人、新工人的区别就在这里。如果在李学鳌那里工人是主人公的话，现在的工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主人而是奴隶，甚至不是工人。当我们谈论打工诗人的时候，他们本质上就是农民。农民是什么？农民就是1949年之后，我们为了工业化而牺牲掉的那部分人，我们牺牲完父亲——那时候我们管他们叫做农民，之后我们继续牺牲他们的儿子，我们现在管他们叫做农民工。或者我们现在也可以管他们叫工人了，但这个工人跟当年那个工人，和农民并举的工人完全不一样。

不过讲到这儿我想再掰回来，难道说从李学鳌到许立志就没有一个连续性？我们只看到断裂性，就没有连续性吗？我觉得是有的。比如说为什么工人现在能写诗了？包括刚才讨论的工人为什么

选择诗歌作为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曾几何时对我来说诗歌是个极为先锋的不敢去碰的那样一个体裁。那如果退回到1949年以前，你能想象工人中已经涌现出这么多可以用非常现代的方式去写诗的人吗？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种惊人的变化跟当年团委组织工人八小时以外的生活有极大的关系。团委为什么要组织你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就是为了促进你，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让你有各种自由发展的爱好，让你趋向更高层次的文化。

## 姜涛：

还有教育、规训的功能在里面。

## 丛治辰：

对，规训与教育，你很难将二者掰开。包括诗歌里一些特别具体的意象，如姜涛老师例举的铁意象，不是80年代之后才有的，在李学鳌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我觉得这种小传统都是有延续性的。

我还想唱一个反调，刚才有几位老师谈工人诗歌时提到把“工”字去掉的问题，我想问题没这么简单。比如80年代之后我们不断讨论纯粹的人或人性，希望把人和人性从各种身份当中剥离出来，但我在想这种剥离是不是也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且当不断地逼近被强调的这一点时，是不是我们反而变得狭隘了？比如说，其实我觉得西方的小说就没那么好看，前两天微信朋友圈转一篇文章，就是顾彬在说什么中国小说很难看，变成传奇了、特别通俗等，然后说他就喜欢看那种写了十万字就写了一天，这一天这人还坐在桌旁不动弹的小说。西方很多小说就是这样的，你说它挖掘人性吗？它是挖掘人性。但在我看来顾彬对中国小说的这种偏见，恰恰在于在西方已经没有中国这么丰富的经验了。而工人诗歌今天之所以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在于它书写了人性，但更重要的是他从自己的身份里写了人、写了人性。如果一个工人脱离他自己的生存环境，单纯地从知识、从文本去写跟大学生一样的诗，这样



有意义吗？而大学生作为没怎么见过工厂的人非要去模仿许立志写一个车间，又有意义吗？都没有意义，所以说身份还是很重要的。工人的“工”字很重要，还是要从自己的身份去挖掘那种丰富的、驳杂的、有血有肉的经验，最后击中晓渡老师一直在强调的灵魂，这个灵魂才是立得住的灵魂，才是有意义的灵魂，这是我的观点。

## 冷霜：

我记得2007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深圳乐施会组织的打工诗人的文学营，来北京进行交流。方式是和北京的一些打工作者座谈，然后再找个别诗人来给他们上点课。这次我觉得请吴季来就好了，当时他是带队老师，他也是《工人诗歌》的主编。他是广东的一个诗人，论战性非常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非常反感打工诗人这样一个称呼，他认为带有歧视性，而且有意消抹了当代存在的阶级现实等问题。那次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对于不管叫打工诗歌还是叫工人诗歌，你怎么评价它？评价它的机制到底是按照我们说的某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美学标准，还是说另设一套标准？就像今天绳子说的，我得找到工人自己的语言，找到之后，这个东西才真正有价值；而不是说我要找到某种所谓超越性，我不仅仅是工人诗人，我就是诗人。在吴季看来这样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你脱离了工人的身份，脱离了工人生活，脱离了工厂里实实在在的经验以及对这个经验的打造，你的这个超越性、普遍性的标准是没有意义的。当时争论得特别激烈，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打工的诗人希望写出他们认为的真正的好诗，他们觉得自己还处于比较粗糙的艺术阶段，所以心悦诚服地希望北京这些比较成熟的诗人对他们进行艺术上的指导。我觉得这个问题跟丛治辰刚才说的最后一点是相关的，就是说这样的诗歌是要找到它的某种实在性之后才能确立起来，还是说要置于当代诗歌的整体中去获得一个评价，这好像是争论的关键。

## 姜涛：

对，比较微妙的一个问题。我的一个想法是，工人诗歌、打工

诗歌应该有自己的——不能说美学标准吧——一套语言。这个语言不光是美学方面的，它应当包含社会感受力、认知力的扩展；这样的一个语言的形成，它不只对于工人诗歌有效，对于改变整个当代诗歌的结构——那个所谓已经经典化的标准——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普遍的诗的背景下来谈，它不是只对某个类型的诗歌有效，它其实可以撼动我们对于好诗的认识。好诗是什么？它并不具有自明性，并不是说大学学院里那是好诗同时也是好诗的标准，那样的标准恰恰在今天也形成某种困局，所以这样的诗歌对这种困境也构成参照意义。

## 唐晓渡：

这里面还有一点，我觉得所谓工人诗歌它给当代诗歌引进了很多活力，我们不纠缠于身份，但经验本身的那种活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也不是说在书斋里待着就没有诗意，不是这个意思，这也是胡风和毛泽东的争论之处。但是工厂确实就是各种境遇的集中之地、文明冲突纠结之地、最艰辛的生存经验的集散之地，而现在的工人也不是以前那种忆苦思甜的老工人，大字不识一个，只有一些很朴素的感觉。现在教育是如此普遍，文化如此开放，特别是有了网络以后，大家接触各种信息是如此方便，经验的价值反而被大大凸显了。我记得1990年代西川有一次去我家，我们也是谈经验的问题。因为当时有些人说西川借着海子趁机出名什么的，西川就说我难道需要借助海子来怎样吗？他说我知道我缺少的只不过是经验而已。他的意思是说我别的什么也不缺，才华、阅读、技艺等都不缺少，缺少的只是经验。我当时笑了，我说也不是别人的经验才是经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而且很多人生经验是会自动获得的，随着人生的展开你就会获得，用不着把它看成一种特别的缺憾。但是不管怎么说经验总是很重要的。

还有所谓底层，我记得那时候讨论廖亦武的《底层访谈录》，我说一定不要把底层理解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底层。难道我们不是底层吗？你还认为自己是高层吗？既

然都在底层，就有很多同感。这就是为什么像这本诗集里的作品我读起来有种特别亲切的工友之感，就是那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我说这些诗人是以一技之长谋生，然后为心灵工作的朋友。

至于其他那些经验，比如说工业文明的经验往往是会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我当工人时的那种经验，和我现在回顾我那段时期的经验，看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毛泽东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还说，天安门一带将来应该烟囱林立，他认为这就是所谓进步。小时候我们看到的宣传画一边是烟囱，一边是纺织车间，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图腾。但现在还有谁会这样来看待工业？不过有一条，工业本身作为一种文明的产物，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它对我们心灵的这种作用确实是意味深长的，而且也不是固定的。我早上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50年代那种意识形态幻觉，难道仅仅就是一种幻觉吗？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

这部诗集里的作品实际上写的还是人和世界的关系，包括人际关系。那时候工人和工人之间讲究阶级感情，现在工人却被充分原子化了，我相信对于许立志来说，就是这种不可回避的极端原子化的经验，让他深受戕害。历史场景不断变化，带来经验的不可交流性，因此反过来更需要交流。

**李云雷**（文学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学理论与批评》副主编）：

许立志的自杀，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诗歌尤其是底层诗歌的关注，诗歌界也在讨论底层经验如何生成美学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对当代诗歌的评价标准进行反思。梳理新时期以来诗歌史的源头，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崛起”奠定了此后诗歌发展的主要倾向，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文章在诗歌与文学界影响深远。但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所提倡的“新的美学原则”，是一种精英化、西方化、现代主义式的美学标准，可以说这一标准作为诗歌评价的基调一直延续至今，是当代诗歌的一种审美规范或审美

无意识。当然“新的美学原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新时期初期中国人恢复知觉、打开视野以及诗歌形式的探索都有很大影响，但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以这样一种精英化、西方化、现代主义式的美学标准，很难将当代中国人丰富复杂的经验与情感容纳进去，尤其对于底层的创作者来说，要将他们的经验“生成”符合这一审美规范的诗歌，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底层诗人在以他们的创作实践逐渐突破这一审美规范，也在以他们的探索与创新逐渐突破当前的诗歌格局。在这一新的崛起面前，我们有必要反思三十多年来“精英化、西方化、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在新的经验与新的美学元素的基础上，探索更加适合当代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诗歌评价标准，也探索一条更加民族化与大众化的中国诗歌发展道路。诗歌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与艺术的结晶，不应该陷入神秘主义与技术主义，也不应该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相互标榜的游戏，而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应该在与大众的交流中凝聚时代的精神乃至集体无意识，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式与审美标准。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思考中国诗歌的“民族化”与“大众化”，便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重新思考民族化与大众化，并不意味着是要回到十七年与延安时代，那个时代民族化与大众化的探索有得有失，需要我们做出认真的分析与研究，但就其总体而言，那个时代对民族形式、大众语言的重视，以及对民歌形式的采用，可以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重新思考民族化与大众化，也并不意味着对新时期以来“精英化、西方化、现代主义”倾向的否定，学习与借鉴西方的诗歌传统，探索人类精致微妙的内心世界，可以说也是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我们期待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能够不仅仅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传统中思考问题，而可以将中国新诗的其他阶段与其他传统，纳入到我们的思考空间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有必要突破“新的美学原则”的审美规范，在新的现实与新的诗歌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诗歌的未来。在这方面，新工人诗歌的“崛起”，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经验、新的情感、

新的美学元素，我们不能以一种固定的“诗歌”标准居高临下地对之做出评判，而应该直面这些新的经验与美学，以之反思并拓展当代诗歌的评价体系，只有这样，当代诗歌及其评价标准，才能更富有活力与包容性，才能与当代中国的现实及其美学经验保持一种有机、互动的密切联系。

中国新诗自发生以来，一直生存在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两大传统的巨大阴影之下，并没有形成自足的或稳定的美学传统。在当代中国，什么是好诗？仍然是一个并不确定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新诗，也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规范来评价，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有其独特性，也有与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的共通性，我们需要辩证地分析与把握。中国新诗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在传统中国及其文化崩溃过程中产生的，伴随、参与着现代中国及其文化的诞生，并在其中有着先锋性的作用；而其共通性则在于，它同样是人类经验情感的美学呈现与结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诗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其发展过程充满了种种“断裂”，以及内部不同派别的激烈争论，其美学标准与评价体系也在剧烈的变化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不过在我看来，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规范是明确的、稳定的，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好诗，都有一整套内在的标准。而中国新诗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在于它与当代中国及其变化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在于它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美学”，这不是一种圆熟的美，也不是一种标准的美，而是一种全新的美，一种当代中国的美。而要创造这样的新的美学，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当代人丰富复杂的生命体验生成为新的诗歌，以及这样的诗歌如何在与大众的互动中凝聚起时代精神。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工人诗歌的崛起，其意义不仅仅是将底层经验带入到当代诗歌，而且也在创造着一种新的中国诗歌。

秦晓宇根据录音整理

## 致 谢

“我的诗篇”综合计划包括了图书出版、纪录电影、微纪录片、诗歌朗诵、研讨会、诗歌奖以及各种互联网化的活动，是一项长期的旨在推动诗歌文化建设的一揽子计划，由吴晓波、秦晓宇、吴飞跃策划，大象微纪录、蓝狮子文创与银天下集团共同发起。

从2014年3月启动至今，已先后完成富士康堕楼工人诗人许立志诗集《新的一天》众筹出版、“历史与现状：中国工人诗歌创作研讨会”、“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北京皮村）、“我的诗篇·草根诗会”（天津大剧院）、“一五一诗”读工人诗行动、全球首部聚焦工人诗歌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在计划实施过程中，特别是为电影进行众筹时，得到许多朋友和机构的支持，所有的支持与帮众我们都将铭记在心，并化作前行的动力！

### 战略支持：

爱奇艺、华董会、天津大剧院、而立视界、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音悦台、凤凰网、优酷、京东众筹、微吼直播、中国诗歌网、尚世影业、第一财经周刊、始计九变集团、北京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北京新工人艺术团

### 公益支持：

壹基金

### 参与读工人诗行动的各界人士：

许知远、袁岳、窦文涛、何力、唐晓渡、吴小莉、崔永元、杨

炼、陈鲁豫

**特别鸣谢（电影众筹）：**

白雪、蔡建华、曾国伟、查彤彤、陈阳、陈振华、丁继慧、华少特、霍香草、贾玉龙、孔金荣、林雪青、刘东、铁骨、万大明、吴刚、张雪川、赵峰

**鸣谢（电影众筹）：**

敖宇钢、白丽竹、白文硕、白宇辰、边茉茉、卞飞、卞全、蔡金钮、蔡丽娟、蔡丽萍、蔡丽旋、蔡泉、曹慧欣、曹磊、曹满俊、曹培坤、曾繁森、曾美美、昌千文、常蕾、常烁、车玉宝、陈波、陈博能、陈朝、陈琛（北京通州区）、陈琛（北京朝阳区）、陈德利、陈富林、陈功海、陈海鹏、陈健、陈洁霞、陈静、陈俊鹏、陈黎晖、陈莉、陈璐、陈乃胜、陈鹏、陈蓉、陈森林、陈生强、陈伟玲、陈文经、陈祥、陈霄、陈轶、陈颖、陈玉阶、陈泽彬、陈祝云、陈卓标、成芬梅、程柏儒、程昊天、崔雁鹏、戴莉茗、戴维、戴旭闽、邓和、邓菁菁、邓小玲、丁华锋、丁兰萍、丁清平、丁奕、董思晓、董肖飞、董严、杜春明、段敏涛、樊宇、樊智勇、范咏晔、范珍珍、方成苗、方晴娟、方曦、封喜红、封志勤、冯金明、冯启娜、冯英政、冯宇喆、冯煜晋、付思聪、付涛、傅晓庆、高大伟、高强、高群、高四维、高文磊、高兴、高一飞、高子卿、戈丽华、葛靖、葛九明、龚文鑫、巩小强、勾波、谷行榧、顾倩倩、关明太、鬼寿、郭国球、郭家明、郭宁、郭强、郭旺、郭为奕、郭学俊、郭永利、郭正、韩强、韩杨斌、韩勇、韩志豪、郝强、何冰、何丹、何国铭、何海威、何佳胤、何建清、何沐阳、何雪峰、何志坚、贺贝、贺丽霞、洪阿万、洪志勇、侯历坤、胡健飞、胡瑞超、胡世伟、胡智权、虎泽华、户航、花德新、黄朝华、黄陈福、黄诚、黄海峰、黄海林、黄建锋、黄鹏宇、黄文璇、黄鑫、黄信望、黄亦平、黄展鹏、黄展迅、黄子俊、惠希

伟、季骊唯、贾少军、贾晓凡、江岩、姜建达、姜抒延、蒋昶、金铖铖、金昊、金丽娜、金扬帆、康玉龙、柯南、孔德辉、赖建平、赖奕坚、乐宁、雷丰田、雷凯、雷雄伟、李昌、李晨蕾、李从容、李顶立、李更、李海波、李红梅、李敬泽、李靖魏、李锬、李岚、李玲、李明磊、李楠（浙江）、李楠（广东）、李鹏、李平、李祺、李少普、李生、李嵩、李田、李维宾、李文勇、李小春、李晓锋、李晓林、李晓尉、李昕宇、李修斌、李扬、李莹、李友奔、李雨聪、李煜、李媛、李泽江、李樟波、李子叶、栗晨伟、梁冲奇、梁栋、梁建鹤、梁维、梁重开、梁祖民、梁姿群、廖晨、廖思好、廖志晋、林兵、林欧阳、林晓理、林学东、林彦廷、林喆、刘忱、刘狄庆、刘东洋、刘方华、刘刚、刘戈、刘和富、刘冀江、刘建平、刘杰、刘谨、刘经威、刘旻阳、刘宁、刘少青、刘烁、刘思佳、刘涛、刘天保、刘卫东、刘伟国、刘小马、刘晓春、刘晓玲、刘晓庆、刘阳、刘志国、柳明仓、龙翔、卢璟、卢均、陆懿、陆姿群、路迎霞、罗家彤、罗翔天、罗泽南、吕夫勳、吕少峰、马红杰、马骥军、马晓伟、马云飞、马浙湖、马中周、毛鹤群、毛著波、梅寅伟、蒙绍弘、苗展、明洲、莫凡、娜娜、倪建琦、聂正孟、牛承佑、牛萌、欧阳辰、欧阳杰豪、潘慧、潘骏涛、潘琦、潘庆华、潘星星、潘毅、庞大敬、庞海燕、庞玉瑶、裴欢、彭苗、彭隐枫、齐崇磊、齐辉、齐新文、钱咏梅、乔晨、乔聚耀、乔延梅、秦鹏、秦士灵、邱凯、邱敏、裘晓景、任冠华、任颢、任华亮、尚麟瑄、尚晓煜、邵晓、申琳、申青、申源、申振英、沈惠芳、沈剑华、沈毅、施康、施怡、石峰、史永忠、首治国、书签、宋飞飞、宋慧青、宋啸、苏广林、苏凯、苏小曼、苏永旺、孙浩霖、孙磊、孙松、孙伟军、孙晔、孙跃峰、塔索、谭莉琴、谭逊扬、谭勇、汤杰、唐利多、唐敏、唐小凯、陶亮、田斌、田梦、仝声、佟彦慧、屠朝旭、万鑫成、汪滢、汪锋、王兵、王琛、王当阳、王福来、王昊、王骞、王杰、王婕、王劲风、王俊、王楠、王琦珺、王淑丽、王顺波、王曦、王薇（黑龙江）、王薇（上海）、王晓明、王鑫、王洋（河北）、王洋（江苏）、王耀锋、王一沙、王永璨、王瑜



佳、王争耀、韦曼曼、魏羿秋、魏振辉、温佳盛、温少波、翁佳、翁力为、巫荣杰、吴德贵、吴观书、吴海涛、吴海燕、吴俊、吴倩楠、吴生国、吴胜军、吴诗芸、吴帅、吴旺、吴文俊、吴文雍、吴小乐、吴忻恬、吴燕、吴长兴、吴正辉、伍双、武丽君、夏锋、夏天、夏谊炜、冼盛渡、向伟、肖栋梁、肖婕、谢红岩、谢礼学、邢春晖、熊怀均、熊郁衍、徐辉、徐良、徐平胜、徐蓉蓉、徐淑贤、徐潇、徐杨义、徐一栋、徐长林、许生、许伟、薛宏涛、闫鹏志、闫永龙、严明、颜森、杨昌、杨陈智、杨光、杨海林、杨洪运、杨继战、杨林妮、杨璐、杨俏玲、杨西、杨晓春、杨旭东、杨阳、杨洋、杨毅志、杨誉宇、杨知千、杨中雨、姚国才、姚弃疾、叶世俊、叶舒婷、叶希鹏、叶晓亮、叶张、殷元星、尹邦明、尹静、尹少锋、应毅成、游红、于存杰、于金周、于皖东、余佳丽、余韬、余旭明、俞谦、袁安二、袁波、袁焕宇、袁维涵、袁文明、袁晓熠、翟中宁、詹纯菲、张柏文、张波、张博、张超、张传斌、张传宇、张东日、张东晓、张福亮、张淦航、张皓淳、张贺、张红旭、张杰男、张锦龙、张瑾、张敬良、张俊、张磊、张立中、张凌、张陆陆、张铭、张苹、张睿、张少昕、张世荣、张婷婷、张婷、张文、张文博、张希、张希霞、张晓刚、张晓宇、张旭闻、张衍浩、张曜、张勇、张媛媛、张云志、张知依、张忠、章京、章煦、赵秉忠、赵光煜、赵基成、赵佳馨、赵骞、赵景、赵俊杰、赵朋国、赵谦、赵瑞涛、赵瑞翔、赵天宇、赵越、赵子豪、甄美好、郑碧锋、郑超、郑锦焯、郑龙瑜、郑文飞、郑焰、郑雨晴、钟华、钟力香、周海华、周寒萍、周行、周辉、周军、周敏宇、周培仪、周鹏飞、周倩雯、周彦菁、周滢、周游、周玉容、周媛媛、朱琛、朱春辉、朱建红、朱建强、朱剑、朱瞳瞳、朱雄杰、朱莹、朱有奇、朱雨生、朱禹赫、朱震平、祝金阳、资卫民、邹博华、邹浩、邹乐凯、邹欣、邹玥、左杰

鸣谢（友情支持人士）：

RJ Guo、艾勇、蔡敏、蔡仲伟、曾国伟、曾贺强、陈忌潜、陈

明旭、陈怡倩、成绍军、成婴、程乐儿、丁峰、窦永亭、范立欣、范怡洁、傅娟、戈丽华、郭登峰、郭海涛、黑女、胡仁泽、黄曼婷、简单、金熙、李兵、李成才、李浩、李建、李敏、李巧娴、李旭、李雪刚（小刚）、李志强、梁堃、廖慧、廖思迪、林航、林俊杰、刘汉霖、刘明、刘熙妍、刘彦梅、卢丹婷、卢诗令、卢铮松、罗彤、吕雪映、裴殿云、墙斯、邱培贤、秋风、石村、苏竞元、孙景浩、万大明、王崇党、王霏、王洁、王凯、王薇、王晓亮、王宇、王运超、吴冬梅、吴海、吴鸿斌、吴梅生、吴雯、小韦、晓菲、熊壮、徐洪亮、徐建华、徐龙森、徐萌、徐洋、许云龙、杨贵峰、杨涛、叶臻、袁瑞、袁维涵、张尔、张尔、张明辉、张通、张志远、郑莉、钟雯、周萍、周萍、朱利明

#### 鸣谢（友情支持机构）：

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工友之家、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天津大剧院、广东省化州电视台、安徽省淮南市文联、鞍山钢铁集团、秦商（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小不点大视界、北京富通润泽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亚洲阳光纪录片大会、CNEX、IDocs、蒲公英会议中心、上海电影技术厂有限公司、北京青年报、上海友嘉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我们读诗、民谣与诗、读要、凤凰视频、网易、腾讯、豆瓣、新浪、新浪微博、凤凰卫视《与梦想同行》节目组、《鲁豫有约》节目组、CCTV法制周末、中青在线、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网、新浪新闻中心、新京报书评周刊、新华网、新华日报、文汇报、网易新闻网、网易新闻、腾讯文化、深圳晚报、深圳商报、人民网、千龙网、澎湃新闻、南方周末、南方日报、南都网、环球人物、观察者、大申网、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财经网、北京文艺网、FACTUAL FOR ASIA、《人物》、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微影时代